騎鐵

古典小說・七之張谷著

古典小說之七

騎鐵

谷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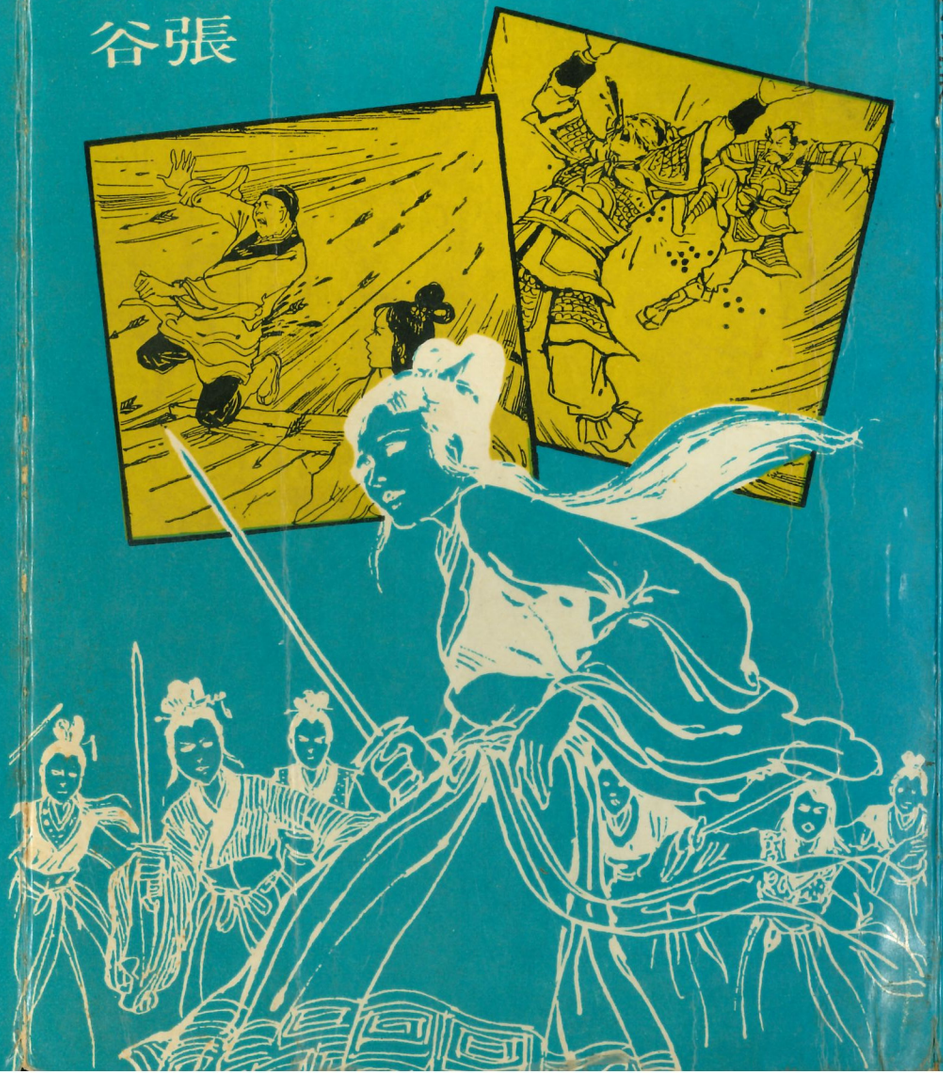
鐵騎

古典小說之七・張谷著

古典小說之七

鐵騎

張谷



張谷的作品

白蘭花
鐵大劍
刀王沙黑
五娥三鐵
雲騎

皇冠叢書
第三九三種

鐵騎

張谷

騎鐵

古典小說之七

張谷著

目錄

兩妯娌……一八六三
鐵騎……一八九七
潛龍……一九二四
小吳王……一九四七
淝水上……一九七四
浪淘沙……一九九九
吳越公主……二〇一八
薛霸……二〇四六
洞庭山……二〇六六

金光陣……二〇九四
盧州會……二一三
餘暉……二一五二

兩妯娌

一

涼風習習，冷雨凄凄。一位婀娜剛健的女郎，站在清口鎭外高崗上。陣陣吹來的涼風，吹拂不開她眉宇間深鎖的憂傷，斜斜飄來的冷雨，和着她那一次次自心底湧向腮畔的熱淚，彳亍的直往下顎流淌。在那姣好的面龐上，交織成無數淚之網，映出了她深心之中的哀矜與迷惘。

三天前，這清口鎭外高崗上，正是一處龍爭虎鬥的鏖戰場。李妙娥救弟心切，未經師父允可，私自離庵。從徐州城趕到清口鎭，用決堤水攻之計，將梁王朱全忠遣來抄襲吳王楊行密後路，由梁王麾下第一員大將龐師古統領的五萬五千人馬，以排山倒海的洪流，冲得全軍盡墨，了無孑遺。然後又在這處高崗，和

通天教主曹霸拳來脚往，展開一場生死決戰。李妙娥本來不是曹霸的敵手，正在危急之際，幸虧有同門師兄秦仲華暗中助她一臂之力，除了惡貫滿盈的曹霸，神不知鬼不覺的飄然而去。李妙娥的弟弟，吳國左統軍李昱所率的吳軍，就此解了圍。李昱大獲全勝，死裏逃生，立刻回師救援困在揚州城裏的吳王楊行密。在揚州城外西關，又和秦仲華欣然相逢。李妙娥經過一番苦鬥，殺了土團白條軍首領孫儒，滿心以爲秦仲華還在替她掠陣助威，看她大獻身手，一脚踢中了孫儒的咽喉，使『河南四霸天』之首，綽號『追命三』的孫儒慘死在她的脚下。沒想到秦仲華急於去救吳王，和二十餘萬糧盡援絕，餓得奄奄一息的官兵百姓。乃使一向心高氣傲，芳心情有所鍾的李妙娥，氣得七竅生烟，大發嬌嗔。她貿貿然的決定不進揚州城，就此掉首不顧，折回徐州去。

從清口到揚州西關，來時跟着李昱的一萬人馬乘船，返時却是孑然一身，拔步飛奔。人馬衆多，船駛得慢，何況李妙娥還有一身草上飛，凌波行的絕妙輕功。才走三五個時辰，便已經重回三天前她水淹梁軍，苦戰曹霸的這一處地方，她忍不住的步上高崗，憑吊一下三天前的鏖戰場。在風雨凄其聲裏，觸目所及，盡是一片慘怖與凄涼，一陣心悸，於是，熱淚泉湧，泣下數行。

『南無阿彌陀佛！』妙娥的櫻唇嗡動，直在喃聲的唸叨：『罪過罪過！這五萬五千個人慘遭橫死，都是我一個人的罪孽啊！李妙娥呀李妙娥，妳眞是獲罪於天，罪無可逭了！』

三天前的滾滾濁流都退盡了，高崗下，平陽地上，屍骸狼藉，旌旗凌亂，令人慘不忍覩。李妙娥一想

起這五萬五千梁兵那個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誰個家裏沒有妻子兒女，兄弟姊妹，在倚閭苦盼他們平安歸去？然而，此刻這五萬五千名梁國官兵，却已在前三天的頃刻之間，被自己一聲令下，由她弟弟李昱的手下決堤放水，怒潮澎湃，轉眼便到，五萬五千梁軍還沒鬧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即已被洪水猛沖，立脚不住，成千上萬的被濁流捲走。連龐師古在內，五萬五千人全部喪生，無一倖存。直到此刻，她在回程之中，偶然重登高崗看看，這才引起了她的由衷悲憫，深切自責：

『這麼些人，全都是死在我手裏的。啊，我所造的孽，眞是百死莫贖了呢！』

滿天鬚隧，濃雲密佈，向黃昏，天色越來越黯了，李妙娥在高崗之巔，也不知道木了立多久，流了幾許眼淚，聲聲埋怨了自己多少遍。終於她從悵惘之中醒覺；天色——不早，從清口到徐州，還有好幾百里路要趕哩，不如快下高崗，再上大路，搶在關城門前，回徐州去，向師父請罪，在神佛前懺悔，幹嘛儘在這個觸目驚心之處，留連徘徊？

沉沉的嘆了一口氣，李妙娥一個轉身，正待騰身躍起，三縱兩縱，縱下高崗。驀的，她聽見了在她右邊，有一個女

人在失口驚呼：

『啊！』

『啊』聲很低，但當妙娥一旦施展功失，她便少不了要全神貫注，自然而然的在耳聽八方，眼觀六路。這輕輕的一聲呼叫，也沒法逃得過她的耳朵。因此，妙娥登時便將已抬起的右脚收回，立定脚跟，四下一望，接着又是一聲嚴峻的嬌叱——

『是誰？』

沒有回答。

但是，妙娥的目光，是何等的犀利，螓首緩移，左右探視，她已經看出自己右側一叢半人高的亂草，正在起輕微的搖撼。這時候，她的唇畔漾起一抹冷笑，故意的先向右邊走兩步，然後，霍的轉身，動作快得像是閃電，妙娥出其不意，乘其無備的，又是一聲喝令：

『出來！』

草叢裏繸繸絳絳的在動，終於，有兩個人相繼的直身起立，居然會是兩名布衣荆釵的少婦，一般兒的二十三四歲，瑟瑟縮縮，擠作一團，臉上流露出不盡的驚惶憂懼。就着陰黯的天光，李妙娥仍能看得出來，兩名少婦眉清目秀，薄有姿色。

比較高一點的這名少婦，牙齒直在打戰，她囁嚅嚅的在說：

『女……女英雄饒命！』

妙娥兩肩一聳，鼻子裏哼哼的冷笑，反問一句：

『誰說姑娘要妳們的性命來着？』

還是那較高的少婦答的話，她驚疑不定的說：

『姑……姑娘，我們也是路過這裏，要到宿縣去的。方才遠遠瞧見姑娘往這山崗上來，就怕冒犯了姑娘，惹姑娘嗔怪，一時情急，只好躲在這一草地裏。』

妙娥上下打量那兩名少婦，又盤詰了幾句，聽她們輪流答話，當下祇知她們是兩妯娌，姓鄭，高的一個叫順弟，矮的一個叫小玉，家住宿縣城裏。半個月前同回淮陰娘家，因爲梁吳兩國交兵，兵荒馬亂，道路阻隔，留在娘家沒敢回夫家去。昨日聽說梁軍全軍覆沒，吳軍回救揚州，路上已經平靖了。唯恐夫家公婆丈夫着急，這才匆匆啓程，不曾想到，在高崗上眼見妙娥一路飛奔而來，然後在崗巔一站就是老大半天。兩人只好伏在草叢裏不動，偏偏小玉又在妙娥將要離去時，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驚呼。

聽明白了這兩個女人的來歷，妙娥忍俊不住的笑了，笑時她問：

『我在這兒站了多久呀？』

順弟一見妙娥的神色和緩得多了，便一拉小玉，從草叢裏走了出來，陪笑答道：

『足有一兩個時辰啊。姑娘，我們躲在這裏好着急喲，姑娘要是再在這兒站下去，天一黑，我們就祇

有露天過夜了。』

妙娥聽後，更是嘆味一聲，笑了出來。她在自言自語的道：

『怎的不知不覺出了神，會在這兒一站就是一兩個時辰的呢？』

那順弟挽着小玉，上前兩步，雙雙站在妙娥的面前問：

『姑娘，您也是去宿縣的吧？』

妙娥搖搖頭回答：

『不，我上徐州。』

小玉頓時便喜孜孜的說：

『姑娘上徐州，要經過宿縣，那我們豈不是順路嗎？』

順弟也在笑逐顏開，忙不迭的接口說：

『姑娘，您就行行好吧，帶我們走一程。天那麼黑了，我們婦道人家，再有胆子也不敢走夜路。祇求姑娘把我們帶到宿縣，免得我們在荒郊野外闖上了歹人。到家以後，我們自會稟明公婆，重重酬謝。』

妙娥望一瞥那兩妯娌，面有難色的說：

『酬謝倒是不必。祇不過，和妳們一道走，我確實有我的難處。』

『姑娘，』小玉一聽就急了，她苦苦哀求的說：『深更半夜，荒郊野外，您要是把我們拋下來不管。

萬一出了事，我們就祇有死路一條。』

妙娥覺得有點煩躁了，她一搖頭說：

『不行，我老實告訴妳們吧，我走起路來脚步快，妳們兩個跟不上的。』

順弟乾脆一把拉住妙娥的衣袖了，她拖住妙娥不放，死氣擺裂的求着：

『姑娘，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您總不能硬起心腸，見死不救呀！』

妙娥煞費躊躇了，她心裏在想，帶這兩個女人一道走，光到宿縣就得走兩天，不用功夫，緩步徐行，滋味實在不好受。況且，自己正有一肚皮的心事，百感交集，心煩意亂，恨不能插翅飛到師父身邊，向她老人家盡情傾吐一番，那有這份閑心，護送兩名不相識的女子回家。可是，眼跟前自己就被她們纏住了，淮揚之間方經激戰，一片大亂，兩名少婦摸黑走夜路，當然是很危險的，又叫她怎忍得下心來，撒手不管？想時，順弟和小玉，還在一疊聲的懇求，幾於聲淚俱下，妙娥給她們逼得沒法，一聲長嘆的道：

『好吧，我便和妳們同走一程。不過，有一件事，我得言明在先。』

兩妯娌聽知妙娥答應她們護送一程了，頓時就歡天喜地，笑容可掬，兩人異口同聲的答道：

『姑娘只管吩咐，我們一定遵辦就是。』

妙娥領在頭裏，兩妯娌在她身後緊緊相隨，三人行一步步的走下山崗去。一邊走，一邊說：

『我委實正有急事，忙於趕路，不能再耽擱時間。所以，我只能把妳們送到清口，找個地方宿一夜。

明天一早，我們就各奔前程，我要洒開脚步往前奔，妳們是另找伴當，還是暫時在清口住下，待我路過宿縣，上妳們家去捎個口信，叫他們派人來接，那就任憑妳們自己作主了。』

滿心以爲她們還會糾纏不休，非要她護送到宿縣不可呢。幸好，那順弟還挺通情理，她馬上就爽爽快快的答應了，快走兩步，和妙娥並肩而行的道：

『諒我們怎敢這麼不知好歹，讓姑娘躭誤了正事。姑娘，妳能夠把我們帶到清口，過了今兒夜裏，明天一早，姑娘只管請便。我們兩個就在清口暫且留下，等找好了伴當再走。』

妙娥心中一寬的答道：

『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了。』

天色全黑，恰是無星無月之夜。下山崗，上大路，那兩妯娌和妙娥，只好挽起手來一道走。

二

將近午夜時分，妙娥帶着順弟和小玉，方始踏上了清口鎭的大街，夜深沉，四週靜悄悄的不聞半點聲息，街道兩旁鱗次櫛比的店舖，不見透露一線光亮。顯見是這處熱鬧市鎭上的男女老幼，早在梁吳兩國交兵接仗之前，就逃了個一乾二淨，直到這一天的深夜，都還沒有一個人回來。順弟眼見鎭上一無聲息二無動靜，馬上就雙手合什的說：

『菩薩保佑，姑娘垂憐，天叫我們得了救星，讓姑娘您送了我們一程。要不然的話，我們此刻走到清

口鎭，別說闖上什麼，就這樣不見光亮不聞人聲的，我們兩個先就給嚇死嘍。』

小玉也在阿諛巴結的道：

『姑娘，您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眞正是我們兩妯娌的救命恩人啊！』

妙娥正要張口答話，那順弟又在搶着搶着的問：

『救命恩人呀，您貴姓？』

『我姓李，』妙娥坦然無疑，脫口而出的回答她道：『名叫妙娥！』

詎料，順弟和小玉一聽她通名報姓，馬上就站停脚步，失口驚呼起來：

『什麼？您就是大名鼎鼎，江淮一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李妙娥李姑娘呀？』

這麼一來，反叫妙娥暗自懊悔了。她在想，何苦多此一舉呢，『人怕出名豬怕壯』，免不了又要多添好些麻煩。因此，她眸子一轉，趕忙掩蓋的說：

『我那來這麼響亮的名氣？須知，世間名叫李妙娥的人，多得很咧。』

說罷，她便扭過頭去，繼續往前走。

順弟和小玉三步併作兩步的趕上前去，一左一右，把妙娥夾在當中，並肩齊步。那順弟跑得氣喘咻咻的，還在嘵嘵不休的說着：

『姑娘，您有所不知。自從姑娘您在廬州獨破冷水關，救出令弟李昱。又使吳王和大世子的誤會隔閡

冰消瓦解，免除了我們吳國一場內訌，一發不可收拾的刀兵之災，救了上百萬的生靈。這江北淮南一帶，不但家家戶戶供着您的長生祿位，而且，從此以後，世間除開姑娘以外，就沒有第二個李妙娥了。』

聽得妙娥蠻有興趣的，她當下就問：

『妳這話怎講？』

順弟格格的笑了一陣，方始答道：

『誰敢褻瀆天天早晚焚香叩拜的姑娘您呢？是姓李的，生了孩子就不會取名李妙娥。』

『妳這話錯了，』妙娥莞爾一笑道：『還有先前就叫李妙娥的人呢？』

可是，那順弟却斬釘截鐵的說：

『那她們也早就改了。』

『我不信，』妙娥連連的搖着頭說：『名字是父母所取，怎能輕易更改？』

小玉連忙接上腔道：

『眞的啊，姑娘，就在我們夫家對門，便有一個七歲的女孩子也叫李妙娥，跟姑娘那三個字一式一樣。當姑娘您破了冷水關，解救了一方的生靈，到處都在把您當菩薩供着。那女孩的父母就說：「我們孩子的名字再不改，豈不成了烏鴉比鳳凰，說出去定會惹人笑話，不說出去也會自家折福折壽！」』

妙娥畢竟年紀輕，聽這兩妯娌一搭一檔，自拉自唱，高高的把她捧到天上，難免也會眉飛色舞，心花

怒放。她抿起嘴唇在暗底下笑，又怕那兩妯娌察覺了她的得意洋洋，便趕緊把話題支開了去說：

『嗯，想來這鎭上不會有人了，我們得找個地方，權且歇一夜。』

『對！』順弟極口贊成的說：『我們還是先找個住處，歇一夜脚。』

『大嫂！』是小玉在喊着順弟道：『妳記得吧？頭先我們過清口，住的那一家客棧，好像就在這條大街上。』

順弟應聲作答，伸手一指的道：

『我怎麼不記得？喏，不就是斜對面的那一家嗎？他們的房子特別高大。』

於是，妙娥便走向她伸手所指的那間棧房，走時嘴裏在說：

『那我們就過去看看。』

走到客棧門口，週圍一團漆黑。順弟先冲着大門高聲的一問：

『得罪！店裏有人嗎？』

門裏一片闃靜，反倒是順弟清脆嘹亮的嗓音，在空曠冷清的街道上，餘音嫋嫋，恍若回聲。

小玉擠上前來，伸手拍了幾下門，依舊毫無反響，因而她說：

『姑娘，那我們就推門進去吧？』

迫不得已，也就祇好姑且做一次不速客了，妙娥點點頭道：

『也好。』

小玉得了妙娥的許可，使勁的一推客棧大門，手到處，大門應聲而開。頓時就有一陣冷風，迎面撲來，讓小玉猛可打了一個寒噤，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後一縮，她在故示怯意的說：

『陰森森的，好怕人喲！』

妙娥却信以爲眞，掩口葫蘆的笑了。她還在安慰順弟、小玉兩個說：

『不用怕，妳們都跟我來。』

三

李妙娥自幼拜師習武，十歲那年，就由她的師父了塵師太，傳授了『暗中見物』的本領，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地方，她也能把周圍的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一進那家客棧，妙娥便伸手拉着順弟，再由順弟牽起小玉，輕鬆容易的轉彎抹角，登堂入室，而且還挑了一間寬敞潔淨的正房。

她在黑黝黝的房裏看得眞切，靠後壁的正中，有一張大床。於是她牽着順弟和小玉，牽那兩個睜眼瞎子繞過房裏的桌椅几匹，直到床上，叫她們兩個在床沿坐下。小玉應了聲是，又問：

『就不知道火種在那裏？』

順弟嘆了口氣，接腔說：

『光有火種沒有燈，又有什麼用處？』

小玉雙手交扭，怯怯的說：

『要是能夠找到火種，就亮那麼一下下，也是好的。』

妙娥却早已把這間房裏的東西，看了個一覽無遺，她一聲苦笑的說：

『妳們兩位不必癡心妄想了，我早已看過，這間屋裏既沒有火種，也沒有燈。看上去，店裏的人是在還沒掌燈的時候，就匆匆忙忙的逃走啦！』

小玉特意裝出惶急的聲調說：

『那——那可怎麼辦呢？』

『沒什麼怎麼辦，』順弟答得很乾脆，『趕緊上床，閉上眼睛，睡覺！』

小玉忙問：

『妙娥姑娘，您是不是也睡在這兒？』

沉吟片刻，妙娥方始下定了決心，吁了一口氣，回答她說：

『好吧，我就在這兒跟妳們同床睡。』

小玉一聲歡呼的道：

『阿彌陀佛，有姑娘您在這兒，那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了，儘可安安心心的一覺睡到大天亮。』

話雖然是這樣講，然而，當小玉、順弟、妙娥三人相率上了床，都作一頭躺下，妙娥正想闔眼養神，

小玉偏又裝模作樣，推說委實心裏駭怕，睡不着覺，再加上個儘敲邊鼓的順弟，自盤古開天地的跟妙娥聊起天來。妙娥無可奈何，只好嗯嗯啊啊，長話短說，勉爲其難的敷衍些時。後來，着實嫌這兩妯娌太囉唣，儘聊沒個完了，便打個呵欠，曼聲說道：

『還要聊天的話，妳們兩妯娌自家去聊吧，我可是要睡覺了。』

順弟、小玉兩個聽了，果然不敢再言語，只是吶吶的說：

『對不起，姑娘，鬧了您這麼久的覺。您安歇吧，我們不會再吵您了。』

偌大房間裏，自此重歸寂靜，而且，漸漸的，順弟、小玉全都響起了輕微的鼾聲。奇怪的是，妙娥反倒自己思潮起伏，夜不興寐，生平第一次嚐到了失眠的滋味。一件接一件的大事，在她的腦海之中翻騰，使她忽而一怔，忽而一驚，忽而香汗淋漓，忽而由衷慚惶懊悔，自怨自艾，眞不知如何補救才好？妙娥從秦仲華的行動飄忽，來去無踪，想到自己今天不該在揚州西關大發嬌嗔，一怒之下便掉首不顧，絕裾而去。經過大半天的時間，直到更深人靜，午夜迴思，妙娥方始自悔孟浪，痛悔自己『氣』令智昏，她這次扭頭一走，將會帶給吳王楊行密，她胞弟李昱、秦仲華、吳王帳下的黑雲都尉，文武百官，乃至揚州軍民、江淮百姓，多大的難題？揚州城裏的七萬多飢兵疲卒，十四五萬劫後餘生，是否能夠逐退圍城的五十餘萬賊兵，或者是突圍而出，回到廬州。還有，時在兗州統兵南下，作龐師古後隊的『山東一條葛』葛從周，前鋒都已經到了那裏呢？吳軍是否又將陷於腹背受敵，左支右絀的絕境，終將一敗塗地，全軍盡墨，斷送了

吳國的錦繡江山，以及江淮百姓的一線生機。因爲，不論是土團白條軍，抑或是梁王人馬，一旦侵入了江淮，江北淮南的百萬生靈立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淪爲萬劫不復的境地。

左思右思，輾轉反側，李妙娥額汗涔涔，心跳突突。像這樣欲眠不得，徒呼負負的時間，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妙娥終於渾身疲累，一心想睡了。祇是，在入眠之前，又彷彿聞到了一股奇異的幽香。

四

起先，是被一陣陣聲震屋宇，震耳欲聾的磔笑驚醒；緊接着，又覺得强光刺眼，幾乎射穿了自己的眼簾。李妙娥猛可的努目奮睛，睜眼一看，觸目所及的景象，使她大吃一驚，她頓時便運足氣力，就地縱身起來。

然而，就由於用力過猛的這一縱，使李妙娥感到徹心徹骨的一陣劇痛，她的兩腕和雙踝，宛如在被熊熊熱火所灼烙；——破題兒第一遭，李妙娥的雙手雙脚，被人家用四根晒乾的細牛筋給綁結實了。綁她的人眞是惡作劇，竟將一位細皮嫩肉，如花似玉的妙娥姑娘，兩手左右分，一雙玉腿依樣畫葫蘆，牢牢的綁在兩根粗木樁上，李妙娥的全身，硬生生的給綁成了個『大』字。難怪她在縱身未起，一陣劇痛之後，低下頭來看看自己，才一眼便羞得滿臉通紅，恨不能地面上裂開一條縫，讓她鑽身下去。

李妙娥一對黑白分明的橫波眼，飛快的左右一掃，將她置身所在的地方，看了個一明二白。這一瞥之下，眞箇使她魂飛天外，羞得無地自容。曾幾何時，江淮一帶萬家生佛，人人頂禮膜拜的巾幗英雄，女中

豪傑李妙娥，竟已糊裏糊塗，莫名其妙的束手就擒，任人擺佈？陷於求生不能，欲死不得的困境！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身高七尺開外的彪形大漢，他生得濃眉環眼，鼻似懸鉤，鉤尖鉤住了他那張血盆大口，露出一口黃裏透黑的大板牙，唏哩呼嚕的噴出令人作嘔的酒臭。這人蓬首垢面，相貌奇醜，還在從眼裏射出貪婪猥邪的目光，連藝高人膽大的李妙娥，都不由不如避蛇蠍般的趕緊偏過臉去。

『哈哈哈哈！』

又是一陣聽來毛骨悚然的梟笑，梁王朱全忠帳下的大司馬葛從周，仰臉朝天直在打哈哈，他心裏有說不出的得意，就由於他派出兩名精通武藝，慣作斥堠偵探的侍妾，化裝爲布衣荊釵的少婦，深入清口，刺探軍情。居然會花言巧語，騙倒了塵師太的得意弟子，江北淮南一帶，人人奉爲神明，家家戶戶供奉長生祿位的李妙娥。順弟、小玉那天夜裏和李妙娥同床共枕，口口聲聲的求她護送回宿縣，夫婦團圓，但却先裝睡，後窺伺，等到妙娥倦極欲眠，闔上了眼，再用加倍的熏香，把妙娥熏暈過去，找一頂轎子，順順當當的把她抬過徐州，抬到葛從周統兵南下的大營。

葛從周眼望着滿面慚惶，苦於掙脫不開五花大綁的李妙娥，內心中的那一份得意與歡喜，使他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他伸出手來指着她，調笑謔浪，語出骯髒，直把玉潔冰清的李妙娥羞點氣昏過去。『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李妙娥不得不含悲遏淚，忍氣吞聲。但是她却恨得牙癢癢的，儘在心底頻頻的告誡自己說——

『暫且忍過這一關，覷個機會，解脫綑綁，再來洗刷這奇恥大辱！』

可是，葛從周却不給她機會，讓她私下盤算，如何脫身？他當着他的滿帳文武，心腹將校，臉色一沉，伸出手來，一指妙娥的鼻尖，大剌剌的問道：

『妳就是李妙娥嗎？』

李妙娥傲然的一抬頭說：

『是又怎麼樣？』

那葛從周竟像個瘋子似的，咧嘴大笑，遶着兩根木樁，正面側面與背後，把李妙娥看了個夠，嘴裏一疊聲的在說：

『是就好，是就好哇！』

直等他在自己面前站停下來，妙娥方始目光閃閃，緊攝着他道：

『什麼叫做「是就好了」？難不成，你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膽，敢於招惹你姑奶奶嗎？』

『姑奶奶？』葛從周又一次揚聲大笑，他輕佻的伸手一勾妙娥的下頷，笑個不停的道：『小姑娘，妳就別再妄自託

大蛑，須知道，男人女人大不相同。女人像菜，越嫩越鮮，男人像薑，越老越辣。妳分明是個還沒出門的大閨女，新鮮脆嫩，正好給本大司馬下酒。幹嘛學那罵街的王婆，搖唇鼓舌，專愛討口頭上的小便宜？妳要本大司馬喊妳姑奶奶，不怕把妳喊老了嗎？』

葛從周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的儘在調戲妙娥，妙娥只好裝作沒聽見，乘他說話，定定心神，仔細思量，該怎樣脫身呢？驀的，靈光一閃，計上心來，妙娥毫無懼意的盯住葛從周，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聲聲冷笑的說：

『滿天下都在說什麼「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呢，我當你是個世代公卿之後，能征慣戰的英雄好漢，原來也是個膽怯無能的鼠輩！』

果然，葛從周一聽便惱了，他兩眼一彈，濃眉倒豎，氣得哇哇怪叫的道：

『反了，反了！好大的狗膽，竟敢罵本大司馬是膽怯無能的鼠輩！』

妙娥馬上就反唇回說的道：

『你若不是膽怯無能的鼠輩，帶着千軍萬馬，在你的大營之中，對姑娘我還會嚇成這個樣？用細牛筋、粗木樁，綁住了我，不讓我動彈。』

『哈哈！』葛從周雙手一拍，回顧左右說：『這小妮子以爲本大司馬綁住了她，是怕她呀。我告訴妳，小妮子！』又側過臉來望着妙娥說：『本大司馬這是在給龐師古龐大司徒，和他麾下的五萬五千名將士

出一口氣，存心羞辱羞辱妳。羞辱過了之後，妳我兩個，還有連台好戲在後頭咧。』

說得滿帳的人全都轟然大笑起來，妙娥又一度氣得三屍暴跳，滿臉通紅，却是心想除了再激他一激，眼前別無他策，便佯裝不解，泰然自若的說：

『什麼連台好戲在後頭？難不成，像你這樣膽怯的小人，也想跟姑娘比試比試，見個高低？』

『對對對，』葛從周還在一味輕薄：『本大司馬是要跟妳見個高低，祇不過，不用比試，料妳也逃不過本大司馬的手掌心！』說時，又是一聲叱令：『來人哪，把這小妮子的綁鬆了！』

四名葛從周的貼身侍衞，一聲：『得令！』正待上前給妙娥鬆綁。忽然之間，有一個妙娥聽來耳熟的女人聲音，在遠處急切的喊：

『大司馬，且慢！』

侍衞聞聲立刻止步，一會兒，又有兩員女將從妙娥的背後繞了過來，走到葛從周的跟前，恰好站在他和妙娥之間。妙娥定睛一看，赫然竟是小玉和順弟，這一來，她已經有點明白了，便嘿嘿冷笑的道：

『順弟，小玉，許久不見了。』

順弟和小玉兩個也不怕她，雙雙轉身，往妙娥跟前一站，由眉開眼笑的順弟答了話：

『妙娥姑娘，我和小玉不是兩妯娌，而是大司馬的侍妾。這一次是奉了大司馬之命，南下刺探軍情，殊不知妙娥姑娘竟會自投羅網，成全了我們姊妹倆一樁大功勞。』

『很好，很好，』妙娥竭力忍耐的說：『昨兒是兩妯娌，今兒又變爲姊妹倆了。』

小玉笑吟吟的插嘴進來說：

『好教姑娘知道，我們和姑娘在清口同床共枕，已經是兩天以前的事了。那夜我們兩姊妹用熏香把姑娘熏暈過去，立刻便將姑娘揹出清口，翌日天明才找到一頂轎子，走了兩天兩夜，直到今天早晨，方始抵達山東兗州地界，來到大司馬的大營。』

妙娥一聽，大起疑惑，她怔怔的望着小玉問：

『我不相信，世間那有這麼厲害的熏香，能把我熏得兩天三夜都沒醒轉來？』

順弟花枝招展的笑了好一大陣，等她笑夠了，再回答妙娥的那一問說：

『實不相瞞，聞名北五省的香匣鷂子劉四，便是家父。家父不但傳授給我一身的武藝，而且還把他那一熏即暈，暈後不得解藥不醒的熏香，也傳給了我。』

妙娥正要出語譏誚：『原來葛從周大司馬的侍妾，竟是個賊』，葛從周搶在頭前說了話：

『妙娥姑娘，妳有所不知，本大司馬一共有二十個姿色不惡的侍妾，來我這兒時跟妳一樣，全是精通武藝，長得也很漂亮的黃花大閨女。』

妙娥臉色一正，叱止他道：

『葛從周，諒你也知道姑娘是何等人物，斗膽拿姑娘跟你那些賊婆比！』

一罵『賊婆』，順弟先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着實被妙娥刺拶痛了。她轉身面對着葛從周，腮幫子氣鼓鼓的說：

『大司馬，這李妙娥身上繫着龐大司徒，和五萬五千名大梁將士的一筆血債，辣手殺生，天地不容。請大司馬萬勿被她的美色迷惑，輕易的縱放了她，來日爲梁王偵知，大司馬就難免自干罪戾了。』

妙娥唯恐葛從周聽信了順弟的話，使她無法逃生，白送性命，趕忙搶着說：

『哼！「無事莫撩撥」的「山東一條葛」，憑他這種膽小如鼠的人，也敢撩撥姑娘我嗎？順弟，妳放心，葛從周倘敢鬆開姑娘的綁，那除非是西天出了太陽！』

這一激，終於奏效。葛從周連打幾個哈哈，指着妙娥，嘻皮笑臉的說：

『李妙娥，須知我這二十個侍妾，個個通武藝，人人有來歷，到了本大司馬這兒以後，由本大司馬親自給她們指撥指撥，開開竅，就一個個的身懷絕技，無人可敵了。妳跟她們相比，差得遠哩，難道我會怕給妳鬆了綁，妳就能逃得掉呀？沒的叫人笑掉了大牙！』當下，便是一聲喝令：『鬆綁！』

綑死了的雙手雙脚一旦鬆開，妙娥一顆懸着的心，也就同時放鬆開來，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緩的納入丹田。然後屏住呼吸，再將一股丹田之氣全部提起，運到五官四骸，週身各處；——葛從周的綑人牛筋好不厲害，妙娥的手腕和脚踝，早已被細牛筋勒進了五七分深，出現四道殷紅的凹痕。要是換上另一個人的話，準定皮開肉綻，血肉模糊，說不定還會送上一條性命。却是妙娥武藝高强，內功精湛，她那丹田

之氣一納一運，就像一股熱浪湧動全身。葛從周和順弟、小玉瞟一眼過去，但見她的手腕脚踝毫髮無傷，連四道凹痕也在轉瞬之間消弭於無形，宛似全被抹去了一般。葛從周一瞥之下，不覺倒抽一口冷氣，與此同時也就提高了警覺。莫看李妙娥年紀輕輕，她顯然不是等閑之輩，今兒個自己自找麻煩，遭逢了敵手，萬萬輕忽怠慢不得。

因此，葛從周小心翼翼，不敢輕敵，對於自己方才所說的大話，以及不聽順弟、小玉勸阻，下令鬆了李妙娥的綁，懊悔已經來不及了。——他向站在身邊的順弟，拋了個眼色過去，順弟會意，微微的點一點頭，故意撅起一張小嘴，裝作生了氣。再一跺脚，一甩手，便大踏步的走出大帳去。

五

葛從周在他的中軍帳裏，這下嚐到『擒虎容易縱虎難』的滋味了。順弟『賭氣』出帳以後，他就對妙娥改顏相向，扮上笑臉，挺殷懃的邀着——

『妙娥姑娘，此刻妳鬆了綁，就是本大司馬的貴客。』他頭也不回的一聲呼喝：『來人哪，傳令膳房，立時三刻開一桌豐盛的酒席來，今兒個我要跟妙娥姑娘痛飲三百巨觴！』

葛從周的左右，還沒來得及答應，妙娥趕緊雙手直搖，攔阻的說：

『不必了，葛從周，姑娘自出娘胎，就沒有沾過一滴酒！』

『那敢情好，』葛從周涎臉笑着，向妙娥擠弄眉眼，曖昧的說：『本大司馬這兒，正有號稱天下無雙

的美酒。妳藉此機會喝個開頭，從今而後，美酒佳饌，保妳一輩子吃喝不完。』

他還以爲自己語帶雙關，能讓妙娥聽了動心的呢。那一頭，妙娥打從心底嫌煞恨透葛從周的面目可憎，舉止下流，她懶怠跟他答腔，一心一意在做拚死一門，衝出龍潭虎穴的打算。環視大帳一週，裏面總有一二百名梁國文武百官，將校侍衞，要想殺出重圍，着實很不容易。然而，身陷敵營，孤立無援，她唯有硬起頭皮，一力衝前，衝到那兒便算那兒。萬一衝不出去，但願能夠除掉葛從周，爲江北淮南百姓解決一大禍害，也是好的。心中這麼想時，她便上前兩步，擺好門戶，向那勞面相對，跟她一般赤手空拳的葛從周說：

『葛從周，你這個弒君犯上，無惡不作的殘民賊，不該使你的賊婆用苦肉計前來賺我，又用熏香把姑娘我從清口綁到這處賊窩來。因此之故，姑娘今天和你誓不兩立，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你說吧，我們是門兵器，還是比拳脚？你跟姑娘是一對一，還是你和你的那些賊婆，再加這滿帳的賊兵賊將一齊上？』

心知一場決鬥業已無法避免，葛從周又抹下臉來，一聲獰笑的答道：

『鬥便鬥！』又再嘻皮笑臉的添一句：『祇是可惜了妳這一身的細皮白肉！』

『你少嚼蛆！』妙娥斲起右手二指，倏的一指葛從周：『快說，是你一個人來領姑娘的拳脚，還是帳裏帳外的人，一道前來送死？』

葛從周出語威脅的說：

『提到帳裏帳外，妳莫忘了，帳外還有大梁的五萬五千精兵！』

『那敢情好，』妙娥毫不畏縮的答道：『乾脆叫他們一齊上吧。清口鎮外，龐師古和那五萬五千名賊兵，就是你們的榜樣。便在此刻，那五萬五千孤魂野鬼，正在鬼門關口，等着你們前去會合呢！』

這一激，恰中葛從周的要害，使他『怒從心頭起，惡自膽邊生』，一張醜臉都氣得發了黃。妙娥但見他揸開兩掌十指，根根指頭粗得像是劍柄一般。葛從周喉嚨裏咯咯的直響，隨即發出一陣低嗥，緊接着便是焦雷也似的一聲巨喝：

『小妮子！本大司馬開恩，鬆了妳的綁，再來取妳的性命，好教妳死而無怨！』

大敵當前，妙娥只有抖擻精神，挺身應戰，她不再與葛從周打話了，嬌軀在暗中微微一挫，將全身膂力運到腰上，正想自地面一躍而起，使一手足以制敵於死的餓虎偷心，一掌劈開葛從周的面門。萬萬料想不到，身高體壯，如像半截黑塔般的『山東一條葛』，果然名不虛傳，動作竟是鷹隼般的迅捷，自己的餓虎偷心未及出手，葛從周的兩掌十指猛可一收，他拿出了他的獨得之祕，看家本領——鷹爪功。只見他兩手平舉，伸展有如鷹翼，同時濃眉低垂，運氣下降，一雙怪眼緊緊的瞅着他的鷹鈎鼻，身子沒動，先是一聲雷霆霹靂：

『着！』

葛從周的高大身軀竟會斜斜的飛起，閃電般飛向妙娥的左側，就在這時，聲到，人到，鷹爪也到。妙

娥但覺得自己頭頂四週呼呼風響，葛從周粗得像劍柄的雙手十指，捲縮成鷹爪利鈎般的勁直纖銳，堅硬似鐵。——妙娥聽她師父了塵師太提過這鷹爪功的厲害，初學乍練時，自屋頂垂下一根細線，繫上一枚穀粒似的小小線團，必須練到一縱身便能將小小線團攝住，百發百中，斷無一失。然後，再到荒郊野外，池塘旁邊，在水中央拋半片葫蘆，隨波盪漾，練鷹爪功的人要自池畔飛起身來平越水面，攝住半片葫蘆直飛對岸，身上還不許濺着一滴水。由此妙娥曉得鷹爪功是輕功與內功並用，飛起攝牢目標，奇準無比。所以當葛從周的兩隻鷹爪齊到時，她自忖絕難逃過，必死無疑。

然而，葛從周却並不捨得取她的性命，他祇想施展自己的獨到功夫，一把捉住李妙娥，再用他的一身蠻力，迫使妙娥就範。至不濟，也能使她再度落入自己的掌握，充其量，再來一次細牛筋，粗木樁的五花大綁，就此不怕妙娥再逃得脫。於是，他只施出了十成中一成的氣力，叫妙娥虛驚一場，她的一顆蠟首前後左右急急閃躲，避開了葛從周狂風驟雨的連番襲擊，方自鬆了一口氣，又趁勢往地面一跌，雙手落地，猛可一撐，橫波眼自下而上，覷準了在半空之中平飛的葛從周咽喉，脚在上頭在下，如勁矢般的射去。

這一手，是外家功夫，有個名目叫做『旱地拔葱』，不過已由妙娥福至心靈，匠心獨運，將就當時形勢，略略的改了一改。使她那『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的三寸金蓮，權充勁疾銳利的箭鏃刃尖，射向葛從周的咽喉要害。——葛從周兵多將廣，李妙娥如欲逃生，端看她是否能夠速戰速決。因此，她這併力一擊，葛從周只要挨着了一下，不死即傷。李妙娥的頭一道關口倘能順利得過，她也就有了五分的逃機生會。

李妙娥急中生智，一個旱地拔葱，苗條嬌軀化爲一支勁矢，詎料葛從周身手不凡，自非弱者，他在半空中看得眞切，不覺吃了一驚，在四周觀戰的更是一致認定葛從周斷難逃過這一關，因而異口同聲的發出了一聲驚呼：

『啊呀！』

祇是，驚呼聲浪甫歇，衆人却又喜出望外的發現，葛從周命不該絕，他在離地丈把高的半空中全身捲縮，將渾身千鈞之力都運到背脊骨上。然後身子一彈，長大身軀也像箭桿一樣向右急射，他適如其時的躲開了妙娥的雙脚脚尖。一大一小兩條身子，在半空中交叉而過，分向左右飛去。這會兒，葛從周的手下，又情不自禁的喝起彩來，接着便是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衆人都說一輩子不曾見過這種超凡入聖的武功，額頭正在涔涔滴血，原來，他和妙娥交叉而過時，妙娥略一抬脚，脚尖仍然撐着了葛從周的前額，劃破了他的一層油皮。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妙娥在空中打了一個旋，一片落葉般了無聲息回到地面，她看到葛從周在用左手揩血，右手筆直的指向自己，葛從周驚魂甫定，他在一臉盛怒，破口大罵：

『好個胆大包天的丫頭片子！「虎無傷人意，人有害虎心」，本大司馬分明是在放妳一條生路，妳反倒存心置本大司馬於死地。罷罷罷，什麼都別說了，看本大司馬將妳碎屍萬段，再燒成灰。懲治妳乘本大

司馬不提防，暗放冷箭！』

葛從周暴跳如雷的怒罵妙娥時，妙娥冷眼覷及，大帳巨幔一掀，又有一隊娘子軍，手執各式兵器，由順弟領頭，魚貫而行，一個挨一個的走進大帳來。她情不由己的發出一串冷笑，向葛從周斥道：

『葛從周，你枉爲梁國的大司馬，空有「山東一條葛」的綽號，和我一介女流交手，帳外擺五六萬人馬，帳裏設一二百名將校，你還會怕成這副樣子，居然搬出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救兵來了！』

幾句話，險些將葛從周氣炸，他怒目圓瞋，怒髮上指，氣得一縱就是八尺高，滿口哇呀呀的怪叫。祇是，在他身後，又惱怒了他的兩名愛妾——順弟與小玉，自以爲妙娥是她們手到擒來的，渾忘却她的武功已經到了登峯造極，出神入化的境界。順弟、小玉爲了希榮固寵，討葛從周的好，一個仗寶劍，一個使雙刀，凶悍潑辣，雙雙上前，開口就罵：

『伶牙俐齒、搖唇鼓舌的鬼丫頭，這裏豈是容妳撒野的地方！』

叫罵聲還在餘音嫋嫋，雙刀一劍，轉眼就到，惡狠狠的齊向妙娥頭頂心猛劈。這時，祇聽見妙娥串起一陣笑，高叫一聲：

『來得好！』

她既不閃避，也不迎上前去，雙脚定定的站在地面。一直等到雙刀一劍快要砍到她的頭上，妙娥方才猛一挫身，縱起平飛，撲向順弟、小玉的下三路。那一頭，落到妙娥右邊的葛從周，曉得妙娥這一手『猛

虎撲羊』的厲害，連聲叫嚷：

『哎呀不好！妳們趕快後退。要不然，就學她，也撲向前去！』

然而，妙娥施展平生絕技，又怎容順弟、小玉從容閃避，葛從周叫聲不絕，順弟、小玉正張皇失措，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一左一左，先已被飛身撲來的妙娥，一把抓住了足踝，再使勁一揑，揑得那『兩妯娌』搶天呼地的尖聲嚷喊：

『哎喲喲，我的天哪！』

『哎呀糟糕，痛煞我了！』

却是，嚷喊時，經不起妙娥兩手使勁，把她倆猛力的往後一拖，順弟、小玉一個立脚不穩，整個身子仰後便倒。葛從周見到，就怕妙娥毫不容情，辣手摧花，殺了他的一雙愛妾。性命關頭，眞的什麼都不顧了，他竟然靦顏的向妙娥討饒：

『姑娘，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請妳手下留情，放她們一條生路！』

妙娥呢，她根本就沒空答話，左手抓住順弟的右踝，右手抓住小玉的纖纖小脚。手上一使勁，先把那『兩妯娌』給憑空拎了起來，然後雙手平舉，就地直在打旋轉。『兩妯娌』被她當作了兩件兵器使，嚇得在她四周圍的人鷄飛貓跳，一片大亂，就怕給順弟、小玉的身子掃到，自己帶點兒傷倒還不打緊，怕的是一旦相撞，撞壞了葛從周的愛妾，那還了得。

妙娥以自己的嬌軀作軸心，就地急轉，使順弟和小玉，轉成了一個大車輪。首先，兩妯娌便兩手一鬆，兩人手裏的三件兵器，寒光四射的一柄劍，虎虎生風的兩把刀，一離開她們的手上便直飛開去，貼着帳幕站着的幾名小校，再也想不到會有這一着，不知不覺，刀劍已到眼前，那裏還躲得及呢。於是，『哎呀！哎喲！』的聲聲慘叫，紅光迸現，鮮血濺起老高，咕咚咕咚的往後倒，便有七名小校齊赴陰曹地府報到。

順弟小玉各有一隻脚，抓在妙娥的手裏，身子打平飛，急速轉，越轉越急，越轉越快，直將『兩妯娌』轉得暈頭轉向，眼前金星四濺。情急時，便唯有一聲聲的在哀號哭叫：

『不得了，受不住了啊！請姑娘高抬貴手，饒順弟一條狗命！』

『妙娥姑娘啊，小玉求您放我下地吧，那日騙誘姑娘，都是順弟出的鬼主意！』

還有一個東奔西跑，抱頭鼠竄而逃的葛從周，既怕自己給愛妾的身子掃到，又唯恐妙娥一旦鬆手，順弟、小玉必將直飛出去，摔個頭破骨折，成爲一團肉泥，他也淚流滿面的喊着：

『妙娥姑娘，只要妳輕輕放下她們兩個，要什麼我都依妳。』

然而，身爲軸心的李妙娥，却依舊不理不睬，置若罔聞。——不是她不屑答，而是她祇顧打轉，外間的聲音她全沒聽見。

六

葛從周的中軍帳裏，亂成一團；驚呼駭叫之聲，遠近可聞。

平舉着『兩妯娌』直打轉，爲時一久，連妙娥自己都覺得頭昏目眩，兩隻粉臂漸漸痠軟。她正担心，像這樣儘轉下去，可能自己也會吃不消。葛從周武功了得，論拳脚功夫，自己實非他的對手。何況，大帳裏外還有絕對斬不盡，殺不完的五萬餘名梁軍將校，即使除了葛從周，又將如何殺出重圍去。

祇要一鬆手，或者摔一個跟斗，自己馬上就會有性命之憂。一想到這兒，妙娥便越來越心急了，正焦躁，驀的，喜從天降，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她又聽到了那個熟得不能再熟的聲音，分明就在自己的身邊，聽見秦仲華在指點的說：

『像這樣下去，一定不能持久。姑娘還是趕緊往外衝，衝出這座大帳，那就可保萬全了。』

『秦——！』妙娥驚喜交集，歡聲的問：『你究竟在那裏呀？』

却是眞怪，妙娥甘於不計前嫌，那麼高興熱烈的喊他時，秦仲華偏又大氣不吭，一聲不出了。甚至，當她極目張望，四週那裏見得着秦仲華的影子？這人來無影，去無蹤，端的是神出鬼沒，讓妙娥啼笑皆非，欲哭無淚，分不清自己的心裏究竟是歡喜，還是氣惱？

實在忍不住了，妙娥便運臂力，使自己急速打轉的嬌軀，猛一下子立定站穩，還把哀哭號叫的順弟和小玉，重重的往地上一拄。一方面爲活動筋骨，一方面也爲了着實生氣，她連連的跺着脚，叫道：

『秦仲華，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在開我的玩笑？趕緊現身，跟我一道殺出重圍！』

然而，就在這間不容髮的頃刻，李妙娥的耳鼓裏，接二連三的傳來許多嘈雜聲響。起初，是自遠而近

的一片嚷嚷：

『起火啦！』

『走水了！』

『糧草都燒着了，快來救火呀！』

緊接着，便在自己的右側，響起了梁國大司馬葛從周的一陣哭喊：

『順弟呀，小玉啊，妳們兩個爲我奮不顧身，死得好慘呵！』

妙娥一聽，就知道是手裏緊緊抓住的那兩件兵器——『兩妯娌』方才已經被自己用力一拄，頭下脚上活活的給拄得腦袋開花，兩命歸陰了。她趕忙鬆開手，把那兩具屍首放下，兩眼定定的望住葛從周，滿心以爲他會猛撲過來，跟自己性命相拚的呢。可是，葛從周却一反常態，他偃下身去，抱着順弟、小玉『兩妯娌』的屍體，熱淚縱橫，哭得好不傷心。反而使嚴陣以待，準備出手的李妙娥愕然楞住了。

便在這時，秦仲華幽幽的聲音又傳來了，分明是他在提醒她說：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不由妙娥不暗呼慚愧，她一個轉身，急急忙忙的往外奔。然而，脚步動時，却被撫屍大慟的葛從周一眼瞥見，他頓時拔劍起立，厲聲叱喝：

『攔住，攔住！待我親手殺了這丫頭，給順弟、小玉報仇！』

妙娥都已經跑到大帳門口了，聽到葛從周發瘋也似的大嚷大叫，心知一場勢不兩立的決戰實已無從避免，她只好收止脚步，轉過身來，準備與葛從周性命相搏，拚個你死我活。却是，當她返身站定，望那『山東一條葛』時，另一樁出乎意料，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發生了；——葛從周好端端的站在那裏厲聲咆哮，口吐白沫，要跟妙娥大打出手，鏖戰三百回合。突如其來的，他臉上閃過一陣痛苦的痙攣，魁梧身材搖搖晃晃，接下來便是兩眼一翻，向前仆倒，恰巧仆倒在他兩名愛妾；——順弟和小玉的屍身上。

整個葛從周大營裏，就只有一個藝高人膽大，却也曾一度失手，喫順弟、小玉用計誆騙，生擒活捉，押解而來的李妙娥，她是梁國大司馬葛從周的生平勁敵，正待與葛從周展開兩雄決鬥。除開李妙娥以外，葛從周大營就祇有大司馬麾下的五萬五千名將校。帳中衆人，分明瞧見，葛從周與李妙娥並沒有二度交綏，兩人之間距離足有五七丈遠。那麼，葛從周一世之雄，萬夫莫敵，他又是怎樣猝然仆地，就此一命嗚呼的呢？不但梁軍將校大驚失色，相顧愕然，一個個張大了嘴，瞪圓眼睛，魂靈出竅，看得呆了。連葛從周的對手李妙娥，也呆在原處，木立不動，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葛從周罪惡滔天，已無可逭，多行不義必自斃，還是……，妙娥一想到自己耳鼓邊，心坎上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那個妙人兒，她頓時就眼睛一亮，笑逐顏開，如夢方醒般一遍又一遍的喊着：

『秦師兄，秦師兄，……』

然而她又失望了，滿懷怨懟，無限憤激。任憑她喊破了喉嚨，由人吃吃竊笑。秦仲華仍然是默不作聲，全無蹤影可尋……。

七

如夢，似幻？是眞，抑假？李妙娥仗劍直立，在已逝梁國大司馬葛從周的中軍大帳門口，失魂落魄，怔怔忡忡的站着。

她眉宇深鎖，神情慘淡，但却顯得端敬肅穆，宛如一尊莊嚴的石像。

葛從周那十八名精通武藝的侍妾，親眼目覩夫婿的猝亡，以及順弟、小玉的相率慘死，肝腦塗地，人人都亟於和妙娥拚命。於是，腥風血雨乍過，驚濤駭浪又來。十八個新寡文君拭去眼淚，拔出兵器，奮力向前，把個迷離惝怳的李妙娥，圍在正中央。七嘴八舌，爭先恐後的在沖着她高聲叫嚷：

『莫要走！且納下妳的首級來，我們要給大司馬，和順弟、小玉兩位姐姐報仇！』

『是曉事的，便自家砍下首級，讓我們拿去告慰大司馬的在天之靈！』

『拿首級來，自家砍下首級贖罪！』

盈耳叫囂喧鬧亂成一團，妙娥果眞惶惶無計了，她正不知究該如何應付是好。驟然之間，又聽到了那個熟稔的聲音，——秦仲華好心好意的又獻上一策——

『三十六計，走爲上着。請姑娘就此突圍而出，在下願爲姑娘斷後。』

形勢緊迫，間不容髮，李妙娥只好拳脚交施，併力向前，施展出看家本領，拚死衝突。俗話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莫當』，她竟在有敵無我，必要時不惜同歸於盡的心情下，一連殺了葛從周的十八名侍妾，以及不計其數的梁國官兵。背水借一，哀兵必勝，再加上妙娥變幻無窮，出奇制勝的拳脚功夫，一路上直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她終於鼓起餘勇，打開了一條血路，毫髮無傷的突圍而出，步上兗州通往徐州的大道。『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名聞天下，無人敢惹的梁國大將葛從周的五萬五千人馬，自此土崩瓦解，潰散無遺。徒然留下空闊的營盤，和遍地的斷肢殘骸。

逃出命來，李妙娥却有着更沉重的心情，她從兗州轉折向南，直奔徐州，一路上不時的回眸眺望，但却明明知道再怎樣眺望都是沒有用的，秦仲華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來時自來，去時自去，僅祇留給她熱烈的期盼，與不盡的回憶。

鐵騎

一

天將黑，濛濛的灰雲直壓下暮靄來。吃過晚齋，妙娥閒來沒事，上後院關房走了一趟，看看正在修煉一元罡氣功的美娥姐姐。關房門窗緊扃，裏面一片黑黝黝，她只能從門縫裏偷覷一眼，美娥仍舊坐在關房正中央，那一個厚厚的大蒲團上，雙手合十，神情肅穆，緊緊的垂着眼簾。她這麼一動也不動的都有多少天了？妙娥一時想不起來，祇是在這一瞥之間，自她心底昇起錯綜複雜的情緒，分辨不清是肅然起敬，是同情憐憫，還是妬嫉豔羨。一連這麼些天不吃不睡不睜開眼睛不動彈，那分明是在活受罪，然而，祇要美娥煉的一元罡氣功一旦修煉成功，她的武藝不但超過師父之上，尙且傲視武林，天下無敵，還能永保自己的金剛不壞之身，古往今來成千累萬的武林中人，誰不在夢寐以求這種崇高無比的境界？

正在想得出神，身後傳來幽幽的聲音，有人在輕俏的喊着她說：

『妙娥姑娘，師父有請。』

急速的轉過身去一看，喊她的人是一個眉清目秀，唇紅齒白的小尼姑，那是鏡性，庵裏四名落髮修行的小姑娘之一。妙娥的師父便是這座尼庵的住持，她是佛門和武林兩條道兒上名氣響亮，數一數二的人物，因此她收徒弟也區分爲兩種：美娥、妙娥兩姊妹跟着她習武，鏡明、鏡心、鏡淨、鏡性四名小尼姑是跟她虔誠禮佛，修成正果。師父在她們的跟前從來不談武林中事，免得使她們心有旁騖，念俗思凡。

轉過身來，望着鏡性盈盈一笑，妙娥驚聲壓壓的問道：

『師父是在禪房？』

『是。』

『好，』妙娥邁動脚步直往前走：『我這就去。』

二

一掀禪房的厚重門帘，妙娥立刻就怔住了。——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想自己莫非是在做夢？那一位多時以來被自己怨透、恨透、愛煞、想煞，風流瀟灑、眉目如畫的秦仲華，不但笑容可掬的坐在師父房間裏，而且，他還在冲着自己微笑，徐徐的站起身來，毫不避嫌的在跟自己打招呼。

『你——。』

秦仲華抱拳爲禮，雙手一拱，必恭必敬的拱到眉心，然後方始答話：

『妙娥姑娘，一別多日了。』

臉上一紅，恨不能地面出現一條裂縫，容她鑽身下去。耳鼓裏，却又聽到自己師父打了一個哈哈，帶點逗弄意味，明知故問的在說：

『妙娥，這麼說來，妳和仲華是已經見過的囉？』

『見……見過。』一向蘭心蕙質、伶牙俐齒的妙娥，居然也變得結巴起來了，『見過……見過一兩面。』

了塵師太又在那兒掩口葫蘆，匿笑不止的發話了：

『既然見過，那妳就大大方方的進來呀。』

僵在禪房門口的李妙娥，巴不得她師父有此一催，低聲的應了聲：『噢。』儘埋着頭，一脚跨進了禪房裏，離開那秦仲華老遠的，收脚站住。

『仲華不是外人，』了塵師太這才恢復慣有的慈祥和藹的口吻說：『我一提妳就曉得，他是妳們大師伯的獨授弟子。』

『是的。』

『他比妳大五歲，入門比妳早三年，』了塵師太又道：『妳該喊他大師兄。』

『大師兄！』

『不敢當，賢妹，』秦仲華終於開了口，妙娥不曾想到，一個大男人，武功又是那麼樣的高，說起話來，聲音竟會是如此柔和動聽，彷彿春風在耳畔吹拂一般：『妳是了塵師姑的高足，得了師姑的衣鉢眞傳，武功不知高過愚兄多少倍，大師兄這個稱呼，愚兄眞是當不起哩。』

『那裏的話，大師兄，』妙娥是在誠心誠意的說：『冷水關上，清口鎭外，還有揚州西關，葛賊從周大營的那兩仗，要不是大師兄一而再，再而三的暗中助我，妙娥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

她說的是肺腑之言眞心話，詎料，秦仲華聽了以後，竟會臉色驟變，雙手急搖，掙得面紅脖子粗的，一疊聲的否認——

『不不不，賢妹妳大大的錯了，妳所說的那四仗，除了清口鎭外，我曾奉了師姑之命，向妳傳了一句話，西關一役我伏着賢妹神威大發，斬了土條白團軍的首領孫儒，揮軍搶關，解了揚州之圍以外，什麼冷水關、葛賊大營，前者我根本就不在場，只是事後聽說賢妹獨力破了冷水關而已。後者呢，還是我這次到徐州來時，在路上聽到，賢妹又建立了一場不世功勛。』

妙娥抬起頭來，疑惑不定的盯住秦仲華的眼睛，滿心狐疑的在問：

『師兄，你是在跟我開玩笑？』

秦仲華忙不迭的拱手作揖，連聲的說：

『諒愚兄怎敢，諒愚兄怎敢。』

聽秦仲華那副一本正經，竭力否認的模樣，妙娥益發覺得自己腦子裏迷迷糊糊，似眞似幻起來了，她轉臉望着了塵師太，茫茫然的問：

『師父，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了塵師太臉上帶笑，語意深沉的答道：

『依我看來，妳這一問，多半得問妳自己。』

妙娥心中焦躁，伏着了塵師太寵她，大發嬌嗔的道：

『師父，您是怎麼搞的嘛？我在問您老人家，您反倒叫我問我自己。』

了塵啼啼的笑了，她說：

『妙娥，妳記不記得我曾跟妳說過，「有所思，必有所夢」這句話嗎？』

『有呀。』

又是一串朗爽的笑聲，了塵索性點破了說：

『此刻，妳就從這句話上想吧。』

妙娥偏着頭，認眞的想了半晌，果然一經點破，便豁然貫通；——當她想起了『有所思，必有所夢』那一句話的絃外之音，了塵師太顯然是在取笑她，因爲她芳心私慕秦仲華，朝思暮想，神魂顚倒，是眞是幻，渾然不辨，所以，她才會在每次遭到危險，幾於無計可施的時候，便會幻想着秦仲華趕來搭救，或者給她一個高明的指點，或者幫她開路脫圍。一想到這兒，妙娥的一張粉臉，頓時便羞成了五月榴火紅，豆蔻年華的少女，一旦發起急來，便什麼禮數都不顧了，她快走幾步，直奔到秦仲華的跟前，偏起張紅紅的臉說：

『不行，大師兄，你非跟我說明白不可，是不是你一連四次救過我？』

秦仲華不曾料到她會有這一着，驟然之間也有點羞了，他祇好顧左右而言它，雙手抱拳，斂容正色，眼觀鼻，鼻觀心的在跟妙娥說：

『賢妹，愚兄今天是奉了吳王之命，專程前來向妳道謝的。』

妙娥仍然認爲事情非分辨清楚不可，兩腮幫子氣鼓鼓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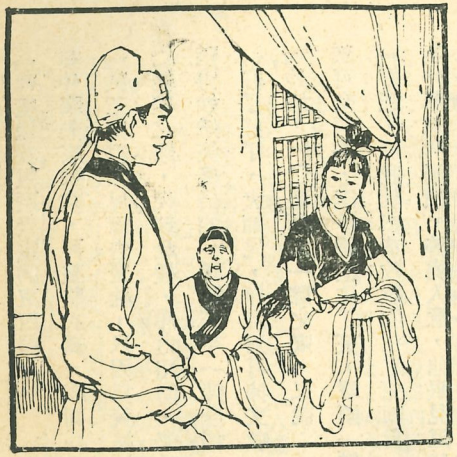
『道謝，用不着，我只要你把話說清楚。』

了塵深知妙娥的脾氣，就怕局面鬧得太僵了，她會叫秦仲華下不了台。因此，便提醒她說：

『妙娥，妳沒聽見，妳大師兄是奉吳王之命而來，他有王命在身。』

一聽『王命在身』四個字，妙娥便祇好頓住不再往下說了。這時，秦仲華伸手一指說聲：『賢妹請看

。』妙娥方始驚喜交集的發現，剛才了塵師太和秦仲華相對而坐的那張紅木圓几上，攤開一幅鵝黃緞的包袱，渾圓的明珠，羊脂般的白玉，紅豔欲滴的瑪瑙，青葱剔透的翡翠，散散落落的放着，珠光寶氣，差點照花了妙娥的眼睛。



三

妙娥眼見几上放着價值巨萬的奇珍異寶，一時之間驚得呆了，她問秦仲華道：

『大師兄，這是那裏來的？』

秦仲華赧然一笑，答道：

『這些珠寶都是從吳王內庫裏面精挑細選，由吳王親自挑選的上品。』

妙娥再問：『是吳王叫你帶來的嗎？』

『正是。』

『吳王叫你帶這些勞什子來幹嘛呢？』

『傻孩子，這還用問嗎？』了塵師太插進嘴來笑啐道：

『當然是吳王命妳大師兄帶來送給妳的啦！』

妙娥將信將疑，又問一聲：

『幹麼送我這麼貴重的東西呢？』

秦仲華先咳聲嗽，再整整衣襟，踱到妙娥面前，深深一揖，方才啓齒說道：

『吳王吩咐愚兄面告賢妹，只因爲賢妹以天下蒼生爲念，吳國社稷爲重。幾次三番，在吳國危疑震撼、存亡絕續之際，仗義赴援，鼎力相助，使吳國轉危爲安，撥亂反正……』

聽得妙娥笑格格的，纖纖玉手一陣急搖，她打斷了秦仲華的話說：

『好了好了，大師兄，你就別再掉文啦，也不怕酸掉了牙呀。』

『妙娥！』了塵師太一聲叱喝，又說：『妳懂得什麼？這是妳大師兄在宣達大王的旨意。』

無可奈何的，李妙娥止住了笑，眉頭一皺，站直了些兒說：

『好吧，那我就恭恭敬敬的在這兒聽旨。大師兄，要不要我跪下？』

秦仲華聰明絕頂，善曉人意，他眼見這般模樣，立刻見風使舵的說：

『豈敢豈敢。賢妹，吳王所交代的旨意，愚兄都說完了。總而言之，這是吳王爲了報答賢妹四度搭救之恩，所表示的區區微忱。』

妙娥接口就問：

『大師兄，我問你，吳王送我這些珍寶，我是不是非收不可？』

問得秦仲華張口結舌，無詞以對。幸虧了塵看不過，在一旁替他轉圜——

『妙娥，這是吳王的賞賜，妳當然得收下，還不快快謝恩？』

然而，妙娥却故意頑皮，她還在追問秦仲華道：

『大師兄，如果我不肯收呢？』

『這——』

『妙娥，』了塵沉下臉來，叱責她道：『妳怎可這般無禮！』

向她師父深深一福，妙娥惶恐謝罪的道：

『師父，並非徒弟無禮。吳王殿下的厚賜，徒弟確實不能收。』

了塵滿面秋霜的說：

『妙娥，平時我是怎樣教導妳們爲人處世的？長者賜，不敢辭，何況吳王還是一國的君主，他這次厚賞於妳，又是這樣的虔誠。』

趁此機會，秦仲華也在一旁勸起妙娥來：

『賢妹，師姑說的都是至理名言，吳王對妳，確是一腔誠敬，我看妳就賞臉收下吧。』

對秦仲華，妙娥可就絲毫不假以顏色了，她一聲冷笑的答道：

『大師兄，倘若我定不肯收，難道你也能逼着我收下來嗎？』

『賢妹……』

『妙娥！』

接着了塵師太的一聲厲喝，妙娥又是神情一改，面向着她師父，柔聲的說道：

『師父，徒兒不敢收受吳王的賞賜，其實正是遵從您老人家的教誨。』

聽得了塵一怔，忙問：

『妙娥，妳這話怎講？』

兩道柳眉一旋，妙娥俏皮的說：

『咦，師父，您忘了？您老人家不是再三教誨過我們的嗎？身爲武林中人，頭一樁，最要緊的律條，就是施恩不圖報。』

了塵把臉一板，叱道：

『胡說！妳給吳王出力，怎可以說是施恩？』

『可是，』妙娥振振有詞的說：『方才不是我大師兄親口說的嗎？吳王是爲了報答徒兒的四度搭救之恩，送我這筆珠寶的。』

一直說到這兒，了塵、秦仲華全都恍然大悟了。妙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秦仲華的話，正是要給他爲難，說什麼不收吳王的賞賜，原是恪遵師門的教誨，更是使得了塵師太啞口無言，不便再加干涉。當下，秦仲華只好陪上笑臉，央求的說：

『賢妹，妳堅持不肯收下吳王的薄禮，豈不是太叫愚兄爲難了嗎？』

果不其然，妙娥立刻就反唇相譏的說：

『嗨，奇怪！收不收吳王的賞賜，那是我的事，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秦仲華着急的說：

『賢妹，妳總要替愚兄着想呀，妳拒收吳王這筆薄禮，叫愚兄回去怎麼交代？』

『那還不容易，』妙娥輕俏的一聳肩說：『你就說我心領了。』

『賢妹……』

『大師兄，』妙娥臉孔板得緊緊的，話裏藏着機鋒：『要不然，你就施展你的平生絕技，一貫伎倆，也來上一次來無影，去無蹤。』

了塵師太大惑不解的岔嘴進來問：

『妙娥，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深沉一笑，妙娥回答她師父道：

『師父，您老人家就別打破砂鍋問到底了。反正，秦師兄是聰明人，他自會曉得。』

秦仲華當然曉得：妙娥爲什麼對他如此刁難，又爲什麼要說『來無影，去無蹤』的話，祇不過，當着了塵師太的面，他正苦於『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唯有向妙娥一揖及地，一臉苦笑的說：

『賢妹，若說我「來無影，去無蹤」，自有愚兄不得而已的苦衷，這不是三言兩語所可以講得完的。山高水深，來日方長，總有一天，賢妹會得瞭然個中的隱衷。此刻，愚兄對於賢妹，確實無詞以對，只有作個大揖，跟賢妹告個總罪。』

聽他說得這麼誠懇，妙娥終於心軟了，她望着秦仲華，嫣然一笑，神色和緩的問道：

『告過總罪以後又怎樣呢？是不是還要我收下吳王的賞賜？』

秦仲華直在陪笑的說：

『那就要看賢妹肯不肯網開一面，得饒人處且饒人？讓愚兄回去好交差了。』

伸手不打笑臉人，妙娥終於噗哧一聲，笑得花枝招展的說：

『也罷，我便饒你這一遭。』

秦仲華大喜過望，向她深深的一揖道：

『賢妹，多謝多謝。』

了塵師太站在秦仲華跟妙娥的中間，看他們兩個，直像演戲似的，情不自禁笑了起來說：

『你們兩人的這一齣戲，演到這兒也該告一個段落了吧？』

秦仲華和妙娥，齊齊的漲紅了臉，一個偏過臉去，一個低垂螓首。差人答答，却又含情脈脈，讓了塵師太看來，既有趣，又歡喜，她想索性讓這一對寃家多談談也好，便又搭訕的說：

『妙娥，妳既然收下了吳王的賞賜，就該收拾好，拿到妳房裏去。』

可是，妙娥却另有盤算，她望一眼几上燦然發光的奇珍異寶說：

『師父，吳王的賞賜我是收下了。祇不過，暫且還是放在您這裏吧。』

了塵師太頗爲詫異的問：

『放在我這裏做什麼？』

突如其來的嘆口氣，搖搖頭，妙娥一臉悲天憫人的神情，她在娓娓道來——

『師父，大師兄，自從黃巢造反，天下大亂，東南半壁江山，慘遭屠戮一空。如今亂賊方死，又有梁王朱全忠弒帝篡位，盤踞山東，時溥、孫儒糾衆割地自雄，把淮南江東一帶殺得積屍遍野，十室九空。幸好有吳王仁民愛物，弔民伐罪，義師頻年征戰，方才保全了若干生靈。祇是，我一次入廬，一次縱橫江淮，觸目所見的，都是百姓飽經戰禍，一片凄涼蕭索景象。也不知道有幾十百萬人缺衣少食，在垂死邊緣苦苦掙扎。這種情形，看了着實令人不忍，祇恨自己沒有力量，未能伸出援手。因此，今天既然承蒙吳王厚賜，我便有了一個想頭……』

妙娥說到這裏，忽又頓住，踟躕遲疑的不再往下說。了塵師太像是早已瞭然她的心事，她用鼓勵的眼神望她，催促的道：

『妙娥，妳有什麼想頭，祇管講就是了。』

瞟了秦仲華一眼，妙娥仍然忸怩的說：

『我把這個想頭說出來，就怕大師兄誤會，以爲我還是故意高蹈，不肯接受吳王殿下的賞賜。』

秦仲華趕忙接腔說道：

『不會的，不會的。祇要賢妹說過妳沒這個意思，愚兄決不敢往這上面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妙娥冲着秦仲華說道：

『那我此刻就要說嘍。』

『賢妹請講，』秦仲華全神貫注的道：『愚兄在這兒洗耳恭聽。』

妙娥偏又轉臉去向了塵師太說：

『師父，徒兒是想做一場功德。』

了塵師太追詰的道：

『捨了這許多奇珍異寶？』

妙娥點點頭答道：

『徒兒準備全部捨了，把這些珠寶拿到市上變賣。然後再把得來的錢，用吳王殿下的名義，施捨給徐州內外的百姓。』

了塵師太私衷大慰，笑逐顏開，她手捻佛珠，一聲聲的宣着佛號說：

『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妙娥，妳能發這麼大的願心，施捨這麼大的一筆資財，不知將救活多少生靈，做下多大的功德。嗯，眞是不枉我教導妳一場啊！』

以爲秦仲華也會喜孜孜的，對自己誇讚不止呢。可是，秦仲華聽了妙娥的話以後，反倒皺起了兩道劍眉，直搓着左右兩手，神情顯得有點尷尬的道：

『賢妹，這是一件大事，妳要三思而後行啊。』

妙娥一時聽不懂秦仲華話裏的涵意，同時也有點失望，心想秦仲華畢竟也是個見錢眼開，貪財好貨的俗人，稱不起英雄豪傑，武林人物。因此，當下她便櫻唇一撇，哼哼冷笑的道：

『大師兄，聽說你自幼習武，又在吳王駕前這麼些年，金銀財寶，理該見過不少。至低限度，也不該斤斤計較，那麼樣的把錢擺在心上了。叵耐你把這些珠寶當作一件大事，但在姑娘我的心目之中，無非一堆糞土！』

了塵師太聽她話說得這麼重，唯恐秦仲華面子上掛不住，趕忙橫身排解的道：

『妙娥，妳大師兄純粹是在爲妳着想，妳怎可這般出語莽撞？』

然而，秦仲華那邊，却絕不介意，他仍舊臉上掛着笑容，輕鬆自在的道：

『賢妹，只怪愚兄剛才沒有把話說清楚。我所謂的大事，並不是指這些珍寶施捨掉了可惜。』

妙娥回嗔作喜，面露驚異之色問道：

『哦，那你指的又是什麼呢？』

秦仲華看看几上的那些珠寶，然後答道：

『師姑，賢妹，剛才我所指的大事，一共有兩層。』

妙娥忙問：

『是那兩層？』

秦仲華對答如流，簡單明瞭的說：

『頭一層：徐州不是吳國的疆域，賢妹用吳王的名義，施捨這麼大一筆資財，難免會起風波。第二層呢，梁王朱全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一連派出兩員大將，抄襲吳王大軍的後路，很顯然的，他是在覬覦吳國的江山，原以爲他會穩穩妥妥到手的，殊不料出了賢妹這一支奇兵，不但煮熟的鴨子飛了，還折了葛從周、龐師古那一雙鐵臂，五萬五千名賊兵盡數葬身魚腹。不用說，此刻那朱全忠正對賢妹恨之入骨……』

不等他把話說完，妙娥便一串風鈴似的笑了起來，笑後說道：

『大師兄，你是怕朱全忠那廝來找我報仇呀？這就未免太過慮了，諒我李妙娥不過是個從師習武的女孩子，名不見經傳，賊兵之中誰認得我？那朱全忠又怎生能夠把我找到？』

『賢妹，話可不能這麼說啊，』秦仲華苦口婆心的勸告她道：『一來，賢妹的英名在江淮一帶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家家戶戶都供奉妳的長生祿位。二則，山東和徐州近在咫尺，朱全忠擁兵百萬，耳目衆多，要打聽妳的下落，眞是不費吹灰之力。』

說得妙娥沾沾自喜，眉飛色舞，她輕輕一拍自己的前胸說道：

『葛從周、龐師古兩名賊將都死在我的手上了。朱全忠即使找到了我，他又能拿我如何？』

秦仲華却還在憂心忡忡的道：

『論交鋒比武，朱全忠當然不是賢妹的對手。祇不過，賢妹切莫輕忽了，朱全忠帳下的帶甲之士號稱百萬，其中多少總有幾位高明的人物。』

妙娥嗤之以鼻的答道：

『充其量，無非是葛從周、龐師古一流的貨色，姑娘早就領教過啦！』

『妙娥！』了塵師太忍不住的插嘴喝止她了，『須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妳小小的年紀，怎可如此自負自滿，看輕了普天下的英雄好漢？』

妙娥從善如流，馬上就神情惶恐的說：

『師父，徒兒不敢！』

秦仲華知道妙娥心高氣傲，決不能輕易低頭服輸認錯，也怕她心中受到委屈，連忙說道：

『朱全忠那邊的賊將，武藝當然不會高過賢妹。有賢妹這一身超凡入聖，出類拔萃的本領，梁國賊將

是萬難招架的。祇不過，怕的是雙拳難敵四手。還有，自從徐州時溥盡起所部南下，與土團白條軍孫儒合流，被我們在揚州城外擊潰，時溥那廝逃得不知去向。此刻徐州城中只有時溥留下的少數賊兵，可以說是迹近眞空狀態。萬一賢妹用吳王的名義施賑，朱全忠那邊一定會很快的獲知消息，到那時候，他必定會派遣大軍前來爭奪徐州，那豈不是賢妹反給徐州百姓帶來一場戰禍？』

他說這一大段話時，妙娥是在句句留意，時刻用心的。所以，秦仲華剛剛說完，她便搶在了塵師太之前問：

『徐州既然已成眞空狀態，吳王爲什麼不派人馬前來接管呢？』

一聲長歎，秦仲華意味深長的答道：

『無非投鼠忌器而已。』

妙娥便以單刀直入之勢再問：

『大師兄，你的意思是說：吳王想佔徐州，却又怕朱全忠會來爭奪？』

秦仲華避重就輕的答道：

『朱全忠帳下有百萬賊兵，何況，吳國人馬方經揚州一戰……』

祇爲妙娥專一的想在秦仲華面前逞能，她聽秦仲華分析吳梁二國的大勢後，眼珠一轉，靈機一動，當時就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然而，一念之差，不但給徐州帶來一場戰禍，尤且使了塵師太的這一座古庵，

化爲一片瓦礫，師徒三人驟然失却了存身之處。

四

那日妙娥所談的話，便到此爲止，因爲她心中已別有所思，另有企圖，一股狂熱的嚮往，使她定不下心神來聽師父和仲華的談論。設若兩人間到她時，她也祇是嗯嗯啊啊的，敷衍過去了事。

秦仲華銜吳王楊行密之命前來徐州，當面向妙娥道謝，送了她一筆價值連城的珠寶，然而他再也料想不到，就由於這小事一樁，掀起了吳梁之間的另一場刀兵干戈，起因居然是由妙娥而起。

算起來，這是李妙娥和秦仲華面面相對，相處時間最久的一次，而且兩人間之所談，不知超過了以往若干倍。這一次會晤是大出妙娥意料之外的，由而也就給了妙娥更大的喜悅，以及無窮盡的回味。那日她一心在打她自己的如意算盤，隨口漫應，在表面上答應了秦仲華的請求，莫用吳王的名義施賑救災，以免引起朱全忠的注意。倘若朱全忠移兵南下，併吞徐州，尤須避免與賊兵正面交鋒。當然，最好還是接受吳王的誠意邀請，一齊搬到廬州去住。吳王楊行密交代過，如果了塵師太和美娥、妙娥姊妹肯於南遷，他將建造一座美侖美奐，規模龐大的尼庵，請了塵去當住持，地點任由了塵自己選擇。

秦仲華所提的這些事，妙娥都毫不游移的一一應允了。這使了塵師太跟秦仲華都很高興，以爲妙娥的拗性子只不過是口頭上故意表示表示而已，一旦碰到重大的問題，她仍還是很能接受師父和大師兄的意見的。其實呢，這一陣子高興未免來得過早，因爲他們都大大的錯了，當妙娥別有所圖時，她就不惜口是心

非。

秦仲華圓滿達成任務，笑容可掬的站起身來告辭，了塵師太請他吃過午齋再走，秦仲華也未始不想在妙娥身邊多逗留片刻。祇不過，當他一想到自己正有王命在身，廬州城裏的吳王楊行密，還在等着他的回話哩，便也祇好依依不捨的跟妙娥告別。告別時，他十分懇摯的說：

『師姑、賢妹，幾時搬到廬州來，決定了行期，好歹知會我一聲。』

了塵師太拄着禪杖，帶着妙娥，一直把他送到尼庵門口，方說：

『賢姪，你放心，到時候我自會遣人知會你的。』

妙娥却祇淡淡的說了一句：

『大師兄，後會有期。』

秦仲華臨別在即，一時忘情，脫口而出的說：

『賢妹，後會有期，但願這次期日不遠。』

當着師父的面，妙娥又一次的漲紅了臉。她先低下頭去不再說話。了塵師太對於秦仲華和妙娥之間所說的話，以及所流露的神色，一概當作聽而無聞，視而不見，她祇是在佇望着秦仲華的背影漸行遠去。

妙娥也在連連的向秦仲華的背影投射了幾瞥，雖然她和秦仲華是一般兒的難捨難分。但是她的心裏却在匿藏着笑意。祇有她曉得，倘若一切都有如她所打的如意算盤。那麼，不出半個月，秦仲華、吳王楊行密，甚至她的胞弟李昱，都會趕到徐州來的。

五

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妙娥的如意算盤居然也會打錯了。

她對師父和秦仲華深藏不露，虛與委蛇，一口答應不用吳王楊行密的名義放賑，施捨財物。又接受了吳王的邀約，一旦梁王朱全忠引兵攻打徐州，情勢危殆，便逃離徐州搬到廬州去。可是，事實上她却早已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她有她的盤算，而她的盤算却果不其然的被秦仲華在事前料中了；一着錯，滿盤輸，妙娥落得那麼狼狽，只因爲她仗着藝高人胆大。

了塵師太是一向不管外間俗務的，妙娥便順當當的討了這件差使，變賣珠寶，放賑施捨。她特地去找也住在徐州城裏的胞叔。叔姪二人跑了一趟汴州（現今的河南開封），把吳王楊行密送給她的巨額珠寶全部脫手，得了很可觀的一筆錢，採辦了大量的米麥。一回徐州，便貼出告示，公開施賑。

妙娥在貼遍徐州城裏城外的告白上，彰明昭著的寫着，吳王楊行密悲天憫人，垂憐徐州一帶百萬生靈，歷年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失所。因此命人前來徐州放賑，自即日起，每口發給米麥各五斗，制錢一千文，到米麥與錢發放完畢爲止。——妙娥依舊採取她自己的主張，冒用上吳王的名義。她所打的如意算盤是藉此激怒梁王朱全忠，使朱全忠誤以爲吳王在徐州施惠百姓，一定是吳軍即將進駐徐州城，扼住他山東地

盤的咽喉。

秦仲華和了塵師太就怕用上了吳王的名義，會引梁軍南下，造成一場刀兵干戈。妙娥却不顧他們的警告，非要冒用吳王的名義不可。她的如意算盤正是要逗引朱全忠率部南來，好讓她再一次大獻身手，用『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斷然手段，衝向賊陣，一劍斬了朱全忠，替吳王楊行密解決他的唯一勁敵。

妙娥破釜沉舟、毅然決然的這麼做，她不但騙過了師父了塵師太，大師兄秦仲華，和她那在關房裏打坐，一連多日不眠不食，苦練一元罡氣功的胞姐李美娥，連逐日忙碌，跟她一同放賑的叔叔，也被她瞞在鼓裏。除此而外，遠在廬州城裏的吳王楊行密，以及妙娥的胞弟李昱，當然也是絕不知情的。

偌大的一座徐州城，好些年來都沒有出現過這麼熱鬧歡騰的場面。城鄉住戶，扶老攜幼，人人臉上綻放歡欣的笑容，成羣結隊，推推搡搡。無分男女老少，一個個都是那麼樣的興高采烈，歡欣鼓舞。有人嘴裏唸着佛，有人高聲的在談吳王的種種好處；身在廬州，方經大戰，竟會想到徐州百姓處境的險惡艱難，幾將淪爲餓殍，委身溝渠。他花了恁多的錢，祇爲恤念徐州民命，有以全活百姓。

徐州城裏有許多德高望重，衣食無虞的士紳，自發自動的來幫妙娥的忙，其中不乏施賑的老手，辦事的幹才。他們很快的組織起來，分別在城裏城外設了二十一所施賑處，由於他們的全力協助，一次空前未有的徐州府全面施賑，竟然在三天以後便已經接近尾聲。

那一天，當妙娥和他叔叔，城南城北的往返巡視，看看各處施賑的情形。徐州百姓歡天喜地，禮讚謳

歌，人人揹着米麥和錢，蹦蹦跳跳的跑回家去。叔姪二人剛剛走到北門口，驟然聽見城外一片大亂，有不計其數的人在向城裏拔足飛奔——他們都在拉開嗓門，拚命的喊叫，驚呼駭喊，恰在此起彼落——

『梁王的兵馬殺來了呀！』

『好多好多梁軍殺來了喲！就在北門外不遠，滿山遍野都是！』

『快逃命咧！』

『遲了就走不及了啊！』

這原是妙娥意料之中的事，她用吳王的名義在徐州施賑，盤踞山東的梁王朱全忠，聽到了消息，就怕吳王搶先一步得了徐州府去，他當然興得起兵南下不可。妙娥心裏在想：朱全忠啊朱全忠，這一回，你又自投羅網了吧。

掉首一望在她身後嚇得簌簌發抖的叔叔，妙娥大聲的告訴他說：

『叔叔，您快走！照姪女前日所說的，出南門直奔廬州，您去投奔我的三弟李昱。』

做叔叔的却還在躭心着姪女，他牙齒打戰的說：

『那妳呢，妙娥？還有妳姐姐，大軍將到，妳們怎麼辦呀？』

妙娥一聲冷笑的道：

『我們都有武功，百萬賊兵，在我們看來如同草芥。叔叔，你快走吧，姪兒此刻便要直衝賊兵陣中，

殺了朱全忠，叫百萬賊兵不戰自退！』

又一疊聲的在叮嚀妙娥必須小心在意，千萬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禁不住姪女再三催逼，做叔叔的只好隨着人羣往南逃了。叔叔一走，妙娥便心胸一快，了無牽掛，她一挺胸，大踏步的直奔城外，一心一意要向弒帝篡位的朱全忠搦戰。

施展輕功，步履如飛，李妙娥一口氣跑了十來里路。戰鼓咚咚，萬馬奔騰，蹄聲步聲有如焦雷轟耳，她拾起頭來看了一眼，來的正是梁王朱全忠的大隊。這一回，朱全忠『御駕親征』，點了二十萬馬步各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大舉南下，準備跟吳王決一死戰。他怎想到，前來迎敵的，僅只有一個花容月貌，看來弱不經風的李妙娥呢？

李妙娥一路飛奔時，看到了朱全忠的大隊，朱全忠騎一匹高頭大馬，却連正眼也不瞧她一瞥。直到妙娥衝到他的大隊之前，一聲嬌叱，拔出腰間寒光四射的寶劍，儼然螳臂當車，攔住了二十萬大兵的去路。朱全忠看清楚了，先還哈哈大笑，梟聲說道：

『快讓開，女娃娃，妳莫教孤王的大隊人馬，把妳踩成一團肉泥！』

然而，却有一名葛從周的偏將，恰在朱全忠的馬後。他一眼認出了妙娥，不由不大吃一驚，連忙驟馬上前，警告朱全忠道：

『大王，這個女娃娃很不好惹喲。葛大司空、龐大司馬正是遭了她的暗算，方才……』

這一來，連殺人如麻，暴虐成性的朱全忠，也有點駭怕起來了。他立刻勒轉馬頭退到後隊，與此同時，他又在厲聲喝令：

『鐵騎齊上，將這個女娃娃碎屍萬段，給葛、龐兩位將軍報仇！』

鐵騎，那是梁王朱全忠縱橫天下最大的一筆本錢。全軍將校共有一萬二千名，都是精通武藝，兇猛驃悍的江洋大盜，綠林好漢。南征北伐，東征西討，也不知道經過了幾千百次生死搏鬥的鏖戰。所以一打起仗來便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連他們所騎的馬，也是經常剖開人腹，餵牠們喝鮮血，因此一旦上陣便踢足咆哮，勇猛直前，往往會將敵人踹倒，張開馬嘴就咬！

妙娥不曉得朱全忠的鐵騎，連人帶馬都是拚死向前，兇悍無比的。因此，起初她仗着手中的一柄寶劍，上下翻飛，橫砍直搠，妙娥被重重疊疊，越聚越多的梁軍鐵騎圍在正當中。鐵騎人高馬大，使的又是長兵器，每次兩件兵器相交，妙娥都不敢用足力氣，反倒是趕緊的把寶劍抽回。因爲她怕那些重達二三十斤的大刀長矛，把她的那柄寶劍給磕壞了。直到這時候，妙娥方才想起那日秦仲華諄諄切切的忠告：『其中多少總有幾位高明的人物』、『就怕雙拳難敵四手啊』。當時還以爲秦仲華是在嚇唬自己哩，此刻一跟梁軍鐵騎交兵接仗，性命相搏，方才恍然大悟，秦仲華的話確實是半點不假的。

原想一舉襲殺向來都在前隊領軍作戰的梁王朱全忠，只要朱全忠死在自己的劍下，妙娥就不難大發威風，懾服梁軍二十萬之衆，迫令他們向後轉，回山東。誰敢不從？朱全忠身首異處，便是他們的榜樣。然

而，不幸的是，妙娥的如意算盤一開頭就打錯了，梁軍之中果然有人認出了她，梁王朱全忠又機伶得很，只跟她打了一個照面，扭轉馬頭就往後退，再喝令壓下鐵騎把她團團圍住，使妙娥在重圍中門得嬌喘吁吁，淌了一身的汗。她祇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因爲奮戰未幾她便發覺一萬二千名鐵騎，人人身披重鎧鐵甲，那是短兵器很難砍得進的。

朱全忠人多勢壯，了無忌憚，奪徐州的這一仗他確有必勝的把握，命一萬二千名鐵騎將妙娥圍在核心。他自己則拍馬遶到後隊，嗚喑叱咤，一聲令下，他改後隊爲前隊了，再分左右兩路包抄，直攻徐州北門。徐州北門時溥守軍還來不及將城門關閉，朱全忠先已匹馬當先，衝城而進。將近二十萬梁軍齊聲吶喊，光是那陣吶喊之聲，即已使徐州城裏城外山搖地動，棟折樑摧，全徐州的百姓一般兒的心摧胆裂，五內俱焚。古徐州自此落入梁王朱全忠之手，他進城以後，又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將徐州城裏所有的尼庵，放一把火，通通燒掉。因爲，他早就探聽明白了，李妙娥正是住在徐州的一座尼庵裏，朱全忠亟於正本清源，決心鏟除妙娥的『巢穴』。

所以，當李妙娥隻身一人，仗一柄寶劍，在徐州北門外，力拒梁軍精銳；一萬二千名鐵騎，苦戰久久，始終得不着半點便宜。她這才澈頭澈腦的憬悟了，不該不聽師父和秦仲華的金玉良言，苦口婆心規勸。如今自己果然徒勞無功，反倒給徐州百姓帶來一場慘重的戰禍。妙娥一想到這兒，便不由自主的覺得鬥志已隳，頹廢消沉。她亟於自一萬二千名鐵騎的圍困之中脫身，於是陡的一聲嬌叱，將手中的一柄寶劍舞得

虎虎生風，滴水不入。圍困她的梁王鐵騎便不得不倒退幾步，就此露出了一個空隙，儘夠她突圍而出，鑽隙疾走。妙娥上氣不接下氣的儘快回城、跑到尼庵。然而，遲了一步，整座尼庵已被熊熊烈燄捲去，化作一角斷垣殘瓦的荒地，佛像倒圮，片瓦無存。師父的禪房和胞姐美娥的關房，一概難以辨認其所在。大火還在左隣右舍猛烈燃燒，嗶剝聲中，祇聽見妙娥發瘋了似的在喊叫：『師父，姐姐！』

潛龍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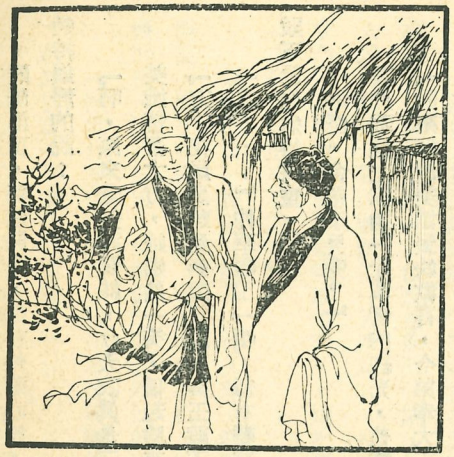
夕陽下，田塍上，一排三間低矮破爛的茅草房。

也不知道先前是一戶農家，還是守夜人聊蔽風雨的草寮？這三間茅草房實在是太矮太窄了；了塵師太堵在柴門外，從屋簷上飄墜下來的稻草，乘着微風，便在她的額前輕輕拂弄。

皺起兩道花白的眉毛，了塵師太堆一臉的苦笑，在向她跟前一位風姿翩翩，神采飄逸的青年男子說：

『仲華，你就別再跟老身磨菇了。你自己也知道，妙娥絕對不會見你。』

『可是，師姑，』名叫秦仲華的那名青年，早已急出了一頭一臉的汗，『能不能煩您跟妙娥賢妹說一聲，我今天來，確有緊急大事，吳王殿下得了重病，命在旦夕，大王要跟妙娥賢妹見個最後一面。』



了塵師太還是一個勁兒的搖着頭，她正待啓齒回答：這是辦不到的。就在這一剎那，從柴扉門裏，了塵身後，閃出一個荳蔻年華，體態婀娜的少女來。帶一臉盈盈的笑，橫波眼向秦仲華迅快的一瞄，四目相交，彷彿憑空亮起一道電閃，直喜得秦仲華眼睛一亮，笑逐顏開。但他立刻就提高警覺，就怕她又喜怒無常，無緣無故的會大發嬌嗔。便咳聲嗽，斂止笑意，正正臉色，必恭必敬，一揖及地的說道：

『妙娥賢妹！……』

然而，他第一句話還沒說出口，又聽到她串起一陣輕盈朗爽，宛似風鈴輕搖的笑聲。接着，便是鶯叱燕語般在說：

『秦師兄，您認錯人了，我不是妙娥。』

身子微微的一震，秦仲華驚了驚，滿心迷惑：冷水關、清口鎮、西關外、徐州尼庵，一連四度的相見、相助、相對與相談，就別說腦際、心底、夢裏與思憶了，他怎可能認錯了李妙娥呢？難道，這又是她在捉弄自己，調謔戲耍，給他和她之間，多添一份笑料？正捉摸不定，沒法接腔，了塵師太在一旁打了個哈哈說：

『仲華，這是美娥，她是妙娥和李昱的大姐。』

醍醐灌頂，豁然開朗，但在仲華心田，却又感到深切的失望。他笑得有點兒牽强，向美娥抱拳一揖，勉持鎮靜的說：

『啊，原來是美娥賢妹，今天我眞是三生有幸，能夠跟賢妹相見。』

美娥落落大方，她嫣然一笑，偏起臉來問道：

『方才在屋裏聽到秦師兄說，吳王殿下病重？』

『這……』仲華頓了一頓，似有難言之隱。頃刻，才下定決心似的，接下去說：『是的是的，吳王殿下說他病得很重。』

『那麼，舍弟李昱呢？』

秦仲華臉上掠過一片興奮的紅光，他雙手直搓的道：

『說來好教美娥賢妹歡喜，令弟奉大王之命，前往鄂州平亂。前天已經傳來捷報，攻破鄂州，生擒亂賊杜洪，現在已在班師回朝的路上了。』

『他幾時可以抵達廬州？』

『多半就在今天晚上。』秦仲華回答了一句，暮的又想了起來，抓住機會說：『可否勞煩美娥賢妹，去跟妙娥賢妹說一聲，此刻便進廬州城去，見過大王，再等到晚間，就能跟令弟相會了。』

『秦師兄，』美娥眼望着他，意味深長，情詞懇摯的說：『舍妹的脾氣你是曉得的。這一次，就因爲

她不曾聽你的苦勸，自作主張，把吳王殿下賜給她的奇珍異寶，拿出來變賣了，用吳王的名義賑濟徐州災民……』

『可是，』秦仲華搶着說：『大王對妙娥賢妹的仁心義舉，普救蒼生，一直都在讚不絕口，說她眞不愧是東南的奇女子哩。』

『這個，我當然知道。』美娥接口又說：『祇不過，舍妹却以爲她代吳王放賑，引起了梁王朱全忠覬覦徐州，發兵攻打，不但反使徐州失陷，生靈遭殃，而且在兵荒馬亂之中，連家師的一座庵堂也被熊熊烈火燒得精光，我所苦練的一元罡氣功，也因爲急於逃生分了神，兩年多的苦功毀之於一旦，以致家師帶着我們，逃到廬州城外這幢破屋裏來。她把這一切，都歸咎於她自己，以她的脾氣，她是萬萬不會見你，也不肯謁見吳王殿下的。』

美娥的這一番話，講得入情入理，無懈可擊。秦仲華是個冰雪聰明的人，他又揣摩透了妙娥的心性與脾氣，讓美娥這麼一說，他便心中明白，短暫時間之內，妙娥是不可能跟吳王，以及他自己見面的了。滿懷惆悵，深心觖望，他像個鬥敗公鷄似的垂下頭去，不勝沮喪，喃喃自語的說：

『她爲什麼偏不明白，徐州不是吳國的疆土，時溥一敗，梁軍必將南下攻佔，這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跟她放賑，又有什麼關係？』

美娥全聽見了，祇是她不想再談這些軍國大計，是非問題。她轉過臉去，跟了塵師太請求的說：

『師父，徒兒想代妙娥去一趟廬州，向吳王殿下告個罪，再跟我弟弟見一面。』

二

美娥簡直無從想像，吳王楊行密竟會好端端的，他根本就沒有生病。而且，他還興高采烈，在吳王府大殿上置酒高會，大排筵席，一來歡迎美娥入城，二來也是準備給美娥、李昱姊弟重逢，安排一個動人的場面。

這還是美娥破題兒第一遭，置身這麼豪奢壯麗的場面，整座大殿雕龍鏤鳳，金碧輝煌，一道道彩色斑斕的巨大帘幔，映着不知幾千百盞燈光燭光，强光耀眼，使美娥奪目欲眩，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來。直到吳王楊行密一路笑嘻嘻的把她迎了進去，走過鋪得厚厚的毡毯，就像是在騰雲駕霧一般。吳王請她在自己右邊的一席坐下，向她說了幾句仰慕寒暄的話。美娥漸漸的定下心神，方始瞧見，從她和吳王並肩席地而坐的這兩席數起，沿着大殿兩側，雁陣般的排開，擺了約摸有一百多席。每一席都坐着一位吳國的文臣武將，不是廟堂柱石，便是國家干城。吳王向她逐一的介紹，那一個個顯赫的官爵，就足夠驚得她暗自咋舌。她知道自己的神情，必定是顯得既僵澀而又怯場，很想同來的秦仲華給她壯一壯胆，然而，在這緊要關頭，他偏就不見蹤影，也不曉得溜到那兒去了。

舉止拘束，心情緊張，手足失措的李美娥，連吳王殿下在跟她說些什麼都沒聽見，眞是辜負了楊行密的一片誠心，由衷敬意。——他先向美娥道歉，就因爲他獲知徐州被梁軍攻陷，了塵師太和美娥、妙娥兩

姊妹逃到廬州城外，揀了三間破茅屋住下。三天之內，他曾一連三次，派秦仲華代他前去登門拜訪，力請這師徒三人暫時在吳王府下榻，再由他鳩工興建一座尼庵，留三師徒定居。秦仲華碰了兩次壁，所以今天他才心生一計，叫秦仲華說他病重，要跟妙娥見最後一面。殊不知秦仲華還是見不着妙娥，所以吳王特地向美娥說明原委，要美娥原諒他命秦仲華所撒的謊。然後楊行密再雙手拱到眉心，神色肅穆的往下說道：

『令弟李昱是我的心腹愛將，令妹妙娥接連解除了吳國的三次大難。吳國上下，從我自己到江淮百姓，無人敢忘妙娥姑娘的大恩大德。』

這幾句話，美娥總算是聽進耳朵裏去了，她不勝惶恐的答道：

『舍妹年幼無知，又很任性。她和舍弟一樣，還得請大王訓誨教導。』

『不敢當，不敢當，』吳王雙手直搖，哈哈大笑的道：『我感恩戴德都來不及哩，還說什麼訓誨教導？美娥姑娘，秦仲華一連三次專程拜訪，連妙娥姑娘的面還沒見着咧，這可都是美娥姑娘親眼見到的吧！』

美娥趕忙避席起立，向吳王福了下去，她由衷懇摯的在說：

『這就是舍妹不懂事的地方了，美娥今天隨秦將軍同來，正是來給大王謝罪的。』

『言重言重。』吳王也站起身來答禮，然後再邀着美娥說：『美娥姑娘，請坐請坐。令弟和我的三位世子，全是結義兄弟，我們今天的這一會，就跟家人團聚一樣。』

美娥又檢衽道謝，重新落座。這時候，便有一對對的宮娥，脂粉不施，素抹淡妝，穿着薄如蟬翼的白紗衣，飄飄若仙，悄無聲息的送上酒菜來。趁這個機會，吳王先將他的三位世子：大世子楊渥，二世子楊渭，三世子楊溥，全都喊了過來，跟『美娥姐姐』一一見禮。接着，又一指坐在美娥右側，身高七尺開外，頭如笆斗，眼似銅鈴的一員猛將說：

『美娥姑娘，這一位是我的一隻鐵臂，奮威大將軍徐溫。他對令弟視同己出，這些時來，一心一意在想收令弟爲義子呢。』

徐溫不等美娥施禮，先就連連拱手，笑得聲震屋宇的說道：

『美娥姑娘，妳我今天是初見。可是妳我兩家淵源不淺，當年令妹隻身一人，上廬州尋訪令弟，頭一個就遇見了我。不瞞姑娘說，就那頭一次見面，妙娥姑娘便仗義相助，救了我的一條性命。』

美娥忙不迭的答禮道：

『久仰徐大將軍的威名，只是，舍妹有幸遇見徐大將軍的這一層，倒不曾聽舍妹提起。』

吳王雙手一拍，又豎起了大拇指，高高的揚了起來，冲着滿殿與宴的文武百官說：

『了不起了不起，妙娥姑娘小小年紀，非但武功高强，江淮一帶無人可及。而且她的那一份不矜不躁，謙冲爲懷，也是少有少見的。我最佩服她這一點了，試看，她分明救過徐大將軍一命，還代他一舉格殺兩名苦苦追趕的强敵，可是，她爲了保全徐大將軍的顏面，在她胞姐面前，居然都一字不提！』

徐溫却仰臉大笑，笑過了好一陣，方才哇哩哇啦的喊叫着說：

『哈哈，這眞是妙了！妙娥姑娘救過我的命，她怕我丟臉，守口如瓶，一字不提。我哩，反倒逢人便講，洋洋得意。連妙娥姑娘都會出手救我，那才是我徐某莫大的光彩呀！』

說得滿殿的文武百官，全都失聲笑了起來。笑聲中，吳王雙手端起了杯中酒，端向美娥，舉到眉心，他滿面笑容的道：

『美娥姑娘，這一杯水酒，權當我爲妳洗塵！』

吳王一舉杯，滿殿文武莫不高高的將酒杯擎起，衆目睽睽，盛情難却。李美娥只好喃喃的道了聲謝，垂下臻首，就着自己的杯沿，淺淺的抿了一口。

那一頭，奮威大將軍徐溫直心直腸，快人快語，他跟美娥一語道破的說：

『美娥姑娘，此刻咱們的心情恰好一模一樣，妳在盼望妳離散十多年的弟弟，我也和李昱一別多時，就等着他早早奏凱歸來。不過，妳放心，一個時辰以前探馬來報，李昱的兵馬已近巢湖，咱們還是在這兒安心的喫喝，不出兩三個時辰，李昱準定可以到達。』

三

五千人馬，分乘十艘艨艟巨艦，在巢湖之上乘風破浪，揚帆東航。

天已黑，月如鈎，雲淡星稀，巢湖水擦着兩舷，唰唰的作響。

李昱乘坐居中一艘大船，他在中艙，端然坐着，手持一本兵書，書頁迎向高挑的紅燭。身後分爲兩排，有八名派遣在他左右的黑雲都尉，跨刀侍立。艙裏靜悄悄的，全無聲息，可是八名黑雲都尉却覺察得出，方始升任『樓船軍使』的大將李昱，他正担着老大的心事；——足有好大半晌，他不曾翻過一頁書去。

驀的，船身既輕且快的往下沉了沉，但那只是一彈指間功夫，立刻便恢復了原狀。連一輩子過水上生涯的舵手、水手都毫無感覺。唯獨中艙裏的李昱，以及他身後的八名黑雲都尉，頓時就曉得了有一名武林高手，已經躍身登上船來。八柄鋼刀齊齊的出鞘，半截刀身映得燭光，於是滿艙都是紅光輝映。

針尖落地，清晰可聞，中艙裏的九個人，一概豎尖了耳朵，凝神傾聽，偏就聽不到一絲一毫聲響。李昱的手心裏，已經在涔涔的滲着冷汗。快得如同閃電一般，衆人一眼瞥見，厚布帘猛可一掀，中艙門口屹然站着一條人影。

『軍使小心！』

『收刀！』

李昱喝令收刀，那是因爲他祇一眼便看清楚了，來人正是秦仲華。

『秦大哥！』

『軍使！』

兩人熱烈的招呼，奔前幾步，把臂歡晤。李昱等秦仲華坐定了，侍衞奉上茶，方始坐在主位上說道：

『秦大哥，您來得正好。我方才正在發急，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秦仲華却在春風滿面，笑容可掬的道：

『軍使，恭喜！我是奉了大王之命，遠道前來迎接你的。出征鄂州，大獲全勝而還，眞正可喜可賀。大王已在大殿設下盛宴，等着你去入席。』

李昱趕忙肅立拱手，誠惶誠恐的說：

『大王的隆恩寵遇，微臣縱使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是難以圖報。』

『好說，你坐。』

『謝坐。秦大哥，啊，我……』

『莫忙，』秦仲華笑吟吟的一伸手，攔住了他再往下說：『軍使，你猜猜看，此刻在王宮大殿盛宴上的，還有那一位貴客？』

『貴客？』

『料你也猜不着，』秦仲華重重一拍李昱的肩膀，笑呵呵的說道：『我便實告訴你吧。就在此刻，你的大姐美娥，

也在王宮大殿上等你呢。』

『美娥大姐？』李昱恰似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在茫茫然的問道：『我大姐不是在徐州尼庵，閉門苦練一元罡氣功。三年之內，一刻不容分神，半步不許外出的嗎？』

於是，秦仲華便不厭其詳的告訴李昱，梁王朱全忠發兵攻下徐州，縱火焚掠，了塵師太的那座尼庵，也遭大火波及，化爲一片瓦礫。當火勢正猛，了塵師太劈門喊醒美娥，美娥便不得不分神逃命，兩師徒再跟妙娥會合一處，從徐州逃到了廬州城外。可惜李美娥兩年多的潛心苦練，就此前功盡棄了。

李昱聽後，又驚又喜，轉念美娥的一元罡氣功終告半途而廢，便覺得非常之可惜。他一臉苦笑，浩然長歎的道：

『聽說一元罡氣功練不成的話，會連過去所練的武功統統廢了。大姐多年習武，眼看着就要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沒想到她會落了個這樣的下場，正不知她心裏有多麼難過。』

『那倒也不盡然，』秦仲華直在搖着頭說：『如果令姐在過去兩年多裏，練一元罡氣功已經有了點根基，那她過去所練的武功，還是可以保得住的。』

李昱倏的想了起來問：

『秦大哥，我的二姐呢，還有了塵師太，她們是否也到了王宮？』

『沒有，』秦仲華臉上一紅，帶點忸怩的答道：『多半是我又得罪妙娥姑娘了。大王三次命我請她入

宮，甚至於叫我騙她大王得了重病，請她進宮見個最後一面，可是她，……她……』

『她不肯見你，是嗎？』

無可奈何的，秦仲華深深的點了點頭。

然而，李昱却又站起來，發出了一聲驚叫：

『哎呀，糟了！』

秦仲華怔怔的問他：

『什麼事情糟了呀？』

『方才秦大哥一進艙，我就急着要告訴你，』李昱神情凝重，憂急交併的說：『我在鄂州生擒梁王朱全忠的黨羽杜洪，此刻便囚在我的這艘船上。杜洪那廝怕死，向我跪地告饒，求我准他再度投誠。所以，他向我透露了一樁天大的機密。方才祇顧談我姐姐的事，竟把這件大事忘了。』

秦仲華不由不着急的問：

『什麼大事？你快說！』

果然，李昱開口一說，頓時便有石破天驚，雷霆霹靂之勢，險些把秦仲華驚得呆若木鷄——

梁王朱全忠認定吳王楊行密是他當時唯一死敵，兗徐、江淮，兩雄不容並立。尤其他一舉攻奪徐州，梁吳兩國就已經到了正面交鋒、短兵相接的地步。朱全忠陰鷙狠毒，他派人帶了價值百萬的金珠，收買了

吳王楊行密帳下的一員驍將，黃頭軍統領『鐵金剛』李神福。那李神福本是一名莽夫，他力大無窮，目空四海，生平只佩服一個『通天教主』曹霸。曹霸被李妙娥、秦仲華合力翦除，李神福時刻都在聽楊行密把妙娥捧上了天，他心裏已經老大不是滋味。朱全忠抓住了他的弱點，遣人前去暗中一接洽，雙方果然一拍即合，李神福尙且在梁王來人之前誇下了海口，他要在大庭廣衆之間，明刀明槍，置吳王楊行密於死地。

秦仲華聽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直覺得陣陣昏眩，背脊上颼颼的起了涼意。當時的情勢委實嚴重萬分，他自己遠在巢湖之中，李妙娥爲了一時賭氣閉門不出，了塵師太也在城外茅庵毫不知情，遠水救不了近火，李美娥練不成一元罡氣功，她先前所練的武功多半廢了。除了這四個人之外，自吳王楊行密以下，全吳國就沒有一個人是『鐵金剛』李神福的對手。何況李神福手下還有一萬餘名勇猛難當、驃悍善戰的黃頭軍。所謂『大庭廣衆之間』，極可能就是今夜此刻。『黃頭軍』一向担任吳王的警衛，他們只知服從李神福。只要李神福一聲令下倒戈相向，吳國王宮大殿一定會演出一齣腥風血雨，大肆屠戮的慘劇。吳王萬難迴免，連吳國的文武百官帶上美娥，說不定也會因而喪生。

一急，便伸出手去，猛一把抓住了李昱的手。秦仲華問話的時候，居然連聲音都變了，他在發着雌音，尙且略帶顫抖的說：

『軍使，這船幾時能到廬州？』

『還沒下船之前，我就傳令曳滿風帆，併力划槳，儘快趕回廬州去。可是，據樓船統領計算，從此刻

算起，最快還要兩個時辰，纔能到達廬州。』

『你爲什麼不起旱，走陸路？』

『走陸路，遶過巢湖，那不是更遠了嗎？縱有快馬，也不如穿湖直過來得近呀。』

秦仲華一聲長吁，歉然的道：

『哦，我忘了，你軍中沒有會輕身術的將校。』

李昱却似有一線靈光的問：

『秦大哥，你是怎麼來的？』

秦仲華兩手一攤，聲聲苦笑的答道：

『巢湖寬廣四百多里，即使鷹隼，也難飛渡，我是坐船從東岸迎上來的。』

『你坐來的船呢？』

秦仲華愁眉苦臉的說：

『跟在你的艨艟巨艦後面。那隻船小，又沒帆檣，走得更慢。』

李昱神情嗒喪，沉沉的往椅子裏一坐，用幾於絕望的口脗說：

『四百里巢湖插翅難飛，事到如今，你我只好困在船上，祈求諸天神佛，讓我們及時趕到廬州，救大王的駕，還有那滿朝文武了。』

秦仲華恨恨的一跺脚說：

『糟，糟，糟！還有你那位廢了武功的美娥大姐呢！偏她趕上了這樁奇禍！』

四

山珍海味，水陸兼陳。大殿中央，又有幾十上百位宮娥，隨着悠揚樂聲，正在翩翩起舞。

李美娥從來就沒有這樣開懷歡喜過，她夾在吳王楊行密和奮威大將軍徐溫的當中坐，兩位年紀大過她一倍多的謖然長者，全都在對她關拂備至，殷殷款待。當着吳國滿朝文武，她是當晚盛宴獨一無二的貴賓，這實在令她覺得鼓舞歡欣。

吳王、徐溫對待美娥，稱得上是由衷愛護，親情洋溢，彷彿他們是在照拂自己的子女。吳王似乎忘記了美娥也曾習過武的，惟恐她見到那些遍佈殿裏殿外，甲冑齊全，手執金吾的桓桓武士感到不安，還特地跟她講了一個故事，他手指着威武雄壯，面目猙獰，宛如半截鐵塔般的李神福道：

『美娥，妳看，那就是我的黑雲都尉之一，綽號鐵金剛的李神福。三年以前，他還是我的一名從人，每逢我飲宴的時候，他就捧着一隻金盆，站在我的前面，我一要洗手，就叫他過來，跪下，把金盆捧在頭頂心，等我洗完了手以後，他再倒退着離去，回到原來的地方，依舊筆直的站着。』

美娥看一眼近在咫尺的李神福，她覺得有點納悶，怎麼李神福的臉色，變得越來越陰沉了。祇是吳王正講在興頭上，自己不便打岔，就祇好輕輕的應了聲：

『噢！』

『三年前，我率部攻破了陳州，』吳王還在興致勃勃的說：『陳州官民一概降服，所以我在班師回廬的那一天，特地設下酒宴，宴請陳州的官紳。殊不料，就有一名陳州判官，坐在我的附近，他的武功相當的好，乘我不備，抄起切肉的尺八鋼刀，快得像一陣風，連人帶刀的向我猛撲過來。』

不自覺的，美娥脫口而出，驚喊一聲：

『哎呀！』

『妳莫怕，美娥，妳看，此刻我不是好端端的在這兒喝酒嗎？』

一句話，說得哄堂大笑，歷久不歇。就祇有美娥羞紅了臉，李神福則依舊是怫然不悅。

『大王，』徐溫性急，也是在替美娥解圍化窘的說：『你不想往下講，就讓臣代你講吧。』

『好好好，我講，我講，』吳王眉飛色舞的又道：『那名刺客，叫做張洪，論他當時來勢的兇猛，我是斷難逃過這一關的。然而，偏有鐵金剛李神福，他不慌不忙，將手中的金盆往地面一放，才直起腰，一伸手便奪去了張洪手裏的刀。我只聽到咕咚一聲響，扭頭一看，方知李神福奪過刀來甩手便砍，他一刀把張洪殺了，却又不動聲色，放下刀去，拿起盆來，照舊挺胸凹肚的站着。』

美娥衷心的讚了一句道：

『李將軍的神勇，和他的鎮定功夫，眞正是常人所無法企及的！』

那李神福，居然也不答腔，反倒大踏步的走到吳王跟前，大喇喇的說道：

『大王，末將此刻又想獻醜。』

『幹嗼？』吳王兩眼一抬，望他一瞥，略帶調侃意味的道：『這會兒又沒有張洪行刺。』

說得衆人又是一陣湊興的笑，李神福却在臉上訕訕熱熱的道：

『管他有沒有張洪呢。大王，末將想舞一趟刀，助助大王的酒興！』

吳王毫不在意，右手一揮，無可無不可的回答他說：

『你有興致，那就舞吧。反正，這兒的地方大得很，儘夠你施展的了。』

李神福躬身應了聲是，他當着吳王和美娥的面，霍的一聲，掣刀在手。那鋒利無比的刀尖就勢一轉，美娥但覺得一陣寒風，掠過面門。當下不由大吃一驚，嬝首往後一仰，一根簪子被她猛力的摔了出去，落在地上，啪的一聲，折成兩段。

驚魂甫定，但聽見李神福在仗刀狂笑，那笑聲尖厲無比，相當刺耳。笑罷，他又伸出左手，直指着李美娥，冷譏熱嘲的道：

『小姑娘，妳知道妳妹妹是何等的狂妄，憑一介女流，幾手花拳綉腿，就敢小覷天下英雄好漢！沒想到妳這個做姐姐的，一見到爺們的鋼刀，就會嚇成了這個樣？』

簪子一掉，滿頭三千青絲全部散亂，美娥正窘得無地自容，耳朵裏又聽見吳王在厲聲喝斥：

『李神福，你要舞刀就舞刀，休在這兒胡言亂語，冒犯了美娥姑娘！』

再揚起一陣磔笑，李神福虎視眈眈的望着李美娥，張嘴便是一聲暴喝：

『小姑娘，看刀！』

這一次，美娥心中有了戒備，她不再倉皇閃避了。同時，戒心一起，她又暗底裏作個決定，任由一頭秀髮散着，她要看完了李神福的這一路刀，再向吳王告罪，到殿後去把三千青絲重新綰上。

乍一眼，便看了出來，李神福力大無窮，刀法精湛。他的外家功夫，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連自己的師父了塵師太，都不可能在一刀一槍上佔得到他的便宜。『鐵金剛』確是名不虛傳，那一柄雁翎寶刀攥在他的手中，就好像人和刀結成了一體，上下翻飛，左右砍掃，呼呼的刀風，使遠處的巨燭閃閃搖動，近人身時，更震得人兩耳嗡嗡。美娥情不自禁的在舌撬不下，尤其想起了師父的語語叮嚀：『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因爲，連美娥都看不出李神福的刀法和路數。

一柄寶刀在大殿中央舞得虎虎生風，燭光搖曳。滿座的人全都看得出神，屏住了呼吸。李神福的刀法變幻莫測，神出鬼沒，而且往往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他一向以快攻取勝，所以他決不使完任何一個招式，舊招未了，新招又到，本領再高强的對手，也會因而眼花撩亂，無從招架。美娥眼見他那一柄刀舞得正酣，忽的猛可一收；——當時除了李神福和他的黃頭軍以外，沒人知道祇這便是暗號。李神福一收回寶刀，殿裏殿外成千上萬的黃頭軍，立刻就大聲鼓噪，喊殺震天，成羣結隊手挺刀槍直殺到大殿上來。滿殿

文武怎料到突然之間有此劇變，多一半的人倉卒之際無法逃生，一座吳王大殿就此變成了血腥屠場，到處都有人在攆趕追殺。

李神福一心先刺吳王，再殺美娥。他收刀回懷其實是就地一縱，『餓虎撲羊』和『毒蛇吐信』兩手絕招被他同時用上，他猛伸寶刀直撲吳王，雁翎寶刀加上他的偌長猿臂、壯大身軀，如同白虹貫日般向吳王射去。吳王正手擎巨觥，席地而坐，一旦變起倉卒，一生戎馬，久經陣仗，號稱天下第一位英雄的他畢竟年事已高，反應不夠靈活。他大叫一聲：『美娥小心！』竟伸出巨觥來抵擋李神福的併力一擊。然而，李神福的這一擊實已使出了他的全身膂力，那雁翎寶刀又是吹髮立斷，削鐵如泥。吳王手裏的巨觥恰好給搠穿了個透明窟窿，寒光四射的刀尖勁疾的刺向吳王的前胸，眼見吳王萬難閃躲，必死無疑。急壞了在他身旁的李美娥，她手中正捏着一雙銀筷，救駕心切，情急智生，美娥終於發出了一聲嬌叱，她用食指、中指搭在拇指上，把三指搭住的一雙銀筷使勁一彈。那兩隻筷子便像勁矢般的，射向李神福的那一對銅鈴眼，只聽到：『哇呀呀！』『不好了！』兩聲慘呼怪叫，李神福在半空之中被一雙筷子射穿眼珠，直入腦部，猝然慘死，他仆倒在地上摔了個狗吃屎。吳王的前胸却也挨了李神福一刀，祇不過由於李神福慘死在前，他那一刀不及搠進吳王的心臟，却也傷及了血管密佈的肺葉。

徐溫便在這你砍我殺，大殿上亂成一團的當兒，乘機站了起來，高聲說道：

『反賊李神福業已伏誅，黃頭軍將校無非受脅盲從。大王有令，罪在李神福一人而已，決不株連無辜，切切聽着，放下兵器，祇這便是你們的唯一生路！』

五

一夕盛宴，居然會變成吳國的一大慘劇。當成千上萬的黃頭軍，在『鐵金剛』李神福的唆使之下肆暴逞凶，大開殺戒。吳國王宮大殿之上，至少也有一半以上的吳國文武官員慘遭殺害。若不是奮威大將軍徐溫，情急之餘，登高一呼，而李神福麾下的黃頭軍也眼見統領伏誅，大勢已去，紛紛的放下兵器來，四散奔逃。吳國這一場自相殘殺的流血慘劇，還不曉得究將伊於胡底。

李美娥和徐溫深感吳王楊行密的知遇之恩，兩人合力抱起仰臥在地面上的吳王楊行密。坐看他胸前的傷口正在一股股的冒着鮮血，偏就無法止住。楊行密三位倖免於難的世子，楊渥、楊渭和楊溥，也淚眼漣漣的奔了過來，哭倒在楊行密的身畔，也許是因爲這一陣號哭使得吳王死去活來，重甦醒轉，他吃力的睜開眼睛，乏力與無助的眼神，掃過每一個人的臉。緊接着，他又急喘了一陣，直到喘停，方始問道：

『李……李昱呢？還有秦仲華，他們怎麼還沒有回來？』

也許是上蒼在施予這位東南霸主，江淮救星最後的撫慰。吳王楊行密最後一句話剛說完，猶還在餘音嫋嫋，大殿外的小黃門便在高聲奏報：

『樓船軍使李昱奏凱歸來！』

如同一陣旋風似的，李昱和秦仲華兩個人，一路飛奔的跑進了大殿，一直跑到吳王的跟前。

吳王楊行密的臉上，終於出現了欣慰的笑容。他伸出抖戰的雙手，緊緊扳住李昱的肩膀，直在追問的說：

『昱兒，昱兒，你眞的又打了勝仗，攻克了鄂州？』

李昱雙手掩面，嗚咽不能成聲的說：

『是……是的，臣還生擒了鄂州守將，朱全忠所收買的叛賊杜洪。那杜洪再度輸誠，供出了朱全忠收買李神福的經過。祇可惜……可惜路途遙遠，臣罪該萬死，來晚了一步。』

『不晚，不晚，』吳王每一陣急喘，他的左胸便湧出一股鮮血：『昱兒，你和仲華來得正好，……正好送我的終。』

李昱實在忍不住了，他哇的一聲，放聲大哭。

就在這個時候，一隻軟綿綿，暖馥馥的纖纖玉手，輕柔的在搖撼着李昱的肩頭。一次，又一次的，逐漸的在多用些腕力。痛哭失聲，淚下如雨的李昱察覺了，他伸手揩抹淚水，回過頭去。一張柳眉深鎖，櫻唇輕抿，滿佈着同情與憐愛的面龐，閃入了他的眼簾。於是他緩緩的站起了身，一把攙住她的右臂，親情激動的在喊着：

『大姐，大姐！』

『三弟！』美娥沒有想到會在這種場合之下，跟她離散十多年的胞弟見面，歡激與悲愴，催動了兩行

熱淚。熱淚在她那張吹彈得破的臉上彳亍流淌，她顧不得去揩拭了，她用臉頰抵住李昱的下頷，聲嗓抖索的在說：『都是我一時大意，竟使大王遭了那賊的毒手。』

姊弟兩人簡直沒有時間暢談別後種種，秦仲華兩眼紅腫，聲音嘶啞的走過來說：

『大……大王還有最後遺言。』

胸前染滿了鮮血的吳王楊行密，仍然被痛悼戰友，泣不成聲的奮威大將軍徐溫，緊緊的抱在他的懷裏。三位世子，以及倖免於難的吳國文武，一概號哭着跪在吳王的四周。吳王艱難而緩慢的轉動頭部，他要向每一個人投以留戀的一瞥。秦仲華把美娥和李昱推到他的面前，吳王兩眼溫藹的望着這一對久別重逢的姊弟，他牽動了一下嘴唇，似乎是想再笑一笑，但那笑容却始終無法湧現，吳王聲音微弱的說：

『恭喜……恭喜你們，姊弟重逢了。請……請代爲致候妙……妙娥姑娘。』

李昱天性純厚，回想起吳王待他的種種好處，又迸發了一聲悲呼：

『大王！』

又是一陣急喘，吳王的嘴角已經在溢出鮮血了，他望望徐溫，又望望李昱，再望望他的大世子楊渥。然後，面向徐溫喘息不已的說：

『可……可記得當年的白帝城，蜀主劉備托孤的故事？』

徐溫驚駭莫名的叫了起來：

『大王，你……』

最後一次伸出他那巨靈之掌，吳王激起了他所有的力氣在說：

『當立則立，不當立則取而代之。你們都給我記住，要仁民愛物，誰能保全我江淮一帶的百萬生靈，誰就是吳國之主！還有，千萬不可重蹈我的覆轍，我是一條潛龍，但却不知隱晦俟時，偏要自不量力！』

他的目光剛剛落在李昱的臉上，便突然的僵住了。巨靈之掌無力的垂下，東南開國英主，楊行密死不瞑目。

雖說是初次相見，美娥却彷彿驟然死去了一位親人，她雙手摀面，伏在李昱抽搐不停的肩上，她哀哀的痛哭了起來。

小吳王

一

低矮窄小的破茅屋裏，陷於熟眠的李美娥，被一聲聲低促而急切的喊聲叫醒。

欠身坐起，側耳傾聽，正是師父了塵師太的聲音：

『美娥，美娥！』

『嗄，來了，師父。』

匆匆忙忙，披衣起床，推開房門，遶過小小佛堂走到大門外，迎面一陣冷風，夜涼似水，圓圓月照耀如同白晝，月光映着了塵師太的蕭蕭白髮，散放出凄冷的輝芒。然而，在銀色的白髮下，了塵師太却白眉緊皺，一臉憂鬱凝重的神色。

一見美娥在睡眼惺忪、脚步零亂的走出來，了塵師太便關切的問：

『美娥，妳醒過來了沒有？』

揉揉兩眼，美娥含羞帶愧的笑笑，忸怩的道：

『方才是睡沉了些，此刻已經清醒了。』

『那好，』了塵顯然是有什麼急事，說時，翻身就走：『妳隨我來！』

美娥連忙加快脚步，趕上了她精神矍鑠，健步如飛的師父。兩師徒，躥過田塍，越過剛剛收割了的畦稻田。轉眼之間，便步上了通往廬州城的平坦大路。美娥這才忍不住的發了問：

『師父，我們是不是上廬州城去？』

『嗯，』了塵一路跑得飛快，她頭也不回的答道：『妳弟弟大難臨頭，我們得趕緊點去解救。』

驚出了一身冷汗，美娥直追上去，和她師父並肩而行，困惑不解的問道：

『我三弟李昱又有大難？師父，不是前幾天還曾聽說，吳王的大世子楊渥，被大將軍徐溫和我三弟擁立爲王，我三弟還由他陞授檢校行徒的嗎？』

了塵師父搖搖頭，不勝感慨的說：

『多半是楊渥嫉賢妬能，眼看徐溫和妳弟弟掌握軍政大權，放不下心，因此安排下陷穽。前天中午，在王宮設宴，却暗中埋伏武士，趁徐溫和妳弟弟不提防，當場把他們拿住，打下了死牢。』

『師父，您怎麼知道的？』

『剛才有一個姓刁的來知會我，他是老吳王的黑雲都尉之一，他說他曾經跟妳妹妹妙娥交過手，蒙妙娥手下留情，有一段不殺之恩，所以甘於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趁夜裏溜出城來報個訊。』

『師父，我們該怎樣下手搭救呢？』

沉沉的一聲嘆息，了塵答道：

『據那姓刁的說，楊渥早已下令，廬州全城軍馬一律出動，通街巡邏，嚴密戒備。我們只好進城以後，再相機行事了。』

二

師徒二人一路談着，不知不覺便來到了高大堅固的廬州城下。刁斗更柝，清晰可聞，隱隱的望得見城上一排排屹立着的吳國精兵。

把美娥往後一拉，悄悄的閃在一叢綠竹之中，了塵壓低聲音說：

『城上有那麼許多官兵，一定是楊渥在防範徐溫和妳弟

弟麼下的兵馬，從江淮一帶趕來攻打。』

美娥着急的說：

『師父，這城牆不過一兩丈高，我們便躥上城去，殺出一條血路，衝到死牢，把我三弟和徐大將軍救出來。』

『不行，』了塵擺擺手說：『妳弟弟和徐溫都在楊渥的手掌心裏，我們決不可以打草驚蛇，逼那楊渥下他們的毒手。』

『那……那我們又怎麼辦呢？』

了塵附在美娥的耳邊，輕輕的說：

『調虎離山，蜻蜓點水。』

美娥會意，便點點頭。眼看着師父從地上撿起一把小石子，右手一揚，那一把小石子便像勁矢般直飛出去。兩師徒屏息等候，了塵的這一批石彈飛得可眞遠了，等夠多時，才聽到左邊二三十丈遠的地方，正在城牆之上，驀的一片大亂，有好些吳軍在哇哇亂叫：

『哎呀，不好！』

『喔唷唷，我的皇天！』

『不好了，有賊兵前來偷襲啦！』

那邊城頭上驚呼駭喊之聲，此起彼落，喊得震天價響。於是，這邊的城頭上立刻便響起了聲聲喝令：

『賊兵在攻打東門啦！』

『快，快，咱們快點過去頂住！』

月光下，伏在竹林中的兩師徒看得清清楚楚，當面城上的吳軍拉刀挺槍的趕到東邊去，一瞬間便跑得一個也不剩。了塵師太曉得自己的調虎離山之計奏了效，就一拉美娥，低聲一喝：

『上！』

師徒二人，從竹林中躥身而起，兩條黑影快得像是閃電，在月夜晴空裏一閃而過，筆直的躍上兩三丈高，闃無一人的城牆。脚才沾地，又是蜻蜓點水，就地一縱，了塵師太和美娥，鷹隼般悄然無聲落到城裏街心地面。

了塵師太記得，在老吳王楊行密遇刺殞命的那一天，美娥曾經被她師兄的高徒，老吳王親信心腹秦仲華，請到吳王宮中做過客。因此，當她和美娥一進城，她便問美娥道：

『王宮在那裏？』

一指月光輝映中的亭台樓閣，飛簷高脊，美娥回答她的師父說：

『就在那邊，離這兒不遠。』

『那我們快去，』了塵自言自語的道：『方才那姓刁的說，死牢就在王宮最後一進。』

三

吳王宮，距離了塵、美娥躍身入城的地方，雖然只有一里之遙。可是，兩師徒剛要拔步飛奔，趕去搭救李昱和徐溫，就由於方才東門城頭上的守兵中了小石子，一連給打傷了五七個人，喊聲一起，亂成一團，已經使得戒備森嚴，如臨大敵的廬州全城都給震動了。小吳王楊渥要把執掌軍政的徐溫、李昱一黨一網打盡，顯然早已有了妥密的準備。於是，當東門一聲告警：『賊兵來襲』，部署在城裏的近百名武林高手，十萬吳軍，立刻就明火執仗，一致行動。無數盞燈籠火把猛一下子亮起，將廬州照耀得成了不夜之城。便在這時，大街小巷，屋頂瓦面，到處都有楊渥的手下，廬州的守卒現身亮相，他們一層層，一叠叠的，齊整有序，把一座吳王宮，圍得有如鐵桶一般。莫說是了塵、美娥兩個人，便連一隻小鳥，也無法隱其形，飛進去。

所幸的是了塵師太機警，她在全城燈籠火把一齊亮起的那一剎那，便將美娥使勁的一拉，兩師徒及時的縮進一個大門洞裏，在她們的屋頂上，當街心，就有數不清的吳軍，正在那兒高聲吆喝：

『仔細的察看哪，大王早有令下，當心會輕功的賊，飛身入城來！』

美娥救弟心切，便跟了塵師太悄聲的咬着耳朵說：

『師父，楊渥那廝早已有備，這全城一尺一寸的地方，都佈置得有守卒。看情形，我們非得挺身而出，跟他們鬥一鬥了！』

然而，急驚風碰上了慢郎中，了塵偏不回答她的話，祇是用一根指頭，壓上了她的嘴唇。

『噓——』

美娥急不過，仍還是輕輕挪開她師父的手指，再度開口說了話：

『師父，您怕打草驚蛇，此刻不是已經驚動了全城嗎？』

了塵顧不及答覆她的這一問，祂正忙着放眼四周，估量情勢。忽然，靈機一動，回轉臉來反問美娥：

『徐州一亂，使妳苦練的一元罡氣功，毀之一旦。美娥，想想妳在三年期中，畢竟也練了兩年多，那運掌成風的一手絕招，不知道妳已經會了沒有？』

『這——，』美娥透着有點爲難的道：『師父，我從來都沒試過……』

了塵截斷了她的話，鼓勵的說：

『如今，我們正陷身重圍，四面是敵，妳何不試上一試呢？』

略一遲疑，美娥終於在暗地裏一咬銀牙，下定了決心，向了塵師太投以探詢的一瞥。火光燭影裏，了塵把她的眼神

，看得清清楚楚，便伸手一指，指向街心和對面屋頂，那成千上百支燈籠和火把，以及嚴密守候，殺氣騰騰的吳軍。美娥懂得了，便冲着她的師父，深深的一點頭。聲色不動，斂氣用功，將全身的力量，都提到右手掌心，當時，但覺得掌心裏火辣辣般的在燒灼。美娥不禁一陣狂喜，心知自己功力已經盡夠，她暗中唸一聲：『諸天神佛庇佑！』猛然的伸出右拳，併力的向空際一擊。——分明什麼東西都沒碰着，可是，恍如就地起了一股罡風，罡風到處，成千上百支燈籠火把全部熄滅，街心屋頂的吳軍更像是風中枯葉，被那一陣掌風掃得頭破骨折，東倒西歪，沒有一個能夠站得住脚的，而且栽倒下去的不死也傷。李美娥神功奏效，雌威大發，她這突如其來，雷霆霹靂的一掌，竟然劈開了一條坦蕩無阻的道路，從門廊到對面屋頂，將近十丈距離之內，層層疊疊的吳軍被她盡數掃開了去，赫然無一孑遺。

了塵師太喜孜孜的，向美娥露齒一笑道：

『美娥，恭喜妳，兩年多的苦功，就說只得了這一招，也算不曾白費。』

美娥却在催促的說：

『師父，我們該飛身上屋了吧？』

『好！』了塵親暱的拍拍美娥手背道：『障礙已除，我們這就上屋！』

兩師徒，兩條黑影，又是破空而起，躥上了對街的屋頂。立定脚跟，抬眼眺望，巍峨宏麗的吳王宮，只要再通過四五條街道，也就可以到了。

四

吳王宮裏，一座偏殿上，小吳王楊渥，正在跟他用高官厚爵禮聘而來，號稱江南淮北第一位英雄好漢，武林高手的張顥，各據一席，一面喝酒，一面商議。

新任大將軍張顥，長得非常威武雄壯，他身高七尺，腰大合圍，天生就的虎頭豹眼，血盆大口，他喝酒，是用雙手抱着個巨罍猛灌，他吃肉，更是抄起整條牛腿直往口裏塞。

小吳王楊渥坐在他的對面，頭戴黃金冠，身披九龍袍，眉宇間佈一層陰霾疑慮，他盯望住張顥，等他吃喝得了個空，方說：

『張大將軍，依我看來，不如把死牢裏的徐溫、李昪他們全給殺了，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可是，張顥却將巨大酒罍重重的往席上一放，豹眼圓睜，老大不高興的瞅着小吳王道：

『大王，你怎的就忍不住這幾天功夫？須知道，俺把徐溫、李昪打下死牢，正是安排釣餌，引他們的部衆，還有他們的親朋戚友，狐羣狗黨上鈎。不論是誰，胆敢闖俺這座天羅地網，龍潭虎穴，來一個，俺便殺一個，來一雙，俺便殺一雙，縱使有千軍萬馬，天大的本領，俺也不怕他插翅飛去！等徐溫、李昪的黨羽部衆全殺光了，大王你再把徐溫、李昪從死牢裏提出來，千刀萬剮，五馬分屍，一概聽你的便！』

小吳王還在低聲下氣情商的說：

『照大將軍這個辦法，當然很好。祇不過，我們自己也得冒幾分險。……』

張顥當下便是兩眼一翻，虎視眈眈的道：

『咱們冒屁個險？就憑我的五百位各路豪傑，徒子徒孫，大王的十萬兵馬，一座廬州城。俺所佈下的這個闔城人牆陣，便是天王老子，也休想踏進來一步！』

小吳王不敢再言語了，他低下頭去抿了一口酒，方抬起頭來，却又看見張顥在抱起亘纏來，咕嘟嘟的牛飲。就在這時，一名小校神色倉惶的奔進殿裏來稟報。小吳王還怕擾了張顥的酒興，趕緊招招手，把他招到自己身邊來，咬了個耳朵。

一聽稟報，小吳王頓時神色大變。他迫不得已的又跟張顥說：

『張大將軍，方才東門突然來了一陣飛石，砸倒了十幾名守卒。隔不多久，東直街又起了一股怪風，又傷了我們四五十個。』

張顥再把酒罎放下，掄一雙怪眼瞧着小吳王楊溼，許久許久，一動也不動，使小吳王的侍衞股慄觳觫，一座偏殿鴉雀無聲。然後，他爆出了一串聲震殿宇的磔笑，伸手向小吳王指指點點的道：

『大王，我這次膺聘而來，原想令尊老吳王英名滿天下，必然父是英雄兒好漢，原以爲我這一行是輔佐英主，幫你內除奸賊外掃强敵，打下一片錦繡河山，你我同爲名垂史冊的開國君臣。那兒想到，有人拋幾枚石子，陡然起一陣狂風，也會把你嚇成這個樣！』

一席話，棉裏藏針，語語侵逼，直把小吳王楊溼說得面紅耳熱，無地自容。他只好借題發揮，遷怒貳

過，扭過頭去大罵那名小校：

『什麼鷄毛蒜皮的小事，也敢闖上殿來稟報，掃了張大將軍的酒興，還不給我快滾下去！』

小校平白無辜挨了頓罵，却是不敢分辯，祇好躬身諾諾，退了下去。——偏殿裏，又響起張顥那聽來刺耳的笑聲。

小吳王涎臉笑着說：

『張大將軍，我奉敬一杯，算是向您告罪。』

『豈敢豈敢，』張顥口裏謙兩聲，却仍然大喇喇的，領了小吳王奉敬的一杯酒。然後，他方才給小吳王定定心說：『大王，一切我自有萬全之策，請你放一千個一萬個心。這並不是我說大話，想我浪蕩江湖二十多年，平生就沒有遇見到對手。只要有我一個人在，誰也別想在廬州城裏，佔到半點便宜。』

小吳王一想，張顥這話也不無幾分道理，張顥一生與人交手，確是從未遭到敗績。何況，他還帶來了那許多本領高强的能人，城裏又有十萬吳軍佈成了闔城人牆陣。他果然放下了那顆懸着的心，不再去想外面的事，又跟張顥開懷暢飲，談笑風生起來。

五

宮門外，丁塵師太和美娥正施展輕功，迭用妙計，在一座座的屋頂上，像穿花蝴蝶、翩躚燕子似的飛來飛去，眼看着高可丈二的宮牆在望了，落在一座屋頂上的丁塵，忽然輕輕的叫了一聲：

『美娥！』

美娥馬上收止脚步，蹲身下去，她蹲在瓦面上悄悄的問道：

『師父，什麼事呀？』

了塵伸手一指前方，問道：

『妳看見了沒有？』

美娥揚臉一望，差一點兒失口驚呼起來；——就在宮牆裏外，江湖上的武林高手在牆上，吳軍的驍將銳卒在牆下，層層疊疊，密密麻麻，排成了無數道的人牆，映着燈籠、火把與月光，還有熊熊燃燒一堆堆的燬火，幾乎每一處地方，都是纖髮畢現，清晰明亮，怎容得他們兩師徒穿身而過，不被那好幾萬人察覺？美娥又發了急，聲聲問道：

『這怎麼辦呢？』

了塵師太喟然太息，隔半晌，方纔毅然決然的說：

『事到如今，我們就唯有聲東擊西了。』

『師父，』美娥扳住了塵的手臂問：『怎叫做聲東擊西呢？』

了塵直接了當的答道：

『我們師徒二人分做兩路，一個去找小吳王拚命，一個乘王宮大亂，到後宮去救死牢裏的人。誰先得

手，誰便抽身赴援。』

這一下可教李美娥難以委決了，聽起來，兵分二路，當然是去找小吳王拚命的那一路比較危險，她師父是冲着救她弟弟李昱而來，照說就該由她去找小吳王，吸住王宮裏外的敵方人馬，那必將是一場性命相搏，除死方休的苦戰，以一當萬，充其量只能撐持得久些，才能使另一路得着機會救出徐溫和李昱。然而，她又急於救她唯一的胞弟，否則她將會死不瞑目。——美娥遲疑了片刻，心裏的話格格難吐，她的神情早已被了塵師太覷破，因而她又斬釘截鐵的說：

『美娥，我去佯裝行刺小吳王，盡量纏住敵軍。妳快去後宮，救出死牢裏的人。走，我們這就分道揚鑣。』

『不，』美娥情緒激動的說：『師父，還是我去佯攻，您去救人吧。』

了塵故意沉下了臉來說：

『這是什麼時候了？那兒容得我們再推來推去，從長計議？』

美娥還在懇求的說：

『師父，您就讓我……』

『美娥！』了塵面孔板得緊緊的說：『妳從我習武十幾年了，難道妳還不曉得，我一向是言出必行，斷不更改的嗎？』

實在是無可推却了，美娥依依難捨，聲音帶點哽咽的說了句：

『師父，您多珍重！』

『我自曉得，』了塵伴作不耐的揮揮手說：『時機一縱即逝，妳快去吧！』

師命難違，美娥只好向右一轉，縱身飛向吳王後宮。祇是，她方才三躥兩躥，便聽見身後有千軍萬馬在齊聲的吶喊起來——

『有刺客啊，有刺客！』

六

從一座屋頂縱到另一座屋頂，美娥沿着宮牆，縱高縱低，鶻起鶻落。一路上直在想着師父正陷身重圍，拚力鏖戰。因此她絲毫不敢怠慢遲緩，儘快的向前趕程。不過，她也曾注意得到，她在奔向吳王後宮，後宮裏的吳王侍衞、兵馬却在成羣結隊，大聲吆喝的往王宮前進飛奔，全在嘰嘰着：

『賊從正門攻進來了呀！』

『快到正門殺賊去！』

美娥心想：師父的聲東擊西之計，果然一舉成功，騙垮了吳王宮裏的這個闔宮人牆陣。由此可見，人一多，就怕亂，確是理所當然！

可是，驟然之間她又想起，吳王宮裏的千軍萬馬都跑到宮門口去了，她師父但憑一身絕技，雙拳雙脚

，也能敵得住這好幾萬的驍將銳卒嗎？萬一師父在團團圍困之中有所閃失，那麼，她所負的罪咎也就萬死莫贖。一想到這兒，美娥竟在半空中出了一身冷汗，打了一個寒噤，也就在這時候，她驀的心生一計。

師父使的既然是聲東擊西，那又何不多來上幾次，使吳王宮裏的千軍萬馬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呢？至不濟，也可以分散若干吳軍，減幾分師父所面臨的巨大壓力。——這眞是美娥的福至心靈，不幸中的萬幸。她竟歪打正着，自宮外民房的屋頂，飛身躍到一角殿宇，那高懸叮噹鐵馬的飛簷正站着一名張顥的門徒，李美娥縱起一躍，人到脚尖也到，一脚尖便將那廝高高的挑了起來，然後一聲慘呼，頭下脚上，向那座偏殿的右側空地直栽下去。偏殿裏的小吳王楊渥，和大將軍張顥還在喝着酒，已經聽見宮門外喊聲震天，步履如雷。張顥心知有變，他挺身而起準備應戰，只是在等着手下來報，刺客究在何方？報信的久久不來，反倒先聽見偏殿右側咕咚一聲響，緊接着又有守衞的吳軍尖聲怪叫，亂作一團，那張顥雙眉倒豎，怒容滿面，正待大踏步搶出殿外，親自捉拿刺客，偏又有小吳王嚇得週身簌簌的抖，他一把抓住了張顥，口口聲聲的在央求着說：

『大將軍，大將軍，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張顥更加怒不可抑了，他把一肚皮氣全都出在小吳王的身上，猛力的一跺脚說：

『外面有刺客，我正要去將他拿下。怎的你反倒拉牢了我不放？』

就這麼一打岔，李美娥先就從偏殿殿角再往後躥，她已經深入吳王宮，一路直奔後宮地穴死牢了。

偏殿裏，小吳王還在緊緊抱住張顥的膀子不放，他幾於聲淚俱下的說：

『大將軍，您一到外邊去，假使刺客闖了進來，我這條命豈不是完兒完啦！』

張顥好不耐煩，他狠狠的一跺脚，正想甩開小吳王，再往外走，一名偏將奔了進來，向小吳王和他屈膝一跪，朗聲奏報：

『啓奏大王，刺客是一名老尼，此刻已經被攔在宮門外了。』

小吳王一聽，當下就大驚失色，他在牙齒抖戰的說：

『老……老尼，那一定是李美娥、李妙娥的師父了壞師太了！』

那名偏將又在口齒清晰的對奏：

『啓奏大王，那名老尼歲數大了，武功也有限，她已經被大將軍的令徒四面圍定，不但沒法逃脫，而且轉眼即將成擒。』

張顥聽了這話，方才回嗔作喜，他洋洋得意的說道：

『這個老尼姑許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曉得本大將軍，和門下的徒子徒孫都在這裏，居然也敢闖進城來行刺，一會兒，我徒弟把她逮到，看我不將她碎屍萬段！』

然而，眞應了一句俗話，『說嘴打嘴』。張顥的話還在餘音嫋嫋，又一名小吳王的侍衞，奔進偏殿來向小吳王楊渥稟報：

『啓稟大王，張大將軍，方才有一名大將軍的高徒，在偏殿右邊飛簷上遭了刺客的暗算，一交倒栽下來，此刻已經氣絕身亡了！』

張顥聽時，直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他厲聲咆哮的道：

『誰敢暗算我的徒弟，我這就去把他生擒活捉，吃他的肉！』

可是小吳王楊渥聽了却更駭怕，他拚命的拉住張顥，顫聲的說：

『大將軍，這就可見得刺客不止一個了，你不能走，你萬萬不能走啊！』

小吳王又這麼一纏，大將軍張顥，就再也脫不了身了。

整座吳王宮裏鬧得天翻地覆，闔宮人牆，一大半聚集在吳王宮門外，人人爭先恐後，苦鬥了塵，都想拿下了塵來報功請賞。少一半圍繞在小吳王和張顥置身所在的那座偏殿，極目眺望遍處搜尋另外一名刺客。前宮人滿，後宮空虛，就這樣，給了李美娥一路順利無阻，隻身深入的可乘之機。

一直在半空之中縱來縱去，好不容易縱到後宮。然而，當美娥四下一看，不見人跡，該上那兒去找死牢呢？又把她急出了一身香汗。

吳王宮位置最後的一座殿宇，祇是一幢廢棄已久的空屋。屋後便是兩丈高的宮牆，起先，這一帶也有重兵把守，由張顯的一批徒子徒孫率領，防備有人前來刼獄。却是，方才前面一陣大亂，人人都跑到前面趕熱鬧去了，反使美娥一人不見，撲了個空。

一來是她心急莽撞，二來也由於後宮塵封已久，到處都是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因此，當美娥從一道長廊，暗中摸索到後宮殿門，她使勁的一推，詎料，竟會因爲用力過猛，兩扇殿門搭鏈折斷，轟然一聲巨響。兩扇門扉齊齊的倒在地上。

兩扇殿門既高且大，又是包鐵嵌銅，份量相當的重。這一倒下，竟會有如山塌地動，震得地面之下，死牢裏的名人耳朵將聾。頭一個便是老吳王的愛將，前大將軍徐溫大發雷霆，他拉開了嗓門，冲着頭頂心上，便是一陣焦雷也似的巨吼：

『混帳，你們是在拆後宮，造反啦！』

這一陣巨吼，居然傳到了美娥的耳鼓。祇不過，相隔頗遠，她所聽到的，只是微弱的人聲。

有了人聲就好找了，美娥心中一喜，順着聲音找去。果然，被她發現了在後宮後殿，走廊盡頭，有一處地穴的入口，在她自己的脚下，石級頂端，掛着一盞光線黯弱的燈籠。於是，她摘下燈籠拾級而降，方

走到一道粗鐵柵欄跟前，就聽見李昱在暗裏向明處喊：

『大姐！』

八

一掌劈開了兒臂粗細的鐵柵欄，美娥救起了囚在死牢裏的徐溫、李昱，他們的手脚繫着笨重的鐵鍊，鐵鍊盡頭，又繫牢一枚重達一百餘斤的巨大鐵球。

牆脚，陰淒淒，濕漉漉的，還躺着一個受了重傷的死囚，他在呢喃不清的說着囈語——

『妙娥姑娘，妙娥姑娘，妳可否聽我一言，妳可否聽我一言……』

美娥駭然的指着他問：

『那是……』

『那是秦仲華呀，』李昱忙不迭的移步上前，去救秦仲華，他在邊走邊說：『仲華遭了張顯的毒手，命人鎖穿了琵琶骨，因爲失血過多，已經一連三天昏迷不醒了。三天三夜裏，他都在喊着二姐。』

陡然覺得心中一酸，美娥便也走上前去，幫着徐溫和李昱，合力解開繫在他身上的鐵鍊。由於徐溫是武將，李昱文武雙全，這兩位吳國的棟樑，老吳王的心腹股肱，都只省得刀兵陣仗。小吳王必欲置之於死的三名大敵之中，唯有秦仲華武藝高强，他的一身輕功，尤其天下第一，不作第二人想。因此，方由張顥獻了一條毒計，用粗鐵鍊破皮穿肉，遶過他的肩骨，牢牢縶住，再繫在一塊大石板上。粗鐵鍊嵌在肉裏，使秦仲華絲毫不能動彈。而且，一直流了三天三夜的血，要不是秦仲華武功根基深厚，他早就一命嗚呼了。

美娥小心翼翼，雙指運功，捏斷鐵鍊，又頂出留在皮下肉內的那一小段，眼看翩翩濁世，深情款款，原爲同門師兄的秦仲華，落得這麼淒慘。胸前肩下，鮮血冲洗着瘀血，右肩頭上，但見一片血肉模糊，傷深入骨，還不知道能不能夠治得好哩。耳鼓中，又聽見他一直都在：『妙娥，妙娥』的低呼，李美娥只覺得傷心慘然，她情不自禁，潸潸的流下了熱淚。

說來也是湊巧，美娥那成串拋落的熱淚，因爲她的螓首低埋，正在細看秦仲華的傷勢，於是也就恰好注入他的傷口，鹹淚和血，痛澈心肺，使得秦仲華突然的清醒過來，他正待要叫：『哎喲好痛！』那沉滯迷惘的眼神，居然瞥見了美娥嬌豔如花的面龐。秦仲華一時之間忘却了刻骨銘心的痛楚，他竭力掙扎着要欠身坐起，與此同時，夾着陣陣急喘的說：

『妙……妙娥姑娘，啊不，妙娥賢妹，我以爲今生今世，再也見不着妳了。』

語語慘然，字字心傷，美娥的兩股熱淚，直如泉瀑般的噴湧。她明明曉得這樣做委實是殘酷已極，但是當着徐溫和她三弟李昱的面，她不得不硬起心腸，對那瀕死的秦仲華說：

『秦師兄，你又認錯人了。我不是妙娥，我是妙娥的胞姐美娥呀。』

整個身子又癱倒了下去，秦仲華眼角溢出了淚，他斷斷續續的在喃喃自語：

『情緣已了，情緣已了。我……我早就知道，今生今世，是再也見不着妙娥賢妹了。堪恨的是……是……，我還有一句不曾說出口的話……話哩。』

『秦師兄，』美娥直感到心如刀割，她雙手掩面，悲泣不已的說：『有一件事，我原該一路瞞到底的，祇是在此時此刻，願諸天神佛佑我恕我，因爲，我不能不向你披露了。』

徐溫在她身旁催促的說：

『美娥姑娘，仲華越來越弱了。有什麼話，妳得快一點講。』

『秦師兄，妙娥不是不肯見你。她不能和你相見，確實是有不得而已的苦衷。』

可惜的是，秦仲華已經掙扎不出氣力來追問了，他兀自睜着兩隻眼睛。

李昱却忍不住的在問：

『大姐，妳快說呀，二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眼見秦仲華命在須臾，祇剩下游絲一般的呼吸。李美娥就怕再一耽擱，會鑄成一段永遠無法彌補的終天憾恨。所以，她不惜湊近秦仲華的右耳，提高聲浪，像在喊叫似的說道：

『秦師兄，我告訴你，自從梁王朱全忠進陷徐州，梁軍火焚尼庵，使我苦練了兩年多的一元罡氣功，一驚而廢。家師了塵師太帶着我和妙娥來到廬州，尋一幢破茅屋住下，從此以後，妙娥爲了達成家師的願望，繼續我的未了之志，她也開始練起一元罡氣功來。這也就是說，三年之內，妙娥必須閉關自守，淨心修煉，她決不能跟任何人見面！』

聽美娥這麼一說，李昱先就歡聲的嚷嚷了起來—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大姐，妳若不說，連我都被蒙在鼓裏。』

徐溫也在雙手合十，嘴裏宣着佛號說：

『阿彌陀佛，這倒是東南半壁，江淮百萬生靈的一大好消息。行將見，三年以後，妙娥功德圓滿，把一元罡氣功練成。那她就可以縱橫天下，無人可敵，江淮百姓又將獲得保障了。』

美娥却一心都在秦仲華的身上，她不曾聽見三弟李昱和前大將軍徐溫所說的那些話。她只顧一遍又一遍的喊着：『秦師兄，秦師兄！』巨耐，臉白如紙的秦仲華，始終置若罔聞，木然不動，他彷彿已經死去了一般。

在死牢深處的四個人，畢竟得數前大將軍徐溫年高德劭，閱歷豐富。他眼見秦仲華生死不容間髮，李美娥又在同情心起，淚眼漣漣。而吳王宮裏宮外大軍雲集，來勢洶洶，當前之事最要緊的祇在逃出性命去。所以，他轉彎抹角的點醒美娥說：

『美娥，大敵當前，想來必有一番苦戰。何況我們還得把仲華抬出去，及早請一位高明的醫生，把他從鬼門關口拉回來。妳輕車熟路，來去自如。依妳看，我們究竟該怎麼樣走呢？』

這幾句話，大有醍醐灌頂之勢，使李美娥抑止悲痛，回過神來，因爲她想起了她的師父，僅祇爲了爭取一點時間，以使自己救出胞弟李昱，此刻還在吳王宮外一力相拚，抵禦萬衆，隨時隨刻都會力竭喪生，葬送了一世的英名。而自己却由於一時刺激動情，在爲多情種子秦仲華垂淚。祇想一想，就深切感到自己的衷心慚惶，汗顏無地。李美娥終於清醒了，因而她便指揮若定的說：

『徐大將軍，三弟，你們不妨一人背起秦師兄，一人殺開一條血路，衝出城去。祇要逃出了這座廬州城，海闊天空，那你們二位也就恢復自由之身了。』

徐溫點點頭，依允了，李昱却在骨肉情深，衷心關懷的問：

『大姐，妳呢？』

美娥花容慘淡，她一聲苦笑的答道：

『我麼？三弟，正如徐大將軍方才所說的，少不了還有一番苦戰。』

李昱頓時就愁眉不展，憂心忡忡的說：

『大姐，妳一個人怎鬥得過廬州城裏的十萬兵馬，無數武林高手，何況還有號稱淮北江南第一條英雄好漢的張顥？妳還是跟我們一道殺出重圍，走在一處吧。』

輕緩的搖了搖頭，美娥告訴她的胞弟李昱說：

『三弟，我和你二姐的師父了塵師太，此刻正在吳王宮外牽掣吳軍，只要我們師徒兩人合在一處，千軍萬馬也不足爲慮。你們還是趕緊趁這個空檔，揀人少的地方殺出城去。徐大將軍，舍弟是個大孩子，還有我秦師兄正在生死邊緣，必須從速延醫急救。從現在起，我唯有把這兩個人重重的托付給你了。』

徐溫正容斂色，神情肅穆的說：

『在下多蒙姑娘和令妹的兩度救命之恩，兩位但有所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請姑娘寬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就是了。』

雙手一拱，舉到眉心，向徐溫道過了謝。又依依難捨的望了李昱和秦仲華一眼。美娥一轉身，洒開脚步走出死牢。儘管她三弟李昱直在身後『大姐，大姐』的喊，美娥也祇有硬起心腸往外走，大敵當前，一切的親情和依戀，就什麼也顧不到了。

九

鑽出死牢，躥出後宮，四周依舊是靜悄悄的，不聞半點步聲人語，美娥自言自語的說：

『看樣子，三弟他們準可以衝得出去了。天幸見，逃過了這一場殺身之禍。』

想起師父正陷身重圍，拚力苦鬥，美娥不敢怠慢。她一躬身，自地面上破空而起，直飛十餘丈開外的另一座殿宇。仍舊逐殿飛越，很快的就回到了那座偏殿。美娥的輕功還在妙娥之上，她飛簷走壁應該不會

發出一點聲響，可是，救師心切，難免惶亂，偶然之間落脚重了一些，偏給在偏殿裏被小吳王纏住的張顥聽見了，他一把甩脫小吳王，驀的一聲大喝：

『大胆刺客，往那裏走？』

美娥還以爲來人還躥出殿外，縱上屋頂跟她大打出手的呢。那兒想到張顥伏着自己的一手銅頭功，就在原地往上一躥，屋頂上下的人，都聽到稀哩嘩啦的一陣響，張顥居然一頭頂破了亘木樑與玻璃瓦，若無其事的從屋頂下面鑽了出來。美娥見他在半空中兩脚一踢，似一片落葉般的落在自己的面前，心想這人的武功何等了得？他一定就是三弟所說的什麼張顥了，當下不由不吃了一驚，暗底在心中告誡自己說：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下要小心應付了。』

張顥堵在美娥的跟前，攔住了她的去路。他像似半截黑塔，足足要比美娥高過一個多頭。因此他趁着月光俯視美娥，聲聲磔笑的道：

『不用說了，妳準是了塵的兩名女徒之一，不是李美娥，便是李妙娥。』

美娥却懶怠跟他說話，絕不開口去問他姓甚名誰？她手起一掌劈向張顥的面門。張顥竟然從容自在，毫不驚慌，他哈哈大笑，怪叫一聲：

『來得好！』

看他仍舊站在那裏安然不動，既不閃躲又不遮擋，美娥就曉得他是仗着那一手銅頭功，料準了挨得起

自己的這一掌猛勢。美娥的掌勢和張顥的銅頭功都是夠厲害的，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張顥太有把握，美娥却步步小心，處處留神，因此她決定不跟他正面交鋒硬碰硬，陡然柳腰一擺，收回掌來，却在凌空的往後便倒。這一招純粹是她急中生智，明曉得張顥的功力全部集中在頭部，便用最快的方式，變脚猛踢，進攻他的下三路。

張顥正在硬起他那顆笆斗大頭，要跟美娥的那一掌鬥鬥力，突然看到她收回掌去飛快的踢出脚來，他不由自主的高喊了一聲：

『厲害！』

急切間，便運足脊力，兩手一抄，張顥急於抓住美娥猛力踢來的那兩隻脚。可是這一手早就被美娥預料到，她使一招『鯉魚躍龍門』，凌空挺身，縱起兩丈多高。張顥人高馬大，略嫌遲緩，他還在四下張望美娥到那裏去了呢？美娥已在頭下脚上的筆直垂降，右手兩指尖上，聚合了全身的力量，她在以雷霆萬鈞之勢猛戳張顥的天靈蓋，等到張顥察覺頂上有風，想躲避時已經來不及了，恰好他抬頭一看，又急速的把頭一偏，叫了一聲：『哎呀！』於是，美娥的纖纖玉指便刺穿了他的右頰與左頰，在張顥的兩腮連穿了兩個血肉淋漓的大窟窿。張顥傷重不支，又是一聲慘呼，然後仆地便倒。美娥總算鬥倒了猛張顥，只是她不想再取他的性命，捨下張顥在偏殿屋頂上疼得滿地打滾，哇哇怪叫。美娥一聲冷笑，逕直飛向吳王宮外了。

滿心以爲她師父了塵師太，正在千軍萬馬之中被圍，指東打東，指西打西，鬥得正苦呢。殊不知，當美娥縱到吳王宮宮門頂上，她所瞧見的竟是一片滑稽可笑的景象，確有千軍萬馬，無數武林高手在團團圍住她師父，却是，她師父不知何時已經躍上宮門口顯巍巍的旗竿頂，吳王宮門的那根旗竿是用生鐵鑄就的，粗可一人合抱，高達二丈八尺，了塵師太高高的往那上面一坐，旗竿下的千軍萬馬就只好圍在四周大呼小叫，紛紛的用硬弓長箭，向了塵師太猛射。了塵師太却不慌不忙，兩手左右一撈，就可以撈到一大把箭來，她再擲箭殺敵，還以顏色，因此，旗竿四周也是死傷纍纍，遍地屍骸，而了塵師太始終都是安然無恙，毫髮不傷。

滿懷寬慰，心花怒放，美娥看了了塵師太拒敵的情景，都把她看得失聲笑了起來。她格格的笑了一陣，方在宮門頂上向她師父高聲叫道：

『師父，大功告成，我們可以離開這一處是非場了。』

了塵師太也在大聲的回應：

『好，我們這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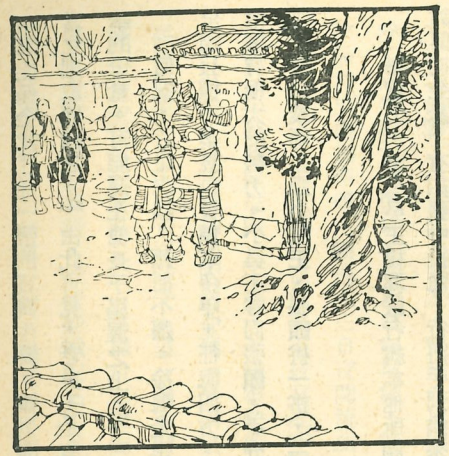
於是，二丈八尺高的旗竿頂上，了塵師太一縱身便飛向美娥置身所在的地方，兩師徒又會合在一處，逐殿飛馳，直飛到廬州城外。

淝水上

一

吳國的百萬生靈，都在驚疑不定，人心惶惶。本來嘛，外患未已，眼看着又有一場驚天動地的內爭，迫在眉睫。戰禍連年，遍地干戈，這種苦透苦透的日子，叫人怎生熬過？

小吳王楊渥登基不久，吳王宮裏就起了急劇而重大的變化。小吳王重用兇狠殘暴，專橫跋扈的張顥，就憑他那一身號稱『江南淮北無人可敵』的武功，在一日之間，把他從一個平民百姓，封授總綰全國兵馬的大將軍。隨同老吳王楊行密多年血戰，出生入死，同時也是老吳王托孤重臣的大將軍徐溫、黑雲都尉秦仲華、檢校司徒李昪，一向被認爲是吳國的三大棟樑。如今不但解了職，而且一度被小吳王和張顥設個鴻門宴，座上客成爲階下囚，打進了死牢。若不是了塵師太，和她的大弟子，李昪的長姐李美娥夤夜飛身入



城，把他們一齊救了出來。吳國的這三位忠良，恐怕早就遭了小吳王的毒手。

了塵、李美娥、徐溫、李昪、秦仲華，分做兩批，逃出了廬州城，小吳王和張顥仍還不肯放過他們。第二天一早，便繪影圖形，遍貼全國，嚴令各地軍民，一體緝拿。吳國通往四境的通路，一概派駐重兵，全面封鎖。徐溫和李昪先前所統率的兵馬，趁徐、李出奔，三軍無主，軍心不穩，正好由張顥用威脅利誘的手段，一把抓了過去，多派黨羽，嚴密監視。於是，吳國兵馬便全部落在張顥的掌握，徐溫、李昪要想重掌兵權，東山再起，那眞是比登天還難。

縱使小吳王和張顥用盡了一切高壓恐怖手段，通令全國各地，胆敢藏匿徐溫、李昪等一干『叛逆』者滅族，發現蹤跡而不報官者處死，偶語棄市，附『逆』罪不在赦。但是，吳國上下，仍在竊竊私議，耳口相傳，徐溫、李昪、秦仲華是吳國重鎮，干城名將。了塵和美娥、妙娥師徒三人，更是老吳王楊行密生前最尊敬禮重的一代奇俠，武林精英，三師徒迭曾救過吳國的大難，屢却强敵，肅清巨匪，敉平內亂，賑濟災黎。尤其是李妙娥，早就成爲江淮一帶奉爲神明的人物。人人心裏明白，老吳王臨終之前，對徐、李、秦有過：

『誰能保全我江淮一帶的百萬生靈，誰就是吳國之主』的遺言，甚至於還彰明昭著的說：『當立則立，不當立則取而代之。』由此可見，老吳王是有意：『立賢不立子』的。在他的心目之中，徐溫、李昪、秦仲華的份量，可能還在他長子楊渥之上。

何況，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徐溫是跟老吳王楊行密一道起義兵，打天下的。吳王卽位，就由他執掌全國兵權，李昪也曾領軍多年，征戰四方，秦仲華隱隱然是吳王麾下黑雲都尉的領袖。這三個人在江淮一帶擁有極大的勢力。小吳王夥同張顥，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殘害忠良，把徐李秦三人逼得無路可走，一旦他們再起義師，跟小吳王、張顥拚一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誰料得到鹿死誰手？

二

事實上，當小吳王楊渥嚴行緝拿他所謂的『叛逆』，重金懸賞，緹騎四出，當他和張顥自以爲『安排釣餌捕金鰲，有如甕中捉鼈，行將手到擒來』的時候，那日在廬州城裏救出了徐溫、李昪、秦仲華三人的了塵師太、李美娥，和瞑目神遊、安然練功打坐的李妙娥，却在廬州城外那三間茅屋尼庵會合以後，匿居數日，僱一艘小船，單櫓小槳，沿着淝水，緩緩的駛向淮西巨浸——巢湖。

這一艘臨時僱來的船實在是太小了，船首船尾之外，就祇有兩間湫隘狹窄的船艙。六十多歲的徐溫身軀肥胖，十七歲的李昪高大得像個成人模樣，兩個人在前艙一坐，頓時就擠成了一團。迫不得已，了塵師太祇好請徐李二人把身受重傷，始終昏迷不醒的秦仲華，抬到後艙躺下。妙娥正在練她的一元罡氣功，她

無日無夜不在保持着打坐的姿態，雙手合什，閉目凝思，對於外在的事物，她是毫無所知，毫無所覺的，卽使有人拿把鋼刀捺在她的脖子上，她也渾然不覺。因此，了塵和美娥就只好從茅屋尼庵中合力將她抱出來，抱到後艙讓她坐在秦仲華的旁邊。妙娥和秦仲華一坐一臥，後艙所剩的空隙就極其有限了。所以，美娥不得不縮手縮脚，坐在一角，看她師父蹲着，在爲秦仲華換藥，包紮傷口。

秦仲華是在吳王宮赴宴被執，由新任大將軍張顥喝令囚入死牢的時候，因爲小吳王和張顥曉得秦仲華的輕功出神入化，無人可及，毒辣無比的命人用粗鐵鍊鎖住了他的琵琶骨，防他逃脫。所以他右肩上被磨穿了兩個碗大的傷口，一片血肉模糊，摸上去都會燙手。秦仲華的琵琶骨上拴着鐵鍊，前後三天三夜，粗鐵鍊和皮血相摩擦，使他在三日夜間流血不止。大量的失血，讓秦仲華的體力越來越弱，到了無法支撐的地步。那夜，當美娥將他從吳王後宮死牢裏救出來時，還以爲他已經傷重身死了哩。直到徐溫、李昪二人把他舁抬到茅屋尼庵，了塵、美娥很快的趕了來，一摸鼻息，了塵方才說他還有一線之望。

美娥望望陷於昏迷的秦仲華，又望望瞑目打坐的她二妹，直覺得鼻竇裏酸溜溜，胸腔中熱辣辣的，心裏有訴說不出的悽苦與難受。這一對有情人，幾經艱難，幾經折磨，也不知道在鬼門關口往返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在這死裏逃生的一葉扁舟上邂逅，兩人緊緊的挨着，面面相對，儘管那夜秦仲華昏絕過去以前，還在不斷的發着囈語，喊着妙娥的名字，泣訴着：『情緣已了，情緣已了，再也不會有相逢的機會。』可是，此刻他們明明倘處一艙，偏又睜不開眼睛來互看一瞥。是造化弄人呢？還是俗話所說的『好事多磨

』？

了塵師太偌大的年紀，吃力的蹲在秦仲華的身邊，細心的爲他將傷口敷上藥，重新包紮起來。美娥忍不住躭心的問：

『師父，秦師兄好點了嗎？』

深沉的一聲嘆息，了塵低聲的答道：

『只要他莫受震動，不再流血。還有，我們得趕緊上岸，給他找支參來。』

美娥追問一句：

『要不然呢？』

了塵輕緩的搖着頭說：

『那就很難講了。』

一着急，美娥便扭回頭去，向前艙的她弟弟李昱說：

『三弟，問聲徐大將軍，可否在最近的市集上停一停船？』

其實，後艙裏了塵和美娥的問答，在前艙的徐溫和李昱，早就聽得一清二楚了。因此，徐溫不待李昱轉問，先就提高聲浪答了話：

『美娥姑娘，我們的船馬上就要過廬州了。兩邊岸上，楊渥和張顥必定嚴陣以待，佈下了大隊人馬，

說不定會有一番廝殺呢。』

美娥慌亂的回過頭來問她師父——

『這可怎麼辦呢？』

了塵包紮好了，轉過身來，冲着美娥，滿臉苦笑的道：

『廝殺便廝殺吧，美娥，我們都到船首去。』再回過頭看看傷勢沉重的秦仲華，喃喃自語的說：『但願這一場廝殺不會太久。』

美娥也向秦仲華投以關懷留戀的一瞥，不知怎的，她竟心如刀割，五內似焚。——不但一時之間上不了岸，買不到參。而且，他們這小小的一艘船，還要跟小吳王的大隊人馬鏖戰一場，勝負生死且休去管它，令人躭心害怕的是：小船一經廝殺必將震盪，殺出重圍還不知道要多久時候。照師父方才的說法，秦仲華那夜大難不死，今日却斷難過關了。

三

和師父並肩站在船頭上，眼望着前面不遠之處，兩岸吳軍旌旗似海，刀槍如林，遶城而過的淝水河面，還有數不清的艨艟巨艦，排列成行，鱗次櫛比，只留下河心一條狹窄的通道。美娥一心都在後艙裏的秦仲華身上，她柳眉緊蹙的說：

『師父，總該有個法子想的。』

了塵漫聲問道：

『妳的意思是說，怎樣通過這一關？』

『不，』美娥率直的回答：『我是說如何保住秦師兄的性命。』

了塵驟然轉過頭來，帶點詫異的神情，望望李美娥。可是美娥心有所思，別無旁騖，她竟怔怔忡忡的並未發覺。於是，了塵便叮嚀的道：

『美娥，眼前的這一關很難通過，妳得小心在意，盡力却敵。』

『可是……』

『妳就別再想其它的事了，』了塵措詞嚴峻的加以訓誡：『眼跟前這一關通不過，這艘船上的人，就沒有一個活得成！』

美娥果然聽出了師父的語氣峻然一改，紅潮又漲上了她的臉，低下頭去神情忸怩的道：

『我知道，師父。』

就在這一瞬間，了塵一眼瞥見，有一艘雙桅快船，正在一路行駛如飛的迎面而來。

『美娥，當心點，』了塵師太立刻提出警告：『那邊有船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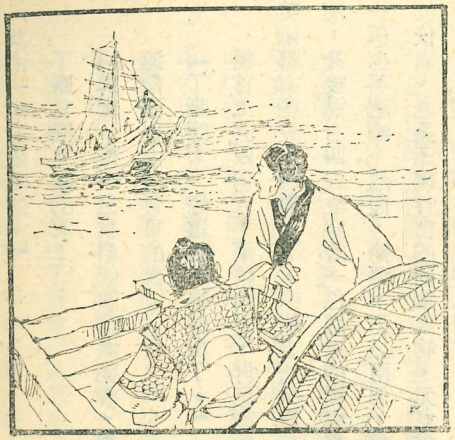
美娥答應了一聲，正在目不轉睛，注視來船。前艙裏的徐溫、李昱，手執兵器，也從艙裏鑽身出來。當下，由徐溫先開口說道：

『了塵師太，美娥姑娘，讓我們來助上一陣。』

美娥剛要啓齒推却：船首地方太小，施展不開，有她們師徒二人儘夠了。然而，對面來船，却已經響起咚咚戰鼓，還有人在拉開嗓門，厲聲叱喝：

『停船停船，待我冲天鵰子刁彥能，親自上來搜查；可有大王嚴命緝拿的要犯！』

一聽那人的嗓音，了塵便怔了怔，她驚詫錯愕的對徐溫、李昱說：



『這就是那日夜晚，到我尼庵裏來報信，請我趕緊去救你們的那個姓刁的。』

『不錯，』徐溫點點頭說：『來的正是刁彥能，他是老吳王駕下的黑雲都尉之一。他心懷故主，十分念舊，對妙娥姑娘也是衷心的佩服。』

美娥大惑不解的問：

『這刁彥能那夜冒險前來報訊，怎麼此刻又來打頭陣，大聲嚷嚷的要上船來檢查呢？』

李昱機警，頓時便說：

『刁彥能不是朝秦暮楚，反覆無常之輩。他趕來打頭陣

，其中一定有道理的。』

了塵當機立斷的說：

『那麼，待會兒我們就該謹愼從事，莽撞不得。除非他先翻臉，我們切勿動手。』

連徐溫也由衷贊可的說：

『了塵師太，您這話說得對極了。』

船首上的四個人，聚精會神，屏息靜候，悄悄兒的不發出半點聲響。這一等，就顯得時間特別的久，美娥都有些兒焦躁難耐了，來船方始乘風破浪的臨到跟前，——船首站一位五官端正，鼻直口方的彪形大漢，身後還有四五位穿着一色黑衣的黑雲都尉，了塵只認識爲首的一位是『沖天鵁子』刁彥能，其餘的她一個也不認識。然而，徐溫、李昱兩個，却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因爲他們認出了來人都是黑雲都尉中的佼佼者，老吳王楊行密的同輩人物，元老重臣。包括了『攝魂簫』蔡振玉、『鐵琵琶』吳投戈、『神箭』賈隆、和『展翅大鵬』徐玠。那徐溫頭一個迎上前去，呵呵笑道：

『哈，老弟兄們都來齊了。我徐某人無話可說，請列位加綁請賞吧。』

可是，對面船上的『攝魂簫』蔡振玉，却正容斂色，向美娥一揖及地的說：

『妙娥姑娘，請恕在下造次，此刻不是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假裝的交一交手，隨便過幾個招式，然後我們自有妙計，保妳過那天羅地網，龍潭虎穴。』

李昱明知蔡振玉認錯人了，便趕緊分辨的說：

『蔡都尉，這是我的長姐美娥。』

蔡振玉臉上一紅，連忙又施一禮，告了個罪，再急急的問：

『那麼，令二姐妙娥姑娘呢？』

李昱伸手向後一指，回答他道：

『我二姐現在後艙，只不過，她正閉關打坐，不能出來和列位相見。』

似懂非懂的，蔡振玉『哦——』了一聲，又向了塵雙手合什的道：

『了塵師太，在下蔡振玉，這次爲避過岸上河上吳軍的耳目，不能露出絲毫破綻。雙方一定要虛撓幾招，做個障眼法，對您老人家失敬失禮的地方，待會兒再容在下一總賠罪。』

他已經說得夠清楚了，船上衆人，當然心裏明白，蔡振玉使的是不得而已的『瞞天過海』之計。於是，了塵先就吩咐美娥道：

『美娥，事不宜遲，妳先出手，不妨先劈斷蔡英雄船上的一根桅桿。』

奉了師父之命，美娥只好雙手抱拳，跟蔡振玉他們陪笑的道：

『列位都尉，美娥這是遵命假戲眞做，見笑見笑，休罪休罪。』

說罷，她便閉氣運功，一伸右掌。衆人什麼也沒瞧見，只聽到嘩啦啦的一聲響，雙桅船上，豎在船首

的那支三丈高、一尺粗的桅桿，連同滿孕的風帆，竟會攔腰折成兩段。帆索桅檣，尤其一推便倒的發出轟然巨響，栽向河心之上。直看得在場的人，無不驚得咋舌，蔡振玉却乘機聲嘶力竭的哇哇怪叫：

『好哇好哇，妳胆敢砍斷了我船上的桅桿，我斷不與妳善干罷休！』

那一頭，小船上，李美娥頓時就會過意來，吆喝叫嚷，無非讓遠處岸邊河上的吳軍聽見，以爲他們這邊是眞交上了手的。因此，她也聲聲嬌叱的道：

『砍斷你們的桅桿，正是顯顯姑娘的手段！有種的，都過來跟姑娘鬥一鬥！』

一齣假戲開了鑼，兩邊船上，便你一吼我一叫的駕起陣來。與此同時，雙方各自施展出花拳綉腿，飛騰縱躍，彷彿當眞的一般，展開了一場鏖戰。讓遠在一二里以外，水陸兩路數達十萬的吳軍，還有張顱邀來的武林高手，徒子徒孫看了，一大一小的兩艘船，相互在用撐篙撓鈎搭在一起。兩艘船上的英雄豪傑，全在躥高躥低，性命相搏。就這麼，一路糾纏苦鬥，令人眼花撩亂。蔡振玉和吳投戈兩人『逼』住了李美娥，刁彥能在跟了塵師太拳來脚往，忽進忽退。徐玠跟徐溫像是『大水冲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兩個纏作了一團。船尾梢，又有李昱和老將神箭賈隆，正在你一拳，我一腿的連提虛招。起初，小吳王楊渥親自定計，用數百武林高手，十萬水陸兩軍遮斷廬州城外的淝水河，他原在河邊兩側艨艟巨艦上安排了强弓硬弩，硫磺柴草，在他的盤算，即使數百武士，十萬大軍都擋不住了塵、美娥、妙娥、徐溫、李昱、秦仲華他們。他也要下令萬弩齊發，把了塵他們闖關的船隻射成刺蝟，或者是用硫磺引燃柴火，燒它

一個片木無存。小吳王的毒計果能實現，那麼，了塵一行可以說是決無生理。

所幸天無絕人之路，偏有蔡振玉等五位黑雲都尉，同心協力，決定竭盡所能營救秦仲華、李妙娥與徐溫、李昱一行脫險。徐溫、秦仲華是黑雲都尉的領袖人物，李妙娥則跟他們都有『打出來的交情』，而被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他們才跟小吳王自告奮勇，去打頭陣，對症下藥的想出來了這個瞞天過海的妙計。

當糾打成一團的兩艘船並駕齊驅，馬上就要駛近小吳王佈下的天羅地網，刀山劍海了。頭一個便是『神箭』賈隆暗中關照李昱說：

『李昱，委屈你了，你先給我趴下，裝作你一時失手，被我逮着！』

李昱情知是計，便心甘情願的說：

『好哇，賈老英雄，我這就遵命躺下吧。』

說時，他故意併力一掌，劈向賈隆的前胸，却讓賈隆把身子歪過一邊，躲過了他這一掌時，方才裝作立脚不穩，仆地摔了一跤。於是，賈隆立刻伸脚把他踏住，同時高聲大叫：

『快拿繩子來，把李昱這叛逆綑上！』

船首的蔡振玉聽見了，便也悄聲的跟正和自己交手的美娥說：

『美娥姑娘，事非得已，可否請妳也將就片刻，只要瞞過這一會兒就好。』

心中確實老大不願意，只是無法推托，美娥只好也壓低聲音答道：

『要我就擒，既然是一時權宜之計，當然未始不可。祇不過，家師領袖武林四五十年，她老人家是萬萬不容冒犯的。』

蔡振玉、吳投戈異口同聲的答道：

『這一層，我們當然懂得。請姑娘放心就是了。』

於是，美娥便開始顯出氣力不支的模樣，任由蔡振玉、吳投戈步步進逼。直把她逼近了艙壁，四周已無空隙可容迴旋。吳投戈猛起一脚踢向她的心窩，美娥『急於閃避』，蔡振玉的一對鐵拳，使個『泰山壓頂』，從她腦門上直砸下來。李美娥這才高喊一聲：『哎呀不好！』她柳腰一挫，就往艙板上一坐。蔡振玉和吳投戈連忙偪身向下，用雙手將她捺定。其實那兩隻手是在距離美娥肩頭一兩寸的地方停住，這兩名黑雲都尉又在歡聲的嚷起——

『李美娥，看妳再往那兒逃？』

艙裏艙外的黑衣侍衞，更是齊同一致，震天價響般的在喊着：

『逮住了李美娥，逮住了李美娥呀！』

然而，徐溫老當益壯，越戰越勇，他權當和『展翅大鵬』徐玠比試一番拳脚功夫。老徐溫鬥得起勁，居然假戲眞做起來。徐玠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是虛撓一招，未到就收。老徐溫反倒愈來勁道愈足，他拳到脚到之處但聽見呼呼生響，確實是猛銳難當。徐玠漸漸的有點招架不住了，當他低語情商：

『大將軍，眼看就要闖關了，沒奈何，委屈您老人家輸我一招吧。』

『性情中人』，坦爽直率的老徐溫，却將『大敵當前，闖關第一』全給忘了。他兩眼一翻，氣喘咻咻的大聲嚷嚷道：

『沒那話，小徐玠，我告訴你，咱們今天非得分個勝負高低不可！』

眼見小吳王楊渥的那艘居中座艦越來越近了，徐玠急出了一頭的汗說：

『大將軍，您再不躺下，咱們這次闖關，可就闖不成了呀！』

老徐溫却哈哈大笑的道：

『好小子，你害怕啦？害怕的話，你就乖乖的給我躺下吧！』

這幾句話，趁着河上清風，剛好傳到座艦之上，小吳王和張顗的耳中。

急切無奈，徐玠只得高聲求救：

『蔡振玉、吳投戈，你們快來助我一陣呀！』

歪打正着，反而使小吳王楊渥深信不疑。兩條船上的人，眞的是在性命相拚，決一死戰了。

四

小吳王楊渥爲了攔河截阻他心目中的叛逆，不惜勞師動衆，傾城而出。他所佈下的天羅地網，水陸兩

陣，連鳥雀都難飛渡。

不僅張顗遨來的高手武士全部到齊，而且，小吳王還出動了吳軍精銳，十萬兵馬。淝水兩岸，排列了七萬馬步各軍，淝水河面，左右兩側，又是各有一千餘艘大小艦船，艦船之上尤有三萬餘名水卒，一個個都是如狼似虎，驍勇善戰。

號稱江南淮北第一條英雄好漢的張顗，由於一時狂妄輕敵，就在這淝水佈陣的前幾天夜裏，失手栽在了塵師太高足李美娥的手裏，他的左右兩頰被美娥兩指併力戳了兩個透明窟窿。當時曾經使他痛得暈絕過去，然而他很快的便甦醒過來，自己躍下偏殿屋頂，敷了金創藥，迅速痊癒，當日竟像個沒事人一般。祇是他自己心裏明白，要他裹傷出戰，那是萬萬不行的了。

張顗把了塵師太三師徒恨之入骨，他曾暗中立誓，一定要將這師徒三人斬盡殺絕，根除後患。此外，他爲了要奪取吳國的軍政大權，就不能不殺掉老吳王楊行密的三名心腹股肱，吳國軍政大權的執掌者——徐溫、李昱、和秦仲華。

因此，當了塵師太和李美娥夜探吳王宮，用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打開死牢，救出了徐溫、李昱、和秦仲華，不但張顗利用徐李秦三人做釣餌，誘使三人死黨自投羅網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尤且，使他業已到手的大將軍一職，也形成了鏡花水月。這便是張顗必欲小吳王不惜一切代價，非得把徐溫、了塵等人一網打盡，其原因之所在。

所以，當小吳王佈下了天羅地網，又大張旗鼓，通令全國各地，一體緝拿『叛逆』歸案。張顗還有點不放心，他力請小吳王親自坐鎮淝水河上的座艦，連他自己也卜晝卜夜的奉陪。

由於張顗負創，不克親臨戰陣，他邀來的武林高手又敵不過了塵師太、李美娥、妙娥姊妹，捨却也受重傷的秦仲華不算，還有前大將軍徐溫，和前檢校司徒李昱。因此，當蔡振玉等五位黑雲都尉挺身而出，駕一艘雙桅船前往擒捉『叛逆』，張顗便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其實呢，那正是他的包藏禍心，另懷鬼胎。

照小吳王所定的攔截之計，假使了塵一行乘船通過淝水河，兩岸的馬步水陸各軍便一擁而上，將了塵他們所乘的船隻團團圍在核心，併力進擊。萬一還會被了塵一行衝出重圍，那麼，他還安排得有萬無一失的箭射與火攻，他深信了塵一行決難逃得出他的掌心。

張顗的陰謀詭計，却就和小吳王楊渥大大的不同了。

因此，當黑雲都尉的雙桅船和了塵一行的小船，緊緊的纏在一起，兩艘船上的英雄豪傑始終都在相互拚鬥，兩條船漸漸的臨近那一座天羅地網，甚至於已經越過前哨，來到中軍，就在小吳王的座艦前面一衝而過。一同坐在艦首觀陣的小吳王和大將軍張顗，都聽到了兩艘船上的聲聲喊叫，一會兒李昱成擒，一會兒美娥已被制服，一會兒又是徐溫和徐玠在相互罵戰，分明大有拚個你死我活之概。小吳王正歡喜得手舞足蹈，喃喃直笑，沒提防張顗居然越俎代庖，命人傳下一道令道：

『船上岸上，弓箭齊發！務必要把兩艘船一齊射翻，不留一個活口！』

小吳王當下不由大吃一驚，連笑聲都嚥回肚裏去了，他急起阻止的道：

『慢着，張大將軍！』

張顥下令受阻，詭計不成。他憋了一肚皮的氣，老大不高興的反問一句：

『大王還有什麼吩咐？』

小吳王眉頭一皺，實問他說：

『張大將軍，難道你忘記了，還有五位黑雲都尉，好些名侍衞，在那兩艘船上呢？』

詎料，張顥竟會悍然不顧小吳王的顏面，他一聲冷笑的說道：

『就爲了這區區一二十人，大王甘於讓徐溫、李昱那批叛逆安然脫逃嗎？』

着實盛氣凌人，小吳王楊渥也有點光火了，他一指掠過艦首的那兩艘船說：

『李昱和李美娥已經束手成擒，五位黑雲都尉，馬上就要大獲全勝，奏凱而歸。大將軍爲什麼還要株連無辜，把他們也給射死在江心？』

這幾句話，份量比山都重，分明是小吳王在重重的摑張顥一掌。却是，張顥自以爲他是吳國的新貴，他的武林友好，徒子徒孫又密佈在小吳王的四周，他有恃無恐，便故意頂撞的說：

『還說什麼大獲全勝，奏凱而歸呢？大王，莫非你沒瞧見，此刻在那兩條船上，徐溫正越戰越勇，了

塵更抖擻精神。說不定，轉眼之間，你那五名黑雲都尉，反倒要俯首稱降了。』

小吳王一聽這話，便是氣往上撞，他反唇相譏的說：

『那夜大將軍被李美娥傷了兩頰，如今李美娥已經由蔡振玉、吳投戈兩位黑雲都尉雙雙逮住了，試問，這又有那點不好？』

張顥當然聽得出，小吳王這幾句話裏的冷譏熱嘲，他頓時就怫然色變，與此同時，把心一橫，仗着他的狐羣狗黨正在周圍，小吳王楊渥的座艦實際上是由他所控制，他懶怠與小吳王爭辯了，斷然的叱令左右：

『快傳我的將令下去，岸上船上弓箭齊射，萬一射不翻那兩艘賊船，就用火攻，燒他一個乾乾淨淨，不許有任何一人漏網脫逃！』

小吳王氣壞了，也急壞了，他猛可的站起身來叱喝：

『張顥，你怎可以這樣跋扈擅專？』

却是，張顥猶在高聲磔笑的道：

『大王，是你忘記了，我張某生來就是這麼樣跋扈擅專的！』

小吳王亟於阻止張顥的這道令下，他竟至於拔步奔跑，想要跑到艦首頂端上去，重下一道煌煌嚴令。然而，張顥早已有備，何況他的武功確是相當高強，他輕輕的一伸手，便將小吳王拉了回來，使勁的捺他

入座，然後聳聳肩膀說道：

『大王，但願你能記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五

蔡振玉正在暗自慶幸，他的『瞞天過海』之計，十中有九可望成功了。淝水河兩側，吳國的大小艦船排了兩里多路長。如今，他們的這兩艘船已經走了一大半。充其量，再走一刻左右，就能夠越過小吳王發動十萬人馬，所佈下的這一道天羅地網。

於是，他滿懷欣慰的知會老英雄『神箭』賈隆：

『賈老大，戲快演完啦，你這就給李昱鬆綁，向他賠個不是吧。』

他這話一說完，趺坐艙板上，直在懊惱不堪的李美娥，就此也發了話說：

『接下來，也該我站起身來，還我自由之身，活動活動筋骨吧。』

蔡振玉和吳投戈，眞覺得老大過意不去，兩人伸出四手，協力的把美娥攙扶起來，衷心致歉的說：

『美娥姑娘，千祈恕罪。』

便在這時，兩艘船上的這許多人，都聽到了一陣聲震天地的梆子響。誰也鬧不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唯有前大將軍老徐溫久歷戎行，見多識廣。他正和『展翅大鵬』徐玠酣鬥，這時節却猛可推了徐玠一掌，把他推到一丈開外，險險乎栽了一個大跟斗，衆人都聽到徐溫在及時警告，高聲喊道：

『快趴下，躲過這一陣萬弩齊發，箭下如雨！』

然而，這一陣喊聲已經略嫌遲了。原來，梆子一響，箭如飛蝗，原是吳國大將軍徐溫早年所操的陣法。徐溫這一次聽見梆子響就叫衆人臥倒，先就有好幾個人急切間閃避不及，吳投戈左臂中了一箭，『神箭』賈隆常年打雁，終讓雁啄了眼，疏忽無備，一時大意，竟會身中五矢，遍體流血。

其餘的十幾名侍衞中箭負傷，自然不在話下。最不可思議的是，四五十年來的武林祭酒，當代武功不作第二人想的了塵師太，居然也會遭了意外，一支銳利的箭鏃，深深射進她的臀部。

美娥一眼瞥見她師父的臀部中了一箭，鮮血迸流，兩股染滿一片殷紅。她忙不迭的奔向前去，輕柔的喊了一聲：

『師父！』

了塵師太堆滿一臉苦笑，但却毫不在意的說道：

『不干事的，美娥，妳只要把這支箭拔出來就好了。』

美娥咬緊牙關，正要拔出她師父臀部的那支利箭，又聽到兩艘船上的人在驚呼駭喊：

『不好了，快逃呀！』

『船上起火了哇！』

『快逃快逃，再躭擱就沒命了！』

儘管心慌意亂，手足無措，美娥仍還是鼓起勇氣，把她師父臀部的那一支箭，猛一下拔了出來。了塵師太一看情勢危急，連忙一拉美娥，奔向後艙。兩師徒從一片硝煙迷漫之中，匆匆忙忙的抱起了秦仲華和李妙娥兩個。徐溫也是躭心艙裏的人，心憂如焚，他鑽進半個身子來問：

『妙娥呢，仲華咧，都救出來了沒有？』

了塵師太右手夾住個盤膝趺坐的李妙娥，莊嚴曼妙，兩眼緊闔，就像是一尊菩薩一樣，她領着背捐秦仲華的美娥奔出艙門，一面高聲的答道：

『救出來了。可是得請那位輕功好的，替一替美娥，把秦仲華揹走。』

蔡振玉和徐溫一般，在吳軍的箭雨與火攻之中，毫髮無傷。他一聽了塵師太的叫喊，便奔了過來，自告奮勇的答道：

『美娥姑娘，待我來揹仲華！』

方才一時情急，美娥救人心切，不假思索，把個大男人秦仲華從地面一把摟起，揹在背上，便往外逃。此刻先是師父叫明了要人接手，然後又由乍相識的蔡振玉，從自己的背上，將昏迷不醒的秦仲華接過去。不知怎的，美娥臉上竟會湧起了朵朵紅暈，心頭又似小鹿兒亂撞。幸虧吳軍的火箭、火鴉，如流星般飛來。早已將江心疾駛的兩艘船，燒成一片火海，嗶嗶剝剝的直響。火光映面，人人臉上都像是五月榴火紅，而且大夥兒又在祇顧逃生，因此除了了塵師太以外，誰都沒有發現。

徐溫揹起了神箭賈隆，神箭賈隆却儘在口口聲聲，自怨自艾——

『罷咧罷咧，這一輩子射倒了三、二千人，也該嚐嚐中箭的滋味。』

徐玠在熊熊火光中找到也挨了一箭的吳投戈，正待往自己的背上揹。吳投戈却右手摀住了左膀子，一臉苦笑的推托道：

『不敢當，不敢當，受這點點輕傷，我還能行走。你只要攙我一把好了。』

可是，徐玠伸手指指周圍，兩人幾乎已被大火圍困了，他焦灼萬狀的說：

『投戈，就算你還能走吧，水火無情，你又怎生衝得出去？』

吳投戈四下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兩條船上正是烈燄騰霄，火花迸濺，眼看着火勢越來越猛。距離近岸，至少也有三五十丈，除非是有凌波而行，如履平地的絕妙輕功，這三五十丈的水面如何飛渡？因此吳投戈一聲長嘆，慨然的道：

『這是天亡我們了。』

徐玠又一拉他的胳臂說：

『還是我來揹你，咱們找一塊木板，抱住了它，泅到岸上去。』

吳投戈驚喜交集的問：

『徐玠，你會泅水？』

徐玠搖搖頭道：

『不會呀。』

『那咱們就只有死在這條船上了。』吳投戈無限淒愴的說：『再也想像不到，你我會落得這麼個結局，大河之上，死於水火。』

兩人正在長吁短嘆，緊緊的挨在一起，滿船帶傷的侍衞東逃西竄，一片大亂，徐玠忽然看見揹着賈隆的大將軍徐溫，穿過一團火燄，越過他們的身邊，往船首直奔。便一手拉住了他問：

『大將軍，船頭上的火更大哩！』

徐溫氣喘吁吁的說：

『我曉得。』

徐玠又問：

『那你還跑到船頭上去幹什麼？』

徐溫先不答他的話，眼睛望着吳投戈，探詢意見般的問道：

『投戈，吳國水師都是我的舊部，我想去喊一艘船過來，把我們救出險境，就不曉得行得通麼？』

吳投戈伸手搖搖答道：

『風大火大，箭聲更急。大將軍，依我看是不會聽得到的。』

『那不要緊，』徐溫又挺有把握的說：『我這大嗓門，是出了名的呀。』

兩人正說時，李美娥也在大火烤灼之中，滿臉大汗的擠了過來，問聲：

『徐大將軍，可有了什麼逃離火船的妙計？』

徐溫便將他想喊一艘戰艦過來，搭救船上衆人的事說了。美娥一聽，倒是認爲可行，她說：

『大將軍，讓我保住你到船頭去。』

徐溫笑了笑道：

『那就不必了，還是由我自己去吧。』

美娥却提醒他說：

『現在岸邊船上，箭密如雨，萬一中了流箭，這一船的人也就無法逃生了。』

徐溫毅然決然的說：

『好，那我們這就去試試。』

六

李美娥和徐溫一到船首，美娥先拔出腰間寶劍，舞得呼呼生風，滴水不入，單定了自己和徐溫的全身

。接着，徐溫便往船首尖端一站，拉開嗓門，冲着岸旁的吳國艦船，高聲大喊：

『大將軍徐溫在此！上有烈火，下有大河，眼見命在頃刻。那一位忠肝義胆的好男兒，念在袍澤之情，前來救我一命！』

說也奇怪，岸旁艦船的吳國水卒聽到了，果然便有三艘巨艦，首尾相銜，開始揮舞槳櫓，引駛如飛的趕了來，艦上，還有人在回應：

『大將軍，先前不知道您老人家在船上，在下眞是罪該萬死！』

回望美娥一瞥，火光洞天中，徐溫露出了笑容，他由衷歡慰的說：

『吳國兵馬，還念舊情。美娥姑娘，來日我們可能大有作爲哩。』

美娥一陣歡喜，也在莞爾的笑了。

浪淘沙

一

奇石叠雲，危峯破空。萬里穹蒼，被千山萬壑，兩排犬牙交錯的山尖，擠成了狹而長的一道閃電，從東邊天斜斜的射向西邊天。

秦仲華從虛脫中悠悠醒轉，勉力睜開沉重乾澀的眼簾，羣山夾峙間，那一道電閃般的青天，便像盪漾閃爍不定的一弓光弧。隨着他體力的漸次恢復，視覺的漸趨穩定，那一弓光弧終於定住，使他看清楚了那正是青天的一角，他長長的吁出一口氣來，然後徐徐的伸胳臂腿，想要掙扎起來；——突如其來一陣澈骨椎心的劇痛，使他忍禁不住的發出一聲高呼：

『哎喲——！』

哎喲聲浪，隨着山環谷複，反彈回來一陣陣的回音。於是，山應谷響，隨風飄盪，滿山滿谷，都在『哎喲』、『哎喲』的喊着。

肩部的疼痛使他無法忍受，秦仲華祇有保持紋風不動的姿態，就那麼仰臉朝天的躺着。偶或轉動一下頸脖，探看四周的景物，荒山僻谷，冷風颼颼，這分明是自洪荒以來，便罕見人迹的山巔。祇是再怎麼也想不起，自己怎會到這兒來的？

驟然，被他一眼掃及一位身材窈窕，長髮披肩的少女，正端然的坐在一方巨岩上。那柔髮和身姿，對於秦仲華來說，實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多少次的刻骨相思難耐，迢遙千里訪尋，多少回的魂夢爲勞，不勝思念之苦，如今，怎可能乍一睜眼便瞧見了她呢？他脫口而出的喊了一聲：

『妙娥賢妹！』

沒有回應，那少女依舊踞坐在巨石頂上。

籲懇般的再叫一聲：

『妙娥賢妹！』

……

也不知道從那兒激發出那麼大的勇氣，秦仲華忘却了他身受重傷，身子一晃動，肩膀就會火辣辣的痛。他彷彿又回復了他先前矯捷的身手，腰部緊貼地面，使勁的往下一抵，又一撐，他竟平身直飛起來。在

深山大谷，映一道天光，那修長挺拔的身軀，似一片落葉，被狂風捲起了又墜落。恰好飛過那少女的頭頂，墜落到她的面前，再凌空打一個轉，面向着她，落定，站住。

一眼瞧見她那張姣好俏麗的姿容，秦仲華連他肩部的又一次劇痛都忘却了。

『妙娥姑娘，妙娥！』

……

『妙娥！』秦仲華簡直是在苦苦哀求了：『我跋涉了千山萬水，歷盡了千險百難，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妳，妳就忍心不理我嗎？』

……

『妙娥啊！』

想起這些時來的相思之苦，縱使『好漢有淚不輕彈』，秦仲華也眼眶兒紅紅的了。

然而，踞坐岩頂的李妙娥，仍還是雙眼緊閉，凍玉般的面頰上，散放着莊嚴曼妙的光輝，似陷入美夢，也有點兒像是老僧入定。

一發急，秦仲華便朝向岩頂，偏起張臉，發狂也似的喊着：

『妙娥，妳再不理我，我就飛身上岩，把妳從岩頂上抱下來！』

『使不得！』

聲音來自他的頭頂心，使秦仲華驚了一驚，他正想仰起頭來看一下。然而，毫無聲響，但却有一陣輕風掠過。然後，一條身影飛向他的右側。

兩脚左右分，暗中擺好了一個門戶，秦仲華已經在準備出手迎敵了。驀的，那人影又串起一陣輕盈的笑，笑停方道：

『秦師兄，昨夜我方才救了你的性命，如今你一醒轉過來，就想恩將仇報呀？』

秦仲華呆住了，他張口結舌了好半天，方才吐出了一個字：

『妳——』

從岩石旁轉出來另一名荳蔻年華，體態婀娜的少女，她笑格格的在說：

『我是美娥。』

『啊，原來是美娥師妹，』秦仲華臉上一紅，澀澀的笑着說：『方才妳說什麼，妳救了我的性命，此話怎講呀？』

『眞是貴人多忘事啊，秦師兄，』美娥調侃的道：『你忘了，你和我的胞弟李昱，還有大將軍徐溫，

遭了新任大將軍張顥的毒手，被他打下地牢，用鐵鍊鎖穿了你的琵琶骨，於是流血不止，命在須臾。』

美娥的每一句話，都在勾起秦仲華的回憶。多災多難的吳國，自從老吳王駕崩，小吳王卽位，由於小吳王楊渥的嫉賢妬能，安排陷阱，把吳國三大忠臣，三根棟樑：大將軍徐溫、檢校司徒李昱，還有他自己，全部逮住，打下地牢。……

『我彷彿有點記起來了，美娥師妹，』秦仲華一臉迷惘的神情：『可是，此刻我怎麼會在這裏，還有妳，還有妙娥師妹呢？』

『那就是方才我所說的，師父和我，把你從吳王宮的地牢裏救了出來。』

秦仲華驚異的問：

『什麼？師姑也來了？』

『嗯，』美娥點點頭回答：『爲了救你們，師父也曾夜探吳王宮。』

秦仲華雙手合什，宣了聲佛號說：

『南無阿彌陀佛！』

『哈哈哈哈！』

又是一陣山應谷響的大笑，從一二丈高的大樹上，又飄下一個人來。

秦仲華不由自己的跑了下去，由衷感激的說：

『師姑，多謝您的搭救。救命之恩，雖粉身碎骨，也難以爲報！』

『你莫謝錯了人，』了塵師太伸手一指美娥：『救你一命的，確是美娥。是她獨探地牢，方才救出了你。』

秦仲華望着美娥，臉上紅紅的說：

『賢妹，我眞不知該說什麼好了。』

了塵剛要說：『彼此同門，沒什麼可謝的。』可是，美娥却搶着在她前面說了：

『就把你剛才跟師父所說的那幾句話，再冲着我說一遍，也就罷了。』

了塵叱道：

『美娥，妳莫作弄妳秦師兄，當心妳師伯知道了，妳會吃不消，兜着走啊！』

美娥撅起了小嘴說：

『師父抬出師伯來，那我還有什麼話說呢，算了算了，我就不要你謝啦！』

『仲華，』了塵指指他的肩膀說：『你再躺下，我還要給你敷藥呢。』

二

了塵師太給秦仲華敷好了藥，連帶的，把這次救他脫險的經過，也略微的說了說。秦仲華一邊聽了塵講，一邊連聲的向美娥道謝。然後，他緩緩的坐起來，眼睛又掃到了高踞岩頂的李妙娥，他掉臉向着了塵

師太，挺委屈的說道：

『剛才，我一直在喊妙娥師妹，可是，她連眼睛都不張一下。』

了塵先不回答他的話，反問：

『仲華，你肩部痛得好些了嗎？』

動了動雙肩，秦仲華方答：

『好得多了。』

了塵深深頷首，再跟秦仲華說：

『那好，此刻我們便一起縱身上岩，看看妙娥她怎麼樣了？』

這一下，秦仲華喜出望外，忙不迭的連聲應是，又說了聲：

『師姑您先請！』

剎時間，三個人幾於同時破空而起，飛身上岩，輕悄的落在妙娥身邊。

秦仲華沉不住氣，他又失口而喊了：

『妙娥……』

了塵以指壓唇，噓了一聲。

『你的記性眞壞！』美娥附在他的耳畔，數落的說：『怎生又忘了，妙娥正在練她的一元罡氣功，她

要收心定性，專注修持，不容片刻分神的。』

又是一次恍然大悟，秦仲華深切自責的說：

『哎呀，我怎麼把這麼一件大事都忘了哩，險些害得妙娥賢妹前功盡棄！』

『噓——』

了塵又一次禁止秦仲華出聲，她正在仔細的端詳妙娥，使秦仲華緊張得氣都透不過來。——好半天，她才吐了口氣，放心的說：

『還好。』

『師姑，』秦仲華急切的問：『您的意思是說……』

『這會兒，』了塵微笑的答道：『你儘可以大聲說話了。』

『師姑——』

『仲華，你看。』指着妙娥寬廣白皙的額頭，親暱的告訴秦仲華說。

秦仲華和美娥，連忙探身向前看。就在妙娥的額頭上，沁着好些顆豆大的汗珠。

秦仲華驚疑不定的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正是你做的好事！』了塵帶笑的叱責他道：『方才你那麼樣拚命的喊她，妙娥已經聽見了，而且還

在心旌搖搖，差一點就讓元神出了舍，使她的一元罡氣功，毀之於一旦。』

嚇得秦仲華一吐舌頭說：

『好險！』

了塵師太忽然嘆了口氣，帶點感慨系之的意味，幽幽的說：

『要不是妙娥也在竭力的控住心神。那麼，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秦仲華却在心中想：有什麼不堪設想的結果呢？充其量，白練了幾個月的一元罡氣功而已。妙娥不練一元罡氣功倒還好些，她練這種足以驚天動地的功夫，就得整整三年不說一句話，不見一個人。三年，是多麼漫長的時間，僅祇三兩個月，他已經覺得痛苦不堪，怎敢想像再熬三年啊？

却是，站在他右邊的美娥，正容斂色，神情肅穆的在問他說：

『秦師兄，你可知道我師父話裏的意思？』

『這——』秦仲華被她問得語塞了。

『我師父的意思是說，』美娥一字一頓的道：『妙娥的這條命，險些送在你的手裏。』

驚出了一身冷汗，秦仲華望望了塵，又望望美娥，他怯怯的問：

『美娥賢妹，妳這話怎講？』

『我講得很明白。』

看她滿臉冰霜，像是眞動了氣，秦仲華更心慌了，他只好掉頭去問了塵：

『師姑，恕我愚昧，您老人家能否明白見示，除了喊幾聲妙娥賢妹以外，我還做錯了什麼事，會使妙娥賢妹送命呢？』

了塵師太却伸手指指岩下，又喊了聲：『美娥！』然後才說：

『我們還是下去談吧。』

重又回到岩底樹下，三個人分品字形坐定，了塵方始啓齒說道：

『賢侄，你沒有練過一元罡氣功，當然不曉得其中的厲害！』

秦仲華分辯的說：

『師姑，我師父告訴過我，練一元罡氣功不能分神，否則就會功虧一簣的。』

『除了這一點以外，』了塵師太噓了口氣說：『練一元罡氣功的人，最怕的是元神出舍。凡人神不守舍不過神情恍惚，練一元罡氣功的萬一神遊舍外，那就會當場身亡了！』

驚得秦仲華直跳了起來說：

『天哪，眞的呀？』

美娥不悅的說：

『難道我師父會騙你！』

秦仲華趕忙告罪的說：

『師姑，我出語不當，實在是急不擇言的緣故，千祈師姑恕罪。』

『我不怪你，』了塵忽又自言自語起來：『奇怪，仲華不過喊了妙娥幾聲，她怎麼會不克自持到這種程度，莫非是——』

秦仲華接口便問：

『莫非是什麼？師姑！』

了塵莫測高深的一笑，回答他道：

『賢侄，這是一個天大的祕密，事關妙娥的終身，恕老朽不能告訴你了。』

話將出口，偏又收回，反使秦仲華抱了個莫大的悶葫蘆，苦思極想，忐忑不安，鬧得神不守舍，心猿意馬起來。——那一頭，了塵和美娥，又在談起三人行究將何往了。

三

從了塵和美娥的零星談片裏，秦仲華方始曉得：了塵美娥兩師徒救出他和徐溫、李昱三人以後，小吳王楊渥還曾通令各地，嚴行緝拿。又在廬州城外，淝水河上嚴陣以待，萬弩齊發，縱火燒船，必欲置他們於死地。幸虧有五位黑雲都尉，『攝魂簫』蔡振玉、『鐵琵琶』吳投戈、『神箭』賈隆、『展翅大鵬』徐玠、『冲天鷂子』刁彥能，向小吳王詐降，臨陣及時救援，兩船合在一處，併力搶關。尤有大將軍徐溫在

上有烈火、下有大河的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而出，喊一艘原在他麾下的戰船過來，這才免得衆英雄葬身火窟，脫險而後搶過關去。

一直聽到這兒，他才定下心來，不再想妙娥的事，插嘴問道：

『師姑，那麼徐大將軍和李昱，還有蔡振玉他們五位，此刻都到那裏去了呢？』

了塵回答他說：

『他們乘着那艘戰船，沿淝水南下，多半已經進入長江了。』

秦仲華忙問：

『爲什麼把我們撂下，留在這荒山野谷？』

美娥一聲冷笑的道：

『你可曉得這是什麼地方？』

秦仲華茫然四顧，搖搖頭道：

『不曉得。』

於是美娥石破天驚的說了：

『黃山。』

秦仲華驚了驚問：

『怎麼會走得這麼遠的？』

了塵師太深沉的笑笑說：

『這麼遠的路，全是美娥一路揹着你，十萬火急的趕來的。』

深深的望了美娥一瞥。她正粉頰一紅，埋下螓首去。耳中又聽見秦仲華在問：

『我們爲什麼要到黃山來呢？』

『好，那我就爽性告訴了你吧，』了塵師太右手兩指一叠的跟他說：『你被張顯穿了琵琶骨，失血過多，昏迷不醒了四天四夜，爲了搶救你這條小命，非得找一支救命的人參不可。』

秦仲華還在困惑不解的問：

『這黃山裏，那來的人參呀？』

可是，美娥又一臉不高興的頂他一句：

『誰說人參是從這山裏找到的？』

頂得秦仲華不敢再開口問話了，了塵這才又接過了腔，告訴他說：

『昨天早晨我們從廬州突圍而出，小吳王立刻便派大隊戰船來追。當時你的病況十分危急，簡直是命如游絲了，斷然不能把你留在船上，一面抵擋吳軍，一面奪路而逃，所以美娥才想出了個救你性命的計較。』

『什麼救命的計較？』

了塵莞爾笑道：

『金蟬脫殼，外加調虎離山。』

福至心靈，秦仲華陡然省悟的道：

『是否我們四個人起早，走陸路。由徐大將軍那條船，引吳軍去追趕。』

了塵歡聲的說：

『一點兒也不錯！祇不過，我們起早以後，我揹妙娥，美娥揹你，可把她累着了。』

秦仲華便站起來，整整衣襟，冲着一臉懊惱的李美娥，一揖及地的說道：

『賢妹，這便是妳第二次救我一命了。』

『美娥救你，豈止於揹你一程路，』了塵又說：『單爲給你找一支救命的人參，她便自甘犯了我門中的大戒，做了一次樑上君子，潛入一家富戶的後樓，萬般無奈的不告而取。』

『阿彌陀佛，』秦仲華唸了句佛說：『我怎當得起這個罪過？』

『你當不起的還在後頭呢。』美娥顧盼生姿，嘆咏一聲，笑了出來說。

『快告訴我吧，賢妹，』秦仲華迫不及待的問：『後來又出了些什麼事？』

了塵笑嘻嘻的代美娥回答：

『得了支人參，要塞進你嘴裏去，美娥又怕撬壞了你的牙齒。她又折回那戶人家，摸到廚房，破題兒第一遭的摸索生火，給你熬了一碗參湯。熬參湯時，時刻提心弔胆，唯恐被人發現，不愁被人逮到，就怕你的那碗參湯熬不成了。』

柔情如水，深及萬丈，秦仲華這一次來不及答腔了，他怦然心動，小鹿兒亂撞。偷窺美娥一眼，只見她羞人答答的坐在那兒，似嗔非嗔，似笑非笑。正僵窘，了塵又在往下說道：

『參湯熬好，找了把壺來拎着。美娥正待要走，忽又想起，一連兩次潛入人家，又是竊盜又是騷擾的，着實過意不去，因此她便拔下一根金簪，想送進事主房裏，作爲補償。』

美娥的雙頰脹成緋紅，她伸手直搖，攔住了塵莫再說下去，她道：

『行了行了，師父，以下那些出乖露醜的事，您就休要提起。』

美娥不讓了塵說，秦仲華反倒更急於追問，他苦苦央求的道：

『師姑，求求您，別再給我悶葫蘆了。這一件事，倘若您老人家不肯說完，那我就得十天半月睡不成覺。』

了塵笑吟吟的問美娥道：

『看他急成這個樣，妳還是讓我說完了吧！』

美娥偏不置答，她緩緩的站起身來，一本正經的說：

『師父，如今師兄已經可以步行了，我上岩頂揹妙娥去吧！我們得趕快一點，下山趕到江邊，也許還能趕上徐大將軍的船。』

『說的也是，』了塵欣然首肯的道：『那妳就揹妙娥去，我們趕緊上路！』

四

下山途中，美娥揹着個泥塑木雕般在打坐的妙娥，難免逐漸的落後。那一頭，秦仲華却纏住了塵，加緊脚步，儘往前走，他是在存心找個機會，求了塵把美娥盜參的那件事說完，而不讓美娥聽見。

了塵便接住方才的話頭，再往下講，她打了個哈哈，說道：

『說來也是有趣，美娥想投桃報李，却差一點兒就被人家抓住。』

秦仲華疑信參半的問：

『師姑，那怎麼會呢？憑師妹的輕功和武功，誰能抓得到她呀？』

了塵點醒他說：

『你又忘了，她手裏還有一壺救你性命的參湯？』

替美娥耽憂，秦仲華的一顆心，猛可往下一沉，他緊皺起眉頭問：

『師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了塵回過頭望望落後老遠的美娥，方說：

『她想送一支金簪給人家，抵那一支人參，悄悄打開了事主住處的窗戶，把金簪丟進去。慌亂之間，竟會丟在事主的臉上，事主一驚而醒，大叫有賊。那事主家也有幾個習武的少年子弟，聞聲而起，各執刀槍棍棒，一擁而上，將美娥圍住正中央。這一下可苦了美娥啦，她要顧着參湯，又要忙於招架，就難免左衝右突，衝不出去。後來好不容易得着一個空隙，她正待脫身而出，一時疏忽，被人一刀砍到了那個參湯壺。參湯壺脫手飛開，美娥拚了命去搶，竟有半壺滾燙的參湯澆到她的手臂，燙脫了一大塊皮……』

了塵師太話還沒講完，秦仲華先就一個轉身，如同勁矢般的奔向回頭路。他氣喘咻咻的奔到美娥跟前，倒叫美娥嚇了一跳。那秦仲華急得什麼似的，他左手扶住美娥揹着的妙娥，讓美娥騰出她的右手來，不由分說，一把抓住她的纖纖柔荑，高高的舉起，使她衣袖迅速的滑落，露出了一截羊脂似的玉臂。他赫然發現，美娥的右手被燙脫了巴掌大的一塊油皮，都露出血漉漉的紅肉來了。

美娥驚叫：

『秦師兄，你幹嘛？』

秦仲華觸景傷情，心如刀割，他嘴唇顫動，直在喃喃的說：

『啊，美娥，妳這是何苦，妳這是何苦喲？……』

紅潮佈滿了美娥的臉，她又窘又急，又苦於右手掙不脫秦仲華的緊握，於是她只好高聲大叫：

『放手，放手，你快放手！』

秦仲華的眼眶裏，終於溢出了晶瑩的淚水，他愛憐的望着美娥，顫聲的說：

『啊，美娥，這豈止是感激，我眞是對不起妳，辜負了妳的萬丈柔情。』

『你！』美娥急得都在跺脚了：『你這人，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秦仲華托住美娥背上妙娥的那隻左手，突然感到妙娥身上閃過一陣微顫，驀的憶起了塵師太所說的那半句沒了的話：『莫非是——』，忽又打了一個寒噤，右手自然而然的鬆開。妙娥和他，兩情相悅，他們曾歷經險阻，共過生死，雖說一時得不着機會互傾情愫，但是，郎既有心，妾亦有意，雙方都互以爲非君莫屬。所以妙娥才會在苦練一元罡氣功，閉關靜坐，外間事物一概不縈於心的時候，當他向她聲聲呼喊，險些元神出舍，莫名其妙的送掉一條性命。

此刻，妙娥還揹在美娥的背上，秦仲華僅由於一時刺激動情，感恩圖報，怎可以貿貿然的不假思索，說出：『辜負了妳萬丈柔情』的話。倘若妙娥的修持功夫也跟他自己一樣的還不到家，那麼，另一次的神

不守舍，魂靈出竅是否終將演出？元神出舍能致修練一元罡氣功者於死地，萬一妙娥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秦仲華在他後半輩子裏，還能闔上眼睡得覺嗎？——一想到這兒，秦仲華便有如醍醐灌頂，立刻清醒。他往後倒退了兩步，瞟一眼依舊恢復正常，照樣紋風不動的妙娥，他感到全身閃過了一陣痙攣，再看看方自驚駭轉爲幽怨的美娥，秦仲華又覺得心頭一緊。自己究該怎樣是好呢？他往後退，再往後退，退了一尺又一尺，一步又一步，一丈又一丈，將他和美娥、妙娥姐妹倆的距離越拉越遠。遠到妙娥心靈所感受不及，美娥視線所搜尋不到的地方去。他恨不能自己果眞可以土遁，一下子鑽到大地底下去。

美娥只是在用她哀怨兼帶驚惶的目光，在追攝着他，而妙娥却依然紋風不動，安如磐石。此所以，當了塵師太在聲聲喊着：『仲華！』時，秦仲華驟然興起了自慚形穢的感覺。他深心之中只有一個意念：我將何適何從呢？豪情勝慨，猛一下子消逝無蹤了。

最後，他在倉卒間作了個決定，他願化身爲一粒芥子，而且還要避得越遠越好。於是，他掉首不顧，拔足快跑，突如其來的避開了塵師太的理念，妙娥的深心，美娥的柔情，但願秦仲華依舊還是秦仲華，獨來獨往，了無牽掛。

吳越公主

一

荒村、破屋，籠罩着凄清森冷的月色，有幾條狗在夜空中哀號。

一聲聲，一陣陣，越過破屋，越過荒村，越過夜空，越過蜿蜒曲折的山麓小徑，傳入秦仲華的耳鼓。他正脚步踉蹌，踽踽獨行。羣狗的哀號似酸酸辣辣的熱浪，裹住了他那一顆百痍千瘡，鮮血淋漓的心房。這滋味，又像是『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聽到了狗吠聲音，又在朦朧月色中彷彿瞧見，相距三五里遠，有一個黯黯沉沉，不見燈火的小小村落，——管它有人沒人呢，只要能夠找到一間聊可容身的小屋，往牆角落裏一靠，胡亂睡上一覺。熬到天亮了，再開始這漫無目標，但知走得越遠越好的旅程。

祇是他不曾想到，將近荒村，那聲聲哀號的狗吠，竟會變成兇猛可怖的咆哮，而且可以很清楚的聽出，至少有三四條狗在向他猛衝過來。秦仲華在心裏警告自己：『小心點！』陡然，唰的一聲，一條大如牛犢的狗，騰空而起，張牙舞爪，撲向他的面門。秦仲華被牠驚出了一身冷汗。使一手霸王舉鼎，覷準那狗的肚腹，頭一低，腰一挫，雙手齊舉，十指揸開，恰中狗肚皮。於是，咆哮又回復到了哀號，凄厲得令人血凝的哀號，那狗猝然彈出一丈開外，像要破空而去，但却在半空之中連打幾個旋轉，就此頭上脚下，重重的摔向地面。一陣痙攣，四脚一伸，死了。

秦仲華來不及回頭望，他的身子還沒能站直起來，兩眼左右一掃，又瞥見兩條露出尖銳牙齒的狗，高大得都快要到自己的腰部了，正在奮力猛撲，眼看着就將撲到自己的身上。急切間，秦仲華祇好再使一招左右開弓，施出了全身膂力。掌到處，雷霆萬鈞，疾若閃電，兩條小牛似的狗被他打得頭顱粉碎，漿血迸濺，不出一聲的雙雙倒地而亡。

就在這一瞬間，第四條狗已經撲到了他的左脚邊，張開狗嘴便是狠力的一咬。秦仲華猝不及防，大叫一聲：『糟了

！』左脚褲脚已被那狗死命的咬住。他急起右手，一把抓牢那狗的尾巴，甩手便是一個大車輪，讓那狗從他的頭頂心上直飛過去，摔向他的身後。用力之猛，使那擇肥而噬的惡犬摔得四肢百骸齊齊斷折。直到這時，連殺四狗的秦仲華，方始長長的吁出一口氣來！

『好險！』他搖頭嘆氣，自言自語的說：『剛才要是稍微大意一點，把這條命送在四條狗的肚皮裏，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哩！』

『頻年干戈後，野狗大如牛！』秦仲華望着遍地狼藉的『野狗』屍骸，又是一次深沉悲哀的歎息。不用說，這些『野狗』原先必定是村子裏人豢養的家犬，由於戰亂頻仍，萑苻遍地，千里百里人蹤滅絕，廬舍成墟，使牠們唯有喫人肉充饑，先吃屍肉，後噬活人，才把牠們『養』得這麼肥大，這麼兇悍的。

狗啊狗，有多少人的屍肉，曾經供你們果腹？你們又曾害過多少條人命？

四條『野狗』全死了，月落大地，又復恢復寂靜與安謐。祇是秦仲華凝神傾聽，忽然又有細碎的步聲，隨着夜風，吹送到他的耳際。步聲漸次的清晰，使他情不自禁的又在喃喃自語：

『咦，在這荒村破屋裏面，居然還會有人？他是怎麼逃過這四條「野狗」的吞噬的？』

正想抬起脚來，順着步聲來自的方向尋去。驀的，眼前閃過一片紅光，耀目的紅光拔地而起，逕直飛向他的頭頂。秦仲華已經料準來人的這一招是『大鵬展翅』，緊接下來，必將是一手『泰山壓頂』，一掌

把他的腦壳劈碎。秦仲華一驚一急，一面偃身下去，胸腹貼着地面平飛向前，一面發出一聲喊叫：

『慢着，有話好說！』

那一團紅光居然是一位身着大紅披風的妙齡女郎，她併力一擊秦仲華，撲了個空，仍能在空中來上個『鯉魚打挺』，翻個觔斗以後，穩穩的站回地上，由此可見她的武功是何等高強？

那紅衣女郎落回地面，便是一聲嬌叱：

『大胆狂徒，還我狗來！』

秦仲華火速回身，擺好了個門戶，由上而下打量那女郎一眼，十分訝異的問：

『姑娘，這四條「野狗」是妳的？』

『什麼野狗！』紅衣女郎猛一跌脚，厲聲喝問：『你給姑娘睜大眼睛，看仔細了！』

秦仲華定睛一看，不禁嚇得一吐舌頭，方才還以爲這是四條吃夠了人肉的野狗呢，這會兒細細看時，竟然發現那四條狗一般兒大小，肩高三尺左右，從頭到尾梢，足有四五尺長。四條狗的長相也是一模一樣，上唇特別的長，將下唇緊密的包住，兩隻小小的耳朵下垂着，四肢短小，尾巴既長且粗，遍體都作黃褐色。這分明是紅衣女郎豢養的名貴鬥狗——獒犬。

再瞟一眼叉手而立的那位小姑娘，她正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月光映照之下，那一雙凍玉胭脂般的腮幫子，也是氣鼓鼓的。秦仲華滿心歉疚與慚惶，他雙手抱拳，一拱直到眉心的說：

『姑娘恕罪，方才事出倉卒，在下還手急切了些，誤傷了妳的……』

紅衣女郎正在氣頭上，長長的睫毛上還漾動着憤激的淚光，她伸手一指地下說：

『大胆狂徒，姑娘不管你怎麼樣說法，你都得賠我這四頭獒犬！』

『姑娘明察，』秦仲華情知理屈，只好陪笑央求的道：『這四頭獒犬是稀世之珍。一時之間，妳叫我到那裏去尋了來賠妳？』

『我不管，你非賠不可！』

秦仲華感到有點啼笑皆非了，他堆滿一臉苦笑，兩手一攤的答道：

『姑娘，妳明知道我賠不出的。』

紅衣女郎抹下臉來，咄咄逼人的說：

『你賠不出，我就要你抵命！』

仍然百般忍耐，秦仲華連連作揖的說：

『姑娘，普天之下，總沒有拿人命來抵狗命的道理吧。』

『哼哼！』那紅衣女郎得理不饒人，聲聲冷笑的道：『就憑你這副料，給我抵四條狗命，我還不要咧！』

冷嘲熱罵，出口傷人，秦仲華着實忍無可忍了。但他又度捺下心頭怒火，由衷懇摯的說：

『方才姑娘的四條獒犬，猛可間分四路進襲，倘若在下的手脚慢些，早就沒有命了。出手抵擋，也是迫不得已之舉……』

『可是，你不該心狠手辣，』紅衣女郎振振有詞的說：『一轉眼間，把我餵養多年的四頭獒犬，全部置之於死地。』

秦仲華上前一步，又一度雙手抱拳，彬彬有禮的在解釋着：

『姑娘是明白事理的人，須知剛才我不回手，那麼此刻死的就是我了。』

『你死，』櫻唇一撇，雙睛一彈，紅衣女郎毫不容情的答道：『與我何干？』

這未免欺人太甚，秦仲華也抹下了臉來，瞪着紅衣女郎問：

『姑娘，妳講不講理呀？』

『我當然講理。』

秦仲華雙手一拍的說：

『那妳還叫我賠狗？』

『你不賠我的狗，』紅衣女郎站好弓馬步，方說：『我就要你的命！』

『要我的命？』秦仲華揚聲大笑的道：『祇怕沒有這麼容易！』

紅衣女郎聽了，便不再答話，她一扭柳腰，雙手駢起兩指，使一手『雙龍搶珠』。四指尖尖，電光石

火般奔向秦仲華的太陽穴。

秦仲華見紅衣女郎來勢洶洶，頭一招便攻他致命的所在。心想：倘使不能鬥敗這個小姑娘，那是萬萬難以過關的。於是便抖擻精神，急起迎戰。使一記推窗望月，抵擋住她併力的一擊。然而，當自己的手掌，和她雪白粉嫩的玉腕相交，那細皮嫩肉，竟然堅硬如鐵。秦仲華只使了三分力，當下就感到兩掌火辣辣的一陣疼痛，他脫口而出的叫了一聲：

『好厲害！』

紅衣女郎猶在拳如流星，虎虎生風，一步步的向秦仲華進逼，她在撇嘴冷笑的說：

『早知姑娘的厲害，何不乖乖的納下你的頭來，給姑娘消消氣！』

這一頭，秦仲華不敢怠慢了，他施展起生平所學，小心應敵，和那武藝高強的紅衣女郎，在荒村外，破屋前，拳來脚往的拚鬥起來。這一場徒手搏鬥，恰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雙方鬥夠了半個時辰，依然是功力悉敵，分不出上下高低。

二

曉月將沉，曙光乍現，眼看着就要天亮了。秦仲華和那紅衣女郎鬥了將近一個時辰，還是找不出她半點破綻。起先，他還有些心煩意亂，焦灼暴躁。漸漸的，他已能咄咄稱奇，衷心讚賞起來。別看這紅衣女郎小小年紀，她的拳路瞬息萬變，幻化莫測。打從自己辭師出山，走遍江東淮北，就從沒有遇見過這麼強

勁的對手。連自己的兩位同門師妹，了塵師姑的兩名高足，威鎮江淮的李美娥和李妙娥，都不能和她相提並論，等量齊觀。可見得師父當年的叮嚀，確有至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強中自有強中手。』這句老話，眞箇是一點也不假的。

一想到這兒，秦仲華便油然而生愛才之心，他一收拳脚，突的跳出圈子去。正想啓齒問話，那紅衣女郎却錯會了意，她高聲的責問：

『你是認輸了呢，還是存心逃走？』

秦仲華笑吟吟的答道：

『我既不認輸，也無意逃走。只不過是想請教姑娘幾件事情。』

『什麼事？有話快說！』

『請教姑娘尊姓，閨名，府上住在那裏，是從那一位名師，學的這身武藝？』

詎料，那紅衣女郎竟大發嬌嗔的道：

『廢話！你是什麼人呀？姑娘的這些個事，你也管得着嗎？』

『問得好，問得好，』秦仲華唯有涎着臉笑：『上覆姑娘，在下姓秦，賤字仲華。』

那紅衣女郎又把眼睛一翻，臉上神情，儼若冰霜的在回話：

『誰問你姓名來着？』

秦仲華意味深長的說：

『但凡是人，就該有個姓名。而這姓名麼，却又是任人喊叫的。』

這一着激將法，果然奏效。紅衣女郎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尖說：

『你以爲姑娘沒名沒姓沒來由？我告訴你吧，姑娘姓錢，叫錢靈珠。我問你，你聽說過姑娘的這個鼎鼎大名沒有？』

秦仲華老老實實的搖着頭說：

『沒有。』

那紅衣女郎倒也不惱，她祇是在追問：

『那麼，我再問你，擁有江南、兩浙、八閩的吳越王殿下呢？』

秦仲華不假思索的答道：

『妳是說錢鏐？』

那紅衣女郎却頓時怫然色變，緊咬銀牙，兩眼牢牢的盯住了他，又是一聲嬌叱：

『大胆，竟敢提我父王的名諱！』

這一喝問，險些把秦仲華驚倒了。他伸出顫巍巍的手來，直指着紅衣女郎錢靈珠說：

『妳……妳……妳，難道妳眞是吳越王殿下的……的公主？』

錢靈珠冷若冰霜的答道：

『大公主！』

『啊，是的是的，』秦仲華忙不迭的躬身行禮，又關懷備至的問：『大公主，這深更半夜，妳獨自一人，到這荒郊野外來做什麼？』

『什麼深更半夜，什麼荒郊野外，』錢靈珠反質他說：『你可曉得，這裏是什麼地方？』

秦仲華據實回答：

『在下是從安徽黃山來，一路走得急了些，此刻也不知道身在何方了。』

『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樣，』錢靈珠想到那兒便問到那兒：『你可是吳國的逃犯？』

秦仲華搪塞的問：

『大公主，妳看我像逃犯嗎？』

回答，居然是斬釘截鐵的一個字：

『像！』

『不錯，我確是一名小吳王嚴令通緝的逃犯，』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秦仲華爽性坦白自承了。祇是，又添加一句：『祇不過，我並沒有犯法。』

『這倒怪了，』錢靈珠冷冷的說：『天底下會有不曾犯過法的逃犯？』

秦仲華引經據典，理直氣壯的說：

『當吳越王還在浙東節度使董昌麾下的時候，董昌叛唐，自號羅平國王，封吳越王爲兩浙都將。吳越王大義凜然，辭而不受。請問，當時在羅平國王董昌的心目之中，他是否一名逃犯呢？』

錢靈珠倒也不覺得他這一段話，對她父王有什麼冒犯，反倒興致勃勃的問：

『照你這麼說來，好像你也是不受小吳王的僞詔，因而成爲逃犯的囉？』

秦仲華喟然太息的答道：

『我倒不是不奉小吳王之詔。而是——小吳王錯用了奸臣張顥，把托孤重臣大將軍徐溫、檢校司徒李昱，還有在下，一併打進了死牢。』

錢靈珠的興致，越來越高了，她接腔問道：

『那麼，你是從小吳王的死牢裏逃出來，一路逃到這裏的了？』

『我呀？』秦仲華聳肩一笑：『我才沒有這麼大的本事呢！』

『你是被人家救出來的？』

『是的。』

『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錢靈珠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能夠把你從死牢裏救出來？』

『我的師姑了塵師太，還有我兩位同門師妹，李美娥與李妙娥。』

『此刻，她們三位呢？爲什麼沒有和你一道走？』

問到了秦仲華的隱痛，他便感到一陣心悸，閃過了無限辛酸與淒苦。在這個截然陌生的吳越國大公主面前，叫他怎能吐露衷曲，和盤托出，說他深戀妙娥，又由於幾次三番的救命之恩，自感激而萌生愛意，在妙娥胞姐美娥的跟前，心旌搖搖，幾乎不克自持，因此他才不告而別，飄然遠去的呢？——他祇好含混其詞，回答錢靈珠道：

『我師姑和兩位師妹，此刻都在黃山深處。因爲，我的一位妙娥師妹，正在封關出神，修煉她那天下無敵的一元罡氣功。』

秦仲華心中煩亂，隨口應答，他根本無暇思索，也不遑細想，話說多了些，於是也就『言多必失』了。分明是錢靈珠和秦仲華的萍水相逢，竟然會演變而成當代武林的一件大事，以及吳國與吳越兩國的不盡恩怨糾葛。除了數該如此，就唯有稱之爲一樁無比的巧合。

三

原來，江浙武林，各有宗師，那雄踞江南兩浙八閩之地的吳越國王錢鏐，也是出身貧寒，祇不過自幼便得異人傳授，練就了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領，從此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漸漸的成爲他故鄉臨安（今之杭州）的一位蓋世英雄，少年豪傑。在唐朝末年，浙江一省的武林高手，便推這位錢鏐居第一。

錢鏐身爲武林正宗，可是他從不授徒。他的一身本領，全都傳給了他的子女。而在他的子女之中，又

以大女兒，往後吳越國的長公主錢靈珠伶俐黠慧，又肯悉心鑽研，所以由她獲得了吳越王的衣鉢眞傳。當吳越王暮年，吳越一國，本領最高强的，就數這位靑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大公主錢靈珠了。

從小到大，錢靈珠不理紅妝練刀槍，她追隨她的父親吳越王，南征北討，經過無數陣仗，可以稱得上是卓著功勛，久歷戎行。唐朝乾符年間，黃巢作亂，江淮之間盜賊蠭起，大股佔據州縣，小股打家刼舍，直鬧得遍地狼烟，生民倒懸。錢鏐爲了解救鄉里災厄，他毅然率領子女一道投軍。在潛州鎭將董昌帳下充任一名低級將校，其後由於屢建功勛，不次擢升。朝廷下詔在杭州所屬，八縣每縣召募一千名壯丁，稱爲一『都』，用來阻遏黃巢北上。當時的人乃有『杭州八都』之稱。

錢鏐和他精於技擊、勇冠三軍的子女，一概成爲『杭州八都』中的驍將。他們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威名播揚於四方。子女們出生入死的戰功，使錢鏐的官秩扶搖直上。從一名低級軍官升任杭州刺史、鎭海軍節度使。當董昌受了妖人王百藝的蠱惑，在越州反唐稱帝，自號羅平國王，建元大聖，僞詔錢鏐爲兩浙都將。錢鏐却能秉忠心，保大唐拒受僞命，向唐昭宗告密。

唐昭宗覽奏大喜，立命錢鏐率部討伐董昌。越州一戰，錢鏐擊敗老上司董昌的叛兵，由錢靈珠出馬，生擒董昌，獻諸朝廷治罪。唐昭宗特地賜給他丹書鐵券的免死狀，又升任他爲鎭海、鎭東兩節度使。

從此，錢鏐率領精兵三萬，確保兩越，唐昭宗倚之爲東南長城。拜他爲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

當梁太祖朱全忠取唐自代，稱號建元。他爲了籠絡巴結東南重鎭錢鏐，拜錢鏐爲尙父、吳越國王。在這時節，吳越國王錢鏐的大公主錢靈珠，自然也就水漲船高，聲勢顯赫，成爲東南一帶無人企及的女豪傑了。

錢靈珠的武功，在江南、兩浙、八閩的吳越國境之內，顯然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因爲『藝高人胆大』，所以她一向輕車簡從，獨來獨往。充其量，只帶着她久所豢養的四頭獒犬。平民百姓，尋常人等，見到這四頭獒犬以後，不給嚇得魂靈出竅才怪。

偏有獨樹一幟，窮途末路的秦仲華，在投手舉足之間，連續撲殺了錢靈珠的四頭愛犬。錢靈珠觸目傷心之餘，難怪她要跟秦仲華拚個你死我活。

却是秦仲華錯不該言多必失，於焉節外生枝。錢靈珠打遍江南、兩浙、八閩無敵手，她一向心高氣傲，予取予求。殊不知，竟會聽到秦仲華誇大其詞的說了一句：『李妙娥在煉她天下無敵的一元罡氣功。』

錯就錯在這『天下無敵』四個字上。此所以，當錢靈珠親耳聽到秦仲華在這麼樣說時，當時便下了一通戰書，她眉挑目動，神采奕奕，儼然是在挑衅的說：

『那一天，等到你師妹李妙娥的一元罡氣功練好了，我想跟她較量較量。』

一聽這話，秦仲華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無可奈何的說：

『這——這又何必呢?』

可是大公主錢靈珠却不由他再『排難解紛』了。她故作洒脫，若無其事的說：

『彼此觀摩觀摩，切磋切磋，不也是一樁於雙方有益的事嗎?』

秦仲華無法推托，唯有雙手交搓的說：

『是的，是的。——祇不過——』

『沒什麼不過的了。』

就這一句話，一場未來的比試，終於成爲定局。

四

跟學成以後的李妙娥的那一場比試，算是已經安排好了。大公主錢靈珠顯然很興奮，她直在盯望着秦仲華問：

『你我之間的這一場比試呢，是否還要繼續下去?』

秦仲華雙手直搖的答道：

『算啦算啦，就算我認輸好了。』

錢靈珠笑格格的說：

『那麼，你就該任憑我的處置了?』

秦仲華一咬下嘴唇說：

『是殺是剮，悉聽尊便。』

『好吧，』錢靈珠輕咬下嘴唇，沉吟半晌，終於做了個決定說：『那你就跟我走!』

秦仲華不由一愣，眼睛珠子滴溜溜的轉着問：

『跟妳走?大公主，妳要在下跟妳到那裏去呀?』

輕盈的一笑，秋波轉時，錢靈珠回答他道：

『我到那兒，你就跟到那兒。』

秦仲華覺得非常之爲難了，他囁嚅嚅的說道：

『大公主，我是昂昂七尺的男子漢。在吳國，尚且是老吳王麾下的黑雲都尉之一。難道妳要叫我委委屈屈，低聲下氣，當……當妳的隨從跟班嗎?』

『隨從，跟班?』錢靈珠格格的笑了一陣，方說：『只怕你還不夠格!』

秦仲華畢竟也有點惱了，他憤憤然的質問她道：

『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簡單之至，』錢靈珠眉挑目動的在說：『我出門的時候，一向是帶着四條獒犬相隨，日日夜夜，形影不離。如今你把牠們都摔死了，那就只有請你來替代牠們一下。』

聽得秦仲華怒火中燒，氣往上撞，他怒形於色的正告她道：

『大公主，我念在妳是鄰國公主的份上，對妳一再忍讓。殊不知妳竟得寸進尺，逼得我無路可走。妳既然是在存心羞辱我，我也就不必再跟妳講理了。對不起，恕我就此告辭！』

說罷，他突的轉身，扭頭便走。決心不再看那目空四海，驕矜成性的錢靈珠一眼。然而，剛剛舉步，便聽見身後的錢靈珠，在發出一陣狂笑。緊接下來，又是一聲嬌滴滴的叱喝：

『秦仲華，你往那裏走？』

驟然覺出腦後風生，秦仲華趕緊抬起頭來一看。但見一團紅霧，正向他的頭頂直罩下來。他大吃一驚，想要縱身逃脫，却是已經來不及了。紅霧罩身，像雲霧一般輕悄、輭綿綿的。然而，那千縷萬縷紅絲所織就的一道巨網，已將他的全身綑了幾千百道。急切間，手足齊用，再怎樣也無法掙脫。

一發急，便連連的跺脚：

『妳……妳這是在做什麼？』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錢靈珠答道：

『做什麼？我這是在逮你呀！』

秦仲華臉都氣黃了，他厲聲的責問：

『妳憑什麼逮我？』

『憑我這張紅線魚腸網！』錢靈珠大喇喇的回答：『就算你有千斤萬斤的膂力，削鐵如泥的兵器，也奈何不了這一張用晾乾魚腸編織而成，吳越國的奇珍異寶。不信的話，儘可以試試！』

秦仲華心中發急，他眞箇兒的一試再試。可是，錢靈珠所說的話果不其然，那一根根的晾乾魚腸，細如棉線，堅靭似鐵，刀劍砍它不斷，神力破它不了。秦仲華越掙扎，那網還越收越緊咧。

掙扎出了一身臭汗，却祇看得錢靈珠掩口葫蘆，笑個不停。——掙扎到最後，秦仲華一個立脚不穩，竟然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栽倒在地。他全身蹌曲，側臥地面，累得直在喘氣。

『走吧，』錢靈珠還在調侃的說：『你是就在網裏由我拖，還是站立起來讓我加綁？』

秦仲華憤憤然的道：

『沒想到我秦仲華一世英名，竟會栽在妳這黃毛丫頭手裏！』

錢靈珠笑得前仰後合的說：

『你還嘴硬，一會兒，看我怎樣治你！』

秦仲華在地上打了個滾，憤激的罵道：

『不知深淺高低的黃毛丫頭，妳最好把我殺了。否則，一旦我掙脫了這張網，有妳好受的！』

『哈哈！』錢靈珠揚聲笑道：『我看你簡直是冬月的肥鴨子，嘴硬骨頭酥嘛！』

說時，她還是伸出手去，將網裏的秦仲華攙了起來。然後她探手入網，摸索着綁住了他的雙手，再把那張紅絲魚腸網褪下，搏在手中，竟祇有盈盈的一握。那錢靈珠惡作劇的將繩子一拉，秦仲華冷不提防，險些又摔了一跤，吃她取笑，耳中只聽到錢靈珠在說道：

『看你走不走？』

旭陽初上，散放萬道金碧光芒。破屋不見，荒村漸遠，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就只有錢靈珠和秦仲華，一前一後，緩緩的在向東南進發。

五

走着走着，錢靈珠鉗口不語，秦仲華却越來越躭心了。

『錢靈珠，妳是否張顯的同黨？』

回過頭來，冲着他嫣然一笑，錢靈珠曼聲反問：

『依你看，我像嗎？』

秦仲華心中自忖，對付這刁蠻無比的吳越大公主，最好還是使用激將法，因而他再高聲的問：

『如此說來，妳一定是貪圖小吳王的賞格，押我到廬州去領賞的。』

錢靈珠爽性站住了，轉過身來，臉色一正的告訴秦仲華道：

『姓秦的，我就打破你這個悶葫蘆吧。此刻，我是要把你帶到我國都城杭州去，讓你見識見識，吳越國的黃金遍地，繁盛市廛！』

秦仲華故意再逗她一逗，說道：

『假如我不肯去呢？』

『繩索在我手裏，』錢靈珠嘿嘿冷笑的道：『只怕由不得你！』

眼珠一轉，計上心來，秦仲華特地尖酸刻薄的問道：

『除了用詭計，使暗算，藉一根繩子綁住我，妳還有什麼逼我上路的手段？』

然而，錢靈珠也很機伶。她不上這個當，笑格格的回答他說：

『倒不是我別無其他手段。而是，就這樣綑着走，至少可以使我少費些手脚！』

激將法失了效，秦仲華只好使用軟功了。他向錢靈珠央求的道：

『大公主，前面不遠就有人烟了。妳是存心叫大夥兒笑話我呀！』

錢靈珠的那張吹彈得破的粉臉上，又綻開了笑靨。她點點頭說：

『嗯，你說這話，倒還容易聽得進些。秦仲華，我可以鬆開你的綁。祇不過，倘使你存心不良，想要

趁此機會逃走呢？』

秦仲華大喜過望，却是又唯恐她再變卦，便急急忙忙的回答她說：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便答應妳，和妳同去一趟杭州，路上決不逃走！』

『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啊！』

『當然。』

『那我就給你鬆綁了，』錢靈珠淺淺的一笑：『免得你穿州越縣的時候，在稠人廣衆之間被我牽着走，未免過於難堪了。』

不由自主的，秦仲華說了一句：

『謝謝妳啦，大公主。』

六

從溧水轉折而向東南，錢靈珠一路遊山玩水，有說有笑。秦仲華却祇好躭着老大的心事，跟隨在她左右笑顏相向。這一路上，都在吳越國境，每天晚上入城過夜，俱有各地官員擺隊來迎，多半是錢靈珠住進官府衙門，由那些官眷捧着隻鳳凰般的侍候。秦仲華住驛館，也有大小官員擺出山珍海味，水陸兼程的酒席。秦仲華自嘲的在想，他這一員吳國的黑雲都尉，叨大公主的光，居然也成了吳越敵國的上賓。

七天後，秦仲華和錢靈珠，並肩走進了杭州城。臨安古都，鍾靈毓秀，不但紅塵十丈，車水馬龍，而

且人物整齊，兩旁店舖裏的貨物，堆如山積。比起吳國的京城廬州來，是要繁華熱鬧得多了。

錢靈珠領着秦仲華，穿街過巷，直奔吳越王宮。那一座王宮閎偉壯麗，氣象萬千，較諸廬州城裏吳王宮的氣派，又要更勝幾倍。錢靈珠一直把秦仲華帶到了吳越王錢鏐議事的大殿上。秦仲華偷覷吳越王，但見他鼻直口方，相貌威武雄壯，不愧爲東南重鎭，威鎭一方的當代名將。可是他祇上前躬身一揖，便算行過了禮，然後退到一旁，看那吳越王錢鏐眼見愛女歸來，直樂得嗬嗬大笑，聲震屋宇。他從金交椅上站起，龍行虎步，走到靈珠的跟前，親暱的拍拍她的肩說：

『好孩子，妳回來了，好教孤王高興。孤王正想派人去找妳哩。』

錢靈珠聽後，兩道柳眉就此緊緊的皺起，她挺關心的問道：

『父王，是否京城裏出了什麼事？』

『倒不是京城裏有事，』吳越王歎了口氣，方再答道：『而是孤王麾下出了兩名叛賊，許再思和徐綰那兩廝。他們和宣州節度使田頵合謀，自宣州引兵前來攻打，如今不出三日，就要兵臨城下了。』

靈珠忙問：

『父王可曾派人去征討？』

『敵軍叛軍兩計一萬四千餘名，』吳越王愁眉不展的答道：『我國的人馬都派到浙皖之交，防堵吳國兵馬南下了。此刻杭州城裏城外，人馬不到五千。浙皖邊境的大軍，一時之間又調不回來。』

『父王，』秋波一轉，錢靈珠抿唇一笑的問：『敵衆我寡，難與匹敵。您是否打算再用平董昌那一仗的制敵妙計？』

『好孩子，』吳越王喜孜孜的說道：『孤王的心事，也只有妳料得中了。』

『父王放心，』錢靈珠當下便慷慨動容的道：『孩兒今夜動身，獨探賊營。敢保明天一早，便將田頵、許再思和徐綰的三顆首級解到。』

『好孩子，』吳越王憂心忡忡的問：『那田頵、許再思和徐綰，都是精通武藝，有萬夫莫當之勇的。妳要不要多帶幾個幫手去？』

秦仲華在聽吳越王兩父女交談，都聽得出神了。他萬萬不曾料到，錢靈珠竟會伸手向他一指，然後回答吳越王的那一問說：

『父王，我只要這位秦仲華秦壯士，陪我同去就行了。』

『秦仲華？』吳越王兩眼定定的望着他，大爲驚訝的問道：『他不是老吳王楊行密的親信心腹，在黑雲都尉中坐第一把交椅的？靈珠，多年以來，吳國一直在跟我們爲敵，妳若用他，那豈不成了前門進狼，後門入虎嗎？』

『不干事的，父王，』靈珠挺有把握的說：『老吳王楊行密早就死了。這秦仲華，他是被小吳王擡出來的。此刻正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呢。』

可是，吳越王終是不敢輕信，他慢慢的踱到秦仲華跟前，和悅可親的問：

『秦將軍，今日吳越有難，你肯不肯助我一臂之力？』

『我不肯。』秦仲華欲擒故縱，先率直的加以拒絕，又道：『不過，倘若大王能在我立功以後，放我回去，我便心甘情願，陪同大公主走這一遭。』

站在旁邊的錢靈珠一着急，脫口道出了芳心中的隱祕，她嚷嚷了起來說道：

『不行不行，這個人是絕對不能放他走的。』

話才出口，便察覺了不妥，錢靈珠的臉龐，刹那間脹成了通紅。知女莫若父，吳越王看到了這個情景，頓時恍然大悟，他傻呵呵的笑着，望望愛女，又望望秦仲華，大有深意的說：

『秦將軍，你替孤王辦成了這件大事以後，是留下，封王封侯，或則成爲金枝玉葉，匹配美滿姻緣。還是遠走高飛，再去過你的流浪生涯，就在你的一念之間，決定如何取捨了。』

錢靈珠嬌羞不勝的低下頭去，秦仲華先瞟她一眼，再微微的點了點頭。

七

入夜，漏盡更殘，星月無光。吳越叛賊許再思、徐綰和宣州節度使田頵合兵一處，在錢塘江北岸一片平陽地上，紮起了好幾百座營盤。四周黯黯沉沉，萬籟俱寂，就唯有正當中的一座大帳，燈火輝煌，歡聲時起。那是田頵、徐綰、許再思在飲酒作樂，就便商議軍情。明天，賊兵將要兵臨杭州城下了。

秦仲華和錢靈珠，一個赤手空拳，一個拔鞘仗劍。雙雙的換上了夜行衣，一般兒悄無聲息的高來高去。高高矗起營盤的杆頂，被他們當作了墊脚石，一縱一縱的飛向中軍大帳。映着薄弱天光，祇見兩條黑影不斷的在躥高躥低。

兩名夜行刺客，不分先後的來到中軍大帳頂上了。面對面的會心一笑，再齊齊的偃身下去，從大帳縫隙裏往下望。大帳正中踞坐着三名賊將，錢靈珠壓低嗓門，指指點點的告訴秦仲華說：

『中間坐着的那個大鬍子，便是田頵。左邊青面獠牙的是徐綰，右邊又黑又壯的是許再思。』

『那一個武藝高些？』

『自然是田頵了。』

『妳鬥得過他嗎？』

『綽綽有餘。』

『那麼，田頵就交給妳，』秦仲華作了個決斷：『其餘兩個都給我。』

『好哇！』

最愛逞强的錢靈珠歡聲一叫，秦仲華連忙撅唇噓止，他輕輕的說了聲：『下去吧！』靈珠向他一點頭，兩人便一個使劍，一個用手。在大帳頂上劃破了一小塊，剛夠鑽身而入。就此先使一個倒掛金鈎，頭下脚上，再齊聲的一喊：『賊將看劍！』吳、越男女雙傑，似鷹隼般落向大帳中的那一席，快得像是流星閃

電。秦仲華先到一步，他一掌就劈開了許再思的頭顱，白的腦漿紅的鮮血一湧而出。許再思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下就一命嗚呼。

那一邊，錢靈珠在飛身挺劍，直搶宣州節度使田頵的天靈蓋。被一驚而起的田頵發覺了，他忽的一個鷂身翻身，跳出五七尺外，順手從侍衞腰間抄起一把鋼刀，使勁的一迎，恰好和靈珠砍過來的一劍鋒刃相交。火花迸濺，咔啷一響。靈珠一擊不中，田頵死命迎拒。兩人就在大帳之中劍來刀往，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

秦仲華一掌劈死了許再思，便跟徐綰隔一張席面，劈面相逢。徐綰驚恐交集，哇呀呀的一陣怪叫，雙手一掀，將一席酒菜全部掀了起來。好在秦仲華早已有備，他就地一縱起，讓開了那密集如雨，迎面而來的杯盞碗筷，落回地時身子已在徐綰的背後。但見徐綰一個急轉身，齜牙咧嘴的站在自己的前面。秦仲華先不動手，以逸待勞，等待徐綰揸開雙手十指，撲向他來。方才閃過一邊，再借他的蠻力，輕輕的在他背脊上一壓。猛徐綰當時便發出一聲極喊，碩大身軀重重的摔下了地。趁滿帳的賊兵賊將一個個目瞪口呆，呆若木鷄，秦仲華從容自在的走過去，一掌切下了他的腦袋。

再徐徐的回過頭來，看錢靈珠和田頵酣鬥。靈珠分明是有意要在秦仲華的面前逞逞能耐，她視千軍萬馬如草芥，把個精通武藝、竭力保命的田頵，當個小孩子般的在耍弄。她好整以暇的在打着羅漢拳，窈窕嬌軀忽焉在前，忽焉在後，花蝴蝶般的滿帳飛舞。却把個興兵攻打吳越的宣州節度使田頵累得口吐白沫，

氣喘如牛。而那藝高人胆大的靈珠，却還在田顫的生死關頭，向她的心上人秦仲華大送秋波，她嬌滴滴的在說：

『秦仲華，待我將他要弄夠了，自然會結束他。我可不要你幫忙啊！』

看得清楚明白，錢靈珠不但準能贏得了田顫，而且以她的本領，在千軍萬馬之中殺進殺出，根本就是輕鬆容易之舉。於是秦仲華的腦際，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難不成，自己方始脫離了苦戀美娥、妙娥雙姝的網罟，又要陷入愛慾海嗎？

打定了主意，便唯有下定決心，拔慧劍，斬情絲，忍下心來，朝向靈珠喊一聲：

『大功立將告成，恕我先走一步！』

靈珠正在戲弄田顫，怎想得到會有這般突迅的劇變。心上人兒秦仲華，說聲走就影蹤不見了。她一急，忙揮劍斬了負隅頑抗的賊將田顫，再在羣賊衆目睽睽之下，躥上帳頂，向黝黯穹蒼，四面八方，發出了一聲聲情急落淚的喊叫：

『秦仲華，仲華呀！你到那兒去了，還不給我快快的回來！』

天將曉，月黑，風高，靈珠的喊叫之聲準能播及十里開外。餘音嫋嫋，山應谷鳴。然而，她所獲得的回應，依然是周圍一片寂靜。

錢靈珠絕不甘心，她一路掩面啼泣的回杭州，直在反反覆覆的說：

『秦仲華，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你的！』

走着說着，天色大亮，東方顯露一片魚肚白，映着靈珠孤單寂寥的身影，又是一闋情未了。

薛霸

一

江南三月，鶯飛草長。

翠翠的山，蔥蔥的田，碧碧的樹，綠綠的水。一條黃土大路，寬闊可供兩人並肩而行，自南向北，一路迤邐而來。天地相連，窮目百里，如畫的山水樹田之間，就祇有一位英爽俊逸，翩翩濁世的美少年，邁動輕快的脚步，孑于獨行。

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亮。哎呀！幾曾見過這般雄渾壯麗的景色？湛湛藍天，朵朵白雲，圓圓紅日，燦燦晨曦，覆罩着烟波萬頃，一片汪洋。水面漾動着輕浪，低空迴旋着飛鳥，一望無涯，遠接天邊，美少年好像走到了盡頭路，又彷彿來到一處寧謐幽靜的奇妙世界。花香飄散，鳥語箝舌，耳畔祇有天籟，眼際

只見澤國。驟然來臨的人間奇景將這位雙眉入鬢，睛如點漆的美少年震懾住了。他木然的立在水畔，睜大兩隻驚疑不定的眼，心底湧起無限的驚詫駭異，歡喜讚歎……，過了許久許久，他才斂動嘴唇，一陣輕微的痙攣，吐出了喃喃自語：

『這兒是汪洋大海，還是浩浩長江？啊，不知不覺，瞎摸亂撞，我都走到那兒來了？』

驀的——，哈哈哈哈，一陣聲震天地，粗獷豪邁的大笑，就從身邊不遠的地方傳來。美少年驟然吃了一驚，他倉皇四顧，極目搜索，於是看到水畔一叢蘆葦，起一陣簌簌的晃動，晃出一艘小小的船來。船尾，坐着一條彪形大漢，人坐在船尾，半截身子就有一人高。大漢正仰臉笑着，張開的血盆大口，像是要吞噬藍天。蓬蓬的髮，青青的臉，濃濃的眉，忿忿的眼，那一副兇惡猙獰的模樣，使美少年情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

勉力定定心神，美少年扮起笑臉，向那條彪形大漢問：

『請問，這兒是吳越國境，還是大吳國的地界？』

大漢左手掌舵，右手操槳，傲然的望着美少年回答：

『都不是。』

『什麼？』美少年雙眉一掀，怔異的再問：『難道吳越和大吳兩國中間，竟會另有一番天地嗎？』

大漢又是一串聽來令人毛骨悚然的磔笑，笑後方答：

『不錯，是另有一番天地。』

美少年的右手按上了劍柄—

『是誰家的？』

大漢一挺胸，應聲作答：

『我的。』又上下打量美少年一番：『或者是你的。』

美少年大惑不解的問：

『壯士，你這話怎講？』

『那還不簡單嗎？』大漢叮住美少年仗劍的手：『你脚步輕快，腰懸寶劍，當然是習過武的。』

美少年點點頭，不亢不卑的承認了——

『你說得不錯，我是習過武。』

『那麼，』大漢曖昧的笑着：『這兒只有天和地，你和我。』

美少年皺起了秀挺的眉毛問：

『你的意思是說——？』

『倘若你贏了我，』大漢安然不動的坐着：『這一片天地就是你的。』

美少年打個哈哈，回答他說：

『倘若我不想要這一片天地呢？』

『那不行。』

『爲什麼不行？』

『因爲，』大漢伸出右手，向美少年指指點點：『我沒有看見過這麼華美的衣服，這麼貴重的寶劍。說不定，你身上還有很多很多的錢。』

美少年失聲而笑了——

『哦，你是想要我的東西呀。』

大漢坦然的點着頭說：

『正是。』

美少年帶着深沉的微笑——

『倘若我很大方，肯把你所要的，都送給你呢？』

大漢率直的搖搖頭說：

『你辦不到的。』

『錢財本是身外之物，』美少年一拍腰腹說：『你怎知我辦不到呢？』

『我這個人很貪心，我要你身上所有的東西，會把你剝個精光。』

美少年又燦然的笑了——

『哦，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不嫌你髒，你把你身上的衣服脫給我，我們換一換，也就是了。』

輪到大漢愕然的望住美少年了，望了半晌，他才遲疑的問：

『你——你怕我？』

『不怕。』

『那你爲什麼……』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錢財本是身外之物。』

偏起張臉想了想，大漢忽又直搖着頭說：

『不行不行，我不能不清不白，拿你這許多東西。』

美少年越來越覺得有趣了，他帮點調侃的笑着——

『那麼，要怎麼樣才算清清白白的呢？』

他萬萬不曾料到，那名粗鹵莽撞的大漢，竟會有那麼好的武功；——分明，他仍然穩穩的坐在船尾不動。却是，他左手鬆開了舵，右手鬆開了槳。兩隻巨靈掌般的大手，似有意若無意的移向雙膝。然後，便

像電光石火般的，用天生神力使一手旱地拔葱，坐着的大漢只憑腰力，就地直飛起來；一飛便是兩丈多高，似鷹隼，如猿猴，一飛一挫，在半空中翻了個觔斗，又像一片落葉也似，落在美少年的跟前，氣不喘，臉不紅。八尺開外的身胚，支着一顆笆斗大的腦袋，他正俯視着美少年，大眼中射出貪婪的光。

『好身手！』先讚了他一句，美少年再望望水上紋風不動的那艘小船，不由自主的又說：『簡直是出神入化了。』

可是，那大漢對美少年的衷心稱讚，根本充耳不聞。他站在地面，碩大的身軀，彷彿是一株大樹，一座小丘；赤裸着垂下的雙臂，足有盆口般粗；坦胸露毛，寬厚壯實的胸肌，也在如常的起伏。大漢聲嗓啞悶的在說着：

『我要和你比試一番，清清白白的，贏你的東西。』

美少年匿笑的說：

『倘若你輸了呢？』

大漢伸手繞了一周，指着遠遠近近的山田水樹，說道：

『這裏歸你。』

美少年哈哈大笑的問：

『歸我？』

大漢一本正經的說：

『你別看這一帶罕有人煙，沒有出息。其實，像我一樣，守着這一處渡口，三日兩天，總會遇上一批過往行商，亮出傢伙來嚇唬他們一下，十個有九個扔下東西就跑，一趟買賣，夠你喫個十天半月的了。』

『你是說，叫我當山大王，做這沒本錢的買賣？』

大漢先不回答他的話，一心想和美少年比個高低，贏他一身華麗的衣服，和想來必定可觀的財物，他只怕美少年不幹，便指向水面的那艘小船說：

『還有這艘小船咧，多少也值幾文吧。只要你能贏了我，我便一併送你。』

眼珠一轉，計上心來，美少年便盈盈的笑着問道：

『那你就該先告訴我，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歸那一處官府所管。』

大漢不假思索的答道：

『這裏是太湖邊上，渡過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是大吳國的地界。』

『這麼說來，』美少年緊接着問：『現在我還是在吳越國了？』

大漢一臉不屑的神情，答道：

『吳越國？從來就沒看見吳越國的人來過。』

美少年詫異的問：

『爲什麼？難道說因爲有你在這兒，吳越國的人不敢來嗎？』

『那倒也不是的。』大漢老老實實的回答：『吳越國的人不敢到這一帶，是因爲太湖裏面有東西兩座洞庭山。山裏有一支人馬，相當的厲害。』

『哦？』美少年怦然心動了，再問：『你可知道，這一支人馬是從那裏來的？』

大漢直搔着頭說：

『我也不大清楚，只聽說他們是從大吳國來的。聽人說，那一支人馬爲首的是大吳國的大將軍。』

『大將軍，』美少年忙不迭的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叫……』大漢想了想，方才想了起來的答道：『哦，對了，叫徐溫。』

驚喜交集，美少年雙手直搓的在自問：

『徐溫，徐大將軍，他怎麼會到太湖裏來的呢？』

可是，那莽漢還在自顧自的往下說道：

『除了徐溫以外，人家說，山上還有幾位名震天下的黑雲都尉。』

美少年脫口而出的說：

『黑雲都尉。』

『嗯，黑雲都尉。』忽然，莽漢又驚訝的抬起頭來問：『咦，怎麼，你連黑雲都尉的鼎鼎大名都沒聽

說過呀？』

五官端正，齒白唇紅的臉上，帶一抹苦笑，美少年接口說道：

『聽說過，聽說過。』

莽漢忽又興奮起來，他在悠然神往，不勝豔羨的說：

『想當年，黃巢造反，天下大亂，淮南江北的老百姓給殺人不眨眼的黃巢賊兵殺光了。千里百里不見人煙，便有普天之下出類拔萃的英雄豪傑，集合在大吳王楊行密的帳下，南征北討，反覆決盪，攆走了黃巢賊，救回了江北淮南的百萬生靈。楊行密稱王，大吳國定基，這才使江北淮南百姓衷心感激這一批英雄好漢，尊稱他們爲黑雲，大吳王也封他們爲黑雲都尉。試想想，這是多麼光采榮耀的事情，但凡是條男子漢，就該拿黑雲作榜樣！』

前塵如夢，往事歷歷，如今從太湖之畔一個攔路行刼的莽漢嘴裏說出來，分外的叫這位美少年百感交集，不盡低徊。他沉沉的嘆了一口氣，再抬眼望着那條莽漢，面帶笑容，衷心嘉許的說：

『聽你出語不俗，也很有見識和志氣，你一定是讀過書的。』

這麼一嘉許，反倒觸動了莽漢的心事，他低下頭去，神情黯然的說：

『不錯，小時候我也有個家，上有父母，中有兄弟，家道還很能過得去，所以我小時候讀過書，長大了也學過武藝。祇不過，黃巢一來，連年戰亂，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就只剩我孑然一身了。』

突又興起同情之心，愛才之念，美少年告訴那莽漢說：

『你有一副大好身手，何況又讀過書，只消走上一條明路，用不了多久，你自會出人頭地，得個錦繡前程的。』

『明路？錦繡前程？』莽漢猛可間揚聲大笑，笑聲中孕着有幾許淒涼：『天哪，須知明路是有運氣的人走的，錦繡前程，更是那會有我的份？』

美少年決心開導開導他了，便十分誠摯的說道：

『你不必自暴自棄，前人的詩句說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

莽漢輕蔑的一聳肩道：

『用？用在淪落在江湖之上，幹偷鷄摸狗的勾當罷了。』

『你聽我說，』美少年想用醍醐灌頂之勢，喚醒他來：『當年的老吳王楊行密，還有他麾下的黑雲都尉，不也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來的嗎？』

莽漢一臉苦笑的說：

『那是因爲他們運氣好。』

循循善誘的道：

『你怎曉得，如今你已經時來運轉，就要踏上錦繡前程了呢？』

『你是說？——』莽漢目光閃閃，望着美少年的那一身華服說道：『如今只要我鬥倒了你，剝下你身上的衣服來，就可以大搖大擺，走上洞庭山去，見到徐大將軍，請他讓我在他麾下當一份差。』

美少年忍俊不住的笑了，他說：

『其實，你用不着花這麼大功夫的。』

『那——，』莽漢茫然的問：『那還有什麼別的路呀？』

『眼跟前，就有一條光明大道。』

『你在騙我？』

『我爲什麼要騙你？』

『那還不簡單呀，』莽漢彷彿方自夢中醒轉，又露出猙獰可怖的面目，作勢威脅的說：『分明是你鬥不過我，想用花言巧語相騙，免得你被我剝下了衣服。』

『我早告訴過你了，這區區一身衣服，在我並不足惜。』

『那你就自己脫下來吧！』

『拿去！』將身上披着的一件對襟綉花緞氅，脫了下來，往那莽漢的手裏一甩，美少年朗爽的笑着問：『有這麼一件，夠了嚒？』

拿起那件彩色斑斕的大氅，細細把玩，莽漢猶在直率的說：

『不夠，我要的是你全身衣服，和你所有的財物。』

『你不嫌太過份了嗎？』

莽漢强項的說：

『我要的便是這些。』

二

美少年心知這名莽漢無理可喻，便捺下自己的性子，一轉話鋒，反過來聲聲的向他問道：

『你可曉得，大吳的京城在那裏？』

『在廬州。』

『徐溫徐大將軍，又爲什麼不在京城，反而跑到吳越交界，三萬六千頃的太湖裏面，洞庭山上了呢？』

『這——』

『我告訴了你吧！自從老吳王駕崩，小吳王卽位，他錯用了奸人張顥，聽信讒言，把大吳忠良徐大將軍、左庶子李昱，一併打下了死牢，險些喪生在張顥的手下。』

莽漢駭異的問：

『會有這樣的事？』

美少年一聲長歎的道：

『這些——，唉！你是不會明白的。山林鍾鼎，各有各的風光，各有各的況味。有時候，在廟堂之上，君臣之間，反倒多的是危險。喂，你總該聽說過，「伴君如伴虎」這一句俗話吧？』

莽漢却不理會他這一番大道理，只顧急急的問：

『那徐大將軍和左庶子李大人，是怎麼逃出來的呢？』

『承蒙大江南北最享盛名的三位女俠，了塵師太和她的兩位高足：李美娥、李妙娥兩姊妹；還有幾位武林高手，黑雲都尉，通力合作，將他們救了出來。』

『奇怪，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美少年面現苦笑的道：『哦，這些個事，一時無法跟你說明白的。我先問你，徐大將軍、李左庶子，還有那幾位黑雲都尉，到這太湖之中的洞庭山上來，究竟有多久了呀？』

『這——，我想，大概總有三個多月了吧。』

『三個多月，嗯，計算時日，倒是差不多。』美少年自言自語，忽又頓住，改口再問：『他們有多少人馬？』

『聽人說，有一萬左右，都是徐大將軍的舊部，大吳官兵的精銳。還有許多大吳官兵，曉得徐大將軍他們上了洞庭山以後，便成羣結隊的趕了來投奔，所以徐大將軍的人馬，也就越聚越多了。』

美少年略一沉吟，再問：

『太湖那邊，都是什麼地方？』

『蘇州常州。』

『有多少吳國人馬？』

『五萬上下，』莽漢像似很精細的，他回答美少年的那一問道：『不過，有徐大將軍他們在這裏，他們是正眼也不敢瞧的。』

美少年笑了笑，又問：

『你想投到徐大將軍的麾下？』

『當然，』莽漢點點頭說：『這一輩子，我只有這麼一個指望。』

『這個容易，』美少年洒脫的說：『你不是有艘船嗎？一會兒，我帶你去，相信徐大將軍一定會量才錄用的。』

『你？』莽漢伸手一指，指尖差點指到了美少年的鼻尖，他滿是鄙夷不屑的神情，搖頭聳肩的笑道：『就憑你這副可憐相，連跟我交一交手，都還在推三阻四，一個勁兒打岔的在閃躲，還說什麼大話，能帶我上洞庭山，請徐大將軍量才錄用？哈哈，你就別讓我笑掉大牙啦！』

美少年聽了，倒也不惱，他仍舊笑嘻嘻的在說：

『信不信由你，我帶你上洞庭山，不但能請徐大將軍留下你來，而且徐大將軍還會大開中門，鼓樂相

迎！』

『瞧瞧看，』莽漢狂笑不止的說：『眞是鼓唇搖舌，越說越不像話了。如今我也懶怠跟你多講，來來來，任憑你拔劍或是空手，只消你贏得過我這一雙拳頭，我便乖乖的跟你磕頭，把這個渡口讓給你，做現成的好生意買賣，然後我抽身就走，永不回來。』

美少年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出語警告的說：

『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啊！』

那莽漢還在大發狂言的道：

『好教你放心，小伙子，我只要你的衣物，決不會取你的性命。』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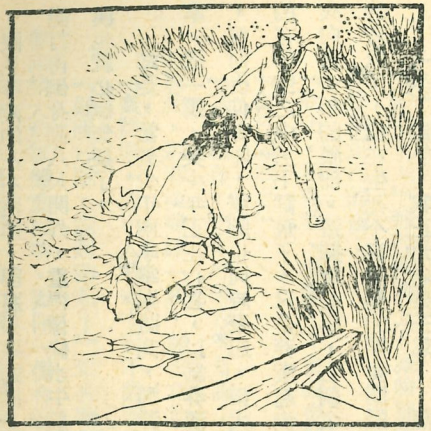
一場龍爭虎鬥，看來已無從避免。美少年皺了皺眉，擺好一個跨馬的門戶，向那莽漢手兒一招的說：

『來吧，你這渾人，跟你簡直是有理說不清的。』

詎料，那莽漢居然還懂得謙讓，他猶疑了一下，伸手搖搖的道：

『不不不，小伙子，我大你小，我原該讓着你點兒，還是你先動手，莫讓別人笑話，說我欺負了你。』

美少年啼笑皆非，偏又拿他無可奈何，祇好堆一臉苦笑，雙手抱拳，向那莽漢告個禮，說了聲：



『承讓承讓。』

看來，他是想速戰速決，將那莽漢一掌擊倒，早早結束這一場無謂的比試。因此，他平舉雙手，作勢準備出擊，但却將全身氣力暗暗的向下移，運到兩隻脚上。打算雙手虛撓一招，引那莽漢伸手來擋，再飛起一脚，將他踢倒在地，摔下這麼一個觔斗，那莽漢也只有俯首認輸了。

美少年的這一招，在天下武林高手之中，原是有個名目的，叫做『上下翻飛』，使對手方顧得了上，便顧不了下，終究會吃上一次大虧。尤其是這位美少年，內外功都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輕功更是了得，外加他心思靈巧，一通百通。他這一招『上下翻飛』於是變幻莫測。倘若對手方能夠識破，不防上三路而防下三路，那他立刻會反其道而行之，雙脚向後猛蹬，一改而爲『飛蛾撲火』，對手方不但無法抵擋，尙且多半會吃他猛可一掌送掉了性命。

自以爲這一招是萬無一失，百發百中的。殊不知，美少年急切取勝所施出的看家功夫，竟會破在這條貌不驚人的大漢之手。當美少年左右兩掌齊出，雙手起先平伸，掌心向那大漢的面門，臨到跟前，方才倏然一變，兩掌向內猛括一下

，眼見莽漢的左右兩頰，即將狠狠的挨上一耳摑；——其實，美少年是在變化招式，左右開弓兩巴掌，焉能打得倒身高八尺開外，重得像條水牛般的莽漢呢？他是在用兩掌掌峯，劈向莽漢的臉上，只要劈到，莽漢也就必倒無疑了。

却是，當美少年兩掌掌峯將到，那莽漢竟不慌不忙，他碩大的身軀猛可往後一仰，及時的躲開了那兩掌。這一頭，美少年正在心喜，以爲莽漢中計，就要抬起右脚來猛踢。那一邊，莽漢身手矯捷，身輕如燕，他向後仰倒時，雙脚也同時飛起，偌大的身軀就起來上一手『鯉魚打挺』，反使美少年和他自己，雙雙的在半空之中上下翻飛了。只是莽漢起步得快，佔了便宜，他雙脚左右撐開，如同一把巨大的鐵鉗，使勁夾向美少年的腰部。這攔腰夾擊，有個名目叫『利剪相交』，挨上了一記的，不死也傷，因此美少年大大的着急了，他在生死不容間髮的緊要關頭，閃避已是不及，便唯有高聲大叫：

『休下毒手，我正是老吳王駕下，黑雲都尉拳仲華！』

莽漢聽到秦仲華這麼一叫，當下就大吃一驚，他連忙收回兩脚，不惜將整個身子仆向地面。於是劈啪一聲巨響，莽漢推金山、倒玉柱般仆倒在地，狠狠的摔了一大交。他忙不迭的翻身起立，站穩脚步，伸手撫着摔痛了的胸腹，氣喘咻咻的在問：

『你……你說什麼？』

秦仲華也凌空一縱，縱到五七尺開外，伸手抱拳的說：

『壯士，你武功高强，我秦仲華是十分的佩服。』

莽漢還在錯愕的問：

『你眞是秦仲華，黑雲都尉稱第一的秦仲華嗎？』

莫名其妙的，秦仲華臉上一紅，他向那莽漢深深一揖的說：

『慚愧慚愧，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正是秦仲華。祇不過，決不敢說我能在黑雲都尉之中居第一。』

『你——，』那莽漢湧上了滿臉疑雲：『嗨，你別開玩笑了。』

秦仲華正色的道：

『壯士，相信我，我斷乎不會跟你開這種玩笑的。』

『你沒騙我？』

『我沒騙你，』秦仲華苦笑着說：『一會兒，你我同渡太湖，上洞庭山去，你自然會曉得了。』

於是，那莽漢雙膝一屈，跪倒在地，他連連的磕着頭說：

『秦將軍，恕小人薛霸有眼不識泰山，多多得罪。』

『好說好說，請起請起！』秦仲華雙手扶他起來，由衷的說：『薛壯士，你有這麼一身的武藝，我自會向徐大將軍鄭重推舉，委你一個合適的差使。』

然而，薛霸却將一顆大頭，像博浪鼓似的直搖，他誠心誠意的說：

『不，秦將軍，我久聞您英雄蓋世，是老吳王麾下天字第一號大將，因此小人只想追隨您的左右，牽馬執鐙，任什麼事我都肯幹。』

秦仲華笑着搖頭，面現儳尬的說：

『快不要這樣說了，免得叫我羞煞，還說什麼天字第一號大將呢，就在方才，我已是你的手下敗將。』

『不不不，』薛霸誠惶誠恐的說：『那是將軍讓我。』

『薛壯士，你就別往我的臉上貼金了。』秦仲華澀澀的笑着：『自古以來，就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們習武的，能遇見高明的對手，雖說自己敗了，心中也還是挺高興的，你說是嗎？』

薛霸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只囁嚅的在說：

『這——，這——。』

『不要這呀那的，』秦仲華伸手挽住他的手臂：——肌肉似鋼鐵般堅硬，他在邀着薛霸說：『走吧，我們上你的船。』

薛霸楞了楞說：

『上船？』

『乘你的船去洞庭山呀，』秦仲華歡喜的笑着：『移時見到了徐大將軍，我請他派你分率一支人馬。

也許，有朝一日，你我二人能夠並肩作戰，一路打回廬州，撥亂反正，清君側。和徐大將軍、李左庶子他們各位，同心協力，重新保住小吳王，再整山河，拯救普天下的生靈。』

『秦將軍，我還是那句老話，』薛霸由衷摯切的說：『我只求能夠追隨左右，聽你差遣，供你驅使，但能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否則的話，我甯願恭送將軍上山。然後，我再遠走高飛，走我自己的路。』

『可是，』秦仲華遲疑不定的說：『你的武藝分明在我之上，我敢於說你是一位方面將帥之才。』

薛霸深沉的一笑，語重心長的說：

『秦將軍，我只是個能出力的人，讓我就在你的麾下效力吧。能將將者方可稱帥，您說是嗎？』

『這——，』頓一頓，秦仲華恍然大悟，接口便說：『嗯，是的是的。薛壯士，瞧你不出，不但文武全才，還很懂得人情世故，這眞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啊！』

於是，兩人一齊哈哈大笑。薛霸必恭必敬，挽住秦仲華，一步一步走向那艘小船。秦仲華積憂盡去，心花怒放；——他在想，天下事眞難逆料，流浪生涯中竟會有如此奇遇，看來，他是在窮途末路之際，得了一名好幫手了。這是巧合呢，還是天意？

洞庭山

一

七十二峯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波濤。走遍天下，也見不着這般奇景。

奇景之中又有一雙奇人；八尺開外的身胚，醜陋猙獰的面貌，却顯露出謙卑恭謹的神情，彎腰哈背，亦步亦趨，緊跟在一位翩翩濁世，玉樹臨風般美少年的身後。兩個人捨舟登陸，縱上東洞庭山的砂石岸，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大踏步直往山裏走。

天地甯謐，萬籟寂寂，山裏山外聽不到半點聲響，湖水的淙淙收斂，溪流的潺潺靜止，彷彿走進了一角洪荒世界。正衷心禮讚：『好一個安詳美妙的所在！』驀地，響起了一聲暴喝：

『站住！』

身高八尺開外的莽漢，步步留神，猛可一震，背脊骨一挺，笆斗大的頭顱一揚，屹立在地上，就像是半截黑塔。他迅速的站定了門戶，兩隻蒲扇般的大手揸開，嗓音悶悶的在回應：

『什麼人？』

『人』字還在餘音嫋嫋，就在正前方，從半人高的一方巨石後面，轉出來兩名手執鋼刀，足登快靴的兵丁。在前的一個，一擺鋼刀喝道：

『好大的膽子！敢往咱們洞庭山上闖！』

美少年微微而笑，伸手向後攔一攔，阻止莽漢輕舉妄動，然後再上前答話：

『請你通報一聲，就說大吳黑雲都尉秦仲華前來拜訪！』

『秦——，』爲首的兵丁才吐出一個字，便伸伸舌頭頓住了，連忙改容相向，攥刀抱拳作揖的說：『請將軍在這兒候一候，小的馬上就去稟報徐大將軍。』

秦仲華回頭望一眼莽漢薛霸，他臉上正綻放着自在的笑容。

太湖中央，東洞庭山，吳國大將軍徐溫『佔山爲王』的那一座總寨，像一方巨石投進了平靜的湖水，陡然之間熱鬧了起來。

二

由笑呵呵的徐溫領頭，他麾下的六員大將：左庶子李昱、沖天鷂子刁彥能、展翅大鵬徐玠、鐵琵琶吳投戈、攝魂簫蔡振玉，還有老將『神箭』賈隆，興沖沖，忙不迭的跑下山來迎接。

『仲華！』

『仲華，你好！』

『哈哈，仲華，你終究還是找來了！』

同生死，共患難，多年相處如同骨肉的老友，久別重逢，人人都噙着歡激的淚水，綻開欣慰的笑容，伸出一雙雙打江山、定乾坤的鐵臂。七嘴八舌，爭相發出親暱興奮的招呼。友情與暖馥，如同雨水射向秦仲華的身上。——秦仲華身上閃過一陣歡悅的顫震，他流着淚在傻笑，雙唇嗡動，淚眼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也不知道答應誰是好。

終於掙出了一聲：

『大將軍、左庶子、列位……』

徐溫把臂相迎，握牢了便久久的不放，他十分關懷的望着秦仲華問：

『仲華，你的傷全好了？』

『好了。』秦仲華點點頭回答，又道：『大將軍，難爲您找到了這麼一處好地方。』

一朵愁雲閃過徐溫的心頭，滿臉歡欣變成了苦笑，他輕喟的說道：

『地點倒是不錯。祇不過，認眞說來，我們還是腹背受敵，不敢輕忽大意。』

秦仲華怔了怔問：

『大將軍是說……？』

左庶子李昱搶着回答他道：

『仲華，我們在太湖裏只有一萬人馬，可是，南有吳越王錢鏐，虎視眈眈……』

大吳黑雲都尉之一，沖天鷂子刁彥能，又搶在別人前面說道：

『仲華，你還記得那自誇江南淮北第一條好漢的小張顥嗎？』

一提起小張顥，秦仲華便湧起了滿腔怒火。黑雲都尉出生入死，冒險患難，幫老吳王楊行密打下了錦繡江山，君臣之間，相處得有如家人父子。可是，老吳王一死，小吳王楊渥繼位，偏就有張顥挑唆蠱惑，叫小吳王誤中奸計，陷害忠良，這才使大吳的開國元勳，棟樑之臣東逃西散，自己身負重傷，歷盡險阻，逃到這太湖洞庭山裏，來和舊日伙伴聚首。

他深深的點了點頭，於是，鐵琵琶吳投戈一聲長歎，接口又說：

『張顎那廝，帶了十萬人馬，三天以前，就開到蘇常一帶來了。』

新仇舊憾，齊集心頭，秦仲華不禁義憤塡膺，咬牙切齒的說：

『來得好！我正要找他呢。這一下，我們可以報復當年的一箭之仇了！』

李昱眉頭一皺，遲疑的說：

『祇怕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啊！』

徐溫連忙接上腔說：

『仲華，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來來來，我們都到寨子裏去！』

『好，』秦仲華頷首贊可的說：『那麼，就請大將軍帶引！』

三

秦仲華沒有想到，在烟波萬頃，水天相連的太湖裏，相對峙立的東西洞庭山上，還有這麼空曠遼闊的一片平陽。他跟在徐溫、李昱的背後，由刁彥能、徐玠、吳投戈、蔡振玉和賈隆，五位黑雲都尉簇擁相陪，一路歡天喜地，笑語殷殷的走向大寨。沿途左右顧盼，前後瞭望，所見到的竟是方圓一二十里的一大塊平地，植着叢叢梅林，滿樹滿枝的盛放，千萬億花朵，正散放濃冽芬馥的花香。林幽枝繁，石細泉響，路徑縈繞，遊目騁懷，令人渾然忘却了置身湖中置身山裏，正是一處人境四絕的地方，使他不得不驚羨造物主的神奇。

穿過梅林，繽紛落葉洒滿了一頭雙肩，眼界却突然開朗起來。一排排齊整精緻的平屋，層層疊疊，連緜到視野盡處。秦仲華指着那麼許多屋子，詫異的問：

『這些屋子，都是原有的嘛？』

李昱笑着回答他道：

『不，都是我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一幢一幢蓋起來的。』

秦仲華更驚奇了，他舌撟不下的再問：

『那來這麼多的磚石木料？』

『山中有樹，地下有土，』徐溫得意洋洋的說：『我們儘可自採自造。』

方要開口再問，蔡振玉一拉秦仲華的手臂，左手一指的說：

『仲華，你看那邊！』

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排排房屋的右邊，又是平疇十里，良田千頃，剛剛插過了秧，遍地都是碧油油的，襯着藍天白日輝映，禾苗上漾動着緑緑的金光。再遠處，還有青葱一片的牧場，豢養着不計其數的馬匹和牛羊。

『大將軍，』秦仲華眼望着徐溫，衷誠的說：『您眞是煞費經營啊！』

然而，徐溫却哈哈大笑，伸手指着少年英雄，左庶子李昱說道：

『喏，這些都是他的功勞。』

李昱源源本本的告訴他說：

『我們開墾了一千多頃上好的良田，豢養了三千匹馬，七千多頭牛羊，還種了不少的菜蔬。一萬多人，儘夠自給自足了。』

秦仲華面向李昱，讚許的說：

『左庶子，沒想到你還有這一手呢。倘若你的兩位令姊：美娥和妙娥兩位姑娘聽說了，還不知道有多麼的高興咧。』

李昱得着了機會，馬上就問：

『仲華，你和我兩位姊姊，是在那兒分手的？』

『黃山，』秦仲華追憶的說：『此刻，了塵師太和兩位令姊，都還在黃山深處。她們說過了的，要等妙娥姑娘的一元罡氣功練好，方才師徒三人一道下山。』

李昱屈指算算，嘆了口氣說：

『唉！那還要兩年多呢。』

徐溫拉開嗓門，嚷嚷的道：

『怎麼啦，走着走着又站住了？我們還是進寨子去長談吧。』

衆人轟然一笑，齊同舉步，走進了第一排屋子正中的那一大間。

四

湖中魚蝦，分外鮮嫩；自己豢養的牛羊，倍覺可口；再加上自釀的美酒，大碗吃喝，歡聲談笑；兩個時辰下來，這太湖洞庭山總寨子議事廳上的一席盛宴，險些讓秦仲華喝醉了。

然而，人人都還在興會淋漓，頻頻貪杯。徐溫聽着秦仲華在溧水的一段奇遇：和吳越公主錢靈珠邂逅相逢，一度比試，竟會敗在她的手下，於是吃她逼着同去杭州，謁見了吳越王錢鏐；又幫同錢靈珠夜襲吳越叛賊許再思、徐綰的營盤，殺了許再思和徐綰，平定了吳越國的一場大亂；還來不及向錢靈珠告辭，便匆匆的折身北上，到了太湖之濱，又收錄了莽漢薛霸這一員勇將。——他始終聚精會神的聽着，直到秦仲華說完了時，他才面容肅穆，正色的問：

『仲華，如此說來，你是有恩於錢鏐、錢靈珠父女二人了。』

當着李昱的面，秦仲華不好意思說：錢靈珠對他一往情深，芳心仰慕，他急於脫身，不告而別，錢靈珠還曾大發嬌嗔，恨恨然的說過：『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你的！』因而祇好漲紅了臉含含混混的答道：

『其實，也說不上什麼。也許，在錢靈珠看來，竟是我得罪了她哩。』

可是，徐溫却在搖着手說：

『不管錢靈珠怎麼看法，那吳越王錢鏐，須是個曉事明理的一國之主。你幫他一舉解決心腹大患，除掉兩名興兵作亂的叛賊，總歸是千眞萬確的。』

李昱也在贊可的說：

『大將軍的話，說得不錯。依我想來，吳越王也會知恩圖報的。』

說時，李昱向徐溫眨眨眼睛，徐溫立刻報他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秦仲華坐在他們兩個的正對面，把他們的神情反應看在眼裏，心中覺得好不納悶；——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正在苦苦思索，徐溫先咳聲嗽，兩指一叠，又在跟秦仲華說話了。

『仲華，』他先喊一聲，再道：『今天你遠自黃山而來，眞是太湊巧了。眼前，就有一樁要緊的差使，非你去辦不可！』

秦仲華忙問：

『什麼差使？』

當李昱接口回答，把徐溫、李昱派給他的差使說出口時，秦仲華陡然一驚，但聽見噹啷一聲響，揑在秦仲華手裏的一隻白玉酒盅，被他掉在地上，摔了個粉碎。

五

担着心事，硬起頭皮，秦仲華和他新收錄的親隨薛霸，仍然乘着來時所坐薛霸的那艘小船，輕舟小槳

，辭離東洞庭山，盪出太湖，又回到了那個荒涼的渡口，離船登岸，再往吳越國都杭州走。

一路上，秦仲華施展高人一等的輕功，飛騰跳縱，其快如風。但聽得兩畔風聲，呼呼過耳，綠樹青山，一排排的倒向身後。秦仲華在煩悶之中也有一點兒高興，魁梧雄壯的薛霸，居然也能跟得上。不但跟得上，他還能好整以暇，一問一答的跟秦仲華說着話咧——

『將軍！』

『嗯。』

『您跟吳越王，眞有這個交情，能讓他出兵五七萬，幫徐大將軍抵禦大吳張顯的十萬人馬？』

『這——』

『將軍，』薛霸還在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啊。方才席上，徐大將軍不是在說：太湖裏的人馬正是腹背受敵，陷於困境。張顯要是贏了他們，那只有死路一條。即使他們擊敗了張顯，殺人三千，自損八百，那吳越王錢鏐，也會趁此機會，大舉來攻，去了他的眼中釘，心頭刺。』

秦仲華滿心煩躁的說：

『我知道。』

叵耐薛霸不曉得秦仲華的心事，他繼續饒舌的說：

『徐大將軍和李左庶子的妙計，眞是高明極了。只要吳越王肯出兵相助，不但能夠贏得了張顥，而且還可以免去了後顧之憂。』

秦仲華忍無可忍了，他厲聲的一喝；——嚇了薛霸一跳：

『好了好了，你就閉住你的嘴，別再絮絮叨叨的說個沒完啦！』

薛霸驚了一驚，果然就不敢再往下說了。他儘在心頭納悶；秦將軍怎麼會突然之間神情大變，變得喜怒無常起來了呢？

六

古杭州，山明水秀，城垣高大。一城的熙熙攘攘，熱鬧繁華，又讓莽漢薛霸大大的開了眼界。

臨到吳越王宮宮門外，秦仲華鼓勇上前，向掌管門禁的小黃門通名報姓，請求謁見吳越王。那小黃門却只顧望着他笑，笑容透着非常之神祕，使秦仲華情不自禁的面紅耳熱起來。隔了好大半晌，那小黃門方始帶笑叮嚀的道：

『秦將軍，下官這就進宮去通報。但是還得請您稍安毋躁，在這兒多等一會，不要一抹脚底又開溜了。宮裏有人嘖怪下來，下官可吃不消啊！』

秦仲華明知他話裏帶刺，一張風流俊俏的臉兒，都從紅潮裏透出了紫暈，他低聲的應了一句：

『你放心，我會在這裏等的。』

臨進巍峨崇閎的宮門之前，那個小黃門還不放心的掉轉頭來說聲：

『一定啊！』

『一定！』秦仲華已經相當的不耐煩了，他沒好氣的再添了一句：『我來都來了，難道會不等到你們大王召見就走嗎？』

眼看着那小黃門已經沒入宮門裏了，薛霸方才好奇的問：

『將軍，那小黃門認識您？』

『嗯，啊。不！』秦仲華突又驚覺的說：『許是他聽過我的名字吧。』

薛霸祇在點着頭說：

『對！他一定是聽說過將軍的大名。江南淮北，誰人不知我們將軍的鼎鼎大名咧。』

秦仲華心頭有如小鹿兒亂撞，他正心亂如麻，忐忑不安，不願再跟薛霸搭腔了。在好幾十名吳越王宮侍衞詫異的注視之下，他背負雙手，沉着張臉，在吳王宮前來回的走。

數不清秦仲華來回踱步多少圈，薛霸耳朵尖，聽見了深宮裏一聲聲由遠而近的傳呼——

『有請秦仲華秦將軍！』

『有請秦將軍！』

緊接着，便是方才進宮通報的那個小黃門，笑容滿面，氣喘吁吁的快步跑出來。小黃門一眼瞧見了秦仲華，便直奔過去，到他跟前深深一揖，必恭必敬的說道：

『秦將軍，我們大王有請。』

恰好站在秦仲華身畔的薛霸，聽得清清楚楚，他在長長的吁出一口氣。

七

帝王威儀，近在咫尺，薛霸嚇得大氣都不敢吭。他隨同秦仲華朝上行過了叩拜大禮，聽見吳越王錢鏐溫藹和悅的跟秦仲華寒暄契闊，道旅途勞苦，又下令左右設座，請秦仲華坐在他的御案旁邊，薛霸便趕忙走到秦仲華的椅後侍立。再聽秦仲華囁嚅嚅嚅，格格難吐，跟吳越王說明了來意。直到這時爲止，都大半個時辰過去了，薛霸始終眼觀鼻，鼻觀心，屏息以待，沒敢弄出一星半點聲音。甚至於他一直鼓不起勇氣來打量吳越王一眼，也不曉得他是怎麼個長相。

耳朵裏又聽見吳越王在開口說話了，他聲若洪鐘，揚聲大笑的道：

『秦將軍，你可曉得，在徐溫、李昱進駐東西洞庭山以前，那三萬六千頃，東西兩洞庭的浩翰太湖，一向都是貴國和吳越的疆界嗎？』

心思靈巧的秦仲華，立刻便面現寬慰之色，一聲長吁的說：

『那就好了。』

詎料，吳越王竟會傾身向前，緊釘着問：

『秦將軍，怎叫做：「那就好了」呢？』

秦仲華一愣，又扮出了笑臉來答道：

『大王，在下的意思是說：徐溫、李昱，且喜不曾侵犯貴國的疆土。』

然而，吳越王却在針鋒相對的說：

『徐溫、李昱縱然不曾侵犯我國的疆土，可是，在兩國疆界上駐紮重兵，以高屋建瓴之勢俯瞰兩浙。就我國的軍民人等看來，正是芒刺在背，日夜難安了。』

秦仲華聽了又是一驚，他慌忙解釋的說：

『大王，那徐溫和李昱，在下敢於担保，對於貴國決無歹意。』

『你先莫說什麼好意歹意吧，』吳越王仰起臉來，便是一陣聲震屋宇的碟笑：『我祇問你，就像方才你所說的，小吳王派張顯帶十萬精兵前來攻打徐溫、李昱。萬一他們打敗了，是不是會往我國這邊退。到那時候，誰能分得出退兵吳越，是好意呢，還是歹意咧？』

『這——。』秦仲華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了。

於是，吳越王又滔滔不絕的往下說：

『秦將軍，你我都是明人面前不說假話，就讓我實告訴你吧。先前許再思、徐綰兩名叛賊，興兵作亂，勾串宣州節度使田頵强兵壓境，使我京城杭州危在旦夕。我也曾命人知會太湖裏的徐溫和李昱，請他們出兵夾擊。那時候，我曾許過他們，只要擊潰賊軍，便讓他們天長日久的紮在洞庭山上……』

秦仲華趕緊打斷他的話說：

『這一件事，徐溫、李昱也曾向在下提過。當時他們確實是因爲兵微將寡，又有小吳王的大兵分駐蘇常，虎視眈眈。他們唯恐全部人馬一旦輕離山寨，小吳王的大兵就會長驅直入，奪了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所以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出兵會同大王夾擊叛賊。』

吳越王嘿嘿冷笑的道：

『吳越有難，徐溫、李昱不肯出兵救援。如今徐溫、李昱也有强兵壓境，難道我就非得出兵救援不可？』

秦仲華雙手一拱的道：

『此一時彼一時，各人處境不同。』

『那麼就請你回去轉告他們吧，』吳越王毫不容情的說：『大好良機被他們輕易放過了。此刻，我不但要坐山觀虎鬥，看張顥發兵擊敗徐溫、李昱。而且，如果他們能擊退張顥，我也要從杭州發兵，把他們

撵出太湖去呢。』

秦仲華眼見局面已僵，都驚出了一身冷汗，他强詞辯解的說：

『大王，您也知道在下和徐溫、李昱十多年來並肩作戰，同生共死，親密如同骨肉。許再思和徐綰作亂，洞庭山誠然沒有能夠出兵爲大王助陣。可是，許徐二賊畢竟也是在下夜探賊營殺了的，大王能不能把這筆功勞，記在徐溫、李昱身上呢？』

吳越王忽又縱聲大笑，笑了好大半晌，方才伸手指着秦仲華說：

『秦將軍呀秦將軍，這事可是你自己提起的啊。』

秦仲華茫然的問道：

『大王，是我自己提起又怎麼樣呢？難道那一夜的鏖戰，我不曾給大王立功呀？』

『不錯，你是立了功，』吳越王匿笑的道：『不過，據我所知，你也得罪了人。』

秦仲華心跳突突的問：

『大王，您的意思是說——？』

這一次，吳越王不再回答他的話了，他頭也不回的高聲喊道：

『靈珠，妳可以出來了！』

隨着一聲嬌滴滴，嗲兮兮的答應：『唉——！』傳入耳鼓，秦仲華但覺得兩眼閃入了一團綠光。定睛看處，離別多時，刻刻在念的吳越王大公主錢靈珠，秀眉入鬢，似嗔似笑，束一方碧油紗巾，穿一襲翠綠大氅，風姿嫣然，飄飄若仙，從殿後一座雙龍搶珠的屏風後面轉了出來。秋波兒在秦仲華的臉上倏然一轉。於是，櫻唇啓處，鶯聲嚦嚦的在說道：

『秦將軍，久違了！』

含羞帶愧，滿心歉仄，秦仲華慌忙起立，向錢靈珠深深一揖道：

『大公主，那日，恕在下無……』

可是，底下的一個『禮』字還沒有說出來，錢靈珠便搶在頭前說話了：

『秦將軍，聽說你剛從太湖來？』

秦仲華誠惶誠恐的答道：

『是的。』

『爲什麼；——去而復回呢？』

『我——，』心想，不能不說實話了，便低下頭去說道：『我是專程前來謁見大王，請大王發救兵的。』

錢靈珠眉梢一掀，帶點調侃意味的說：

『啊？這倒是稀罕事兒了。堂堂的黑雲都尉秦仲華，也有求救兵的一天呀？』

『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何況，一想到張顯的十萬精兵壓境而來，徐溫、李昪以次，七位同甘苦，共患難的黑雲都尉憂急焦灼，惶亂無計。俗話有道是：『救兵如救火』，一肚皮的懊憹憤恚，便唯有勉力壓抑下去，他仍然陪笑的說道：

『大公主，太湖軍情緊急，我心裏正着急得很。還望大公主看在在下的份上，在大王跟前美言幾句，早早發兵救援。』

他不曾想到，竟會由吳越王岔嘴進來答道：

『發不發救兵，用不着大公主在我跟前求情。因爲，這一件事她儘可以代我做主。』

瞟一眼錢靈珠，她正巧笑倩兮的站在吳越王旁邊，一臉沾沾自喜，得意洋洋的神情，直看得秦仲華滿腔怒火，偏又不能發作，他只好仍舊堆滿一臉的笑，低聲下氣的懇求她道：

『大公主，那就求求妳高抬貴手，代大王發號施令，出兵相救了。』

於是，錢靈珠欲擒故縱，嫣然一笑的道：

『這個容易，只要秦將軍依我一件事就行了。』

一聽這話，秦仲華情不自禁的又緊張了起來，他喃聲的說：

『什……什麼事，但憑大公主的吩咐。』

詎料，錢靈珠神情一改，又是一聲冷笑的道：

『很簡單，我只要你施展眞才實學，和我當殿比試一番，要是你絲毫不假的輸給了我，輸得心服口服，我便奏准父王，發兵援救！』

秦仲華覺得非常之爲難，他一臉苦笑的說：

『這又何必呢？在下和大公主早就交過手了，分明在下是大公主手下的敗將。』

錢靈珠終於道出了緣故，她接口便說：

『可是，你我那天比試，根本就沒人瞧見。我說我曾贏了你，連父王都不相信。他老人家直在說是，我能贏你這位天下聞名，黑雲都尉之中居第一的武林高手，那簡直是笑話奇譚。我實在憋不過這一口氣，所以要跟你當殿比劃比劃看。』

秦仲華趕忙上前一步，長揖不跪，提高聲浪稟告吳越王道：

『大王，大公主所說的都是實話，早先在溧水，大公主和在下交手，她不但贏了我，而且，我還被她生擒活捉，逃都逃不脫哩。』

吳越王哈哈大笑，指着他的愛女說道：

『怎麼樣，被我說中了吧。靈珠，是妳用妳那張紅線魚腸網，出其不意的把秦將軍罩住了的。雙方比武，一方用暗器傷人，那怎能算是贏了呢？』

錢靈珠的一張粉臉，掙得通紅，她老羞成怒，大發嬌嗔的頓脚說：

『來來來，秦仲華，本公主今天不使暗器，便在拳脚上贏你！』

錢靈珠再三搦戰，秦仲華步步退讓，然而，終於禁不住她咄咄逼人，越催越急。秦仲華委實被她逼得無路可走了。他祇好極勉强的點下頭來，應允了和錢靈珠再比試一次。這時候，站在吳越王兩旁的文武百官，紛紛向後退讓，騰出了縱橫十丈的一處空地。吳越王的金鑾寶殿，暫且變成了比試場。

九

吳越王笑瞇瞇的，斜倚在金交椅上，居高臨下，靜靜欣賞。他眼見自己的女兒挺腰挪步，擺好門戶，一副急切取勝的神情模樣。再看那被迫交手的秦仲華，臉色惶亂，額汗涔涔，兩道劍眉緊緊的皺起，門牙在抿咬着下唇，顯得分外的緊張。

秦仲華和錢靈珠，一個丰采俊逸，一個貌美如花。分明是一對人間難於一覯的璧人。看他們面面相對，步步爲營，一左一右的緩慢移轉，相互等待着對方出手亮招。兩張俏麗臉龐，凝重得紋風不動，連久經陣仗，見多識廣的吳越王，

也忍俊不住的笑了。他頭也不回的，向他身後一名小內監說：

『還沒出手呢，叫人看了都覺得有趣。』

說話時，目光始終凝注在愛女靈珠的身上。只見她左手一揚，分明是在轉移秦仲華的注意，然後右手便疾如狂颱，使一招『毒蛇吐信』，用盡平生之力，向秦仲華的胸口擊去。

秦仲華正在極度的緊張之中，果不其然的上了當。他以爲錢靈珠是在用左手手掌劈向他的天靈蓋，慌忙雙手急舉，想要擋它一擋。殊不知，錢靈珠的左手祇不過是虛揑一招，她的全身氣力反倒是用在右掌上。秦仲華雙手舉了起來，自雙肩以下，他的上三路下三路便全不設防，眼看着錢靈珠那一招『毒蛇吐信』轉眼即到，秦仲華身上的任何一處，只要挨上了這一掌，那就必死無疑。雷霆霹靂，生死關頭，唯有目不轉睛，忠心耿耿的薛霸看得眞切，他驟然間迸出一聲暴喝，就像是平地裏起了焦雷。那薛霸厲聲喝道：

『莫傷我主！』

緊接着，薛霸兩脚一縱，那虎腰熊背，腰大十圍的身軀便橫着飛了起來，電光石火般飛到了秦仲華和錢靈珠兩人的中間，使一招『餓虎偷心』。斜刺裏殺出一位程咬金，叫錢靈珠根本無從防範。於是，薛霸鋼鐵般的右掌，猛力擊中了錢靈珠的左胸膛，只聽見悶悶的一聲重擊聲響。緊接着便是錢靈珠一聲慘叫：

『哎呀不好！』嬌軀在半空中搖了搖，忽的仰後便倒。

吳越王的金鑾寶殿上，頓時就是一片大亂。——薛霸慌忙一拉秦仲華，兩個人都自知闖下了滔天大禍，唯有拔脚逃跑，逃得越遠越好。

十

一口氣往前衝了三四十里，秦仲華和薛霸氣急敗壞，面色忽青忽白，相偕衝出了吳越宮，衝出了杭州城，衝到了京畿郊外。一路頻頻的向後眺望，且喜不見吳越王的兵馬追上來。

驚魂甫定，恐懼又起，秦仲華驀的想起了一件事。他揮揮手，叫薛霸也收止脚步。然後，主從二人在路畔站定了，秦仲華上氣不接下氣，出口埋怨的說：

『瞧你，替我闖下了滔天大禍！』

『小人該死，』薛霸低埋着頭，自疚自責的說：『一時救主心切，出手太重了些。小人打死了吳越王鍾愛的大公主，這一下，吳越王絕對不肯出兵援救洞庭山了。』

『那還用你說！』秦仲華恨聲不絕的道：『吳越王只有這一位掌上明珠。你打死了她，吳越王不但不肯發兵援救洞庭山，而且準會興師問罪，發兵攻打，逼着徐大將軍交出你我二人，給大公主抵命哩！』

一番話驚醒了莽薛霸，把他嚇得駭汗淋漓，面如土色，嘴唇皮直在哆嗦的說：

『這……這可怎麼是好呢？』

『所以我方才想了起來，』秦仲華喟然太息的說：『我們不能再回洞庭山去了。祇要我們不回洞庭山

，萬一吳越王興師問罪，徐大將軍他們還可以推托個全無所聞，毫不知情。』

『那——，』薛霸猶豫不決的問：『張顯領兵攻打洞庭山，又叫徐大將軍他們怎麼應付呢？』

愁思百結，心如油煎，只是急切間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秦仲華連連頓足，長吁短嘆的說：

『誰教我們自己成了禍害，幫不上徐大將軍他們的忙，反倒誤了大事！罷罷罷，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偏頭想了想，薛霸義形於色，斬釘截鐵的說：

『將軍，請你把我綁上！』

秦仲華驚詫的問：

『你這又是做什麼？』

『綁上小人，送到吳越王宮，給大公主抵命呀。』薛霸毅然決然的說：『依小人想，吳越王多半可以平息他的雷霆之怒！』

秦仲華搖頭苦笑的道：

『薛霸，你就別再做傻事了！倘使有人抵命，吳越王就可以息怒，那我也願意到吳越王跟前去自縛送死哩！』

薛霸又急得六神無主的問：

『可是，不回洞庭山，天涯茫茫，我們又能到那兒去呢？』

一線靈光，閃入秦仲華的腦際。他忽有所悟，面現笑容，雙手一拍的道：

『對！只要洞庭山有救，我們何惜拚却一死！薛霸，我們就此改走西北，遶過太湖，趕到常州。闖進張顯的大營，先把那賊給刺殺了，再作計較！』

『照哇！』愁雲慘霧盡去，薛霸歡天喜地的嚷了起來：『我這個笨腦袋，怎麼就沒有想到這一着妙棋呢？』

一招薛霸，往前又走了一程，來到一處三叉路口。秦仲華和薛霸從此折向西北，直奔常州，把洞庭山和杭州城，遠遠的拋在身後。

十一

一路奔跑，日夜趲趕，秦仲華、薛霸主從二人遶道而行，足足走了五天四夜，方始到了常州城南，南門外的堅壁高壘之前。方到，就看見城門大開，城外空蕩蕩的闃無一人。秦仲華正覺得困惑不解，薛霸忽然伸手一指城裏，低聲的說：

『將軍，你聽！』

秦仲華側耳傾聽，果然聽見了常州城裏，遠遠的傳來鐵馬金戈，刀兵陣伕的殺伐之聲。他瞿然一驚，凝神一想，又伸手一招薛霸道：

『不管怎樣，我們先進城去看看！』

薛霸答聲：『是！』便隨着秦仲華快步奔入常州城，順着廝殺聲來自的方向尋去。在常州府衙前的一片廣場，一眼瞧見有兩員戰將在拍馬相交，性命互搏，一個使刀，一個舞槍，正門得難分難解，不分勝負高低。在他們的周圍，又有成千上百的馬步兵丁，都在狠狠的捉對兒廝殺。

秦仲華眼睛尖，他一瞥之下就認出來了，舞槍的那員少年將軍，正是太湖洞庭山上的左庶子李昱。當下不由大喜過望，他拔步飛奔，趕上前去，一面跑時，一面還在高聲大叫：

『左庶子，秦仲華來了！』

叫聲傳到了兩員戰將那邊，和李昱酣鬥的那員賊將，一聽秦仲華的名字，頓時便吃了一驚。他急於逃出戰圍，便向李昱揮刀猛砍，一連幾刀，砍得李昱眼花撩亂，手足失措。這眞叫做：『一人拚命，萬夫莫當』，賊將拚死衝突，逼得李昱勒馬倒退幾步，賊將一拎馬韁，就想從斜刺裏逃走。

偏巧就在這個時候，秦仲華一路飛奔的趕到了。眼見賊將要逃，他來不及取兵器，驀的一聲巨喝，腰肢一挫，便從地面上直飛起來，整個身子，像勁矢般的射向那名賊將。一聲：『往那裏走！』還在耳邊繚繞，秦仲華的右手二指，已經猛戳到賊將的左太陽穴。但聽見他發出淒厲的慘呼：『哎呀皇天！』當下便紅光崩現，鮮血四濺，賊將猝然向右一歪，一個倒栽蔥直摔下地。可是，他的兩隻腳還掛在馬鐙上，於是，便那麼頭朝下，腳朝上的被戰馬拖着滿地亂滾，廣場上血跡斑斑，血肉橫飛，那賊將早已一命嗚呼。

從半空中落了地，李昱也驟馬來到秦仲華的跟前，他一見秦仲華，便嚷嚷的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仲華，你從吳越搬來了救兵，偏你蹤影不見，害大家躭了好幾天的心。這會兒張顯賊兵早已敗退，張顯的胞弟張顒方才被你殺了，你才在這常州露了面。』

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秦仲華仰起張臉，望着馬背上的李昱，他只揀要緊的話，忙不迭的問道：

『左庶子，你說什麼？——我從吳越搬來了救兵，吳越救兵是幾時到的？現在在那裏？領軍的主帥，又是那一位？』

李昱霍的跳下馬來，和秦仲華把臂歡晤，要言不煩的告訴他說：

『吳越救兵由吳越大將陳起親自率領，一總是勁卒八萬。兩天前遶過太湖，直攻蘇州，把張顯的十萬之衆打得落花流水。徐大將軍和我立刻揮兵齊出，一戰而勝，張顯在亂軍之中留下他的胞弟張顒斷後，就是方才被你殺了的那賊。此刻，他大概已經逃到京口一帶了。』

秦仲華宛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一叠聲的叫着：『奇怪，奇怪』，再向李昱道：

『我到杭州，見到吳越王，那大公主逼我當殿比試，分明是薛霸一時莽撞，失手打死了大公主。我們爲此才嚇得東奔西跑，遶道而行，直到今天才趕到常州的。吳越王怎麼會派救兵來呢？難道，他連殺女之仇也不顧了嗎？』

聽得李昱揚聲大笑，笑後方道：

『原來你和薛霸糾擱了那麼些天，就爲了這一件事呀？』

秦仲華把薛霸喊到自己的身邊，指着他向李昱說道：

『這廝爲了救我，心急了些，向大公主下了致命的一掌，大公主中了那一掌以後，性命必定難保。怎麼，這樁禍還闖得不小哇？』

李昱却還在滿面春風的笑着說：

『仲華，看來是你白担好幾天的心了。我便實告訴你吧，那位吳越大公主的內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她挨了那一掌，只受了輕傷。而且，她說她有言在先，只要你絲毫不假的輸給了她，輸得你心服口服，她便奏准吳越王，發兵救援太湖。薛霸因爲要救你，急切出手，可見得你已經輸定了。所以她實踐諾言，派兵前來，這不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嗎？』

一席話，說得秦仲華猶如醍醐灌頂，豁然清醒。滿天的愁雲慘霧，猛一下子被掃了個乾乾淨淨。喜從天降，一心寬暢，但他仍然不敢相信這些個都是眞的，還在將信將疑的問：

『左庶子，莫非是你在騙我？』

『仲華，』李昱笑嘻嘻的答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麼會騙你呢？』

秦仲華喜孜孜的再問：

『那麼，徐大將軍，還有吳投戈、蔡振玉、刁彥能他們列位呢？』

李昱腦後，響起了大隊人馬雜沓如雷的馬蹄聲。他曉得是徐溫他們率領後隊趕上來了，便伸手向後一指，高聲的說：

『喏，仲華你看！徐大將軍他們，不是都來了嗎？——好教你高興，張顥新敗，短期之內決不可能捲土再來，徐大將軍和我已經決定了，就把隊伍從太湖洞庭山拉出，佔住這蘇、常二州，整軍經武，生聚教訓。總有一天，我們會舉兵清君側，擊滅張顥，使小吳王脫離他的羈絆，重整我大吳錦繡江山！』

秦仲華振奮鼓舞，興高采烈，他竚望着徐溫帶着大隊人馬，自洞開的常州南門外漸行漸近。戰鼓咚咚，旌旗似海，他彷彿已經看到來日重返廬州的燦爛光輝景象。只是，內心裏又湧起一張含情脈脈，千嬌百媚的臉龐，他掉回頭向東南方望，嘴裏喃喃的在說：

『大公主，盛情感激之至，容圖來日報答！』

金光陣

一

空庭，皓月。

峻拔白楊，投下一團濃陰。在漢白玉鋪砌的庭心，像皚皚雪地上，點染着一片淡墨。

一席酒，七張茵褥。坐七位高矮胖瘦不等，年齡大小不一，容貌奇特，面色凝重的英雄好漢。寡言少語，悶悶悒悒，喝了好大半天的酒。從夕陽西下，到月上柳梢。此刻，將近午夜了。

坐北面南，正中間的座位上。溶溶月光映出了滿頭星星霜霜，鬑鬑白髮。流亡在外的吳國大將軍徐溫，一聲低沉的嘆息，劃破了月下空庭的寂靜——

『唉！仲華怎麼還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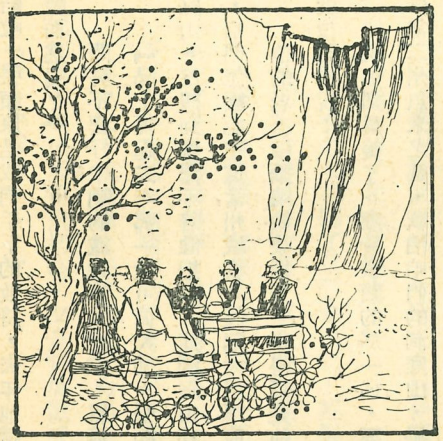
坐在他左側的左庶子李昱，將杯中酒一飲而盡，故作洒脫的說：

『大將軍，還早呢！』

在他正對面，冲天鶻子刁彥能也開了口：

『仲華說過，今夜不出四更，他一定可以從金陵趕回轉。』

『四更，』在他右邊的展翅大鵬徐玠，苦笑着提醒他說：『可是，彥能，現在才三更還不到呀。』



『不錯，是三更不到，』刁彥能在分辯的說：『只是，仲華的脾氣，向來是甯早不遲的。何況，張顗在金陵天保城擺下了金光陣，遣人來常州搦戰，約定在明夜四更請我們入陣攻打。從常州到天保城，快馬得半日，步行要一整天……』

『就是說嘛，』徐溫也岔嘴進來，煩躁的說：『倘若我們不能如時趕到，豈不是要給張顗那廝笑話。』

老將神箭賈隆，坐在他的右下首。得了機會，便嘿嘿冷笑的說：

『早聽我的不就好啦！諒張顗那小子也不是什麼三頭六臂。他擺金光陣，咱們大夥兒衝進去，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不就

結啦！張顥原是我們手下的敗將，去年他帶了十萬人馬來攻咱們的太湖洞庭山，不也是給咱們殺得大敗虧輸而逃嗎？』

悶聲不響好半晌的鐵琵琶吳投戈，眉飛色舞的說道：

『喝！提起去年那一仗可眞夠勁。張顥盡起小吳王的人馬，妄圖一鼓作氣，吞了咱們那個彈丸之地洞庭山。沒想到偷鷄不着蝕把米，連洞庭山都沒見着，反倒給咱們頂了回去，白白的賠了蘇常二州。要不然，咱們怎麼能在這常州城裏，設起大將軍府來呢？』

他的老搭檔攝魂簫蔡振玉，也得算是他的槓子頭。老愛跟他針鋒相對，一路槓子抬到底。因此，當下就微哂的說：

『你別臭美了。擊敗張顥的那一仗，要不是仲華趕到杭州，向吳越國王殿下請來了救兵。別說攻佔這蘇常二州魚米之鄉，祇怕咱們的洞庭山，早就沒啦。』

吳投戈鉗口無語了，蔡振玉講的都是眞情實況。想抬槓也抬不起來，這情景倒是很少見到的。左庶子李昱年紀最小，却最細心，他怕吳投戈太窘，便特意打個岔，將話題拉開，帶笑的說：

『這一次又要跟張顥交兵對仗了。我們是不是再請仲華走一趟杭州，上吳越國去搬些救兵來？』

徐溫立刻便斂容正色的說：

『那怎麼成呢？這一次是張顥擺陣，向我們搦戰。能贏的便去，贏不了的儘可以推，所以我這才請仲

華上天保城去探探動靜。倘使爲這個又要去跟吳越王討救兵，豈不是丟盡了顏面嗎？』

說得李昱臉上一紅，連忙抱拳爲禮，一拱到頂的說：

『大將軍，是我失言了。我原是看席上太悶，開開玩笑的。』

蔡振玉打個哈哈，接口便道：

『左庶子，你就莫開這種玩笑了。你我都看得出來，吳越公主錢靈珠，對咱們那位風流瀟灑的黑雲都尉秦仲華，蠻有點意思啊。你還在攛掇仲華往杭州跑，有朝一日跑出了麻煩，當心你那位在練一元罡氣功的令姊妙娥姑娘，找你算賬啊！』

吳投戈唯恐李昱聽了這話會生氣，趕緊呵責的道：

『振玉，看你瘋言瘋語，都在嚼些個什麼蛆呀！』

蔡振玉一伸舌頭，輕輕的打了自己一巴掌。再向李昱拱手致歉的說：

『左庶子，得罪得罪，你就當我是在混嚼蛆罷。』

李昱並不在意，嗬嗬的笑了。他這一笑，再加上蔡振玉方才那副滑稽模樣，果然逗了個滿座哄堂。笑聲未歇，巔巍巍直聳雲天的大白楊樹上，簌簌一陣枝葉輕搖聲響。快似閃電，疾若流星，直躥下一條黑影來。衆人看得眞切時，又是齊聲歡呼：

『啊，仲華回來了！』

二

常州大將軍府外，大校場上，天色微曙，清風徐來，吹拂得滿校場上旌旗招展，嘩嘩啪啪作響。除此以外，便鴉雀無聲，連半點兒音響都聽不到。然而，便在這座寬廣里許的大校場上，肅立得有兩萬披甲執戈的健兒，一共分做三隊。前部一萬五千步隊，中軍四千五百馬軍，後列却只有五百名壯士。他們都曾習過輕功，一晝夜間能跑五百里路，拔脚開奔起來，要比名駒駿馬更快。

兩萬健兒面前，演武廳上，又高高的站着八位英雄好漢。一字並肩，雁序般的排開。這是大吳國碩果僅存，還在馳騁疆場，交兵接仗的黑雲都尉。——中間站着的是大將軍徐溫，鬚髮蒼蒼，老當益壯。在他左邊的是左庶子李昱、吳投戈和蔡振玉。右邊則是秦仲華、刁彥能和徐玠，還有老將賈隆。

徐溫先咳聲嗽，清清嗓子，然後左右一望，開始發號施令，蕞的一聲高喊：

『有請秦將軍！』

秦仲華連忙上前一步，躬身爲禮，聲清氣朗的回答：

『秦仲華在！』

『仲華，』徐溫又和顏悅色，微微笑着說：『好在你對金陵天保城是輕車熟路，這頭一陣，煩你和賈隆、徐玠二位，帶五百健卒，立刻出發。讓我和左庶子李昱、刁彥能居中，騎馬來攻第二陣。然後請吳投戈、蔡振玉帶領步隊，進佔天保城，再把金陵拿下！』

只要拿下金陵，離鄉就不遠了。跟隨徐溫、李昱的兩萬人馬，皆望淮北，魂牽夢縈，一旦聽說歸去有望，人人都興奮得振臂高呼，聲聲歡喊：

『進佔天保城，拿下金陵來！』

歡騰喊叫聲中，徐溫十分關懷，低聲的問秦仲華：

『仲華，你能在今夜四更以前，趕得到天保城嗎？』

秦仲華斬釘截鐵的答道：

『一定趕得到！』

左庶子李昱又是眉頭一皺，担心的說：

『攻堅破陣，爲什麼非在四更以前不可？我眞不放心，就怕張顗有什麼陰謀詭計。』

『我還是昨夜那句老話，不會有什麼的。』秦仲華提高了點聲浪說：『張顗是我們手下的敗將，他敢擺這個金光陣，無非仗着他把北五省的武林高手都請到了。』

『啊，仲華，』徐溫也想了起來說道：『依你昨夜說的。那張顗是請到了直隸的凶僧大空、凌風兩師徒，山東的姜氏三虎，山西的趙得成，察哈爾的策坦、策令兩兄弟，還有中州的獨霸天李隆超？』

秦仲華點點頭道：

『是的。』

『姜氏三虎、趙得成和李隆超沒有什麼可怕的。』徐溫詳加指點的說：『倒是對付大空、凌風、策坦和策令，你要小心在意些。空門之中的武林高手都各有他們的獨門絕招。策坦、策令是番邦武士，中原武林中人從來沒跟他們交過手。聽都不曾聽過，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個路道。』

『這個——』秦仲華頓了頓方說：『大將軍放心，我自會小心在意的。』

李昱馬上就接了腔道：

『其實，你在今夜四更以前趕到天保城，只要到達了就好，大可不必貿貿然的入陣挑戰。最好是虛應一番故事，再按兵不動，等我們趕去，再作計較。』

想了想，秦仲華方道：

『也好。大將軍、左庶子，我們這就帶隊動身了。』

徐溫向他拱手答禮。又向賈隆、徐玠抱拳爲禮的道：

『願三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一舉破了金光陣！』

三人一致高聲的回答：

『謝大將軍金口！』

徐溫從背後拔下一支令旗，雙手遞給秦仲華，又說：

『仲華，你們一啓程，我們馬步兩隊，緊跟着就來。』

三

一天半夜，急急趲趕。秦仲華、賈隆、徐玠和那五百名健卒，竟然分做了兩撥。

五百名健卒的輕功，比起三位天下聞名的黑雲都尉來，當然差得遠。秦仲華、賈隆和徐玠，領着他們一路飛快如風的奔到龍潭，爲時已是三更了。秦仲華一聽鎮上的更柝聲響，焦灼萬分。他一拉賈隆、徐玠，三人上前幾十步，方說：

『再這樣走下去，怎麼能在四更以前趕到天保城呢？』

賈隆嘆了口氣說：

『已經跑得夠快的了。一半天夜，連個尖都沒打。別說他們那些初學乍練輕功的，我都有點吃不消。』

徐玠也在煩躁的說：

『可是，四更以前趕不到天保城，那也是不行的呀！』

賈隆眉頭皺得緊緊的說：

『就是說嘛！』

靈機一動，計上心來。秦仲華一面奔跑，一面望着賈隆說：

『老英雄，是否可以這樣？我跟玠兄先走一程，你再帶着他們，慢慢的跟上來！』

賈隆一輩子從不服輸，却是如今歲數畢竟大了。這就是『江湖子弟老，歲月不饒人』。他唯有一聲長歎，搖搖頭說：

『你們先請吧，我們自會儘快趕上來的。』

於是，秦仲華點點頭，和徐玠互望一瞥，兩人一個縱身，如勁矢般的射了出去。賈隆站在原地，眨眨眼睛，已經看不到兩個人的身影了。賈隆不勝感慨，自言自語的道：

『唉，倘若時光倒回二三十年，那該有多好啊！』

四

秦仲華一馬當先，徐玠步步緊蹋，洒開脚步，奔往金陵城外的天保城。但聽見呼呼風聲過耳，不上一盞茶功夫，便來到了天保城下。依徐玠的意思，就要飛身上山，喊陣破陣，但是秦仲華却一伸手將他攔住，附在他的耳畔，悄聲的說：

『此刻還早。後面的大隊，跟上來還要一段時間。我們莫忙上去，等四更到了，再喊陣也不遲。』

雖然是兩人同出，可是在體制上仍舊秦仲華是主將，徐玠爲副，所以他只好聽從秦仲華的囑咐，曼聲的說：

『也罷，我們就在這兒坐坐。歇一會兒，養養神。』

秦仲華連連頷首，和他揀了一塊平整的石頭，面對着天保城，並肩坐着。那徐玠也有暗中見物的本領，他定睛看那天保城時，原以爲它是一座城池呢！那想到它僅是一座光禿禿的石山，又像是一座懸岩絕壁。陡削險巇，不生草木，環山四周，都是一匝匝零亂散落，嵯峨崢嶸的大小石塊。仰起臉來望上去，既不見什麼金光陣，也看不到有紮下營盤，駐屯兵馬的跡象。

正待要問，秦仲華先啓齒說話了，他指指點點的道：

『這一座石頭城是金陵的天險，從山頂上可以俯覽全城。』

徐玠仍在詫異的問：

『那張顯所佈的金光陣呢？』

『看來他是用這麼一座天保城，在充作他的金光陣了。』

秦仲華似是實非的在揣測：『昨夜我到這兒時，也是這樣的情景，見不到刀兵，也聽不到刁斗。』

『那——，』徐玠興致勃勃的說：『我們何不上去看看？』

『還是再等一會兒吧，』秦仲華遲疑了一下說：『山上大

石頭很多，張顥邀來的北五省武林高手，還有他所調集的賊兵，一定都在石頭後面。』

這話可給他說中了。因爲兩人默默的坐了片刻，四更天卽已來臨。就在離他們二三丈遠的一塊巨石後頭，傳來噹噹噹的一陣鑼響，接着便轉出二三十人來，領頭的正是小吳王駕下的大將軍張顥。他向身旁一位七尺來高，虎頭環目，威武雄壯的大漢，聲聲冷笑的說：

『山下一點動靜也沒有。看上去，徐溫他們定是胆怯，一個也不敢來！』

一言旣畢，山下的展翅大鵬徐玠生氣了。他一挫腰，縱起一丈來高，輕悄的落在張顥的跟前，伸手一指，厲聲喝道：

『敗軍之將張顥！你莫耍嘴，你家爺爺等夠多時了。』

張顥一見徐玠，仰臉大笑。笑罷他才指着徐玠說道：

『祇這便是老吳王的黑雲都尉之一，叫什麼展翅大鵬徐玠的。得成兄，我初拜大吳大將軍時，他也曾在我帳下效過力。』

徐玠聽他這麼一說，就曉得那猛漢是山西來的擎天一柱趙得成了。早就聽說趙得成天生神力，有萬夫莫敵之勇。他的掌風可破鋼鐵，曾經一連劈死過二十七條蠻牛。當下但見趙得成兩眼緊瞅着他，顯露凶光，頭也不回的跟張顥說：

『張大將軍，請你回陣，待我結果這廝。什麼展翅大鵬，我要把你宰掉，烤了來吃！』

大話剛剛說完，半空中又飄下一個人來。秦仲華笑吟吟的，一邊落地一邊說道：

『張顥，莫忙走。可記得你曾把我打下地牢，置我於死嗎？』

張顥却一個勁兒的冷笑，傲然的回答他道：

『秦仲華，還輪不到我來收拾你呢。這頭一陣的陣主是趙得成趙爺，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們一會兒見。啊！多半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面了，你們要連闖五陣，才能見到了我咧！』

然而，多言必敗，張顥未免太自負了。他在跟秦仲華吹着牛。那一頭，徐玠氣往上撞，趙得成性烈如火，兩人已在性命相搏的交起手來。趙得成居高臨下，一手醉劈山門，向徐玠兜心便是一掌。徐玠曉得他那掌風的厲害，却是並不閃躲，反而迎將上去。眼看巨靈掌就到，徐玠竟猛一蹲身，腰往後扭，雙手與左脚撐地，將全身氣力運在右脚上，下死勁的踢向趙得成咽喉。

這一脚，有個名目叫做『一踹破天』。是南派拳法裏化險爲夷，反敗爲勝的一着。趙得成仗着一身的蠻力，幾曾見過這樣的拳脚功夫，傻楞楞的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喉管已被徐玠一脚踢了個大窟窿，血流如注，往後一栽。『擎天一柱』終於喪生在『展翅大鵬』的足下。

趙得成的壯大身軀，咕咚一聲巨響，四仰八叉的栽倒在地上。張顥回頭一看，眞把他嚇了一跳。怎麼才一交手，徐玠就結果了趙得成呢？頭陣已破，反正還有二三四五陣吶。他無心戀戰，一心趕回本陣去，也不再說大話了，一個轉身，扭頭就走。

五

依秦仲華的意思：『得意不可再往』。徐玠和他就該在這頭陣停下，等後面的四撥人馬來齊了再說。可是徐玠一出手便結果了一介莽夫趙得成，他很得意，便將北五省的武林高手全給看低了，執意乘勝再破張顯幾陣。於是，兩人再往前走，往高處攀越了百十步左右，便跟來自山東的姜氏三虎撞了個正着。兩下裏都不打話，也不使兵器，就那麼拳來脚往，各自施展平生絕技，惡狠狠的鬥了起來。

這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龍爭虎鬥，雖說三個打兩個。可是秦仲華躥高躥低，儘在找姜氏三虎的空隙。因此，地面上就只剩了徐玠，雙拳迎敵六臂。

姜氏三虎是北五省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百戰百勝英豪。黑虎姜奎，內功在華北得數第一。黃虎姜亞，曾是流寇黃巢帳下統兵五萬的一員大將。白虎姜泰自小得異人傳授，最擅長腿上功夫。三兄弟全是不會高來高去的步戰好手，所以秦仲華一心想攻他們的上三路。

把徐玠留在地面和那出手出脚極重的三兄弟相周旋，秦仲華未免過於高估年將五十的展翅大鵬徐玠了。抵擋那三兄弟的一拳一脚，都得使出千斤的臂力。鬥夠半個時辰，徐玠已是氣喘吁吁，遍體大汗淋漓。徐老將心高氣傲，不甘呼救，他還在咬緊牙關，苦苦應付那三兄弟的圍攻。

姜氏三虎越戰越勇，漸漸的老徐玠已經只有招架之功，全無回手之力。三兄弟中的老大姜奎覷個眞切，使一手雙雷灌耳，來勢洶洶，嚇得徐玠一個倒退，忘記了身後還有步步進逼的姜家老二黃虎姜亞，他飛起

一脚踢中徐玠的背心。但聽見徐玠哇呀呀一聲怪叫，整個身子往前一仆。姜家老三白虎姜泰趕緊使一招鴛鴦腿，左脚踏倒徐玠，右脚轉眼就到。兩脚用力非常之猛，可憐享了半世英名的黑雲都尉老英雄，一個腦袋帶着哇呀呀的喊聲，全給踹進泥裏去了。

徐玠慘死，看得半空中的秦仲華心摧胆裂，頭皮發麻。將這打羣架、下毒手的三兄弟恨入骨髓。他驟的一聲暴喝，自天而降，拳若流星，正是『一夫拚命，萬夫莫當』。何況姜氏三虎正在得意頭上，爲徐玠慘死笑得歡時。秦仲華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一霎眼功夫，便叫姜氏三虎一個個東倒西歪，嗚呼哀哉。——秦仲華眼裏汩汩的湧着熱淚，在頭陣二陣守兵驚呼駭喊，四散奔逃之中，小心翼翼的從泥地裏掘起徐玠那顆碎裂了的頭顱來。心中愧恨交集，有如錐刺刀割。『好漢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那時節的秦仲華，却在淚如泉湧，喃喃有聲的說：

『啊，玠兄，都是我輕忽大意，都是我輕忽大意。你是一代人豪，怎死在這三名毛賊之手，我眞是萬死莫贖了呀！』

抱着徐玠猶有餘溫，血跡模糊的屍體。秦仲華自怨自艾，哭了又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耳鼓裏響起自遠而近的喊聲：

『仲華，仲華！』

六

神箭賈隆，背着他的鐵胎寶弓，領着五百名會輕功的勁卒。一個個跑得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順利無阻的過了頭陣。一眼瞧見秦仲華抱着徐玠的屍身在痛哭時，他如中雷殛，張口結舌的站住了。

幾許次並肩作戰，幾許次出生入死，多少回開懷暢飲，酒酣耳熱，多少回抵足而眠，吐露衷曲。黑雲都尉情逾骨肉，展翅大鵬徐玠慘死陣前，使老將賈隆一驚一呆，怔怔的木立了許久。待他清醒過來，登時就覺得徹心徹肺的一陣劇痛。肝腸寸斷，偏還欲哭無淚。迴腸盪氣，五內如焚，全都化成了盡殺賊兵，給大半生老搭檔徐玠報仇雪恨的一念。他一聲暴喝，像平地裏捲起了一陣焦雷，老將軍解下鐵胎弓，搭上花翎箭。像發狂了似的，直衝上山，健步如飛。一面迸流着熱淚，一面在喑嗚叱咤——

『出來！出來！全給我滾出來！一一領死，好給我的徐老弟償命！』

狂呼高叫的聲響，也震醒只顧撫屍大慟的秦仲華。他霍然省覺，眼看着賈老將已經奔上了半山腰。唯恐他輕身入陣，有個閃失，便圈起手來高聲大叫：

『老英雄，等等我！』

却是糟糕，他又遲了一步。一片拔地而起的巨石後頭，鑼聲敲得震天價響。轉出一個矮小佝僂，但却練得一身上乘輕功，打遍中州無敵手的獨霸天李隆超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老將賈隆急拽弓，忙射箭

，搭在弓臂的九支利鏃，雷光石火般齊齊射出。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老將性急了些，忘了將弓身直立，齊射李隆超的上、中、下三路。那怕他是隻飛雀，也逃不過這九支勁矢。——他反將弓身平擺，正好讓獨霸天李隆超躥上躥下，接連幾縱。九支勁矢只射倒了他身後的幾名小卒，李隆超竟安然無恙，毫髮不傷。

九箭連發，都不曾射倒李隆超。能征慣戰，喪生於他箭下何止千百的老將神箭賈隆，不由得也發了一下子怔。便在這時，秦仲華不及趕到，獨霸天李隆超的身手，却和他一般兒的矯捷。他跟呆呆站住的賈隆相距不遠。連縱帶蹦，三下兩下，李隆超便已撲到了老賈隆的跟前。雷霆萬鈞似的一掌劈來，賈隆忙伸起鐵胎弓來格。只聽見吭啷啪啦一陣響，老賈隆的天靈蓋，已被劈成粉碎。

秦仲華來遲一步，親眼目覩老英雄賈隆，被李隆超一掌劈死的這一幕。血脈僨興，肝胆俱裂，他發出了一聲淒厲的悲呼：

『天啊，兩名老將相繼陣亡。這下我可死無葬身之地了！』

悲憤交織，使得秦仲華『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他身子在從半空中往下落，但却一扭腰肢，朝向李隆超的頭頂心上，直飛下去。將到時，併起右手兩指，來上一個『海底撈針』。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也要用雙指挖出李隆超的白腦漿來。

然而，那一頭，李隆超以逸待勞，早已看出秦仲華的這一招了。他不慌不忙，臉上還掛着得意的微笑，等秦仲華來得臨近，猛可的一側身，讓開了去。險些使秦仲華直衝下地，也摔個腦袋開花。

可是秦仲華却能臨機應變，使個鷂子翻身。在離地不及三尺高的時候，挺腰舒腿，憑空翻個觔斗。斜斜的平飛向遠方，穩穩妥妥的落下來。站定，回身，面向李隆超，擺好弓馬步。三陣上的賊兵，眼見秦仲華不喘，不促，但祇兩眼射出熊熊的怒燄。輕功高超到這種地步，委實世上少有，人間無雙。連李隆超在內，都齊齊的喝了聲采！

『好功夫！』

李隆超情不自禁，也在給秦仲華喝起采來。采聲甫出，便懊悔自己當衆失態。『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臉皮上臊臊熱熱的，搭訕般問秦仲華道：

『來者想必是秦仲華吧？』

『不錯，』秦仲華虎視眈眈，伸手直指：『既然曉得是我到了，你若是曉事，便自己納下頭來！』

李隆超有心想激怒秦仲華，便嘿嘿冷笑的答道：

『這個，只怕沒有那麼容易。秦仲華，你若是曉得的話，就該看看地上躺着的賈隆，不正是你的榜樣！』

一提起地下躺着的賈隆，更讓秦仲華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不耐煩再跟李隆超耍嘴皮了，使一個餓虎撲羊，雙拳齊出，兩腿猛蹬。連鐵拳帶輕身，一道電閃般撲向獨霸天李隆超去。

李隆超心想，秦仲華的輕功名滿天下，無人匹敵，怎麼會一出手便是這種村夫打架的笨招。妄想一舉

取他的性命，莫不是他給自己氣瘋了吧？正要閃騰挪移，再叫他撲個空，摔個狗吃屎。那裏想到，秦仲華智勇雙全，輕功變化萬端。他在空中飛了一半，驀的又是一改。兩拳反後，雙脚伸前，赫然又是一手『雙龍搶珠』。只要李隆超猶疑那麼一霎眼功夫，他的左右兩處太陽穴，就會給秦仲華的脚尖，踢穿兩個窟窿。

驚出了一身冷汗，李隆超急切間閃避不及。爲了躲過秦仲華晴天霹靂似的這一擊，他唯有當衆出醜。身子往前一仆，就地趴倒，變成他自己在狗吃屎了。

陣上的守兵，忘其所以。一致指着狼狽萬狀的中州獨霸天李隆超，哈哈大笑。

然而，輕功搏鬥瞬息萬變，間不容髮。李隆超本陣的守兵正在笑得前仰後合，突如其來的又是一次劇變。這一變，使笑着的人全嚇壞了。一個個睜圓了眼，張大了嘴，不約而同喊出了一聲：

『哎呀！』

上萬的人同聲驚呼，山應谷響，餘音嫋嫋：『哎呀——哎呀——哎呀——』！地面上，狗吃屎的中州獨霸天李隆超，果眞頭頂上開花，腦漿迸濺。原來，誰都以爲秦仲華在一縱身間，脚不沾地，手不觸物，能在彈指之間變上兩變，已經是出神入化，令人無法想像了。然而，秦仲華的一世英名豈是等閑得來？他在兩變之外又有第三變！

雙手反伸向後，兩脚直射向前。李隆超往前一趴，兩條身子恰好一上一下，平行而過。秦仲華的絕妙高

超輕功，能翻能滾，能勁射，也能倒飛。他在賊兵們齊聲失笑時，半空之中停了一停。千斤膂力，於是又從脚尖運回兩掌。倒飛向下併力一擊，李隆超的那顆小腦袋，就此應聲而碎。——秦仲華的這一絕招，可把滿山賊將賊兵，嚇得魂靈出了竅。

七

嗚哩哇啦的陣陣怪叫。金光第四陣上，殺出來兩名眼似銅鈴，嘴似血盆，身高八尺開外，臉色橙黃，相貌醜陋得像是妖魔鬼怪的猛漢來！——那是察哈爾來的兩名番將，韃靼族的兩位可汗：策坦與策令。

這兩位番邦可汗委實長得高大威猛，猙獰可怖極了。等閑之輩要是驟然撞上了他們，不給他們嚇壞才怪！策坦天生神力，他能拉起怒奔駿馬的尾巴，把牠倒拖着走。策令更是眼明手快，十指堅硬如鐵，就地直蹦起來，能夠抓得住飛過的鷹隼。

兩兄弟根本就不懂什麼內功、輕功與外功。仗着天賦的本錢，多年的苦練，練就了一身旁門左道的功夫。在塞外生長二三十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們的手下脚底。一語不合，這兩兄弟就只曉得殺！張顎不惜重金禮聘，把這兩兄弟從塞外察哈爾，萬里迢遙的請到中原江南來。他要靠他們殺盡徐溫那邊的黑雲都尉。

秦仲華和已死的李隆超，像燕雀蝴蝶一般的在半空中飛。看得策坦、策令兩兄弟心癢難搔，躍躍欲試；——並非鬥志昂揚，而是興趣盎然。兩兄弟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秦仲華較量較量。

因此，他們特地帶了一名通事來。在兩兄弟和秦仲華之間，担任傳話。

通事傳那兩兄弟和秦仲華的話，嘰哩咕嚕，一問一答：

『兩位可汗下問：跟你賭什麼？』

秦仲華乾乾脆脆的回答他道：

『賭命！』

『可汗說，痛快痛快。但是可汗又問，怎麼個比試法？』

『拳來脚往，不死不止！』

『可汗說好極了。再問你，是單鬥，還是一塊兒打？』

秦仲華輕蔑的答道：

『隨便。』

話還沒傳過去，那頭的策坦已經等不及了。他脚步蹣跚的往前走兩步，把那名通事一把拉開，攤開熊臂般的兩手，就要來抱秦仲華的腰。——秦仲華一看就知道了，他是想跟自己角力。以他那個泰山壓頂的架勢，一旦給他把腰箍住，畢竟還是很難掙脫的。他心裏在想，可惜沒有時間，否則要弄弄這頭笨熊，不是也蠻有趣的嗎？

策坦一收雙臂，便要將秦仲華緊緊的抱住。可是秦仲華昂然直立，不閃不避。他只是輕輕的伸出右脚

，人往後仰，脚向前挺，往那笨熊的膝蓋一頂。然後再閃到一邊，看那笨熊膝一彎，人一撲。一個收脚不住，堆金山、倒玉柱般的仆倒。

轟隆一聲巨響，策坦摔倒在地上。雙手雙脚一致死命掙扎。偏偏那個肚皮太大，一時掙扎不起來。策令在旁一瞧，手足連心，憂急交併。從喉嚨裏噴出一聲巨吼，擂起雙拳，奔前幾步，攻那秦仲華，猛力揮拳有如雨點。然而秦仲華但只付諸一笑，輕輕的移向他右邊。再看那策令時，他低埋着頭，窮追猛打，但却拳拳落空，以爲秦仲華還在他前面呢。

心想，兩名番邦莽夫，分明是被張顥誘騙來的。殺了他們，也是無益，只索放過他們就是了。於是，秦仲華放過了趴着的策坦，和打着的策令。頭也不回，大踏步的通過了第四陣，直搶第五陣去。

八

『南無阿彌陀佛！』

聽到一聲佛號，秦仲華自然而然的站停了脚步。耐心的等了一會兒，第五陣更高更大的一座石壁後，先走出來六十四名跨刀侍衞，分列左右。

跨刀侍衞們按兵不動。秦仲華也兩手叉腰，靜觀究竟。

於是，又是一聲：

『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不『善哉』還好。這一『善哉』，反而激起了秦仲華的反感來。他怒目圓睜，氣冲牛斗，望着從石壁後頭走出來一老一小，兩名道貌岸然，雙手合什的和尚，叱道：

『既宣佛號，又說善哉。是佛門子弟，就不該到這兒來！』

那個老和尚，外貌也還長得慈眉和目。他不慍不惱，微微而笑。手裏捻着佛珠，慢條斯理的反問秦仲華道：

『可是，貧僧已經來了，檀越您又能怎麼樣呢？』

『不怎麼樣。』秦仲華答話時，聲色俱厲：『不過，憑和尚你的這一問，我今天宰兩個和尚開開殺戒，菩薩決不會見怪。』

老和尚大空，臉色分明已變。但他還在涎臉笑着問道：

『爲什麼呢？』

『爲——，』頓半晌，秦仲華方始義正詞嚴的答道：『爲你們不守佛門清規，幫着張顥陷害忠良，篡奪大吳的江山。我殺了你們，那是你們自尋死路！』

大空强顏歡笑，呵呵呵的乾笑了一陣。望一瞥他的徒弟凌風，臉色一變，悍然的說：

『姓秦的，你可知道？是誰擺下的這個金光陣！』

秦仲華抗聲答道：

『張顯。』

『不，你錯了。』大空發出一陣梟笑：『金光陣的陣主，正是在下。』

『那很好，』秦仲華脅肩冷笑的道：『便納下你這顆驢頭來吧！』

他正要奮勇向前，併力一擊，取大空的性命。大空陡然一聲亘喝：

『且慢！』

秦仲華收拳止步，諷嘲的說：

『怎麼，一到性命關頭，你這酒肉和尚，也駭怕了？』

『我不是駭怕，』大空和尚强持鎮靜的說：『我是要請你看仔細些。秦仲華，你可知道，我這個陣勢，爲什麼要叫金光陣？』

說完，大空和尚伸手一指，秦仲華順着他的指尖看去。從抵達到破陣，曾幾何時，天色大亮。中天懸起一輪旭日，溽暑驕陽，光芒四射，照得人兩眼發花。秦仲華忙低下頭來，順口答道：

『有什麼可看的，無非是一個太陽罷了。』

於是，大空的語音倏的拔尖，尖利得十分刺耳，他在嚷道：

『秦仲華，你再看吧！』

秦仲華乍抬起頭來，但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强光耀眼，金星直迸，熒熒燦燦，如火如荼，照射得他頭暈目眩，腦脹欲裂。他趕忙閉緊了雙眼。可是，耳鼓中，又傳來大空的聲聲磔笑：

『秦仲華，今天你一連破我四陣。此刻，該你的末日到了！』

——由大空、凌風師徒二人，合力擺下的這個金光陣。除了五陣的把陣陣主武藝高强以外，最厲害的一着，還數大空、凌風備下的幾千百張銅片與鐵片。一張張大得像是一片牆，起先叠鋪在地上。一到豔陽當空，時近亭午，便一張張的從地面上豎起來。迎着豔陽，反射出奪目欲眩的强光。圍定了破陣的敵方，叫他們暈眩難當，頭昏腦脹。兩隻眼睛非閉起來不可。——到那時候，就只有引頸受戮，束手就擒的份了。

一路浴血奮戰、馬不停蹄的秦仲華，果不其然的中了計。他雙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兩眼閉得緊緊的。面對着居心叵測，狠毒狡獪的大空與凌風，直在心中默禱：

『賈老英雄，玠兄，等等我。我馬上趕來和你們相會！』

九

秦仲華自份必死無疑，他已經在伸長脖子，遞向大空與凌風，讓他們拔刀出鞘將它砍了。然而，偏就是『吉人自有天相』。天保山下，蹄聲如雷。自常州發兵，由徐溫親自督同左庶子李昱，冲天鵁子刁彥能，三員大將所率領的四千五百名馬隊，以追風逐電之勢，十萬火急的趕了來。

當大隊人馬到時，賴由展翅大鵬徐玠、神箭賈隆的拚死奪關，秦仲華矢志爲亡友報仇，反覆衝刺，銳

不可當。金陵城外天險天保城，業已門戶洞開。所以徐溫、李昱、刁彥能催動大隊，奮勇破陣，一鼓作氣的通過了頭陣、二陣、三陣與四陣，一直順利無阻的來到五陣陣前。大將軍徐溫身先士卒，匹馬當先，一眼瞧見了正在一片平陽地上空手站着的秦仲華，便在馬背上高聲嚷嚷：

『仲華，仲華，你怎麼啦？』

乍聽見徐溫破鑼似的嗓音，秦仲華又驚又喜。只是四面八方的强光照定了他，他還是睜不開眼睛。急切無奈，便拉開了嗓門，拚命的喊：

『大將軍，快退快退，趕緊退下山去！』

山高，風急，秦仲華的喊聲被一陣勁風捲去，徐溫一個字也沒聽見。他一面驟馬上山，一面還在嚷喊的問：

『什麼？仲華，你在說什麼呀？』

天保城山頂的張顥，第五陣前的大空與凌風，眼見徐溫、李昱、刁彥能，還有常州來的四千五百名馬軍，全都落入金光陣的强光陷阱了。不由喜得歡呼雀躍，雙手拍掌。於是由大空凶僧挺身而出，一聲喝令：

『使金光！』

這一聲令下，四面八方的賊兵，都把他們手裏合擎着的，高大寬廣如像牆壁的銅板、鐵板，瞄準目標

，來回的移挪轉換。這一下，輪到徐溫、李昱、刁彥能和他們帶來的四千五百名馬軍吃足苦頭了。一個個眼花撩亂，直覺得天旋地轉，因此一個接一個的摔下馬來。連那些在洞庭山上親自餵養，久經陣仗的馬匹，也驚得長嘶人立，前蹄猛踢。當下正是人翻馬仰，亂成一團。四面八方的賊兵早就有了準備，都在張弓搭箭，等着號令下時便萬弩齊發，把徐溫、李昱以次四五千人馬，統統射死在天保城上。——這時節，强光漸散，秦仲華的腦際漸次清醒。想起徐溫、李昱命在須臾，心裏一急。趁大空、凌風正在狂笑不止，出其不意，鼓勇向前。他一掌劈死了大空，又一脚踢翻了凌風。立刻折身下山，一路飛奔，沿途都在尖聲催促：

『快退，快退下山去！賊兵都在明處，謹防他們箭如雨下。』

徐溫、李昱，和刁彥能，都在竭力控馭胯下受驚的馬匹。聽到秦仲華這麼急催時，恍然大悟，全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偌大一座天保城山，四面八方俱是彎弓待射的賊兵，又有來自四面八方，毒蛇猛獸般的反射强光照定。伸手不見五指，難辨東南西北，都成了睜眼的瞎子，究竟該往那兒逃呢？徐溫自知危殆萬狀，千鈞一髮，不禁仰天發出一聲悲呼：

『啊，這是天亡我也！』

刁彥能却在鼓勇向前，他要殺開一條血路，救出徐溫和李昱。於是，他抓住了李昱和徐溫的韁繩，扭轉馬頭就向山下急奔。與此同時，他在聲聲喊着：

『跟我來！跟我來呀！』

唯有左庶子李昱腦際閃過一道靈光，福至心靈。他從甲冑上扯下一條黑布，紮在自己的眼睛上，强光減弱，前後左右，剎時間都看得清清楚楚。絕處逢生，一陣狂喜，他忙不迭的高聲叫起：

『快扯下一條布來，蒙住眼睛，就可以看得見了！』

人翻馬仰，亂成一團的常州官兵，一聽見這話，立刻遵令而行。於是歡呼陣陣，士氣倍增。一傳十，十傳百，不一會兒，全部官兵都看得見了。

當其時，金光陣上，由於陣主大空、凌風兩師徒，俱已被秦仲華雙雙殺了。陣中無主，號令未發，彎弓搭箭的賊兵都不敢動。張顥站得高，望得遠，把天保城山麓的變幻看得眞切。他拚死命的驟馬下山，邊跑邊下號令。他在高聲叱道：

『快敲梆子，敲梆子呀！』

那梆子便是金光陣裏萬弩齊發的號令。却是張顥親自下令時，已經遲了。常州兵將眼睛上全都蒙上了布，銅片鐵片反射來的强光，馬上都減弱了。常州兵將從暗處又回到了明處，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紛紛的向人多的地方殺去。策馬到處，刀矛齊下。賊兵也曾射出了成千上萬的箭鏃，可是已經傷不了驟馬衝刺的常州兵將。反倒是急切衝入陣裏發號施令的小吳王大將軍張顥，兩名番邦可汗策坦與策令，還有陷在陣內的張顥人馬，急切間走避不及，都射成了刺蝟。

秦仲華絕處逢生，欣喜萬分。從天保城入金陵的那一條坦蕩大道，是他早已勘察清楚了的。張顥傾巢而出，邀齊北五省的武林高手，自以爲佈下了天羅地網，可以一舉盡殲大吳忠貞將士。殊不知他作惡多端，自取滅亡。張顥一死，入金陵的坦蕩大道便順利無阻，於是秦仲華一馬當先，領着徐溫、李昱與刁彥能，以及四五千馬隊，在殺光了賊兵賊將以後，聲聲吆喝：

『入金陵，入金陵呀！』

殺機四伏的金光陣，整個兒的被聲聲歡呼淹沒了。

吳投戈和蔡振玉所率領的一萬五千名步隊，還在急急的向金陵天保城進發。可是，金光陣已破，徐溫、李昱都進入了金陵，江南大地，正奏起一片凱歌。

盧州會

一

金陵新建大將軍府。

高牙大纛，旌旗如雲，因爲那裏面除開吳國大將軍徐溫以外，還住着左庶子李昪，黑雲都尉秦仲華、刁彥能、吳投戈、蔡振玉。照他們的爵位和資歷，原該每一個人都設一座衙門，打一處公館。可是，彼此相處得太久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難，早就有了家人父子一般的感情。又且是鋒鏑餘生，逃亡時期，爲了能夠朝夕盤桓，出入一致，乾脆就同一個衙門合住在一處。這六位各有各的旗號、僕役、將校與侍衞，顯得這個大元帥府好不熱鬧！

那日，刁彥能和李昪約好了到鍾山一帶騎馬，憑弔一下當年大破金光陣的天保城古戰場，兩人從大堂

並肩走到轅門，還沒到轎廳，便聽到轅門口一片人語喧嘩——

『嗨，你好大的胆子，冒冒失失的往大將軍府裏闖！』

『眞他媽的瞎了眼！連轅門口這麼些侍衞、儀仗都沒瞧見。』

兩名侍衞一前一後，聲聲的叱罵吆喝。等到來人啓齒答話時，李昪和刁彥能不禁面面相覷，怔住了。他們聽到來人聲清氣朗的在說：

『得罪，請二位代我稟告一下，我要求見大將軍。』

刁彥能伸手指指門外，面向着李昪道：

『左庶子，你聽！』

李昪猶疑了一下，方始答道：

『是——，好像是知訓的聲音嘛！』

刁彥能喜上眉梢，滿臉堆笑的說：

『可不是知訓的聲音嗎？啊，沒想到知訓也能逃出盧州了！』

李昪也在高興得直搓手說：

『知訓要是能逃出來，徐夫人她們說不定也來了呢？』

刁彥能喜孜孜的，一拉李昱的手說：

『走，咱們去迎接他們去。想想，都多少年沒見面啦！』

然而，當兩人並肩齊步，一脚跨過高高的門檻，情不自禁的都楞住了。

二

十餘名侍衞怒氣冲冲，拔刀拉劍，將一位高額隆準，劍眉入鬢，一臉凜然不可侵犯神情的少年將軍，圍在正當中。

陛階盡處，地面上，四仰八叉的躺着一名侍衞，讓刁彥能見時嚇了一跳，以爲徐大將軍的長公子，他自己最要好、最知心的忘年交，一到金陵又闖了禍，在大將軍署轅門公然殺了侍衞，以大吳的軍律而論，不管任何人都要處死罪的。

當下，只聽到在他身旁的李昱，楞了半晌以後，便是一聲叱喝：

『閃開！』

——連李昱也不禁暗地一驚了，因爲，那十餘名侍衞臉上依然掛着笑容，身子却是紋風不動。衆侍衞當衆抗命，這叫他怎生下台是好呢？情急時，便祇好硬起頭皮，提高聲浪，再是一道號令：

『收刀回鞘！』

在轅門外輪班領隊的一名偏將古溫，一臉受夠委屈的神情，回過身來，向李昱抱拳爲禮，憤憤然的說道：

『啓稟左庶子，這廝一不通姓名，二不說身份。斗胆直闖轅門，差官賈平上前攔住，他竟出手傷人。』

『他不肯通姓名，那麼，就由我代他通名報姓好了。』李昱想化解劍拔弩張的氣氛，特意打了個哈哈，一字一頓的說：『古溫，他姓徐，大名上知下訓，你可知道，他便是大將軍的長公子！』

那徐知訓還在氣頭上，他一低頭，見到了李昱和刁彥能，却仍傲然的不打招呼，兀自盛氣凌人，哼哼冷笑的道：

『李昱，你佐同家父，下江南，定金陵。這兩三年來，生聚教訓，秣馬厲兵，就練出這麼樣的驕兵悍卒。』

明曉得他的脾氣，李昱忍氣吞聲，仍然笑臉相向，正要勸他息怒時，偏將古溫，憤懣不平的搶先嚷叫起來：

『你說什麼驕兵悍卒？須知這兒是轅門重地。就是大將軍本人在此，也不可以出手傷人的！』

一句頂撞，對於徐知訓來說，正似火上加油一般。他雙眉一挑，怒髮衝冠，霍的拔出了寶劍來，直指着偏將古溫，叱道：

『你再無禮，看本將軍不斬了你！』

那偏將古溫，偏也是個執拗性子。徐知訓明晃晃的寶劍，指向古溫的胸膛，他就迎了上去說：

『我便捨了這條命，看你有沒有這個胆！』

李昱一看，這豈不是應了一句俗諺：『針尖闖上了麥芒』，看樣子誰也不會讓一步的。便連忙橫身上前，往他們兩人的當中一站，急急排解的說：

『好了好了，知訓，你到金陵，大將軍不知有多高興咧，我們還是先進去吧。』說時，便將自己的腰牌解下，遞給古溫，春風滿面的說：『權且把我的腰牌抵在你這裏，讓我帶大公子進去。一會兒他也領到了腰牌時，你再還我，好嗎？』

看李昱溫婉相商，終究情面難却。古溫只好將李昱的腰牌收下，但他仍在悻悻然的說道：

『徐大公子，你若領不到腰牌，往後休想邁出這道轅門！』

徐知訓臉都氣黃了，一伸右手，指着那古溫說：

『你——』

却是，李昱和刁彥能一左一右，把他脚不沾地的挾進轅門裏去了。

古溫彎腰扶起被徐知訓推倒在地上的賈平，不屑的說：

『有那麼位軍令如山、知法守度的大將軍。偏有這樣個不知法度，桀驁傲慢的長公子！』

三

徐溫正在廳上，和秦仲華、蔡振玉議事，偶然一抬眼，瞧見徐知訓、李昱、刁彥能並肩走向他來，他當下便是一楞。徐知訓已經走到他的跟前，一臉端肅，雙手抱拳，行了一個軍禮，聲清氣朗的說：

『大將軍，末將奉吳王陛下之詔前來，有緊急軍情稟告！』

知子莫若父，徐溫心知徐知訓的脾氣，先公後私，一絲不苟，便在座位上挺直了腰，正色問道：

『什麼緊急軍情？』

徐知訓滔滔不絕的往下說道：

『自從張顥在金光陣中陣歿，他那大將軍職位，便由他的胞弟張項篡奪。』

徐溫打了個岔說道：

『這個，我早曉得了。』

然而，徐知訓仍舊還在從頭道來：

『張項是張家三兄弟中最後的一個，生性殘暴，跋扈囂張，臨陣交仗，本領比張顥、張顒更勝一籌，而且還善於用兵，張家兄弟，名氣張顥大，本領却數張項最了得。因此他有恃無恐，蓄意謀叛，一心想篡吳王陛下的位。陛下危機迫在眉睫，而且更是忍無可忍，只好決定邀集忠良之後，勛臣子弟，齊舉義旗，發兵勤王。特命末將逃出廬州，請大將軍尅日發兵救駕！根除後患！』

聽完了徐知訓條理分明的敍述，徐溫方問：

『你娘可好？』

『娘很好。』徐知訓一拱手道：『她老人家在孩兒臨行的時候吩咐，請爹爹放心。張項那邊，她自有法子應付。』

徐溫撚髯微笑的道：

『我也知道她能應付得了。祇要我一日不死，張項就斷然不敢加害我家的人。』

『爹爹說的是。』徐知訓又屈膝下跪：『孩兒謹代各弟妹，跪請父親大人金安。』

『好，好。』徐溫連連頷首，徐知訓又磕了個頭，方始起身，倒退幾步，站在李昱、秦仲華、刁彥能、蔡振玉、吳投戈一干帳下武將的最末一位，叉手而立，神情肅穆。

趁此機會，秦仲華便上前一步，面向徐溫，開口說道：

『大將軍，方才聽大公子說，由張顥一個人又牽出了他兩個弟弟，專橫僭越，把持朝政兩年多，可見張家所植的勢力已經很深。小王的左右，一定多的是他們的爪牙黨羽。』

徐溫點點頭，應聲——

『不錯。』

『那麼，』秦仲華一聲長歎的道：『小王要想在這個時候邀集忠良之後，勛臣子弟，起義兵，清君側，除了張項這心腹之患，那豈不是自取滅亡嗎？』

『這——，』徐溫頓一頓，方問：『何以見得呢？』

秦仲華一聲冷笑的道：

『小王豈是個保得住機密的人？何況張家的爪牙黨羽又是那麼樣多。眼跟前知訓逃出廬州城，跑到金陵來請我們當小王的勤王義師，說不定張項那廝早就曉得了！』

刁彥能回首前塵，氣忿難忍，也站出列來慷慨激昂的說：

『大將軍、仲華，當想年，小王聽信張氏弟兄，陷害忠良，濫殺無辜。在淝水上用火攻，揮兵猛犯洞庭山，又遍邀北五省武林高手，在天保城擺下金光陣。時刻顯露殺機，必欲置我們於死地。我們跟他的恩義早就斷絕了。如今，張顥、張顒死後，又崛起一個張項，成了前門驅虎，後門迎狼之局。這完全是他引狼入室，咎由自取！我們好不容易拿下這江南半壁山河，練就這四五萬人馬，憑什麼要我們充當勤王的義師？』

一席話，說得理直氣壯，盪氣迴腸。吳投戈也義形於色，大聲的說：

『彥能這話說得對！小王引狼入室，咎由自取，我們跟他

早就恩義斷絕了，何須乎我們替他出力！』

連蔡振玉也攘臂高呼的道：

『對，要打張項我們會自己去！小王的事我們管不着！』

徐溫睃一眼一語不發的李昱，沉吟片刻，方問：

『依列位的高見，我們竟是不去救援小王的了？』

『對！』

『我們斷乎不去！』

『我們斷乎不去！』

驀地，好大半天不吭氣的徐知訓，霹靂也似的一聲巨吼：

『慢着！』

『知訓，』徐溫唯恐刁彥能他們臉上罩不住，趕緊帶點訓誡意味的說：『在這兒除了左庶子，都是你的長輩，怎可以這樣粗聲粗嗓的。』

『爹爹，』徐知訓雙手抱拳，拱了一拱，方再說道：『列位長輩，左庶子，恕我莽撞。祇不過，方才列位所說的，全都誤會我的意思了。』

秦仲華忙問：『知訓，你的意思是說——？』

徐知訓薄薄的嘴唇皮一撇，旁若無人，連眼睛都不看秦仲華的在說：

『我這次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出廬州城，豈是爲小王請救兵而來的？』

刁彥能訝異的問：

『清君側，保社稷，出兵勤王。這話不是方才你說的嗎？』

徐知訓搖搖頭道：

『不，彥叔，你錯了。方才我是在覆述小王的話。』

刁彥能大惑不解的問：

『那你究竟又是爲何而來的呢？』

徐知訓仰臉朝天，聲調冷峻的說：

『我來，是爲了請我父親出兵，把握天降良機，拿下大吳的江山！』

末一句話說完，整座大堂上的人都呆住了。徐溫悄怳迷惘，秦仲華面現苦笑，刁彥能、蔡振玉、吳投戈似在恍然若有所悟，唯有李昱眉頭深鎖。

沉滯片刻，刁彥能和徐知訓便開始了他們的一問一答：

『廬州兵馬約有多少？』

『十萬。』

『以四萬餘衆敵十萬，彼守我攻。況且廬州面水負山，難攻易守。知訓，祇怕我們難操勝算啊！』

『彥叔，你忘了多少我所說的，小王和張項即將內訌？』

『啊，我懂得你的計較了！高明，高明，高明之至！你是要我們提兵前往廬州，坐山觀虎鬥。誰贏了，我們便投向誰的一邊。』

徐知訓兜頭潑他一盆冷水，聳肩冷笑的道：

『不，你錯了。』

刁彥能茫然的問道：

『怎的會是我錯了呢？』

然而，徐知訓偏就賣個關子，他昂首不答。刁彥能一連問了幾聲：

『知訓，你說呀！』

但是徐知訓依然不理不睬，秦仲華便岔嘴進來說道：

『彥能，知訓的意思已經表明了。他是在說：既然小王和張項起內訌。他們鷸蚌相爭，我們何不漁翁得利？』

刁彥能直在點頭讚好，徐知訓緩緩的轉過臉去，向秦仲華嘉許的笑着說：

『這滿堂的人，就祇有仲叔一位，足以和我談天下大事。』

衆人不覺齊齊的一震，——徐知訓在那麼些位長輩跟前，這一句話未免說得過於狂妄了。然而，徐溫畢竟父子情深，他連忙把話題拉開，問道：

『列位對於知訓所進的這一策，高見以爲如何？』

刁彥能討好巴結徐知訓，忙不迭的搶先嚷嚷道：

『大妙，大妙！』

於是，吳投戈也在附和的說：

『機會倒是很好。』

當徐溫的徵詢目光投向蔡振玉，蔡振玉便笑了笑道：

『我只有一句下里巴人話：大將軍，您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

引起了大堂上的一陣哄笑，唯獨李昱低垂着頭，默默無語。

徐溫望他一瞥，可是目光迅即閃了過去。再問秦仲華道：

『仲華，你呢？』

秦仲華背負雙手，在大堂上踱躒幾步，欲言又止兩三次，然後方始一聲長歎的說：

『以我看來，即使我們此刻立即發兵救援，小王在張項的掌握之中，也是十中有九性命難保。二皇子楊溥年紀既小，人又柔懦，是個扶不起的劉阿斗。眼前的形勢，與其讓張項坐享其成，唾手而得。反不如

由大將軍上承天命，下救蒼生！』

刁彥能、吳投戈、和蔡振玉，三人一致異口同聲的發出歡呼：

『對極了呀，仲華，也只有你能這樣說得頭頭是道。』

秦仲華自謙的說：

『天下事非理卽勢，我祇不過就勢論勢而已。』

徐溫心中大喜，趁此機會便作了個決斷的說：

『大事一樁，就這麼議論定了。左庶子，請你明日一早傳令，大軍限三日集結浦子口，尅日北上！』

一片歡呼雀躍聲中，始終不曾發言的李昱，忽然兩眼流淚，往徐溫的座前一跪，匍伏在地的說：

『大將軍，務請您莫忘了老王天高地厚之恩，推衣解食之德。』

徐溫故意裝聾作啞，他在歡聲不絕於耳時高聲問道：

『左庶子，你說什麼？』

於是左庶子李昱拔尖嗓門，聲嘶力竭的在回答他道：

『請大將軍勿忘您和先王並轡齊馳之日，衝鋒陷陣之時。』

滿堂的歡欣鼓舞，喧闐聲浪，猛可的全靜下來了。

徐知訓勃然大怒，上前一步，厲聲的喝問李昱：

『李昱，你胆敢推翻我父王的宸斷，列位將軍的公決？』

可是，李昱仍舊俯伏在地，對徐知訓的質問，像似充耳不聞。

徐知訓怒不可抑，正待伸手拔劍，然而他父親徐溫却在眼角瞟見，秦仲華也在暗暗的移步向前。這眞是千鈞一髮之際，徐溫分明知曉，只要徐知訓的右手再動一動，秦仲華爲保全李昱的性命，必定會對徐知訓有所不利。徐知訓焉能是秦仲華的敵手呢？萬般無奈，他只有暗中喟然太息，但却有些大不甘心似的，再向李昱道：

『萬一，就像仲華方才所說的，我們趕到廬州，小王已經遭遇不測了呢？』

李昱乾脆了當的回答：

『請立楊溥。』

『那也是仲華說過的喲，』徐溫王位在望，還想作最後的轉圜，他字字着力的說：『楊溥年紀太小，人又柔懦。』

李昱朗朗的答道：

『有大將軍盡心輔弼，不怕大吳不富，不怕大吳不强。』

『左庶子，』徐溫驟的臉色一改，聲色俱厲的道：『你是叫我做「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孟德？』

李昱仍然針鋒相對的說：

『只要大將軍不「挾」小王，小王依舊可以成爲明主、仁君。』

徐溫沉思久久，徐知訓躍躍欲試。一堂的歡欣熱烈，化作了僵滯沉凝，自徐溫以次，人人鉗口不語，連針尖落地的聲響，都可以很清晰的聽見。

倏然，徐溫劃破了沉寂，爆起了一聲怒喝：

『退堂！』

四

徐溫升堂點將，派李昪和秦仲華爲先鋒，率馬步軍一萬名，輕騎疾進，星夜趲趕，迅速馳援廬州城。他自己親率長子徐知訓居中。以刁彥能、蔡振玉、吳投戈合後，盡起金陵人馬，兼程北上。

然而，當李昪和秦仲華身先士卒，並駕齊驅，晝夜馬不停蹄的溯淝水、渡巢湖，直叩廬州城下。觸目所見，竟是空闃寂靜的一座城池，城外黃土漠漠，平沙滾滾，城上則偃旗息鼓，刁斗不聞。兩個人驚疑不定，遶城走了半圈，依然是一無所見。

李昪大惑不解的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莫非，——』秦仲華眉頭緊皺的說：『小王和張項，轉到別處廝殺去了，留下這一座空城。』

李昪搖頭不信的說：

『怎麼會呢？即使兵馬開走了，也還有滿城的百姓呀！』

一句話，提醒了秦仲華。趁着一萬馬步各軍，正在列隊趕來，已經趕上輕騎突出的他們了，秦仲華毅然決然的說：

『快下軍令，大隊人馬火速後退二十里！』

李昪忙問：

『這又是爲什麼？』

『走！』秦仲華却拉了他一把，兩人一道撥轉馬頭，往後急退，又在急急的催促李昪道：『快下令呀，趕緊下令！』

李昪無奈，只得一面跟他併着馬頭跑，一面拔出軍令，高聲叫道：

『後軍改作前軍，火速後撤二十里，不得有誤！』

於是金陵大隊人馬之中，噹噹噹的鑼聲急響。人轉向，馬掉頭，頓時便是一片大亂。金陵人馬抽身急退，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但聽見馬匹後面，廬州城裏，號砲連發，天搖地動，俄頃間又有捲地滾雷般的馬蹄聲傳來。李昪在馬背上回頭一望，直嚇得魂飛天外！那廬州何當是一座空城？此刻，從廬州東、西、南三座城門，正有無數人馬，列成三隊，聲聲喊殺，三股旋風般在後追趕。

『哎呀，不好！』李昪驚得臉色都變：『中了誘兵之計了！』

秦仲華也在搖頭嘆息的說：

『我們再往前奔，就是巢湖了。一時之間，那裏找得到這許多渡船？』

李昱咬牙切齒的說：

『實在逼得沒法，那就只有重整行列，跟他背水一戰！』

『不行，敵衆我寡，』秦仲華喘着氣說：『背水一戰，立刻就會變成四面楚歌！』

李昱惶然無計的說：

『那可怎麼辦呢？』

敵軍已經追及金陵人馬的尾部了，刀兵接仗，金鼓雷鳴，淒厲的喊殺之聲，聲聞十里。金陵人馬急於退却，那就只剩下了挨打被殺的份。——情勢危殆，間不容髮，秦仲華突的一拉馬韁，使胯下馬停步片刻，等一等追了上來的李昱，風聲喊聲蹄聲步聲雜沓如雷，震耳欲聾。秦仲華必得放開喉嚨，喊叫着授計李昱，他問：

『左庶子，你可知道，敵軍之中，只有一個張項贏得了你？』

李昱也在喊着回答：

『我知道。』

『讓我去單搦張項，把他絆住！』

李昱的嘴巴，湊近秦仲華的耳朵間道：

『是否由我帶一支人馬，先到巢湖邊上，重整一下隊伍！』

『不行！』秦仲華喊着：『左庶子，你帶領全部人馬，立刻折身回程！』

李昱愕然的問：

『爲什麼？』

一陣嚷叫，秦仲華點醒了李昱，他面授機宜的說：

『你突然轉變方向，追兵一陣錯愕，你才可以多得些時間。』

『然後呢？』

『你佔住廬州，易攻爲守！』

李昱豁然省悟了，他正待撥轉馬頭要走。忽又想了起來說道：

『仲華，我不能讓你單槍匹馬，獨鬥十萬賊軍！』

然而，秦仲華却在聲色俱厲的催：

『快走快走，遲了就來不及啦！』

『仲華！』

『你別管我，左庶子。』秦仲華在馬背上踮起脚來，四下搜索張項，他急切的道：『你再不走，那就

會由你這一着之錯，通盤皆輸！』

形勢緊迫，萬般無奈，李昱唯有黯然的和秦仲華道別。千軍萬馬中的那一頃刻，兩人都覺得心情之沉重，無以復加。李昱低切的說了一聲：

『珍重，仲華！』

然後，他一拉馬頭，揮舞令旗，帶着全部人馬，就往廬州城池飛奔。

一桿『張』字大旗之下，秦仲華終於找到賊軍主將張項了，他一聲巨喝，驟馬直奔過去。一南一北兩名武林獨步，頓時展開一場天崩地坼的鏖戰。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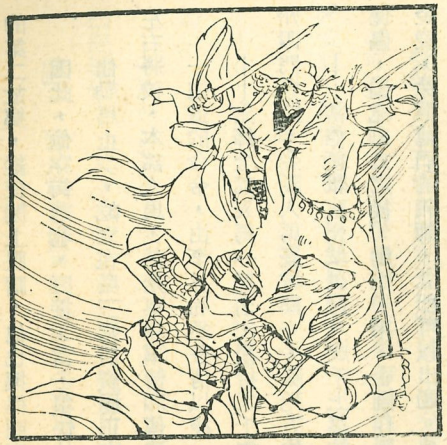
李昱在萬馬奔騰，人如潮湧之中，突如其來的麾師急退，果然使拚命追趕的賊軍呆了一呆。張項正要發號施令，回師再追。可是，秦仲華自遠而近驟奔而來，他使大羅漢天劍法，氣勢如虹，一柄寒光四射，殺氣騰騰的寶劍，宛如銀蛇飛舞，罩定了張項的全身。張項只能顧到應付秦仲華的這一把劍了。號令遲一步，李昱的時間便更充裕了些。

因此，當張項一面苦苦招架秦仲華那一柄寶劍的上下翻飛，矯若游龍，一面在高聲喝令他的人馬：

『這裏只消我一人一騎，儘夠了。你們快去追殺李昱。』

張項的副將，也就是他的雲程三十六騎，三十六名高足全聽到了。於是便由他的大、二、三，三名徒弟馬雲、馮程、崔玉，武藝幾乎和張項不相上下。這三個徒弟暫代師父領軍，戰鼓咚咚，旌旗招展。十萬名黑壓壓如暗潮般的賊兵，揮矛舞刀，齊聲吶喊，又扭頭追向廬州城去。

秦仲華的這一計，恰好應了兵法上的制勝之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簡直是在金陵人馬奔入巢湖，葬身魚腹的前一剎那，救了一萬名金陵人馬的性命。——他自己單鬥張項，勝算也是一人一半。



六

李昱聽從秦仲華的囑咐，以退爲進，一路馬不停蹄，疾若風雷的奔入廬州城。後隊也曾被折身來追的賊兵趕上。馬雲使丈八長矛，馮程使金背砍刀，崔玉使的是方天畫戟。三名驍將帶領同門三十位弟兄，合率張項的十萬大軍，一追及金陵人馬的尾部，又是一陣凄厲恐怖的血腥屠殺。被追殺的金陵人馬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十中八九被賊兵趕上前來，殺死在地。因此，跟着李昱衝進廬州城裏，據險而守，負隅力抗的，大約是三停之中只剩下了二停。

胯下一匹棗騮名駒，李昱騎着牠，追風逐電般衝進廬州城裏；——這是他從小到大，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幾於是他

的第二故鄉，縱使閉上眼睛，他也摸得到廬州城裏的那些大街小巷。

因此，他穿街過巷，直接了當，很快的便抵達吳王宮前的那座廣場。

他勒馬止步，屹立在吳王宮前廣場正中央。李昱的前後左右四周圍，聚集着層層疊疊的人。除了他的左右將校，本部人馬，便是稟報軍情和傳達將令的官兵。

一道道的命令，由李昱聆悉各情以後，當機立斷的頒發下去。

——先鋒全部人馬一萬名，損折三千左右，餘下的六七千名一概衝刺進入廬州城。李昱立即下令，廬州四門緊閉，金陵人馬登城攖守，除死方休。

——當他獲報廬州城裏還有成千上萬的百姓。由於小吳王不堪張項的專橫跋扈，欺凌壓迫。他不甘做傀儡，遍邀忠良之後，勛臣子弟，企圖作孤注之一擲，清君側，除張項。小吳王信任徐知訓，以爲他一到金陵，徐溫他們的義師，立即可以出動。他把時間算得太精密，一切都照他一廂情願的想法安排。由此鑄成了他致命的大錯；——比徐溫金陵人馬馳抵廬州的前兩天發動。於是外援不至，內爭告敗，小吳王被張項所殺，廬州城裏亂兵肆虐，淫掠搶刼，老百姓走投無路，就只有轉入地下，四處匿藏起來。

當金陵人馬一到，閉門死守，在他們的後面，張項的賊兵好像排山倒海般的殺來。大都匿藏在柴房、地窖子裏的廬州百姓，起先還以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戰事尚未結束，雙方廝殺越來越激烈了，仍然匿身地下，誰也不敢探出頭來看看。但是李昱調遣人馬分守四門的軍令一道道頒下，滿街響徹了『奉左庶子

李將軍令……』的喊聲，使有些百姓遠遠的聽到了，便忍不住要冒險跑出來探望究竟，終於有人見到了李昱騎在馬背上發令指揮的英姿，喜從天降，雀躍三百，立刻便爆出了歡呼：『左庶子回廬州了！……』的喊聲響徹雲霄。匿身避難的百姓，爭先恐後，一湧而出，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奔向李昱，男女老幼紛紛伸出了雙手，歡聲雷動，聲聲喊着：

『左庶子，李大人，你終究回來了啊！』

『左庶子，我們盼望你，盼望得好苦呀！』

愛敬孺慕之情，都在這一瞬間，充分的流露出了來。使李昱看到聽到，但覺不勝其欣慰，人心如此，大事可好。他很想跟麾集在他四周的百姓們說些別後種種情景。可是馬雲、馮程、崔玉所率的十萬賊兵轉眼便到，團團滾滾，層層疊疊，將一座廬州城圍成鐵桶一般，刀槍如林，旌旗似海，矢石紛飛，刀矛齊上。衝呀殺呀的喊聲，聲震天地。李昱一想起自己的人馬立足未穩，以一敵十，情勢是何等的危殆。眼看廬州城陷，萬萬千千的百姓又要慘遭荼毒，他心中憂急如焚，便在馬背上抱拳爲禮，作了個四方揖，高聲說道：

『廬州城裏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李昱流亡在外兩三年，今天總算是又回到了家鄉。可是張項叛兵已經緊追了上來，攻城正急。李昱有滿腹的話要告訴列位，只是此刻唯有等到擊退了叛兵再說。』

當下，廬州城裏的百姓，便自告奮勇，要去協助金陵人馬守城，他們七嘴八舌的在嚷嚷着：

『我們也去幫忙守城！』

『擊退了張項的叛兵，我們滿城的百姓，才可以活命！』

廬州百姓見義勇爲，共保城池，使李昱非常高興，他頻頻的作着四方揖，向周圍的累萬百姓道謝，大聲宣示的說：

『叛兵攻城，越來越急，請列位分頭趕到緊急處去！』

轟然一聲，累萬百姓同聲答應。馬上就奔向四方，拿刀槍的拿刀槍，拿鋤頭的拿鋤頭，振奮鼓舞，一路喊聲不絕，都跑到廬州四門，幫着金陵人馬守城去了。

七

這一天之內，廬州城裏城外，分做了不知多少處戰場。城外，攻城的賊兵越聚越多，馬雲挺丈八長矛，馮程揮舞大刀，崔玉使方天畫戟，三名張項的高徒，驟馬奔馳，揮軍攻城。幸虧廬州城高壕深，李昱的六七千殘餘人馬大都能射，他們在城上彎弓搭箭，勢若飛蝗，一潑潑的賊兵衝過來，就一潑潑的被他們射中倒地，城下賊兵的死傷，不知多過城上若干倍。但是馬雲、馮程、崔玉催迫得異常急切，他們發出了『後退一步斬』的煌煌嚴令，賊兵也祇有一力向前。

廬州城外，偌大的一片平陽地上，江南淮東第一號英雄秦仲華和中州河南第一條好漢張項，正在驟馬相交，兵器齊舉，從事一場生死決鬥。張項心裏有數，他要是贏得了秦仲華的話，金陵人馬的將領，就沒

有一個能夠與他相匹敵。換句話說，祇消他能斬了秦仲華，那金陵人馬便必敗無疑，他自己也就可以穩穩的拿下大吳的江山。所以他格外抖擻精神，儘量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把手裏的兩柄黃金錘，舞得神出鬼沒，滴水不透，時時刻刻都在偷覷秦仲華的破綻，以便一舉擊中他的要害。秦仲華多年不曾在馬背上廝殺了，他那一身世間罕有的輕功，在馬背上根本就沒法施展，所以他和張項從事馬戰，先就吃了很大的虧，尤其勁敵當前，絲毫不敢怠慢，自也是全神貫注，小心應敵。因此兩人鬥得難分難解，錘來劍往，讓城上城下的人看了，都是眼花撩亂，咄咄稱奇。

張項的兩柄黃金錘，全部用黃金鑄成，連錘帶柄，每一柄重達三四十斤，以他的力大無窮，使這兩柄相當沉重的兵器，每一出手都是虎虎生風，挾有雷霆萬鈞之力。秦仲華使三尺長劍，雖說跟張項一般的都是短兵器，但是以劍敵錘，輕重過於懸殊，每次劈砍下去，又怕張項舉錘相迎，傷及了自己的劍刃，使秦仲華感到分外的吃力。因此，一兩百個回合鬥下來，秦仲華已經汗流遍體，氣喘吁吁，這還是他出師入世以後，破題兒第一遭感到自己氣力難支，形勢緊急。然而更使他焦躁的，還是不知道自己究該如何戰勝張項，結果他那一條弒君罔上，罪惡滔天的性命。

越焦躁，施展的劍法便越亂，八八六十四手大羅漢天劍已經使完，幾度併力出擊，始終傷損不了張項的一根汗毛。接下去就變成了張項大發威風，攻勢連連，三四十斤重的黃金錘猛砸下來，秦仲華爲了保住劍刃，他祇有儘量的閃躲挪避，可是胯下還有一匹戰馬。秦仲華的輕功再好，總也不能連人帶馬一齊縱跳

飛騰呀？這便使他越發的吃力了。

秦仲華的劍法一亂，張項便心中暗喜，膂力倍增，他知道自己取勝在望，穩操左券。兩柄錘圈起了兩匝燦然金光，在麗日照映下，芒輝四射，强光耀眼，他一錘錘的向秦仲華的上下左右猛力擊去，直打得秦仲華東逃西躲，胯下馬聲聲悲嘶，眼看着秦仲華再也支撐不下去，必定性命難保，秦仲華正在暗呼：『大事不好！』驀的，耳鼓中傳來一陣輕搖銀鈴般的悅耳動聽聲浪，那是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聲音，嬌滴滴的在說：

『何不下馬步戰呢？』

就這麼清晰傳來的幾個字，一句話，竟使秦仲華有如醍醐灌頂，忽然清醒。是呀，爲什麼不跳下馬來，和使錘的張項從事步戰。本來嘛，馬戰不是他的所長，何況在所使用的兵器上，自己又大吃其虧，胯下連着一匹馬，怎生閃避張項的黃金雙錘，泰山壓頂？『秦仲華呀秦仲華！』他情不自禁的喃喃自語：『你眞是太笨了啊！』

覷個空，猛可的將馬頭往外一拉，戰馬奔出圈子，秦仲華便霍的跳下馬來，胯下馬潑剌剌的跑開了，秦仲華立定脚跟，背脊一挺，當下就有如釋重負，身輕如燕的輕鬆感覺。

張項滿心以爲自己馬上就可以一錘砸死秦仲華的呢，怎料得到他會突然脫離圈子，跳下馬去。他騎在馬背上怔了一怔，便這麼電光石火般轉瞬之間，秦仲華已自地上一躍而起，飛起一丈多高來，與此同時，

他右手寶劍使一個撥草尋蛇，從張項的兩柄黃金錘之間挿入，左右一分，用力之猛，使張項的兩手虎口一致發起麻來。只這便是無法抵擋，致他於死的一招，張項惡貫滿盈，大出意外，吃秦仲華一劍刺穿了他的咽喉。

張項整個身子往後一仰，從馬背上倒栽了去。他那匹戰馬吃了一驚，一低馬頭，往前猛躥。雕鞍鬆脫，雙鐙高翹，把個一命嗚呼的張項，脚上頭下的倒拖着，洒開四蹄，沒命奔逃，剎時間便跑得無影無蹤了。

這一頭，秦仲華僥倖得勝，他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一心惦記着進入廬州城裏的李昱，一時之間什麼都顧不及了，他手執寶劍，拔步飛奔，直衝進人牆一般的攻城賊軍堆裏去。馬雲、馮程、崔玉都看見了他，心知他們的師父張項必然已經被他殺了，怒從心中起，惡向胆邊生。三名驍將從左中右三方向秦仲華猛衝過來，尖聲喊叫，嗚喳叱咤，三件長兵器齊舉齊挺，恨不能將秦仲華週身搠上無數個透明窟窿。可是他們的意圖早就被秦仲華覷破，心中已有準備，等到馬雲、馮程、崔玉三個人、三匹馬、三件長兵器臨近了，他便挫腰騰身，拔地而起，一躥躥到兩丈開外，那三員賊將顧得了下便顧不了上，三件長兵器一時無法收得回來，當秦仲華在半空中使出他的看家功夫：『風掃落葉』，一柄寶劍平着劍身洒開一大圈，但聽他喊了聲：『着！』劍光到處，紅光崩現，秦仲華的劍法出神入化，一劍削去了馬雲、馮程，和崔玉的三顆腦袋。

八

十萬賊兵幾曾見過這樣的手段，這般的陣仗，當他們在併力攻城時，回過頭來看一眼，眼見秦仲華一劍戕三將，全都嚇得心摧胆裂，魂飛天外。主將已死，蛇無頭不行，十萬賊兵人人心知這一仗是輸定了。當秦仲華仗劍入陣，銳不可當，在人牆中劈開了一條血路，十萬賊兵望風披靡，當者不死也傷。轉眼之間，平陽地上便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遠遠的又聽見金鼓齊鳴，蹄聲如雷，徐溫、徐知訓的中軍；刁彥能、吳投戈、蔡振玉所率的後隊，全都趕上來了。賊兵們更是驚駭莫名，嚇得不戰而潰，沒命奔逃，祇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

十萬賊兵狼奔豕突，紛紛奪路而逃。人潮洶湧，沒命衝刺，有如滔天巨浪，直似排山倒海，險些把方斬張項，英勇無敵的秦仲華都衝倒了。賊兵盲從張項弒君篡位，這會兒看來竟是既可恨而又可憫，連秦仲華都懶怠再殺他們了，他只是避過一旁，讓他們去逃生。然而，又是一陣響亮的鑼聲傳來，秦仲華仰起臉來向城上一望，觸目所及的景象，使他驚喜交集，血液俱將爲之凝結，城樓前正前方，一並排的挺立着三個人，左邊是左庶子李昱，正當中是老吳王的次子，已經長成半大人的楊溥。右邊的一位呢？——居然會是自己魂牽夢縈，朝思暮想的李妙娥！

九

李昱在亂成一團的廬州城裏，找到了先已藏匿起來，逃過張項毒手的楊溥，那還是想當然耳的事。李昱的二姐李妙娥，不是在黃山深處苦練一元罡氣功的嗎？她怎麼會越過千軍萬馬，廝殺之場，突然之間在廬州城頭出現呢？秦仲華站在城下苦苦的想，百思不得其解，他簡直呆在那兒陷於遐思了，直到城上又飄來李昱的高聲吆喊——

『城下兵馬人等聽着！你們原是大吳國的人馬，生爲大吳國人，死爲大吳國鬼！張項弒君篡國，和你們並不相干！二皇子方才說過了的，吳國兵馬除張項、馬雲、馮程、崔玉伏誅以外，其餘的人一概赦免！你們不妨排列成隊，馬上回城裏來，聽候點編！』

他一開口宣示，亂兵便停止奔逃，凝神傾聽。等到他的話一說完，十萬賊兵立刻就棄暗投明，歡聲雷動。——秦仲華突然又聽到徐溫在他的身邊說話，他在愕然太息，感慨萬千的說道：

『「東海鯉魚（李昱）飛上天」！唉，還是李昱，盡得民心！』

秦仲華一抬頭便看見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的徐溫，還有徐知訓，兩父子身後又是一彪人馬。這情景使他又一度的怔住了，伸手直搔着頭說：

『咦，你們幾時到這裏的，怎麼我一點聲息都沒聽到呢？』

徐知訓搶在他父親前面答了腔，他脅肩冷笑的道：

『仲叔你呀，一個人站在戰場之上發呆，賊兵取了你的首級，你還不知道呢！』

這話說得好不刺拗人，徐溫唯恐秦仲華變臉，忙說：

『知訓，你曉得什麼？仲華是遠遠的瞧見了他的心上人，一時驚喜交集，高興來不及，變成癡呆了！』

秦仲華聽到了，粲然一笑。却是徐知訓還不明白究竟，他急於探問：

『爹爹，仲叔也有了心上人？在那兒，她是誰呀？』

伸手向城樓正前方一指，徐溫笑吟吟的回答他說：

『喏，就是那位千嬌百媚，花了三年功夫，多半已經練成了一元罡氣功的李妙娥李姑娘。孩子，我告訴你，這位姑娘的來頭且大呢，大唐天子是她的列祖列宗，了塵師太是她的啓蒙師父，左庶子李昱是她的胞弟，』說到這兒，又眼睃着秦仲華，一字一頓，語語着力的道：『在大吳黑雲都尉之中，坐第一把交椅。方才又斬了張項叛賊的秦仲華，正是她的未婚夫婿！』

說得秦仲華私衷竊喜，得意洋洋，可是一張俊俏風流的臉上，却湧起了一陣紅暈，他連忙辯白的說：

『大將軍，我跟妙娥還沒有定親，您便說我是她的未婚夫婿了，您這個話，未免言之過早了吧？』

徐溫却反問他一句道：

『仲華，你是否怕妙娥姑娘聽到了，會不高興？』

『這——。』連秦仲華也會一時語塞，因爲他實在答不上來了。

『仲華，』於是徐溫又在撩撥的說：『那一天，等你們成了好事，可否來上一場比試，看看你那天下無雙的輕功，和妙娥姑娘的一元罡氣功，究竟誰贏得了誰？』

在一旁聽着的徐知訓，心裏越來越不受用。一心想把他父親推上龍椅，詎料李昱硬要擁立楊溥。李昱本不足懼，可是他却有李美娥、李妙娥兩個胞姐，還有兩位胞姐的師父了塵師太，外加上未來的姐夫秦仲華，他和他父親再想覬覦皇位，似乎是越來越難了。阻難橫生，氣往上撞，他再冷冷的說了一句：

『人家在城上歡欣祝賀呢，咱們幹嘛要在這兒喝西北風！』

說罷，他便猛力一鞭胯下馬，一蓬烟似的奔向廬州城了。徐知訓一走，大將軍徐溫便挺不自然的笑笑，一拍秦仲華的肩道：

『走吧，城上的妙娥姑娘，直在向你招着手呢！』

秦仲華又是莞爾一笑，和徐溫並駕齊驅，直入廬州。

餘暉

一

嵯峨雄偉，瓊樓玉宇般的吳王宮裏，方才登基的幼吳王楊溥，正在大宴羣臣。掛着滿面笑容，接受滿朝文武的由衷致賀。

在居中第一席上，除了幼吳王楊溥，端然坐着的還有一位滿頭銀髮，仙風道骨的老尼。一對千嬌百媚，眉宇間顯出英氣的少女。還有一座文臣武將的總代表，吳國開國元勛，黑雲都尉首領，輔弼老吳王、小吳王、幼吳王的三朝元老重臣，幼吳王一登基便下詔復大將軍位的老將徐溫；——他神采飛揚，不時發出朗爽的笑聲，頻頻的雙手端起巨觥，一仰脖子，咕嘟咕嘟的便乾了。

淝水突圍，千里逃亡，遠戍到人跡罕到的三萬六千頃浩瀚太湖，洞庭山上，多少黯淡的歲月，幾許思

鄉的惆悵。鐵馬金戈，馳騁沙場。退張顯矯詔兵，大破金光陣，廬州城外，共殲張項。有了今夕這一次盛讌，一切的一切，俱已成爲歷史的陳迹。徐溫父子重聚，夫妻團圓，離去多年的家園一仍舊觀，官復原職，依舊是吳國柱石，統率師干。幼主倚畀甚深，舊侶都在眼前，月缺月圓，苦盡甘來，老徐溫直在感到自己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他開懷暢飲，豪氣干雲，自動的由玉杯而金盞，而巨觥，酒杯越來越大，酒興偏還越來越高，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着別人與他同飲，方才敬過了幼吳王楊溥，又命侍者滿斟了三巨觥美酒，向慈眉和目的了塵師太，他雙手一拱，直到額頭，一臉虔誠的說：

『老師太，在下徐溫，要敬您三巨觥。』

『這——，』了塵師太兩道銀白的眉毛一皺，大大的爲難起來，她左右望望坐在自己兩旁，鮮花一般的兩名愛徒：李美娥和李妙娥，澀澀的笑着在說：『徐大將軍，您知道老朽是空門中人，已經好幾十年滴酒不沾脣了。』

徐溫的頭低俯着，雙手仍舊在拱揖爲禮，他語驚四座的說：

『老師太，這三杯酒，您非喝不可。』

怔了怔，了塵方始一臉疑雲的問：

『爲……爲什麼？』

徐溫却先不答話，垂落雙手，擎起自己跟前的一巨觥酒，在成千上百人訝然注視之下，從容自在的喝

了個一乾二淨。

自幼吳王以次，在座的人，齊同的歡呼湊興，轟雷般的一聲：

『好！』

徐溫放下巨觥，面不改色，輕輕的將巨觥擱回桌上，笑道：

『老師太，這第一杯酒，在下是代表吳王殿下，謝謝您幾次三番，帶着美娥、妙娥兩位高徒，趕來救我吳國的大難！』

他的話才一說完，幼吳王楊溥趕緊的舉起了酒杯，將杯中酒一飲而盡，向了塵照了照杯底，歡歡喜喜，與高采烈的說：

『大將軍的話說得對極了。老師太和美娥、妙娥兩位姑娘，對我吳國，確有幾次三番，天高地厚的再造之恩，我吳國軍民，眞不知應該如何報答。除了大將軍那一巨觥，謹在此再陪一杯！』

幾句話，說得肫摯懇切，出自腑肺。却也像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方巨石，立刻激起浪花四濺，圈圈漪漣，一大廳堂的文臣武將，全都舉杯站了起來，迎向了塵，七嘴八舌的嚷嚷：

『老師太，在下敬陪一杯！』

『老師太，在下也敬陪一杯！』

歡聲四起，酒香洋溢，成千上百的文臣武將，都滿滿的飲了一杯，然後將杯底朝向了塵，屏息凝神，

鴉雀無聲的在等着……

了塵情不自禁，得意的在笑。她無可奈何的舉杯站了起來，嘴裏喃喃的說：

『不敢當，不敢當，實在太不敢當，列位這是在折煞老朽了。』

在她左邊，正中席上，幼吳王也跟着站起，帶笑的在招呼了塵：

『老師太，您請坐。』

然而，不但了塵沒有坐下，連徐溫、美娥和妙娥，全都站起來了。

了塵師太終於喝完了那一小杯酒，美娥和妙娥，忙陪了一杯。

幼吳王楊溥和徐溫，直在向了塵、美娥、妙娥道謝，滿廳文臣武將，却已興奮的拍起掌來，還在一疊連聲的喝着彩！

『好，好哇！』

『老師太，兩位姑娘請坐，』幼吳王伸手讓了讓，又向滿廳的人說：『大家都坐下，徐大將軍還有兩巨觥酒，要敬老師太呢。』

衆人歡聲談笑，都落了座。徐溫却故作神祕，壓低聲音問了塵說：

『這第二杯酒，在下是專誠跟老師太道賀的。』

了塵聽後便是一楞，她雙眉一鎖，一臉困惑的神情，問道：

『道賀？像我這麼一個方外之人，那有什麼可喜可賀的事情？』

徐溫猛可又打一個哈哈，聲震屋宇，餘音繞樑，他伸手指指點點的說：

『剛才，在盛宴將開之前，吳王殿下下詔，要在這廬州城裏城外，任請老師太挑一處地方，建一座空前未有的大庵堂。』

了塵師太聽後，驚喜交集，忙拿起杯子，舉向幼吳王，由衷的說：

『殿下，我借花獻佛，敬殿下一杯，謝謝殿下建這一場大功德。』

幼吳王春風滿面，笑逐顏開，與了塵、徐溫一道喝了。這一杯酒喝得好不痛快，滿廳的人頓時又是喝彩不絕，掌聲如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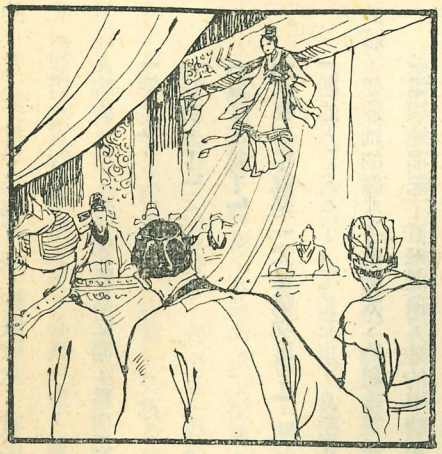
『這第三杯酒！』徐溫猛可一喊，聲若洪鐘，將偌大廳上的嘈雜聲浪，全給壓了下去。然後他才字字着力的說：『是有一樁吳國上下，人人殷盼切望的大喜事，得求老師太點一點頭。』

坐在了塵右側的李妙娥，頓時就紧張起來了，她心頭小鹿兒亂跳，雙頰不由自己的湧上了紅潮，嬝首低垂，聚精會神的側耳傾聽。

是了塵在錯愕的說：

『徐大將軍，怎麼您今天每一杯酒，都這樣的令人高深莫測？』

徐溫問得玄奇，了塵尤其答得巧妙，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



可是，徐溫却能沉得住氣，他還在向了塵步步進逼的問道：

『老師太，您是先點下頭來呢？還是先喝乾了這最後一杯酒？』

了塵笑着搖搖頭：

『不行，徐大將軍，我要聽您先講明，這究竟是件什麼事情。』

『好，』徐溫又用雙手抄起巨觥，仰臉喝了個涓滴不剩，一陣咂嘴咂舌，方始不慌不忙，娓娓道來：

『是有一對天造地設，男才女貌，堪稱舉世無雙的多年情侶。這些年來在我吳國屢建奇勛，功高蓋世。可是他們自己也因而波折重重，艱辛備嚐。我吳國軍民把他們視爲天降救星，萬家生佛，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他們是好，因此人人都在馨香祝禱，祇求他們能在三年苦別，國事私事一概功德圓滿，幼主登基，舉國歡騰的今夕，早早的有情人成爲眷屬。』

妙娥始終都在凝神的聽着，但覺徐溫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那麼眞摯誠懇，扣人心弦。恍如一股溫馥的暖流，瀰漫在她的心田。然而，在這千百人歡聚一堂的偌大地方，廣人稠衆，千目所視，她不敢抬起頭來，但却能覺出在座每一個人

的目光，都投射在她身上。莊嚴殿堂，君臣飲宴，又嗔怪徐大將軍爲什麼要提這女兒家羞人答答的事呢？想來想去，實在坐不下去了。心裏一急，便暗中一使三年苦練成功的一元罡氣功，人坐在椅子裏，誰也不曾瞧見她動一動，却竟在驟然之間，整個嬌軀破空而起，筆直的飛昇上殿中大樑。

『啊！』

『好功夫！』

『眞了不起！』

『天哪，這就是一元罡氣功呀？』

一廳的人全看見了，電光石火，身手矯捷。妙娥所使的一元罡氣功這一招破空飛昇，莫說吳國的文臣武將，便連她的師父了塵師太、胞姐李美娥，都被她驚得瞠目結舌，舌撟不下。

妙娥拔地而起，直飛樑頂，她的眼睛不敢往下看，耳朵裏却聽到滿廳堂人的驚呼駭喊之聲。當她再從樑頂縱向殿外，心中在說：

『要不是我方才那麼樣窘，我才不願意當衆露上這一招呢！』

二

吳王宮後苑，空庭明月。

奇花異卉，浴月含露，處處都是清新撲面，處處都在暗香浮動。

後苑是這麼樣寬廣縱深，又是這麼樣幽深曲折。李妙娥的窘急方始消除，驀的便想起了一個問題：自己的住處在那兒呀？

只知道幼吳王安排自己師徒三人，在這吳王宮裏下榻。可是，張項叛軍方破，金陵人馬入城，數以十萬計的軍兵百姓，齊擁吳王宮前，萬歲聲浪，響徹雲霄。楊溥在全民推戴之下登基卽位，人人歡欣，個個興高采烈，緊接着便開始了君臣歡宴，幾曾有人告訴過她，師徒三人住在什麼地方？

就這麼翩然而出，離羣獨處，又不好意思折回那座歡聲不歇的殿堂上去，儘這麼瞎摸亂闖，不知何往。難道，自己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兒家，便在這深宮後苑裏露宿一夜嗎？

還有，萬一被與宴或宮裏的那一位瞧見，自己又將如何解釋？

心中又是一緊，搔粉滴酥的額上，開始閃閃的沁出了香汗。

李妙娥站停了脚步，恐懼的四下探望。

黯黯，寂寂，但有月影，看不見一線燈光，聽不到半點人聲。走着走着，不知不覺便走了這遠，都到那兒來了啥？妙娥狠狠的一跺脚。又該到那兒去找誰呢？更一陣自怨自艾。

忽然聽到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聲音，由遠而近，聲聲傳來：

『妙娥，妙娥！』

一陣狂喜，眼睛一亮。

『妙娥，妳在那兒？』

心頭狂喜，偏恨嘴巴像被封住了一樣，急切答不出話來。

『妙娥！』

爲什麼不能衝出口去答應一聲呢？——是三年苦練一元罡氣功，神遊太虛，五官百骸僵木如死？還是，果眞羞於見那人麼？

『妙娥！』

驀的心生一計，彎下纖纖柳腰，就地撿起一塊小小的石頭。

『妙娥呀！』

情急般再一喊，接下去又是自言自語：

『糟糕，都快走到後宮來了，要是被人瞧見，那可怎麼辦呢？』

後宮！那是無上禁地，佳麗三千，鶯鶯燕燕，如果她們其中之一，發現了自己硬闖了來的蹤跡，那……，一陣心急，妙娥手裏的石頭拋了出去。

噗——

落地一聲響，他準能聽見，但願，他能機敏的循着聲音尋來。

『妙娥，妳在這兒？』

正陷於沉思遐想，柔情萬種的熟悉聲音，就在耳邊響了起來。李妙娥冷不提防，可眞把她嚇了一大跳。於是，嬌嗔的一聲：

『你！』

『我，』秦仲華也很緊張，直在乾澀的笑着，伸手去揩額上的汗，手指却插進濃密漆黑的頭髮裏去了，忙縮回手，自嘲的笑笑，滿心慌亂的說道：『我找妳找得好苦，沒想到……』

格格難吐，便不說也罷，妙娥愛憐心起，口舌自然活動，打斷了他的話，問道：

『我……我逃出來了以後，可曾聽見，他們都在說些什麼？』

莫名其妙的脹紅了臉，秦仲華低頭看着自己的脚尖，慚惶的說：

『我不知道。因爲，因爲，我……我緊跟着就出來找妳了。』

胸腹間正在滾湧着一股熱，妙娥說起話來，聲音都變了調：

『找我幹嗎？』

才出口便深切的懊悔，三年久別，此時此刻，儘說這些傻話幹嗎？

然而，秦仲華的答話却比她更呆更傻，更笨更拙，因爲他說：

『不找妳，幹嗎？』

窘透了，妙娥想來想去，再也想不出一句合適的話來接下去。

祇好輕輕閃開，裝作聽而不聞，趕緊的轉換一個話題來說：

『這三年，你過得很好？』

一陣寒風捲過，秦仲華瑟縮了一下。只是分辨不出：是冷，還是怕？

輕緩的搖了陣頭，方說：

『乏善可告。』

『一直都跟徐大將軍他們在一起？』

無緣無故的臉上一紅，秦仲華答話的聲音，低得都快聽不見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到過吳越杭州。後來，後來又去過一次。』

入鬢的柳眉一挑，詫異的問：

『到吳越杭州去做什麼？』

一窘一急，險些答不上話來了。深深的吸一口氣，竭力保持平靜的說：

『頭……頭一次是路過，第二次是奉徐大將軍之命去搬兵。』

妙娥更驚詫不已了，脫口便問：

『你搬得動吳越的兵？』

連忙急急的搖頭否認——

『我搬不動，是他們自己來的。因爲他們怕張顯打到太湖，會進犯吳越。』

終於曉然了，深信不疑的點點頭。

方過一關，幸運感覺激發了莫大的勇氣，秦仲華試探的問：

『妙娥，方才，呃，……方才徐大將軍說的那些話，妳……』

『討厭！』一提徐溫便想起那陣子窘，好不心煩，一跺脚說：『說那種話，也不看什麼場合，什麼時候，都當着那些個人……』

『哦——』秦仲華緊繃着的心弦，猛可鬆弛下來了。他放心寬懷的說：『妙娥，妳只是在嗔怪徐大將軍，並不是……』

妙娥生性就有這麼洒脫，她忘其所以，一點兒也不在意的說：

『我也沒怎麼嗔怪他，反正，我知道他也是一番好意，祇不過……』

疑慮盡去，心花怒放，秦仲華便勇氣倍增，等不及她把話說完，便急切的問了：

『祇不過什麼？』

覺出他問話的涵意了，妙娥粉面含羞，嫣然一笑，默默的低下頭去。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怎經得住盈盈含情秋波那一瞄？秦仲華癡了，醉了，他儘在嗬嗬的傻笑，雙手忙碌不停的在搓絞。笑上了一陣，絞了個半天，方才定定心神，正色的說道：

『妙娥，我……我想完成我們當年的心願。』

就要點入正題了，妙娥心旌搖搖，螓首垂得更低，更低。於是，顫聲的問：

『甚……甚麼心願？』

聲調語音堅決的回答：

『避開這營營擾擾的塵世，拋掉性命相搏的殺伐，找一處山明水秀，人跡罕到的地方……』

妙娥審慎的問：

『你不想再替幼吳王效力了？』

神情肅穆的說——

『奸佞盡殲，忠良當道。除我以外，還有好幾位黑雲都尉，他們自會盡心輔弼，讓吳國恢復元氣，使百姓安居樂業。』

有些個話是非得先問清楚不可的，妙娥便單刀直入的問道：

『你拋得開，丟得下這麼些多年以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

月光下，秦仲華的一對清澄大眼，射出智慧的光芒，他意味深長的說：

『鐘鼎山林，天性迥異。朋友所希望於朋友的，只要各適所適，各安所安。』

羨敬喜歡，妙娥燦然的笑了。一陣風鈴似的笑聲過後，又鶯聲嚦嚦的嘉許他說：

『仲華，你這話說得對極了。朋友貴在聲應氣求，不在朝夕盤桓。』

一聲稱讚，欣喜無限。祇是，秦仲華也驀的想起了一個問題——

『妙娥，認眞說來，妳比我難以割捨的更多。師父、姐姐、弟弟。妳是不是……』

情深款款，湊向他耳畔低語：

『我是女孩兒家，女孩兒家所要的，就只有一個她自己的家。』

如奉綸音，喜從天降。秦仲華激動的摟住了妙娥的玉臂，顫聲的說：

『妙娥，那我們現在就走。』

考量般的，偏着張花容月貌的臉兒問：

『不向任何一位告別？』

『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斬釘截鐵的說：『反正我們一向都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在人間一落痕跡，

，反而不像我們了。』

唯恐他遺忘了什麼重要的事，妙娥提醒他，又問了他一句：

『有沒有什麼要交代的事？』

『哦，』秦仲華忙不迭的點點頭：『妳不提，我眞會忘了。』

趁洋洋喜氣充斥心頭，秦仲華走向一棵大白楊樹，以指作筆，以樹爲紙，在粗大的樹幹上，留下了五個鏤挖的大字：

『請善視薛霸！』

然後，轉過身來，走向妙娥，拉起她的白嫩小手，柔滑暖馥，恰好盈盈一握。此刻，無須說話，不必再表明什麼。一雙有情人手兒相攜，肩兒相併，穿越芬芳花木，直到宮牆裏，一縱身，無聲的躥了出去。

……

三

那日，一路鶼鶼鰈鰈，如魚得水。秦仲華和李妙娥來到了一座甯靜的小城。時近亭午，暑熱難當，小城附郭的大路上，闃無人跡，離開城門還有百十丈遠。仲華、妙娥只顧喁喁低語，間或發出一陣愉悅的笑聲。他們正五湖四海任所之，根本就不問自己都到了什麼地方。距離城門很近了，妙娥忽有所覺，突然停步，一指城門。

一留神，秦仲華也聽見了。是好幾頭狗在那兒狂吠，吠聲是從城門裏傳出；——他釋然的一笑，聳聳肩，曼聲說道：

『無非是幾頭野狗。』

『不，』妙娥搖搖頭說：『我剛才聽見有一個女孩子在叫。』

有一個女孩子在叫？外加上那聲聲狗吠，秦仲華心中怦然一動，眉頭不自覺的微微皺起。然而，這僅只是一眨眼工夫的事。倏地，他瞧見有四頭其壯如小牛的獒犬，四頭一排從城門裏一衝而出，飛快的向他們奔來。仲華曉得這種獒犬的厲害，迅速的把妙娥往自己身後一拉，高聲警告的說：

『小心，這種狗兒極了！』

縮在仲華背後，挺担心的問：

『那……那你呢？』

秦仲華答話沒來得及說出口，四頭獒犬，已經風馳電掣的猛撲過來了。獒犬張牙舞爪，窮凶極惡，把仲華和妙娥全都嚇出了一身冷汗。仲華正待左右兩掌齊揮，將撲來的獒犬劈開，

千鈞一髮的當兒，又是突如其來的一聲嬌叱：

『止！』

說也奇怪，那四頭獒犬眞像懂得人話似的。『止』字一起，立刻便俯首貼耳，乖順的從半空中落下，就地站定，直搖尾巴。

秦仲華已經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越發的汗出如漿了。果不其然，吳越國驕縱任性，武功出神入化的大公主錢靈珠，似一片樹巔落葉，悄無聲息的，從城頭上直飛下來，正好落在秦仲華跟前。

仍然是那般神采四射，豔光照人，仍然是那份嬌憨的笑，帶一絲調侃謔弄的意味。錢靈珠風采依昔，笑靨迎人的說：

『久違了，秦仲華！』

『秦仲華？』對這個直呼秦仲華其名的美貌佳人，李妙娥大爲驚異。她從秦仲華背後轉了出來，一對閃閃生光的大眼，上下打量錢靈珠的全身，一面大惑不解的問：『仲華，這位姑娘是誰？』

寬家路窄，劈面相逢，秦仲華正手足失措，心慌意亂。他的窘迫早已被錢靈珠一眼看穿，她唇角掛着冷笑，上前一步，代他答道：

『妳問我是誰嗎？我告訴妳，我是吳越國的大公主，姓錢，叫靈珠。』

妙娥聽了不由一驚，兩眼定定的望着她，未可置信般的問：

『妳，妳是吳越公主？』

錢靈珠傲然的一偏臉道：

『不錯。』

妙娥又不假思索的問：

『那妳怎麼會一名侍衞都不帶，一個人在這荒郊野外走？』

錢靈珠小巧精緻的鼻子一聳，哼的一聲冷笑，反唇相譏的說：

『這兒不是荒郊野外，是我吳越國城池的城門外。還有這四頭獒犬，就是我的侍衞。』

妙娥被她的伶牙俐齒堵住了嘴，張口結舌的無話可說。正在發窘，呆立一旁的秦仲華回過神來，向錢靈珠拱手爲禮的道：

『公主，前次我們在洞庭山，多蒙公主派遣大軍，前來援救。』

站在旁邊的李妙娥，直到聽見秦仲華在這麼說時，方才『悟出了』秦仲華和錢靈珠結識的經過，正想接着秦仲華的話往下說，誠心誠意向她道個謝。然而，錢靈珠却在神情冷漠的說了。

『秦仲華，你我之間的事早已了斷。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話好談。』

秦仲華正在急於脫身，抓住錢靈珠這幾句話，便趕緊一拉李妙娥，但却滿臉堆笑的向着錢靈珠說：

『是是是。那麼，我們這就告辭了。』

說罷，便想拉着妙娥立刻離去。却是，錢靈珠忽又臉孔一板，喝道：

『慢着！』

秦仲華大吃一驚，李妙娥莫明所以，她抬起頭來閃望秦仲華一瞥，很客氣的向錢靈珠說：

『公主還有什麼吩咐？』

錢靈珠自此不再看秦仲華一眼，她冲着妙娥深沉的笑，啓齒問道：

『妳就是秦仲華的師妹？』

覺得錢靈珠未免太過於倨傲，李妙娥有點受不了，便正色的答道：

『仲華是我的丈夫。』

再也不曾想到，錢靈珠竟會眉梢一揚，語調充滿譏誚的在說：

『哦！這倒正好應了我們吳越國的一句俗諺：乾柴烈火好煮飯，師兄師妹好成親哪。』

李妙娥忍無可忍，面現怒容的說：

『公主，我們還要趕路。如果妳沒有什麼吩咐，我們這就要走了。』

『等一等，』錢靈珠一開口，便又是一聲喝令：『我要問妳一句話。』

妙娥氣忿難忍，決定不再以禮相待了，便冷冷的說了一聲：

『有話快講！』

錢靈珠又一度提名道姓的問：

『妳是李妙娥？』

妙娥針鋒相對的答道：

『是的，錢靈珠！』

錢靈珠偏就毫不在意，她撇着薄薄的嘴唇在冷笑。一伸柔荑，從長袖中取出一個小包，當着秦仲華、妙娥的面打開，露出十粒彈丸大小的明珠，連小包帶明珠一齊放在地上，方說：

『這兒有十粒明珠。李妙娥，我要領教一下妳的一元罡氣功。』

妙娥一楞，柳眉一蹙的問：

『妳怎知我練過？』

秦仲華唯恐錢靈珠說出前次他多嘴多舌，透露李妙娥正練一元罡氣功的祕密。然而，錢靈珠却口角留情，意在言外的說：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這話一出，不由妙娥不氣往上撞。心想自己和錢靈珠素昧平生，全無瓜葛，憑什麼她這樣盛氣凌人，語語帶刺；——像這種傲慢無禮的女孩子，便給她一點教訓也好。想到這裏，便面容端肅的說：

『錢靈珠，妳要請教我的一元罡氣功，這十粒明珠還不夠。』

『不夠？』一加反擊，錢靈珠果然有點氣餒了，她驚訝的問：『那妳還想要什麼？』

『我什麼也不要。』妙娥面若冰霜的說：『祇不過，我一出手，妳就得送命！』

『送命？』錢靈珠反倒揚聲大笑，笑夠了方說：『我敢於向妳挑戰，就打算過要送這條命的。來來來，李妙娥，本公主不但不怕送命，還要讓妳先出手，我們就此比個高低吧。』

這時候，秦仲華夾在當中，正是心憂如焚，偏偏有口難言。他曉得錢靈珠說一不二的脾氣，她既然找到妙娥，那必定是下定了決心，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斷然不肯輕易罷手的。那一頭呢，妙娥既已被錢靈珠激怒，她勢必要好好的教訓她一頓。眼見一場生死搏鬥即將展開，秦仲華偏就心知沒有插嘴勸架的可能。他只好把心一橫，袖手旁觀，任這一對負氣使性的少婦長女，去拚一個你死我活吧。

四

日影將斜，南來北往，座落在一座城門口的大路上，依然不見人迹。

李妙娥和錢靈珠拳來脚往，各自施展本領，已經鬥夠半個時辰了。秦仲華站在近處看得眞切。誠然錢靈珠已在累得香汗涔涔，嬌喘吁吁，眼見就要敗下陣來。可是，好整以暇，從容應付的李妙娥，却根本沒有使出一手一元罡氣功。由此可見，李妙娥的武功不知超過錢靈珠多少倍。錢靈珠逼着妙娥出手比試，正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然而，一想到這兒，他又不免暗中一驚；——萬一妙娥偶然失手，打死了吳越王

的掌上明珠錢靈珠，那可怎麼辦？因此，他便一片好心的走上前去，高聲的提醒一下錢靈珠道：

『公主，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啊！』

詎料，錢靈珠一向心高氣傲，遇事永不服輸。秦仲華的好意提醒，反倒激發了她滿腔的怒火，當下便大發嬌嗔，尖聲叱道：

『少廢話，秦仲華！你要幫你老婆的忙，便兩個一齊上！』

好心不得好報，錢靈珠的出語無狀，委實是嫌過份了點。秦仲華念在舊誼，當下一句話也不說，搖搖頭，仍舊走到一邊去了。那一頭，反倒惱了李妙娥，她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雙手一收，放錢靈珠進來，然後就地縱身，托的跳出圈子，使錢靈珠險些摔了一個狗吃矢，這才人在錢靈珠身後，望着錢靈珠向前仆跌的踉蹌脚步，一聲大喝的問道：

『錢靈珠，妳服不服輸？』

殊不知，錢靈珠情急智生，連忙運用脊力，在行將摔倒的那一剎那，一個鯉魚跳龍門，頭上脚下，一飛沖天，然後再徐徐的落下。

妙娥和秦仲華一左一右，恰好站在錢靈珠的兩旁，眼見她依憑身手靈活，脊力運用自如，居然能夠臨機應變，化險爲夷，足見她的武功相當高強。錢靈珠一顯露眞才實學，連李妙娥都有些惺惺相惜之感，她正望一眼對面站着的秦仲華，一面直在點頭稱許。殊不知，好勝心切的錢靈珠，正爲李妙娥的那一手忽焉

在前，忽焉在後，險些叫她一跤跌倒，心中氣忿已極。老羞成怒之餘，便決心使出她的一宗法寶。

當時妙娥只顧和秦仲華交換眼色，稱許錢靈珠的能耐，因此她絲毫不曾發覺，錢靈珠在從半空中墜落下地時，右手往懷中一掏，掏出了一團紅絲綠。秦仲華嘗過她的厲害，一看就知道，那是吳越國的傳國之寶紅線魚腸網，用晾乾的魚腸編成，這網一旦撒下，裹住了敵方的全身，那就會牢牢的縛住，越收越緊，任有天生神力，也難以掙脫。寶刀寶劍，都不能傷及它分毫。

於是，正當錢靈珠兩眼覷準，右手一揚，正要將紅線魚腸網撒下，網住李妙娥時，秦仲華心中一急，立刻高聲大叫：

『妙娥，小心頭上！』

李妙娥被這一聲大叫驚醒，趕忙抬頭一望，錢靈珠手裏的一張紅線魚腸網業已拋出，她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見一團紅霧自天而降，正在張口結舌，莫知究竟，那一張紅線魚腸網已將她整個身子緊緊裹住，妙娥吃了一驚，尖叫一聲：

『哎呀不好了！』

她立刻拳打脚踢，想要掙脫，可是她越掙扎，那張魚腸網就把她綑得越緊。秦仲華在她對面看到，心裏好不着急，馬上就飛奔過來，一面跑時一面告訴她說：

『妙娥，快快別動，這是一張魚腸網，其軟如棉，其硬如鐵，妳越動它便收得越緊的。』

說時他已經跑到了錢靈珠的跟前，先讓被魚腸網綑住了的妙娥靜止下來站在原處不動。耳鼓却又傳來錢靈珠的放聲大笑，她笑得好不開心，大笑了一陣，她又洋洋得意的說道：

『什麼天下無敵的一元罡氣功，無非是嚇人的牛皮而已。李妙娥，如今妳是被幾根死魚腸子給綑住了，有功夫何不施展出來，救救妳自己呢？』

妙娥吃她排揎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咬牙切齒，氣沖牛斗，讓新婚夫婿秦仲華看着心中好不難受。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他只好强捺下滿腔怒火，一個轉身面向疇踏滿志，笑逐顏開的錢靈珠，沒奈何低聲下氣，陪笑的說：

『公主，妳跟妙娥比試已了。反正是妳棋高一着，妳就把她放了吧。』

然而，錢靈珠却偏偏不肯答應，她還在故意拿蹻的說：

『不行，你認輸不算，非得她自己說，一元罡氣功不是我的對手。』

兩人正說話呢，從秦仲華身後，忽然傳來妙娥的一聲冷笑：

『嘿嘿，錢靈珠，我勸妳不要得意得太早了！』

錢靈珠和秦仲華不約而同的轉臉過去看她，觸目所見，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不知何時，也不曉得妙娥用的是什麼功夫。那一張吳越傳國之寶紅線魚腸網，早已碎裂成無數片斷，紅雨一般洒落了妙娥周圍的一片地上。錢靈珠嚇得兩眼發直，如中晴天霹靂。秦仲華却在一怔以後頓時就一陣狂喜，眉開眼笑，飛一

般的跑了過去，雙手抓起了妙娥的葱白粉嫩柔荑，一陣猛力的搖撼，高聲嚷嚷着：

『妙娥，妳能破了這一張紅線魚腸網，啊，這眞是太了不起啦！』

妙娥雙手被他牢牢握着，光天化日，又是臉上一紅，嬌羞不勝的在說：

『沒有什麼。其實，直到這會兒爲止，我還沒有用上一元罡氣功哩！』

秦仲華一聽這話，便又一回頭，他想看看錢靈珠聽到這句話時的神情反應。李妙娥奇峯突起，轉敗爲勝，錢靈珠臉上的得意神情猛一下子全掃開了，傳國之寶被毀，錢靈珠求榮反辱，凡此都是她目空四海，負氣任性所使然，她這一次算是受到了教訓，滿心憂急慚惶，一臉沮喪灰敗，使勁的一跺脚，扭頭就走，一路其快如風的，直穿小城而過。

錢靈珠一走，秦仲華和李妙娥，情不自禁的揚起了一陣笑聲。妙娥兩臂一陣甩搖，秦仲華警覺的鬆開了雙手，解嘲般的笑道：

『想來這是最後的一場風波了。』

『誰知道呢？』妙娥和他又在併肩舉步，秋波一轉，閃了一瞥他那張俊俏的臉龐，意味深長的說：『但願我們這次行程，能找到一處全無人迹的清幽境界，祇有你我二人朝夕相對，完成我們一生之中的最大心願，那也許眞會絕無風波了。』

靜靜的聽着，默默然無語。秦仲華、妙娥並肩而行，步向那一輪徐徐西斜的燦爛落日，秦仲華只顧在

想：人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却道是悠悠此生，但祇餘暉最燦然。（全文終）

鐵騎

張谷著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一二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一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港幣捌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
本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